



这部著作讲述1490年前后的意大利的繁荣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的政策和意大利各君王之中的对和平的欲求，以及各君王之间的结盟和威尼斯的野心。

我已经决定记录自那一段时间就活在我的记忆中的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当时被我们自己的君王召入的法国军队开始以巨大的动乱破坏她的和平。

意大利在许多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各种灾难，这些灾难可能或通过上帝的义愤或通过他们同胞的渎神的和邪恶的行为折磨可怜的人。从对这些事件的理解中，所有人都能汲取许多既对他们自己又对公共利益有用的教训。

海豚文库·文艺复兴系列
Dolphin Books · Renaissance Series



上架建议：世界历史 / 文艺复兴

ISBN 978-7-5495-5535-2



9 787549 555352 >

定价：48.00元

《海豚文库》总序

我们人类是生活在生理、物质、社会、文化、情感等基本处境中的高等生物。文化结构和情感结构使人类有了一定的体制和构造，因而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生存方式。人类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就是不断发掘和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以此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这里选编的优秀的学术名著，往往把历史置入时空发展的框架之中，试图说明一个没有任何许诺，但有意义的人类理想原则。与一般的常识性的作品不同，它的任务是要表现出人类动态的历史经验、生命的模式，以及知觉、情感、情绪等的复杂形式。这样的叙述不能够通过符号化的概括来得到，而需要通过“历史的理解”和“历史的叙述”来把人类的经验转化成为一个个直接、具体和生动的故事。虽然这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作品，却能置你于思考之中，使整个阅读过程成为不断发展了的智力演绎，用以考验读者的能力，或者说，以此来检验读者的信心。通过阅读，读者会充分体会到人类智性活动本身的情趣和活力，理解它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有的作品并不一定立即告诉读者各种结论或因果，但却引导你进行历史思考。这样一来，那种阅读名著的生命冲动就能够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使之乐于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栽下红彤彤的枫树，从而充满朝气，走向成熟。

显露社会的真正根基，揭示重大事件的文化背景，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文库的一个出发点。重大的政治事件或重大的历史转折，如果没有社会文化为其支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史、社会史就是现实主义对梦境幻象的绝对胜

利：芸芸众生发出了自己的呐喊，人们以一种谦虚的精神，把历史圣殿还原成了真实的朴素世界。不用说，这正是我们觉得有趣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在我们所说的语言中，在我们的工作中，所有优秀的作品都让我们感觉到了事件细部的深层意义，而这同样也是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各类名著的作者们以认真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的细部，不仅让我们分享了民众间的和睦，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是如何从威严赫赫的大事件里迸发出来，促成各种社会变动大结局的。无论从何处来看，文化史的研究都是生趣盎然的。

有的时候，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只是为了在以往卓越学术传播工作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些补充。例如：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托马斯·莫尔那样的重要作家，一生曾经撰写过多部重要的著作。但是，最令人遗憾的是，以往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却只限于解读为数很少的几部代表作。这等于说，如果我们对大思想家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几部像《神曲》、《歌谣集》、《乌托邦》那样的作品上，那么，难免就会因为原始材料的短缺而造成无法把握其思想全貌的失误。我们想在这里做一些补救性的工作，愿比较全面、集中地出版一些重要作家的名著，还他们论著的整体面貌，这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开拓意义。

揭示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国民性，并对各国人民的生活进行鲜活写照，这是我们格外重视的另一个方面。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一方面清晰无误地揭示各个民族特有的国民性，另一方面，又能公正解释各国的优秀文化是如何汇合起来，最终成为当

代和谐社会基础的。我们既敬重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敬重由各种智慧汇合而成的全球文化特征。人类社会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具,无时无刻不在吸收各种优秀的文化元素,同时又留有空间,让各个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充分展现其独特的民族性。例如,所谓的西方文明,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大整合的结果:其中有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烙印,还有近代各民族的贡献。人类社会惊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只有通过这样的诠释,才是变得可以理解的。简言之,文化的发展绝不是被动的,它自行调节,自行适应。它是本身进化的创造者,更是本身结构的创造者。

本文库以介绍国内外的优秀学术作品为目的。按照这条原则,文库将成为展示经典作品的重要窗口,成为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图书馆。如何选择适当种类的优秀作品并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使之成为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推动人文学科发展的来源,这是《海豚文库》最原始、最基本的特点。为此,本文库将收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现代学者撰写的研究性著作,旨在积累中外历代思想和文化的学术典藏。

I. 古代系列,含希腊、罗马、中世纪经典学术名著,为译著。

II. 现代系列,从16世纪到20世纪,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当代的重要学术名著及海外汉学名著,为译著。

III. 研究系列,为现当代中外学者在对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领域具学术深度之研究著述。

《海豚文库》的首要任务是,以知识学的原则和方法,精选

和出版优秀的学术著作，即从文化史的角度，根据学术著作的一般原理，选择那些能够对我们今人的生活提供最大帮助的作品。为了确保所选著作能够具有国际视野和反映出国际水平，本文库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校区布雷迪院士(Thomas A. Brady, Jr.)的大力支持。布雷迪教授投入了大量精力，不仅认真审阅了本文库所选著作的目录，还赠送给我们许多享有国际声誉的原版名著。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本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种尝试，目的是为繁荣我国的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的学术化而贡献出我们的努力。

通过出版这样的作品，我们将向热爱知识的读者们展示一个新奇而美丽的文化世界——充满惊异和兴奋。《文库》的全部文字都闪烁着一种赤诚之心，糅合着道德品质与智慧，有时夹杂着一丝宜人的忧郁，却让人对文化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亲切。记住，与文化相聚的一切人都会感到一种真正的幸福。与其说是我对此有信心，不如说是那朵漂浮在读者内心的透明的彩云，更使我感动，更使我确信。

《海豚文库》总主编 朱孝远

序言

I

除了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圭恰迪尼。然而,他是公元1世纪塔西佗(Tacitus)和18世纪伏尔泰与吉本(Gibbon)之间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他是所有同时代历史撰写者中最伟大的撰写者之一。

当时的情境和时尚破坏了他的美名。《意大利史》是在他身后1561年出版的。他的理性的、反教士的声调,在一个由反文艺复兴的乐器完备的大合奏构成的世界中,是不合时宜的,他的将意大利半岛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方式和态度,是和这样的一个意大利脱节的。在当时的意大利,外国人的统治阻塞了走向联邦制或统一的任何运动,几个小国沉睡在没精打采的地方主义、各省自治的幻想中。由于人们将《意大利史》视为一个信息库,所以在16世纪告终之前,它被译为拉丁文、法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但是,人们并没有将它视为一部艺术杰作,对它的作者也没有任何兴趣。

到了18世纪,由于人们对哲学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也由于人们局部地放弃了宗教的和理性的偏见,所以人们能够更好地以同情心来阅读这本书。的确,在英国,威斯康特·柏林布鲁克(Viscount Bolingbroke)在其具有影响的《关于历史学研究与应用的书信》(*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 1752)中宣布,他在“任何方面”都更加喜欢圭恰迪尼,而不太喜欢修昔底德,一

年之后,《意大利史》的一个新译本问世了。但是,这一圭恰迪尼热也是短命的,它被这样一种感觉窒息了:除非一部厚重的著作(如《意大利史》)包含着每一位读者自己国家的过去或共同的古典时代的过去,否则在阅读这一著作中所花费的时间是一种浪费。

在19世纪中叶,第二次机会来了,人们在1857与1867年之间,在意大利出版了十卷书,其中包含圭恰迪尼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发表的著作,这其中又包含充满青春气息和生机勃勃的《佛罗伦萨史》和各种自传体作品。

然而,他的出现又不是时候。当时受到最广泛尊重的意大利批评家弗朗西斯科·德·桑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表达了他对圭恰迪尼的憎恶。在一篇杰作中,他称一个人“圭恰迪尼式的人物”(1869),这个人立即在可耻的、被人痛骂的人的年度排行榜中占了突出位置。对于德·桑克提斯来说,圭恰迪尼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的象征:在文艺复兴期间,这种心理状态已使意大利失去了它的独立,而在当时,这种心理状态又对意大利造成威胁,妨碍其恢复从前的伟大。根据主要从《大事记》(*Ricordi*)中概括和归纳的内容,——这一《大事记》是一系列对政治生活的反思,而政治生活在圭恰迪尼的正式作品中是最令人悲哀的、最犬儒式的部分——他构建了一个自私自利、狡猾善变和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人物形象,尖酸刻薄、狡黠奸诈,成了慷慨大度、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者的反角,而当时的意大利是如此需要这类慷慨大度、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者。桑克

提斯以向他的读者发出这样的警告来结束他的进攻,这一警告是:圭恰迪尼式的人物仍到处都是,在政治上仍很活跃,除非把他们搜出来并将其杀掉,他们结不出果实的智慧将阻碍意大利通向自由和统一的道路。

桑克提斯的观点几乎完整无缺地被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的最杰出的英国学生约翰·阿丁顿·西蒙德(John Addington Symonds)接受,他于1885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所写的关于圭恰迪尼的词条中写道:“[圭恰迪尼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道德品性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厌恶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野心勃勃、残酷无情、复仇心切、贪得无厌,因为在远不如圭恰迪尼令人厌恶的人身上也有这些罪恶。除了这些缺点错误之外,——这些缺点错误使他在他的同胞眼中非常令人憎恶——我们还在他身上寻找到一种卑鄙下流的东西,我们的世纪不愿宽恕这种卑鄙下流的东西。他的淡漠无情和顽固不化的利己主义,他的为了私利牺牲真理和荣誉的丑行,他对世界的最糟糕的情形的默许——如果他仅能利用它们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话——与他的意见及其实践之间的明显不一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如果不是如此邪恶有害,在我们看来,也是可鄙的特性。”对于19世纪人们的爱好和鉴赏力来说,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坏蛋并不是一位投毒者、异教徒或同性恋者,而是一位既对意识的混乱——人们认为这种意识的混乱构成了意大利从中世纪的牢狱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的特性——漠不关心,又对政治统一的丰富多彩的梦想——人们认

为这一政治统一的梦想使马基雅维利成了文艺复兴(指始于1750年,直至1870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预言者——漠不关心的冷酷无情的知识分子。由于面对这样一种描述,又由于受到列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这样一位地位不低的权威人士的警告——这一警告是:由于圭恰迪尼不准确、轻信和倒退的编年处理方法,人们能够在《意大利史》中找到毛病^①,——所以19世纪再一次没有给予圭恰迪尼应有的荣誉地位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我们有他的通信;我们有罗伯特·里多尔菲(Roberto Ridolfi)撰写的权威性的传记。圭恰迪尼是把其著作筑基于原始文献并以批判的方式处理原始资料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我们能够感到——正像前几代人不能轻而易举地感到那样——对他的论题的一种同情;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个国家制度的垮台,看到了在与它并不能完全理解的列强进行外交谈判时,所施展的令人痛苦的权宜之计。在一方面,我们冷静地意识到了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之间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冷静地意识到了立宪形式与公民道德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开始特别注意撰写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的技术问题和道德内涵。回首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圭恰迪尼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也许他将永远是历史学家中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成熟的著作,是厚重的、非常详细的,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章节或别人的文选的片段,——于是,我们最终能充分理解(用桑克提斯的

^① 《关于新史书作者的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1824。

话说):“从智力的观点看,它仍是出自一位意大利人心胸的最为重要的著作。”

II

圭恰迪尼生活在一个持续不断地发生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时代。在1494年,当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VIII)侵略意大利诸邦国的封闭的和或多或少平静的世界的时候,他才11岁。圭恰迪尼后来写道,查理给意大利带来“无数灾难、可怕的事件和几乎所有事情中的灾变的祸种,他的侵略不仅仅是政体的变化,诸王国的颠覆,农村的破坏和荒芜,城市中的屠杀,残酷的凶杀的起源,而且是新习惯、新风俗的起源,是新的和血腥的战法的起源,是直到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疾病[梅毒]的起源。意大利的和平与和谐的工具被抛弃和毁坏到这种地步,以致从那时起,人们就再也无法将其重新复原,这也是其他国家和野蛮的军队能够毁坏她并恶劣地蹂躏践踏她的根本原因”^①。因此,直到1540年,当圭恰迪尼去世的时候,米兰和那不勒斯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他自己的佛罗伦萨城既不自由也不独立,他的共和国宪政被君主的统治所代替,他的城堡被帝国的尉官占据。罗马和教皇仍然存在,但是,只在这座城市被一支外国军队洗劫且教皇被人绑票之前存在了十三年。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个邦国,没有几

^① 《关于新史书作者的批判》,p.x。

座大城市不受到损害。在 1509 年,威尼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军事失利,使它的水域只剩下近海,它的内陆领地被胜利者所瓜分。法国人已在 1499 年占领了米兰公国,在 1500 年又再一次将其失而复得,1512 年又几乎失去了这一公国的全部领土,1515 年又再次将其据为己有,1522 年又再一次几乎丢失了它的全部领土,1524 年又重新占领了它的大部分地区,最后,终于在 1525 年将其全部丢失。法国军队在 1512 和 1530 年两次占领了佛罗伦萨,并将一部新宪法强加给它,而从 1494 到 1540 年为其国内的历史提供了一系列直到英国内战和法国革命都无与伦比的宪法改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到那时为止,一直分别忙于反对英国和摩尔人的战争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如何在 15 世纪末最终转回身来,重叙旧谊,并经营它们在意大利的共同利益的。意大利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是,由于分裂,它变得最为衰弱。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法国和西班牙的竞争驱使这两个列强在意大利公国中寻求同盟国,它们的贪婪是不能用打砸抢劫这类简单术语表达的。意大利注定要成为一个战场和补给的源泉。在 1519 年,当查理五世成为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并将意大利利用作一个桥墩以支撑其幅员广大的领地之间的脆弱的桥梁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世纪的独立如何使意大利诸公国很难结成一个统一战线,甚至很难理解保存力量的重要性,这使它们的敌人(它们轻蔑地将它们称为“野蛮人”)在一次又一次战斗之后又卷土重

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变立场,以便获得眼前的优势。这使但丁对佛罗伦萨的描述——他将佛罗伦萨描述为随着派系斗争和立宪试验的进行,如芒在背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一位有病妇人——适用于整个意大利。

但是,当时的人几乎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看到“无数的灾难,几乎所有事物都可怕的灾变”,他们感到失败的羞辱和自由的丢失,他们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意大利的战争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学方面的义务教育。没有任何地方的课程比佛罗伦萨的课程更加严厉,在此,战争与宪政改革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而在这一所学校中,没有几个学生有比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更好的学习机会。

吉本指出:“修昔底德和圭恰迪尼为他们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占有真正的地位。这两个人都通晓战争与和平的玄机,他们的性格使他们获得所有信息,而且已经研究了他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更深,他们深知伟大人物的人品和性格,通读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①圭恰迪尼出身于贵族家庭。从14世纪初,他的祖先就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高官,即最高行政长官和大使。当他们帮助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在1434年从流放中返回家乡并将他们自己与他的后继者——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Piero de' Medici)和伟大的劳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增强了。圭恰迪尼的父亲是个例外,因为学

^① 《杂著》(*Miscellaneous Works*, 1796-1815), Vol. III, p.550。

者的身份和谦让的性格使他从积极的政治活动中退缩出来。但是,多亏这一谦让和退避三舍的性格,当皮埃罗因 1494 年背叛佛罗伦萨的利益而投向查理八世而被流放的时候,圭恰迪尼的家庭却未受牵连,所以,弗朗西斯科能够长大成人并在他出生的城市中谋求他早年的职业。

在读完他那个社会等级的常规的古典课程之后,弗朗西斯科在 1498 年决定去学习法律。在雄心壮志的激励下,他在费拉拉和帕多瓦求学,换了一所又一所大学,一位又一位老师,(从他的自传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位具有理智、头脑冷静的青年人已崭露头角。1504 年,在还没有一个职业的情况下,他几乎在他的叔叔——科托纳的主教去世之后就进入了教会,他将此视为走向红衣主教的捷径。但是,他最后被他的父亲劝住了。1508 年,他娶了玛丽娅·撒尔维娅蒂(Maria Salviati)为妻,这不是为了爱情,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地位。她的父亲,作为生活最高长官(Life Gonfalonier),是皮埃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的最重要的反对者,他也就是这一共和国的名义上的领袖。到这时为止,圭恰迪尼已回到佛罗伦萨,并且建立起一个如此有力的律师所,以致在 1511 年,当他被选为赴阿拉贡的费迪尔南德(Ferdinand)国王的大使时,他对接受这一任命犹豫不决。

然而,他去了西班牙,并开始了一生的政治活动生涯。当他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美第奇家族返回佛罗伦萨,而且索德里尼被放逐,这个共和国在一位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列奥十世(Leo X)、此后又在另一位教皇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的头等压力

之下,慢慢地失去其人民的性质,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君主国,圭恰迪尼本人也成了美第奇家族的一位官员。1515年,当他从西班牙返回佛罗伦萨之后,人们将其选为佛罗伦萨统治机构——贵族院(Signoria)的成员。翌年,他作为教皇的总督被列奥十世派往摩德纳。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像教皇辖地北边的教皇所辖之其他城市一样,摩德纳是一个具有争议的地区,它被亚平宁山脉与意大利南部分割开来,而且处在强大的费拉拉公国之历史和地理范围之内。的确,在过去的六年里,它已四易其主,因为在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教皇政治又为半岛主要的不和谐的冲突添加了第二主题。圭恰迪尼敏捷而又快刀斩乱麻地处理这一城市之内的纷争不和与在其周围地区的有组织的动乱。在1517年,他的管理才能和他拒不收贿的稀有的崇高品质为他赢得了荣誉,教皇又把另一座最近从费拉拉公国拿回的具有争议的城市——雷焦(Reggio)归他统辖。在1521年,教皇又授予他一个更为艰难的使命,当时法国军队从帕尔马撤走,教皇派他去管理这座城市,可它的城墙已经残破不堪,市议会又充满失败主义的情绪。法国军队很快发动了一次反攻,但是惨遭失败,其原因是圭恰迪尼有能力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有能力迫使和引诱他们的议会采取行动,也有能力使少数职业性军队不敢明目张胆地哗变。

在1524年,圭恰迪尼被任命为罗马尼阿的总统,负责管理拉韦纳、切塞纳、里米尼、伊莫拉和弗利这类令人感到麻烦的地

区,它们中的最后一个地区在不久前简直就是人类精英的竞技场。整个地区——时而在教皇的有效控制以内,时而在教皇的有效控制以外——是意大利所有省份中分裂最为严重,最桀骜不驯的省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这一地区的内乱那样给农业和贸易带来如此严重的混乱和破坏。在正义扫地、圣教涂炭的情况下,圭恰迪尼奋力工作,为恢复秩序和鼓励和平贸易展开无情的斗争。他是如此成功,以致在1526年,他被召至罗马,并成为克莱芒七世的主要顾问之一。他是力劝教皇与法国接近的一位顾问,并是亲法外交的倡导者,这引起法国对罗马进行帝国主义的劫掠,后来他为此事深为痛悔。当教皇的军队集结的时候,他作为这支军队的中将被派到意大利北部,而且至少能够挽救佛罗伦萨免遭洗劫,因为这两支军队缓慢地从伦巴第转向南方,开赴罗马。

在罗马遭到洗劫、教皇向法军投降之后,圭恰迪尼的中将生涯也告结束,他又返回到佛罗伦萨,现在佛罗伦萨又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但是,他在这座他的出生地城市中的地位是不明确的。这一共和国的许多居于领导地位的公民因他长期为美第奇家族服务而不信任他,而且用报复性的税收来迫害他。在另一方面,最高行政长官尼古拉·卡彭尼(Niccolo Capponi)信任他,并不断就军政要务向他请教。在1530年,佛罗伦萨人最后向一支帝国军队投降(现在他为教皇而战),最后的共和国的最后一道闪光熄灭了。美第奇家族再次回到了佛罗伦萨,当人民政府的机器被摧毁的时候,克莱芒七世又授予他维护秩序的

使命。在以后的十年中，他继续充当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者的顾问，首先当亚历山大(Alessandro)的顾问，后来又是科西莫(Cosimo)的顾问，当他们的权力日益强硬并走向集权主义的时候，流亡者就对其进行嘲弄和侮辱，原来幅员广大的共和国的朋友就对他连劝带骂，群起而攻之。他于1540年去世。

这就是圭恰迪尼以之“熟谙战争与和平的玄机”的经历。在最后的25年中，他经历了理论和宗派的转变，而且没有受到迫使佛罗伦萨从上帝(正如萨沃那罗拉宣布的那样，基督是佛罗伦萨的国王)之下的人民政府一直走向只为一个家族利益的君主统治的压力。在西班牙，他从远处观察了意大利半岛，并仔细观察了它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诡计多端的费迪南。在意大利，他从中央、从使他既与挤满他的法庭又充满他的军队的小人物、又与制定法律和发动战争的大人物保持联系的地位观察了战争和不断变化、时分时合的联盟。他毕竟了解做出决定的世界，——他在1527年提醒他自己说：“你已经失去了教皇，他对你有特殊的关爱，甚至对你有更多的信赖，他要求你总是在他的身边，以便和他共同讨论和决定国家的重要责任和秘密，在战时，他将你派到军队里去执掌和他所执掌的同样的权力”^①——而且他知道，他们经常是胆怯地、自私地、笨拙地做出这些决定。他更知道，从他被派往西班牙的时候他的指令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含糊不清来看，从在1526—1527年指挥教皇军队时乌尔比诺

^① 《安慰辞》(Consolatoria)，刊登在《自传》(Scritti Autobiografici e rari)，ed. R. Palmarocchi, Bari, 1936, p.165。

公爵(Duke of Urbino)的致命的犹豫不决来看,那一统治并不必然产生权威。他知道无论做出决定的人所处的地位有多高,人们也永远不能假定他们更多地考虑了逻辑或原则,而不是更多地考虑猜测、雄心抱负或恐惧。这一醒悟和幻灭逐渐散布在他的历史著作之中。在这一历史著作中,一段段情节被写得有声有色,因为它们在他自己的经历中得到了比较。例如,当他着手撰写罗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被守卫米兰城堡的士兵(castellan)背叛这段历史时,他是以一种特殊的感情来撰写这段历史的,因为他自己就在1523年被他留在雷焦的守城堡的士兵背叛。作为完完全全的行动者和观察者,圭恰迪尼是唯一适于描述1494和1540年之间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事件的人。

圭恰迪尼撰写了三部独立的历史。第一部是《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他于1508年开始动笔,1509年没有写完就停笔了。它于1859年首次出版,当时它的编者加内斯特里尼(Canestrini)将原著的连续的记述分成章节,添加了一个书名——《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这是原著所没有的。这部著作包含作者的推测和承认对事件无知,而且悬置判断(例如,对萨沃纳罗拉的判断,圭恰迪尼承认:“我还不能完全下定我的决心,我必须等待——承认”);似乎他希望进行修改之后再将其发表。^①它以1378年西奥姆皮(Ciampi)起义为起始,将导

^① 例如,他的这一细心的解释,即:这一聚会叫Palle, Palle指身穿美第奇家族战袍的舞会,他们设计这一舞会似乎是为了让后人了解于1494年被放逐(显然是为了良好的目的)的一个家族。

致 1434 年美第奇统治建立的历史事件一笔带过,又急匆匆地写到 1454 年。当时,随着洛迪和平协定的签订,佛罗伦萨的影响成了意大利政治稳定的保证。从此之后,对历史的记述变成了压缩和提炼,虽然只在记录法国军队的到来时才变得略微详细一点。1494—1509 年的事件在全书三十三章中占二十三章,加内斯特里尼在 1493 年和 1494 年之间将这一著作一分为二。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著作的基调是公开反美第奇家族的,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撰写历史的方法正在变化,圭恰迪尼将《佛罗伦萨史》的手稿放置一边,不加修改,当他于 1527 或 1528 年再次回过头来处理佛罗伦萨史的时候,他又重新开始这一撰写过程。在此期间,他仍不停地奋笔疾书。作为一个习惯于自我交谈的人,他已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当代政治事件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是成对的:时而是捍卫辩护人的,时而是捍卫起诉人的,他既为维护一个特殊的做法提供了论证,又为反对一个特殊的做法提供了论证。他还撰写了一篇西班牙印象记,一篇关于佛罗伦萨宪法的论文,还有篇幅更长的《关于佛罗伦萨政体的对话》(*Dialogue o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最后,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大事记》(*Ricordi*)。没有想到的是,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繁忙的政务间歇期间撰写的。在这些著作中,他精心设计出了一套人生和政治哲学,现在,当克莱芒的倒台给他带来闲暇时,他就动手在第二部主要著作中通过例证来展示这一哲学。这一于 1945 年首次出版的新书被其编者罗伯特·里多尔菲(*Roberto Ridolfi*)称为《佛罗伦萨大事记》(*Cose Fiorentine*)。

圭恰迪尼这部对人和事件的经历的描述和精心细致的文牍主义的详细的书面著作,并不怎么欣赏早先的《佛罗伦萨史》的生动和干脆利落的风格,及其适意从容的判断。这部新著作是在这一灾难之前,对佛罗伦萨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及其相互冲突的叙述,是一次令人痛苦的和顽强的探索和搜寻。它起始于1375年,圭恰迪尼的意图可能是要写到1494年;但是,事实上在15世纪中叶以前,这一叙述就逐渐停止了。在1534年,圭恰迪尼将其搁置一边,当他重新拿起他的笔的时候,已是两年以后了,当时他正要开始撰写另一部历史著作——《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在这部著作中,佛罗伦萨除对理解整个半岛的命运是必要的以外,不再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对于这一方向的变化,可提出三个原因来(圭恰迪尼本人一个原因也没有给出来)。正如它的编者所指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大事记》的手稿显示出作者全神贯注地根据文献撰写历史。当他的叙述越来越接近现代时,正文——它也是取自其他历史学家——中与原始资料相关的注释和问号就变得越来越,最后变成了一条线索。这种对于文献的爱好只能从他自己的时代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其次,圭恰迪尼大约在1528年已告诉雅可布·那尔迪(Iacopo Nardi)他要撰写一部他的将军生涯的记录,到1535年之前,他已为1525和1526年做了大量笔记。最后,1534年克莱芒七世的死不仅在他自己的生涯中是一个转折点,它终止了他进一步为教皇服务的任何机会,而且对于佛罗伦萨和意大利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的教皇

的支持,佛罗伦萨的历史就要融入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的历史。那一历史现在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意大利于 1494 年独立,四十年后,它已变为欧洲诸列强历史的一个纯粹的附属物。

于是,在 1536 年,圭恰迪尼开始起草一部意大利历史的引言,这部历史从一位美第奇家族的人物——伟大的劳伦佐——他努力在意大利各种力量的平衡中保存佛罗伦萨——的去世写起,一直写到另一位美第奇家族的人物——克莱芒七世——他努力在欧洲列强的平衡中保存意大利——的去世。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撰写作为一个地理学整体的意大利历史的这一首次尝试,最终为展示圭恰迪尼对人物和事件的认识提供了一块适当的画布。虽然这部著作在作者于 1540 年去世时还没有标题,甚至还差一点没有写完,但是,凭借着这部著作可为人们知晓的他的决心被他花费在正文之一篇又一篇草稿上的良苦用心展示出来。而且,当圭恰迪尼坐下来让画家来绘制他的肖像时,他让画家布加尔第尼(Bugiardini)将他画成手持笔,眼离开正在书写的纸,向上看,沉思片刻的样子,他说:“我已决定记录自那一时间(当时我们自己的君主召来的法国军队开始以巨大的变动干扰意大利的和平)起就活在我的记忆中的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这是《意大利史》起首段落的第一句话。

III

一位历史学家必须具有撰写详细叙述方面的本能的兴趣，收集事实的热情和对因果关系的关注。如果他在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拥有这些品质中的每一个品质，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具有所有这些品质。在一个像圭恰迪尼那样如此完全纯粹地为他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以如此忠实的严谨性在纸面上写出他的关于人的行为和政治事件的见解的人的身上，在写作方面的本能的乐趣是不证自明的。从青年时代起，“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就对自己的前程进行自我设计”，显而易见，他像其他人谈论的那样，义务地进行阅读和写作。他对于探查事实的热情也是无需强调的。由于只看到树木而没有看到森林，蒙田（Montaigne）作出这样的评论，他说：圭恰迪尼“努力不丢掉可能会说到的任何事情，他具有一个如此巨大而又完整的课题，而且几乎没有完成，他后来被证明为有些令人难受，给人一种学究气的、冗长的、令人厌烦的、喋喋不休的味道。”^①他对因果关系的关注体现在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之事业的解释中，其天真幼稚的热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佛罗伦萨

① 佛罗里奥的译文。他预料到了吉本的观点，吉本说：“他是一位勤奋的历史学家，在我看来，一个人可以从他那里精确地了解这类事件的真相，这类事件像在其他任何作者的时代发生一样，在他的时代也发生过，这尤其是因为他是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的参与者，而且处在非常尊贵的地位。”

史》中写道：“在这些事件中，我将不仅努力展示一般的原因和结果，而且还尽可能详细地揭示所有这些不幸和灾难的源泉。”关于美第奇家族 1497 年的密谋，他写道：“在 8 月，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它，我将追溯它的起源。”后来，在一部《大事记》(Ricordi) 中他写道：“微小的和几乎觉察不到的端倪经常是大灾难和大繁荣的诱因。因此，最崇高的精明谨慎和深谋远虑在于详细记录和精心权衡所有情况，甚至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种将历史事件视为围绕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并日益复杂化的事实和情况的处理方法，不仅报道了不重要的偶然情形，——就像“往后退，往后退！”的叫喊一样，一位士兵希望以这种叫喊获得挥动斧子的空间，但是，它也可被解释为一个撤退的命令^①——而且也报道了许多偶然事件的联系，在《意大利史》的前几章中，圭恰迪尼将这些偶然事件的联系锻造成伟大的因果关系的链条，法国人就是被这些因果关系的链条拉入意大利的。在事实上，对于圭恰迪尼来说，要解释个别事件因果关系的冲动与一个更伟大的欲望——几乎是一个心理需求——即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大利的悲剧的原因的欲求相匹配。

他对历史的兴趣，又因其对道德的判断和对人性所做的一般反思而提供的视野得以维护和支撑。《大事记》中许多事情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埋藏在《意大利史》中。他远非一个除了事实还是事实的十分枯燥无味的叙述者，而是不断地示以警告

^① 同上，p. xix。

和萨沃纳罗拉的厌恶神情。[他的父亲的确曾是萨沃纳罗拉的一位追随者,而且他青年时代对他的钦佩和羡慕,通过他收集和保存这位多明我会修士的布道所作的笔记展示出来,又通过了把萨沃纳罗拉之《论佛罗伦萨的政府》(*Treatise o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中的一位暴君的肖像,用于他的《佛罗伦萨史》中,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的肖像的典型展示出来。]例如,圭恰迪尼感到,意大利人之所以没有阻挡住法国查理八世的军队,令其羞辱他们,高视阔步、一往无前地走过意大利半岛直到那不勒斯,这是由意大利人性格上的软弱和政治军事的无能造成的,他对那不勒斯人所表现出的缺乏精神和信仰的谴责,使人们想起萨沃纳罗拉对佛罗伦萨“冷血”公民的轻蔑、辱骂。他还斥责意大利人为自身安全计而脚踩两只船的习惯。他在《佛罗伦萨史》中不加评论地记录下鲍兰多尼奥·索德里尼(Paolantonio Soderini)——他是萨沃纳罗拉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派他的儿子参加这位多明我会修士的敌人的最热心、最富有激情的组织,“以便在遭遇不测的情况下给他们一个暗线和支撑点”,同时,在《意大利史》中,他又严厉地批评了这类防备的另一个事例,它使“法国人非常吃惊,他们对意大利人的这些机智狡猾的特性很不习惯”,而且,当费拉拉大公本人在拒绝反对法国人的同时,却又鼓励他的儿子这样做,他将此称为“典型的意大利人的谨慎。”

然而,圭恰迪尼并不认为私人和公共生活的道德是完全相同和一致的。一本《大事记》写道:“一个必须对其他人行使权

力的人在发布他的命令的时候决不能太和蔼善良、温文尔雅或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我并不是说他应该将所有顾虑都放置一边,而是说如果疑虑过度,那么将是有害的。”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马基雅维利所采取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他对此并无兴趣。当高尔多巴家的贡扎罗(Gonzalo de Cordoba)于1501年毁弃他的誓约释放了被俘虏的卡拉布里亚大公(Duke of Calabria)的时候,圭恰迪尼评论说:“无论是对上帝的恐惧,还是对名誉的关注,都无助于成为抵抗国家的理由和动机(ragione di stato)。”1525年帕维亚战役之后,当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公使讨论是否将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时候,他评论说:“我们全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当涉及国家利益时,荣誉一词的价值有多大。”但他对这种状况的懊恼和遗憾,更是直言不讳,即:对于私人事务的自私的关注经常使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关注化为乌有。在法国军队于1495年撤退之后,他对意大利所遭受的损失倍感遗憾,当时米兰和威尼斯“被自私的贪婪遮住了双眼”。他对1518年欧洲十字军进攻土耳其的失败也深感遗憾,这一失败是由“对公共事务的忽略和对私人事务的过分关注”造成的。还有更多的令他感到愤怒的事情。1514年,在帕多瓦有一个暗杀阴谋。这位道学家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说:“在我们时代的战法与有道德的古人的战法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在那一年的年底,他描述了一头大象成功地进入罗马的情形,这是葡萄牙国王赠送的一个礼物。在描述了这只大象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之后,他的目光立刻跳过了阿尔卑斯山:“在这一关键

时刻,法国国王——他的心思不是用在浮夸虚荣和炫耀卖弄上,而是用在其他目的上——当时正处心积虑地为战争做好一切准备。”在1509年,法国和西班牙准备让比萨任由佛罗伦萨摆布,尽管有条约义务。“在我们的时代,金钱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它胜过一切对荣誉和面子的重视。”在此之后,当他告诉人们蒙特奔斯耶尔家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Montpensier)的儿子如何在观看他父亲的纪念碑的时候因悲伤而死,而且以这样一个观察——即这件事情在当时是“更为稀少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孩子对他们父亲的爱已变得如此难得”——证明这一奇闻轶事的稀有性的时候,这在人们看来似乎并不特别优雅奇妙。虽然人们将圭恰迪尼视为“现代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尊敬不能低于这样一种程度,即:他仍是一位道学家和传道士。

在他的著作中,这一倾向的一个更缺少现代性的方面是皇族和王公的倒台的主题,或时间的报复的主题。试回顾一下这些大人物的命运吧!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米兰大公罗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的命运,他成了一位逃往德国的避难者,一路上,他“经过了所有那些地区,在不久之前,即在他最荣耀的时期和他的繁荣的高峰期,他仍在这一地区创造了一个如此豪华的景象”。翌年,我们又再次看到他被囚入“一个狭窄的监狱中,这一监狱只提供了足以装一个人的空间,而这个人的野心是如此之大,以至整个意大利都不足以将其限定和囊括。”我们看到,当狡猾的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决定信任教皇即他的父亲的后继人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人曾互相为敌——这一

投机失败了。“瓦伦蒂诺(博尔吉亚就是瓦伦蒂诺大公)就是这样从他的最伟大辉煌的巅峰跌落下来,他曾凭借着欺诈和残忍快步登上这一伟大辉煌的巅峰,其欺诈残忍甚至达到凭借教会军队和力量的程度;这样,在经历了相同的在他自己身上实施的虚幻术之后,——他和他的父亲用这种虚幻术折磨困扰了如此之多的人——他的荣华富贵的迅速增长在他的更迅速的毁灭中终结了。”甚至君主王侯的血肉之躯也贱同草芥。这一主题的一个延伸是圭恰迪尼在惊人的对比中的愉悦,——例如,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在1527年从荣华富贵的巅峰悲惨地跌落下来之后,又很快以相同的惊人速度恢复了昔日的繁荣,米兰在成为意大利的最繁荣和热衷于追求奢侈豪华的城市之后,突然于1526年堕入贫穷和灾难之中。再深追一层,这一倾向和性格展示出一种在一致和巧合中的天真的愉悦:例如,背叛了罗多维科的瓦伦扎的总督在这一年的同一天里放法国人进入国门,而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背叛了托尔托纳(Tortona)而投向了罗多维科;“在四年之前,阿尔维亚诺(Alviano)落入了敌手,在四年之后的同一天,”他又被任命为威尼斯军队的总司令。

正如历史能够满足作为道学家的圭恰迪尼和分析家的圭恰迪尼一样,它也能满足利己主义的圭恰迪尼,不仅能够使他频繁地展示自己的智慧,而且彰显其秉笔直书的素质。这个家庭的傲慢与自尊是非常强烈的。《佛罗伦萨史》的开卷语是:“在1378年,当吕吉·迪·米塞尔·皮埃罗·圭恰迪尼(Luigi di Messer Piero Guicciardini)是行政长官时,发生了西奥姆皮的起

义。”事实上,他是在写一部家族回忆录(Memorie di Famiglia)的同时写这部历史的。这两部著作都从家族档案中提取文献,《佛罗伦萨史》代表了同一段历史的公共生活的方面,《家族回忆录》代表了这一段历史的私人生活方面。在《佛罗伦萨史》中,他以克制的态度论述了家庭成员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有助于他的历史观的成熟,但是,他的亲属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两翼中的存在,毫无疑问使他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更加浓厚。

这里也有需要记述圭恰迪尼为自己所作的一些辩护。1522年,他撰写了一篇保卫帕尔马的报道。1527年,他发起了一场更为狡猾的自我辩护。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年份:他对科涅克同盟(League of Cognac)之灾难性影响负有责任,这一年他心理蒙受了阴影,而且他受到来自美第奇家族及其在佛罗伦萨的反对者的双重进攻。前者断定,他是更多地出于对他的兄弟吕吉的考虑,而不是出于为他们的考虑,才在佛罗伦萨维持秩序,因为他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高长官;后者认为,他凭借着夸大来自科涅克同盟的威胁,说服他们向后推迟了他们罢免和驱逐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在这些文章中(《控告辞》*Oratio accusatoria*,《辩护辞》*Oratio defensoria*,《安慰辞》*Consolatoria*),他回顾了所有论点,无论是赞成他的行为的观点,还是反对他的行为的观点,从它们给他的悲痛和忧伤中提取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辩护辞》是一篇未完成稿,这可能是因为他于1526年向教皇提出的劝告的明确意义及其后果,只能凭借这一详细的历史形式,精确地展示所发生的事情,而加以说明。在此

之后不久，他提到一个要撰写他的中将生涯的记述的计划。

撰写这些明显的自传性作品，和在以后的岁月里将精力集中于解决撰写历史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有助于圭恰迪尼在着手撰写《意大利史》的时候降低和冲淡自传体的要素，虽然他自己在两翼中存在的强烈意识仍作为一个刺激物在发挥作用。这里不仅有家族之骄傲自尊的迹象[在1509年，马克西米廉一世(Maximilian I)在维罗纳接见了佛罗伦萨的使节，“在他们中有我的父亲皮埃罗·圭恰迪尼(Piero Guicciardini)”]，而且还有要亲自显现、放出光彩、出类拔萃的欲望。当提到他于1511年被选为派往西班牙的大使时，他补充说，他“在那时是如此年轻，以致根据他的国家的法律，在他那个年龄是没有能力担任任何公共职务的”，这意味着人们赋予他一个例外的殊荣。在提到他于1521年被任命为教皇军队的军需部长时，他补充说，他具有“高于通常授予军需官的非常充分的权力”。他对那一年他保卫帕尔马使其不落入法国军队之手的描述是非常详细的，在一个地方，他甚至打破常规以展示他能听懂一位教皇的司令官所说的西班牙语。当敌人最后撤退的时候，圭恰迪尼把被他挫败的敌方指挥官描述为承认了他的崇高品质，他写道：“他认为一位不是军人而只是刚刚到达这座城市的总督，宁可选择亲临前敌、不避艰险、不图名利——因为教皇[列奥十世]已经去世了——而不是选择明哲保身、贪生怕死，——他如果这样做也许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不名誉或耻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难以置信，这即是说，圭恰迪尼不像一个正常的不诚实的意大利人那样

为人处世！当记述 1527 年 4 月他对佛罗伦萨的和平产生的影响的时候，他写道：“如果这位中将[圭恰迪尼本人]在那一时刻没有准备以他的忠告解决这一复杂而又紧急的事件的话，那么，这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很可能是最痛苦和不幸的一天。”

由于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的，——在这一时代里，大多数历史已经被撰写出来，而且人们以不断地参照过去来讨论（与他那个阶级的人有深刻关系的）宪法问题，他发现撰写历史能够满足他自己的最深层次的需求：记录他的家庭和他的生涯，进行评论、说教和解释。

IV

是的，这是一个个人的满足；但是，圭恰迪尼所想象的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它对公共生活的用处是什么呢？从《意大利史》之起始的一段陈述来看，他的态度似乎是清楚的，他写道：“所有人都能从对这些事件的理解中——这些事件是如此多变和如此重要——汲取许多既对他们自己又对公共利益有用的教训。”在一本《大事记》中，他以更加保守的方式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过去的事件说明了未来，因为世界总是和现在一样，而且所有现在或其后事件都是在过去的时间中。因此，事物自身是重复的，但是，却是在变换了名义和色彩的情况下重复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出它们来，只有那些辨别力很强和

精心关注并思考它们的人才能认出它们来。”^①当由圭恰迪尼作出的关于从历史汲取教训的可能性的论述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他的语气仍是更为保守的。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一书中已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提出了历史的相似性问题。他相信罗马的历史为现代的政治家提供了一个有教益的丰富的宝藏，而这个丰富宝藏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马基雅维利写道，由于历史给出了适当的指导原则，所以“凭借着勤奋地研究过去，可以很容易地预见未来在任何共和国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地应用那些被古人使用过的补救办法，或者不去寻找任何他们使用过的补救办法，而是从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中预见一个新的补救办法”。圭恰迪尼既知道《论李维》，——关于这本书，他撰写了一系列反思性的文章(《关于马基雅维利论说的思考》*Considerazioni into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又了解马基雅维利本人，他发现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人值得同情，作为一位思想家，他是给人以激励和灵感的。圭恰迪尼的大多数思想都是一个没有公开承认的与马基雅维利的心灵对话的结果，他的观点的犀利，其锋芒是对他自己的小心谨慎和过于讲究的风格持续挑战。圭恰迪尼并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对古罗马无限钦佩和羡慕，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马基雅维利误解了罗马帝国的真正性质，部分是因为他具有——在这一时代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的进步概念，这一历史的进步既不等待精神的千禧年，又不等待古典

^① 《大事记》，系列 1，no. 114。

智慧的重新获得,而是按照世俗的规律前进,有时不如古代人的历史,有时(如在开发新世界和热带非洲的过程中)又大大超越了古代人的历史。因此,他能够更为冷静地看待马基雅维利及其编写的所热衷的古代例证宝库。他在《大事记》中对此评论道:“谁老在所有场合引用罗马人的事例呢?他们的错误是何其荒谬啊!”他在同一部著作的其他地方又解释了为什么这是极端错误的:“根据例证来进行判断是最容易把人引上歧途的;除非这些例证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似,否则它们就没有任何作用,在具体情况中如果它们差之毫厘,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失之千里。”^①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很难看到这些差异,更不用说一千五百年之后了。而且在《意大利史》中,他就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Piero de Medici)在1494年做出的灾难性的尝试进行了评论。在这一年,皮埃罗试图以与他父亲在1479年处理那不勒斯对佛罗伦萨的威胁并与之达成协议的相同的方式来与查理八世相会并与之达成协议,他写道:“如果同样的条件不仅普遍不适用,而且在每一个特殊事情上都不适用,除此之外,如果同样的好运对一切其他事情都不起作用,那么模仿其他例证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在事实上,过去的情况不仅必须与现在的情况在微小的细节上完全相像,而且微不足道的琐事的总和——胃疼,争吵,气候,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以“冲突不和”一词囊括的偶然事件——都必须完全重合才能模仿其他例证。对于圭恰迪尼来说,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作为有用的类似情况的

^① 《大事记》,系列2,no. 110;系列2,no. 117。

一个储备和基金存在,而是作为人类的愚蠢行为的一个记事本存在。我们应该为得到个人如何为人处世的证据而研究历史,而不应为获得事件的重复发生的方式和范型的证据而研究历史(“我们的黑暗的尘世事务是如此丰富多彩”)。

这些方式和范型也许是存在的,但是,圭恰迪尼说,我们将永远不会知晓它们,“因为如果你仔细注意它,你将会发现目前我们甚至不具有真正的知识,也不具有我们自己的小城日复一日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知识”^①。我们以过去的知识或以对当前的明智思考预告未来的能力就像占星学家的能力一样,或言中或失误。即使是正确或错误的抽象概念对其也无济于事;“以追求正义为事业的人也不能预期它获得胜利,因为每一天你都会看到不正义的一方获得了胜利。”知识、智慧、信仰全都难免成为失误的向导。在《安慰辞》(*Consolatoria*)一书中,圭恰迪尼回顾了他给教皇的劝告和他没有预见到的因素。他以这样一个思考安慰他自己,即他尽他所能将最好的忠告献给了教皇,而且承认真理的某些方面将总是避开理性的目光,由此推论也就避开了历史的记述,而历史是理性对世界的解释。因此,如果历史要对人类有所教益,那么它的主题就决不应是事件发生的模式或范型,而应该是人。人也必定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之原因的中心前提。第一个原因,上帝的目的是存在的,但它却是不可思议、高深莫测的。这里有一个上帝目的代理人或媒介物,它就是机会或命运,它在上帝的意志和人的选择之间进行运作,但显

^① 《大事记》,系列2, no.141。

而易见,它是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因此,第二个原因必定是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而寻找它的主要内容,因为我们只知道人。而且在人身上有一种高于所有其他动物的品质,这一品质与对因果关系的研究相关,它就是雄心壮志。

圭恰迪尼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动态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稳定的,因为没有任何权力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的。从罗马人篡夺王位开始,所有政权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神圣罗马帝国是筑基于古代由暴力确立的规则之上。教皇的权力也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而且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权力。个别国家的稳定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因为统治者和臣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里不存在在道德上被证明为合理的历史发展模式,人们期盼这一历史发展模式会受到上帝的支持。因此,统治者不可能将正义当作计划的一部分。“人们不可能凭借着遵守道德律来建立或维持国家。因为如果你观察一下它们的开端,你就会看到它们的起源全都在暴力之中。”^①

政治生活是即兴创作和相互冲突:国家与国家相敌对,派别与派别相敌对,臣民与统治者相敌对。这一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野心。在批判之后的批判中,它表现在历史的主要人物身上。例如,在《佛罗伦萨史》中,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道德要比被一个无限大的野心抵消掉的道德更大一些,在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胸中有一个无限大的野心(fu infinita la

^① 《大事记》,系列2,no.48。

ambizione)。在《意大利史》中,当法国已于1495年撤军,和平似乎已有可能出现的时候,圭恰迪尼讨论了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外交关系,他得出结论说:“野心——它使他们不能满足于他们应有的疆界——是意大利很快陷入新的混乱的原因。”人间的事情再也不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中了,因为“君王的野心使他们勇于向帝国提出一切不合理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多么愚蠢和轻率。”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增多这些例证。

对野心的强调和重视是更为伟大的,因为圭恰迪尼并没有将它简单地用作骂人的话。对于他来说,在政治上的主要罪恶是懒惰和无所事事。他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耿直地怀疑中立态度。他将一本《大事记》用于解释 *Ducunt volentes fata, nolentes trahunt* (命运引导那些小心谨慎、衷心向善的人,强拉硬拽那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人。《周易》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一俗语。^① 我们必须前进,而且必须与命运保持同步而不是让命运推着向前走,因为只有与命运保持同步,一个人才有希望保留某些自决的手段。在《意大利史》中,他将多米尼克·莫罗内(Domenico Morone)描述为“被拉着那些不愿忍受被命运牵着鼻子走的人的必然性”拉向他的命运。圭恰迪尼具有与马基雅维利完全相同的一个观点,即:政治家必须不断地预测风向,以便利用风向的任何变化。在1526年,他劝告克莱芒七世说,即使是做出一个坏的决定也比不做出决定要好,而且他在放入威尼斯的参议员安东尼奥·格里马尔蒂

^① 《大事记》,系列2,no.80。

(Antonio Grimaldi)的口中的 1498 年的一段话中详尽阐述了这一观点,——当时与米兰结盟的机会已经到来——他说:“类似这样的机会还是非常稀有和稍纵即逝的,抓住它们就是机智谨慎和大度果决,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其拒斥,则是一个愚蠢行为和精神的卑劣。过于好奇和对历史事件思考过细的智慧经常是有过失的和该受责备的;因为人事是如此经常地受到自然和运气变化的影响,以致一个事业的成功鲜能与最明智的设计者的目的相符,因惧怕一个充满疑虑的和遥远的邪恶和祸害,而不敢紧紧抱住眼前好处的人,将为失去获得财富和荣誉的机会而徒自懊悔,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怕接近险境的恐惧,而后来他发现这一险境又消失了。”

人们如此经常地强调圭恰迪尼气质性情的沉着冷静和小心谨慎,因此再重述一下他的这一特点与他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还是值得的。在《大事记》中,他反复阐明这一点,即:当一个纯粹为了提高自己地位的欲望是不良欲望的时候,“那个没有被争取名望的激情触动的人的灵魂是冷若冰霜的”;“即使在纯净的心灵中”,也能引起人们的野心,因为那东西“是我们所有人都具有的超过我们同事的愿望,为此就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理性:在其他任何方面,我们都不可能与上帝相像。”^①当他的安慰者劝他不要为他自己的野心而懊悔的时候,这句话在《安慰辞》里得到了回应,因为“似乎不存在我们以之与上帝相像的其他方式”。他在一篇论文中问道:如果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或他的国家

^① 《大事记》,系列 2,no.32;系列 1,no.60。

的自由似乎毫无希望地受到威胁的话,自杀有理吗?他回答说:没理;你必须继续前进,为其他人减轻痛苦,并等待时机的好转。就像中立对于国家是优柔寡断——最终也是懒惰无为——的最高象征一样,自杀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优柔寡断——最终也是懒惰无为——的最高象征。

因此,圭恰迪尼在事实上还不是德·桑克提斯所说的“圭恰迪尼式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指消极被动,诡计多端,尖酸刻薄的那种人。当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插入一段长长的关于发现新大陆的远航的离题文字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说明它们对威尼斯香料贸易的影响,而是要赞美航海者的勇敢和坚毅。如果在他的书中有主人公的话,他们也是士兵,积极活跃而又果断坚定的人。他赞美伟大的西班牙人科尔多瓦的贡扎罗是勇敢的、精力充沛的和真诚专一的人,他是这样一种人,他们高呼:“宁可面对敌人前进一步死,也不为苟活百年后退半步!”他赞美巴托洛梅奥·阿尔维亚诺(Bartolommeo Alviano),他是一位士兵,他的轻率和鲁莽使他反复遭到失败,但是,他却是一个“勇敢和无畏的人,”圭恰迪尼描述阿尔维亚诺的战友如何在他死后仍保留他的遗体长达二十五天之久,当将他的遗体带过敌国以在威尼斯安葬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他们仍拒绝为安全通过敌国而向敌人进行乞求,因为一个在生前从未向仇敌示弱的人,在死后却向他们屈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他在他的最辉煌的战斗篇章中赞扬了在1513年于诺瓦拉不是出于必要,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光荣而以寡敌众的瑞士人的豪侠仗义的英勇行为,而且他详

述了他们从这一胜利中获得的名誉。“这些瑞士人在同一天,以如此普遍的荣誉和声望凯旋,他们回到诺瓦拉,以致那些把坚决果敢的高尚大度视为对死亡的最大藐视,视为战斗的勇猛顽强,视为成功的幸福的许多人,毫不犹豫地偏爱这一行为,而不偏爱几乎所有的被记录下来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值得纪念的功绩。”当我们考虑到人文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圭恰迪尼凭借着将意大利的叛徒和骑墙派,与大公无私和具有献身精神的英雄相比较,来羞辱他们的欲望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一位历史学家对专业实干家的特殊的羡慕和钦佩,这位历史学家根据人类的活动来追溯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原因,并发现这些原因大都有着胆怯和不光彩的心理。

圭恰迪尼将个人及其选择强调为历史解释中的主要因素决没有导致他对普通人也感兴趣。作为熟悉外交和军事事务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关注点仍是领袖人物。少数几个人指挥多数人运动,承担着管理政府和发动攻势的责任。他的贵族偏见导致他将民众——普通的老百姓——视为爱嫉妒的、善变的暴民和乌合之众,而且他以极为蔑视的态度谈论他们。但是,作为相信上帝特别宠爱共和国的共和国的公民(萨沃纳罗拉的另一个遗迹),那些有影响、有权势的少数人的数量还是比他在其中长大而只有一人掌管大多数决议制定的国家中那种有影响、有权势的人的数量多。他深知共和国具有它们的劣势,——它们做出决定的速度很慢,它们鼓励派系斗争和内讧——但是,在他的关于宪法的作品中和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尤其是在 *Cose*

Fiorentine 中),他坚决表示反对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而且赞成在其中所有负责人都有权选举他们的长官,大多数决定都由在一位终身最高长官主持下,由负责的贵族小元老院做出的宪法体制。

他浸没在共和国氛围中的一个结果是,看到按照一个共和国的内部争论展开的意大利各国之间的争论。他将他的关于佛罗伦萨的政治知识,投射在意大利政治的屏幕上,并将其视为一群充满野心和恐惧任性而又难以控制的乌合大众的活动,正像在每次遇到新的危机时准备出击或撤退、筑篱防范保护同类的个人一样。意大利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已习惯于不招致重大灾难的战争,已习惯于在一出戏剧中冒险,这出戏剧总是在悲剧的这一边上演。在这出戏剧中,当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时,当战争可能实际上是毁灭性的,而一个政治错误可能是一场灾难时,赌博和相互攻击的习惯仍继续存在。

正像在内政中有必要了解对手的特性和兴趣以便预料他的决定一样,了解敌对国家的特性和兴趣也是必要的。圭恰迪尼在《大事记》中指出:“在国务院的辩论中,我经常发现人们错误地从这位或另一位王公从理性上讲应该做什么来下判断,而不是从他的脾气和性情将促使他去做什么来下判断,例如,要形成法国国王将如何行动的正确判断就应该考虑法国人的习惯和性情是什么,而不应考虑在人们的期盼中一位精明谨慎的人可能会采取什么路线和方针。”^①从《意大利史》中,我们可以确立起

^① 《大事记》,系列2,no.97。

欧洲国家的综合肖像。法国人是不可靠的,不安定的,傲慢狂妄的,自我迷恋的,在制订计划时虽大胆却粗心大意,而在遇到挫折失败之后又很快灰心丧气。西班牙人表现得贪得无厌,不负责任,毫无用处,不可信赖,唯利是图和胆大妄为。德国人是野蛮残忍但却没有效能。意大利的各公国也具有它们的特性:例如,那不勒斯人“对于不安定和热心于变革来说,在所有意大利人中都是著名的”。从对个人心理的关注出发,走向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关注是很自然的,虽然所描述的单位越大,定义的有用性就越小。

圭恰迪尼对国家的描述是粗糙的,而在描述首先不是政治人物的个人时,他的文笔也可能同样是粗糙的;在一个问题上他甚至暗示路德可能被人们用利益收买了(虽然关于路德得到王公和人民支持的原因圭恰迪尼是足够清醒冷静的)。但是当论述他熟知的那一类人时,他就远非如此简单粗糙了。他讨论了可能促使列奥十世(Leo X)于1521年破坏和平的五个明显的动机,而且得出结论说:“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无论他的动机是一个原因、或更多的原因或所有这些原因,他都孤注一掷地要进行战争。”在整个《意大利史》中,都有个人的活生生的存在,他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性和利益来重新评估历史事件的每一个转折,他们多多少少受到传统态度的影响,但是从没有受到超自然的动机的影响。尽管它们是复杂的和多种多样的,可他们仍是演员,而不是傀儡;他们一边演戏,一边写下剧本原稿。历史提供了某些原始和现成的主题;演员就即兴表演这些主题。圭恰迪

尼所选择的技术——它一个情景接一个情景，一年又一年地与这些演员一起进步——和他对心理学的浓厚兴趣和动机使这些演员变得富有生气。当然，在此他也得益于他自己的经历。其主要兴趣在结果的历史学家从来不需要离开他的书桌。关注动机的历史学家得益于曾在人群中开展活动，并看到他们如何下定决心。与此相反，一个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将怨恨这一暗示，是很自然的，这一暗示是：他曾经做出的决定和他看到的其他人所做出的决定是受到某些潜在力量的影响。

那么，在圭恰迪尼的眼中，上帝对人间事务的形成难道就不起任何作用吗？如果人否定他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圭恰迪尼在法国人侵略的前夜向人们展示雕像出汗，怪物出生，披坚执锐的人骑在高头大马上在天空中鏖战呢？如果革命是人为的话，那么为什么美第奇家族 1512 年的复辟是以一个晴天霹雳为前奏呢？——这个霹雳闪电击中了皇宫 (Palazzo della Signoria)，穿入城邦共和国最高长官 (Gonfalonier) 的房间，只触到装着被用于选举元首的球的巨大的银盒子，然后直落到底层，在此，它击中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在楼梯的根底，而且支撑着整座建筑，这个晴天霹雳就以这种方式将这座建筑毫无损伤地强行搬出了地面，就好像它是由某些灵巧的、熟练的建筑师移走的一样。难道这些预兆和迹象是来自于上帝吗？如果是，那么它们是人事的神圣方向的线索呢，还是仅仅来自一个与这些人事类似但却并不决定这些人事的心灵的评论和注释？

当然，圭恰迪尼不是粗鲁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良辰吉日，

他信鬼神,将它们视为“自然的神秘力量,或更高动因的神秘力量,所有的物体都凭借着它们启动,凭借着它们向上帝展现,但是我们却看不见它们”^①。虽然他倾向于嘲弄占星术士,但是,他信仰占星学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他让人将他自己的星象图极其精细地铸造出来;这种有保留的对星相的信仰和谨慎的对预言的信仰,意味着有某种东西需要预知,有某种东西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从过去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必须在命运的某种力量面前低头,而这种意识产生了他的最崇高的宿命论的格言,他说:“所有城市、国家、王国都是必有一死的,因为无论从本性上说还是从偶然上说,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某个时间都必有一个终结。因此,凑巧生活在其国家处于其衰败时期的公民,不应像为他自己的不幸命运感到悲伤那样为国家的不幸命运感到如此悲伤,因为他的国家所受的苦难是它命中注定要受的苦难。而他的不幸则是生不逢时,因为当时他的国家必须经受厄运和劫难。”^②

但是,这些由上帝设计的世俗典范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圭恰迪尼对待宗教的态度尽管不是怀疑主义的,也是非常冷淡的。他对教会腐败的憎恶使他严厉而又苛刻地反对牧师和教士。他对他为之服务的教皇并不存在幻想,当他在《意大利史》中谈到列奥十世(Leo X)的时候,是将其作为一位良好的君王一笔带过,他写道:“我不敢说一句教会的好话,因为在我们这个腐

① 《大事记》,系列 2, no.211。

② 《大事记》,系列 2, no.189。

败的时代,当一位教皇的善行和美德没有超过其他人的邪恶时,他的善行和美德也就受到了批评。”但是,他刻毒地将路德说成是异教徒,而且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和骄傲,即:正如他们的教会数量和豪华壮丽所示,佛罗伦萨人比其他意大利人更笃信宗教。对于圭恰迪尼来说,宗教修习与有良好教养的象征差不多。宗教赞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某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例如,像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结盟那样与异教徒结盟是不允许的;像早期的发现者那样出于纯粹的贪婪而吞并新的领土是不允许的。宗教修习包含或应当包含一定的价值的挑剔和讲究,一个超自然设计的道德规则手册支撑着这一价值的挑剔和讲究。

圭恰迪尼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也不怀疑他对人进行审判。麻烦的是,他的判断并不是根据人的好恶做出的。在尘世,好的行为经常受到惩罚,邪恶的行为却往往获得成功。“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宣布上帝的正义力量很不够很不充分,因为他的忠告是如此深奥,以致我们将其说成是深不可测的才是正确的。”^①如果具有正义事业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这正是因为他具有自信心,这一自信心把他的对手的优柔寡断打得一败涂地。“他可能经常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帮助你,因为你的事业是正义的。但如果设想他直接做出任何这类努力则是错误的。”^②即使当一个人对于解释上帝的意志来说似乎是特别合格的时候,遵

① 《大事记》,系列 2,no.92。

② 《大事记》,系列 2,no.147。

从他的劝告也往往是危险的。当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在 1494 年逃走,主要公民就新宪法应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如果人们的深思熟虑和小心谨慎没有干预通过传道会的一位修士费拉拉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的口说出的神的权威的话”,那么,偏爱根据威尼斯的模式有限执行权政体的那一派就获得了胜利,而据《大事记》所说,圭恰迪尼本人是赞成他们的建议的。这使会议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其决定是建立一个更加宽松的政府形式,而这一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无效低能导致美第奇家族于 1512 年复辟,而且阻碍了佛罗伦萨在意大利的战争中扮演其正当的角色。因此,政治家和同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既不能在上帝的书寻求向导,也不能到他的代理人中寻求向导。在通过一个实现的预言(如萨沃纳罗拉的几个预言那样)或一个雷电在适当时候降落而意识到天意,并警觉到上帝关注着尘世的事物之后,他们只能耸一耸肩膀,转向一边,单独凭借理性处理手头的事情。

然而,尽管决定不考虑上帝的意志和作用,圭恰迪尼还是面临大量理性无法解释的事物。所以他求助于天命,当他频繁地求助于天命(或运气)并以此解释重要历史事件的时候,就逐渐地带出一个异教的天意之替代物的表象,即命运女神的表象。

当在《佛罗伦萨史》中谈到佛罗伦萨人的一次失败(于 1479 年在波吉邦西)的时候,圭恰迪尼写道:命运赋予敌人一个胜利,而根据理性,这一胜利应归于佛罗伦萨人。在《意大利史》中,圭恰迪尼频繁地将命运(或运气)用作理性解释的替代物。当

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II)于1511年从严重的疾病康复的时候,这“或是由于他的强壮的体魄,或是由于命运把他保留下来,以充当意大利的更持久和更大灾难的制造者和主要原因”。阿尔维亚诺(Alviano)打了那么多次败仗,“或许是由于命运的不济,或许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由于他过于鲁莽”。

1517年,意大利爆发了新的动乱,这“或是由于我们命运的不幸,或是由于意大利被分裂成如此众多的公国和小国,以致它不受持续的惊扰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圭恰迪尼频繁地将命运一词用作一个并合词,以包含这些微小的、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失误而导致的功亏一篑,但是,在这些情景中,它已成为一个全能的力量,而且他已精心设计出对付它的最好方式。我们猜测,他凭借着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接触,让命运作为在如此之多的其他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帮助他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

1525年,当他谈到联军时,他指出了具有如此之多的分遣部队的弱点,因为在这样一支军队中,“当命运显示出自己是慈爱的时候,你将永远不会在他们中间发现追求命运之恩惠的那种神速和敏捷,当它以一种不悦的表情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也永远不会在他们中间发现进行坚决持久抵抗的一种坚定的意向。”直到雨果、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时代,具有世俗思想的历史学家都祈求于命运来弥补他们对历史原因的把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圭恰迪尼如此坚定地抵抗住它的诱惑,因为,尽管他频繁地展示它出现在战场之上,但是很少展示它出现在会议室,而且它作为一个护卫者出现总是具有原因的。虽然命运女

神是超自然的,但她却是圭恰迪尼的最后诉求,这是他决定从人的角度看待人事的结果。

V

在回眸审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圭恰迪尼的技艺的时候,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对原始资料的空前运用。其他历史学家已利用了佛罗伦萨的公共档案馆,而且内阁大臣转变成历史学家已几乎成了一个传统(在他们之中有列奥纳多·布鲁尼和马基雅维利),但是,从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如此大量或如此胸襟开放地引用原始资料。他心中没有进行过分的文学渲染的模式(在此,他不同于布鲁尼),又不存有私心(在此,他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就让文献讲它们自己的故事。由于在连续不断的著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们,所以在《意大利史》中,他成了近代第一位再造过去而不是只讲它的故事的历史学家。

《佛罗伦萨史》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据存放在圭恰迪尼家庭档案馆中的公共文献写成的。鲁宾斯坦博士(Dr. Rubinstein)在研究这部著作的时候,将这一档案馆描述为“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微型的国家档案馆”。它们包含政府给出任大使的圭恰迪尼家族成员的命令,还有他们寄给政府的信的抄件。从理论上说,官方的记录和通信应上交有关的政府部门;但是在

实际上,大使和特派员经常把它们带回家,它们就保留在那里以助长家族的骄傲。从这些文献出发,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从与他父亲和岳父的对话出发,——他们能给他一个他们曾经参加的 *pratiche* (在特殊情况下召集委员讨论特别重要或紧急问题的会议) 的叙述——圭恰迪尼能够提供佛罗伦萨史的一个完整叙述,虽然他留有许多细节上的空白,这是因为他要在以后检验它们。他从没有做这件事情,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他回过头来重治佛罗伦萨史的时候,他已把早期的《佛罗伦萨史》抛置一边了。

《佛罗伦萨大事记》(*Cose Fiorentine*) 在论述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要比《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 完整充分的多,《佛罗伦萨史》只以几页篇幅即迅速地掠过这一历史时期。它大多是基于史书——有些史书已经出版了,有些史书还没有出版——而不是基于文献。圭恰迪尼确实利用过两位外交家——里纳尔多·德格里·阿尔比兹(Rinaldo degli Albizzi) 和米切尔·卡斯特拉尼(Michele Castellani)——的书信手稿集和出自圭恰迪尼档案馆的资料,但是这本书的核心却是在经过详细的比较考察之后的从维拉尼(Villani)、马尔充尼·斯泰法尼(Marchionne Stefani)、布鲁尼(Bruni)、波吉奥(Poggio)、吉诺(Gino)、内利·加波尼(Neri Capponi)、多米尼哥·布奥宁色尼(Domenico Buoninsegni)、格罗·达梯(Goro Dati) 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这类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与比翁多(Biondo)、普拉替那(Platina)、萨贝利柯(Sabellico) 和佛罗瓦

萨尔特(Froissart)这类非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的书籍中编纂的一个大事记。这一大事记是在大张稿纸上撰写的,留下很宽的边白来进行修改、提出质疑和记录相互冲突的意见和看法。圭恰迪尼以一个起首字母来求助于他的典据,而且以关于它们的可靠性的注释填充这些边白,并标出他完成这第二部著作时要遵从的观点。

《意大利史》也主要是基于文献。在此,这件事极大地帮助了圭恰迪尼,即:当他于1530年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教皇将巡查政府的变更和复审政府前几年所做的事情的使命交给他——他将十人委员会(Dieci)——处理对外事务的十位委员——的全部档案都搬回他自己家。这些档案赐给他的不仅有佛罗伦萨政府与它在那不勒斯、威尼斯、费拉拉、热那亚、罗马和其他意大利邦国的代理人之间的通信,而且还有它与在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代理人之间的通信。他还利用了与其他政府部门相关的公共档案中的资料,尤其是那些能够说明佛罗伦萨外部的历史事件的资料。他又以描述特殊历史事件的通信人的信补充这些大量的第一手的证据,当然,他还以自己对他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记录来补充这些证据。除此之外,他从同一时代的对近期历史的主要事件的记载中提取资料,其中包括柏纳尔多·鲁瑟莱(Bernardo Rucellai)记录查理八世(Charles VIII)之入侵的《意大利战记》(*De bello italico*)和嘎利佐·卡普拉(Galeazzo Capra)记录帕维亚战役的《史实评论》(*Commentarii*)。人们并没有严肃地调查兰克(Ranke)的这一指控,即:即使在可

获得文献证据的地方他仍按照这些记载和其他记述撰写历史，因此造成不必要的失误，这一指控的精确性给那些回过头来阅读《意大利史》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造成很深印象。

当然，圭恰迪尼为了将它做成一部令人满意的历史事件的记录也忍受了巨大的痛苦。里多尔菲(Ridolfi)对他的笔记及叙事的连续不断的草稿的分析，使这一点十分清楚。由于圭恰迪尼是从笔记的大量收集着手进行工作的，——有些笔记是由他自己写的，有些是他向一位秘书口授的——所以他以第一本书为起始，首先对其进行修订，再增补上第二本书的内容，然后再修订这两本书的内容，这样连续不断地继续下去。当他具有第一部完整的手稿的时候，他就列出一个疑惑和问题的清单，当他完成这些程序之后，他就安下心来细心研究语言和正字法，以便使语言风格和拼写与那些权威(如比特罗·本波 Pietro Bembo)的规则相一致，这些权威试图使意大利的语言规范化。之后，他检查核对产生出来的第二份草稿，回答更为真实的问题，并将一个清样送给他的最有学问的老朋友——乔瓦尼·考尔希(Giovanni Corsi)以征求他的意见。紧接着，他又写出第三个修改稿，这一修改稿又收入某些风格迥异的、大量的新内容，此后又制出另一个清样。里多尔菲指出：“对于正文的某些部分来说，这已是第七次修改了！”从第一个草稿到最后一个草稿，圭恰迪尼都把精力集中在将他的历史——和以之撰写的语言——基于一个作为整体的意大利的忠实画像之上。

《意大利史》的这种世界主义代表了从《佛罗伦萨史》之狭

隘地方主义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佛罗伦萨史》中,夺取皮埃特拉桑塔被作为“在卢卡人(Lucchese,佛罗伦萨的宿敌)的嘴里插了一根棒槌”而受到得意的欢迎,威尼斯被称为“害虫和灾难”,他还以不适宜的欣喜详细描述了1495年一次微小的对米兰的外交上的胜利。这部早期的历史坚定地对我们的城市(*nostra città*)的观点并根据我们的人(*la gente nostra*)的行动看待历史事件。在1508-1509年,在意大利的命运还没有被决定的情况下,当法国人开入热那亚并驱走“这一邪恶的平民”——他费尽心机登上总督宝座——的时候,圭恰迪尼能为此事而热烈鼓掌;他能对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垮台的正义性而欢呼喝彩,即使这是由法国造成的,而且是满足威尼斯的目的的;他还能对西班牙在那不勒斯的影响的衰退深表遗憾,因为西班牙愿从那里保住威尼斯的地位。

《意大利史》的语调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是在西班牙的供事、此后又是为教皇当差都使圭恰迪尼的正直的狭隘爱国主义立场发生了转变,而且法国人干涉意大利人内政的岁月已说明,1494年的事件已肇始整个半岛之形势和状况发生永恒变化。每个意大利人都深知,无论他多么厌恶他的邻居,所有意大利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他们与纯粹的野蛮人区分开来。但是,这一由一种共同语言和一种共同具有的出自罗马之光荣的血统的意识合成的东西是一个过于模糊的概念,以致它不能浮现在一部历史著作(除了一部纯粹描述性的、古典的著作之外)的表面,除非它的作者被严酷的环境所迫对它进行反

思。圭恰迪尼已对它进行了反思,但是,他对意大利半岛仍是独立的那个时代的留恋,并没有使他把对意大利统一的任何向往投射到其城邦国之间的竞争的图画之上,而弄污这幅图画。在他对意大利诸城邦国的自私和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深表遗憾的同时,他深信,它们的抗衡已产生一种健康的竞争精神。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意大利国家体制来说是悲剧性的,但是,他认为这一体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冷静客观地记录下它的衰败。他的“但愿不是这样!”这句话的腔调是为人类保留下来的。

从《意大利史》看,人们很难猜到作为作者的出生地的城市是哪一座,可能人们猜测他的出生地是威尼斯,而不是佛罗伦萨;他没有让任何佛罗伦萨人说出长篇的、欢天喜地的对他自己城市的赞颂,却让1509年的一位威尼斯总督说出了这番话。在《意大利史》中,赋予佛罗伦萨本身的篇幅的数量是很大的,但是,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个数量也并不突出。因为佛罗伦萨在战争的冲击之下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宪法改革,这些改革决定了它在半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在半岛上站在哪一边。而且两位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列奥和克莱芒都与佛罗伦萨直接相关,且有两个历史时期,即1512年和1530年,当是时,伟大的非意大利列强及其意大利盟友都与这座城市直接相关。

但是,比萨的情况又怎样呢?这座佛罗伦萨的小城在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中当然扮演了一个最为显要的角色,它是这样一个角色,麦考利(Macaulay)已使他的重要性和它的历史的

悠久性世界闻名。^①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用意的合理性。为了声望和商业的原因,佛罗伦萨与正在复原的比萨息息相关,当在 1495 年法国驻军被撤回的时候,比萨拒绝恢复它的忠诚,直到 1509 年,佛罗伦萨人才能使这一不顺从的城市变得听话。《佛罗伦萨史》使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变得清楚了:圭恰迪尼评论说,在 1494 年两个主要的佛罗伦萨的历史事件中,——获得了自由和丢失了比萨——人们发现很难决定哪个历史事件是更为重要的。翌年,“我们被迫加入联盟,这一联盟的君王们希望统一意大利,以阻止查理卷土重来。我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们不愿将比萨归还给我们,而如果我们要不回比萨,意大利的统一就对此座城市毫无用处”。然而,在《意大利史》中,他强调了比萨的重要性,因为它是那些外交压力点的一个完美典型,当这一压力点被触动的时候,就会造成整个国家的退缩和向前猛冲。佛罗伦萨因占领皮埃特拉桑塔在卢卡(Lucca)的嘴里插了一根棒槌而感到欣喜。但是,比萨是佛罗伦萨嘴中的一根棒槌,而且威尼斯、米兰,德国皇帝和教皇都依次凭借着猛力晃动它来控制它。在另一方面,佛罗伦萨深信,只有通过法国的结盟,她才能收回比萨,比萨使佛罗伦萨在意大利成为一座落单的城市,而且改变了这座城市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夺取比萨忠诚且有效用的军队而进行的斗争,和为支付此开

① “据说,在意大利有一个罪犯,人们罚他必须在圭恰迪尼和做划桨苦役之间进行选择。他选择了历史学。但是,记述比萨之战的文献对于他来说太多了。所以他改变了主意去划桨。”麦考利:《散文集》(Essays),“伯利和他的时代”,1832。

销而进行的募捐,所产生的紧张和压力影响了外交政策;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又反过来影响了佛罗伦萨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比萨的佛罗伦萨将与没有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一样。

如果圭恰迪尼理解了像比萨这类微小的压力点的重要性,他又如何从意大利边界的外部论述对意大利的巨大威胁呢?在1512年于西班牙写的一篇“关于在拉韦纳之战(当时法国以极大的代价战胜了教皇—西班牙的军队)后发生的变化”的随笔中,他已指出:“我们很难根据其本身来判断意大利的事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皇帝、[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英国和瑞士的行动。”在《意大利史》中,圭恰迪尼承认意大利是被迫进入欧洲历史的:在论述这同一年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他又以这样一个借口转过头来论述法国的外交事务,即:“我们自己国家事务的状况对山那边的国家事务状况的依赖,(我们如此频繁地观察到的)一个国家的事件与其他国家的决定和事件之间的联系,迫使我不能对它们沉默不语、忽略过去。”在整个《意大利史》中,他试图既解释外国的主动和肇端,又解释外国列强对意大利刺激的反应。例如,为了解释他对1506年意大利事件的不确定的态度,他描述了马克西米廉(Maximilian)对匈牙利的关注;同样的原因,他详细论述了1510年瑞士—法国之争和1513年英法关系的背景。有时,他提供的关于外国列强的信息甚至比解释意大利历史事件所需的还要多,——如当他提供作为1518年十字军东征计划之背景的土耳其近期在埃及和马

穆鲁克王国进行的战争的一个长篇叙述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根据现代标准他对外国列强的论述是不合适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错误的和不充分的信息。在《意大利史》中,欧洲是一个稀薄的、时隐时现的存在,但是,把它招来毕竟是对圭恰迪尼心灵智慧之原创性和力量的一个贡献。

这种力量、这种囊括一切重要事件的镇定、从容的天赋正是德·桑克提斯在把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称为出自一个意大利心灵的——从智力的观点来说——最优秀的著作的时候心中所具有的东西。每个历史事件无论多么琐细都受到同样确定的调查。因为圭恰迪尼并不仅仅根据重大历史事件和既成事实来制订他的著书计划,——他对提出质疑、产生第二种想法和计划的改变也很感兴趣;他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决定的断简残编。他向人们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的原因,解释要在《大事记》中逐年精确展示发生了什么(不仅仅是什么导致了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欲望,而且我们将这一解释全文引证下来是完全值得的,他说:“对于我来说,所有历史学家要是对在他们那个时代作为世人皆知的问题的许多事件略而不讲都毫无例外是错误的。许多事情到底是在希腊、罗马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例如,他们长官的权力和区别特征,他们的政府体制,他们的战略战术,他们的城市规模和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他们撰写历史的时代,对这些问题是了如指掌的——都因此而被忽略了。但是,如果他们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将会消失,对事情的记忆也会失去,而人们

只是为了让这些永远存在才撰写历史,那么他们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更为细心地撰写历史,即:诞生在遥远时代的人眼前所看到的历史事件应和现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一样多;因为这是历史学的真实目的。”^①

这一信念加上一个对促使他记下一个冲动的目的的兴趣,——即使这一冲动没有导致任何行动——在他年复一年地扫视意大利舞台的整个范围时,使他变得更像一个雷达荧光屏,而不像一位艺术家,那里有什么东西都会显示出来,而且复杂琐碎的东西可能会比简单而又重要的东西更为清晰持久地显示和记录下来。这就是他把我们带入所发生事情现场的方法。一位外交官或一位行政官员的文件筐中所堆体积的大小小的文件,容易使人想到一年来其工作的纯粹的错综复杂性,而不太使人们想到它的重要性;这些就是这位前行政官和前外交官的年度报告。

年复一年地做这项工作就涉及一个分析性的论述。如果说这使《意大利史》成了一部旧式历史(兰克和其他人就经常这样说)的话,那么就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圭恰迪尼的目的。对于读者但丁来说,他是维吉尔(Virgil),而且他必须逐步描述他的人生悲剧。由于既对决定本身感兴趣,又对决定背后的动机感兴趣,所以他必须与自己的性格特征保持一致。如他从来没有读过中世纪的编年史的话,他就仍会以编年史的方式撰写历史。

他的时代是一个短视的、只顾眼前利益的时代。结盟和背

^① 《大事记》,系列 2, no. 143。[意大利的宝库]。

约之间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政治家每年都要面对清除委员会和更新方式方法的可能性。战略的概念是几乎不存在的;人们期望每一次战役都在军队退回到冬季营地之前就达到目的。每年都重新开始,这一事实可能导致圭恰迪尼贬低那里的政策的连续性;但是,真实的收获远远超过了这一损失。圭恰迪尼并不试图事后撰写综合性的、有选择性的历史,他当时是撰写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外交史,而且直到今天,近代外交史的撰写者仍使用纪年的形式;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没有把日历抛在一边。

这一纪年的形式还使圭恰迪尼能利用他的大部分天赋来进行心理学的描述。历史事件大多数都是人为的,只有从它们的制造者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些历史事件。但是,人是变化的。正像等到一个人死后才撰写一篇讣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样(例如在《佛罗伦萨史》中的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在他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全面地描述,也是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例如,在同一部著作中的萨沃纳罗拉)。在《意大利史》中,最充分完整的描述并没有放在一个部分中,而是在连续几部分都进行描述;当一位政治家面对一个又一个危机的时候,圭恰迪尼就对他们进行描述,以一种对心理的洞察和自然的发展观念都引人注目的方式塑造一个人物。从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对劳伦佐事先所作的精心策划和描述——把他与传统所认为的善恶作对比,对他军事行动的无功(这一军事行动的无功将这样一个名誉授予古人)所作的人道主义的辩解,与在《意大利史》中的对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的描述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物

性格的把握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向世人展示,因为教皇具有的能力和无比的意志与智慧,人们以最强烈的期望欢迎他。但是,随着他的人生经历的展开,圭恰迪尼描述了他的美好品质的持续蜕变和阴谋诡计、贪婪及优柔寡断这些恶劣品质的出现。“无论是在他制定决议的时候,还是在他执行他的决议的时候,他当时偶然想起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忧虑,挡住他的道路的每一个微小的障碍都似乎正好足以使他重新堕入同一糊涂和慌乱的状态。在这一糊涂和困惑的状态中,在他下定决心之前,他总是犹豫不决,因为在他做出一个决定之后,他总是猜想:他已拒绝的那一劝告也许是最好的。他之所以在这一时刻只记住那个已经被他拒绝的理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将之与自己所作之选择进行比较而重新审查,这种比较,将削弱他所作选择的理由的力量。因此,虽然他经常处于虚幻的恐惧的力量之下,这种记忆也不能叫他为了未来而向这一弱点让步。”从一个传统的宗教教育出发,圭恰迪尼保留了一个使世人道德化、根据善恶来看人性的趋向。但是,他对人的动机的复杂性也有着律师般的把握,尽管他自己的生涯经常涉及为两个主人的服务和以牺牲他的本性为代价服从他的大脑,所以他知道没有任何决定是简单的决定,任何判断都不可能是直接的、明确的判断。作为一个结果,他的人物不是表现为人格的化身和象征,而是表现为气质和性情,这种气质和性情与历史事件相遇则做出决定,历史就是由这些决定创造的。

他的对人物描述的编年史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帮助读者重新

创造过去和经历过去的手段和技巧。除此之外,读者还被给予历史背景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他可采取他的方位和立场。圭恰迪尼一再打破纪录的形式来概述某些城市、某些政府形式或政治关系的历史,这些东西只有在这时对于正被谈论的那一年才具有充分的意义。他就被限制在这些场合,只有在他描述教皇的世俗权力的增长和在他详述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者的胜利的时候,他才真正离题,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是被反教权主义所吸引,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是被真正的情感和科学兴趣所吸引。这些描述和在他的全部原文中频繁出现的简短的倒叙,将他展示为分析和综合的大师。在文艺复兴的史书中,没有任何段落堪与他以之在《佛罗伦萨大事记》之起始描述归尔甫-吉伯林(Guelf-Ghibelline),贵族-平民(Nobility-popolo),比安克-内里(Bianchi-Neri)之间的世仇的起源,或以之在《意大利史》之起始概述意大利之局势的敏捷神速的效能相匹敌。也没有任何史书堪与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谈话”的运用相匹敌,这是一种在古代发展起来的修辞手法,凭借着这种手法,人们以一种方式使用一句话来总结书中的观点,这种方式比在正文中简单地平铺直叙更生动、更具有真实感。

在《意大利史》中,有大约三十段这类对话,而最精彩的对话[尤其是乔吉奥·考尔纳罗(Giorgio Cornaro)和安德烈·格里提(Andrea Gritti)之间的关于威尼斯于1523年与查理五世结盟的问题的争论,奥斯摩的主教和阿尔瓦的大公之间、大法官加提纳拉(Chancellor Gattinara)和那不勒斯的总督之间于1525年在

取得帕维亚战役的胜利和俘虏了弗朗西斯一世之后,就所要采取的行动方针进行的争论]提供了16世纪政治生活之特征的最好的介绍。如果他的记述的枯燥期和停滞期没有提供这一介绍的话,这里也有作为一个作家的圭恰迪尼的大师风格的证明。他是一位庄重朴素的大师,他对艺术毫无兴趣,一生只做过一次诗,而且平淡无味。在他的散文中只有少量的形象化的比喻,而这些比喻主要与医学和火有关,如:“意大利混乱到这种地步,以致不下重药,难治痼疾”;“当罗马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事态稍有平息之时,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星星之火又将成燎原之势”;等等。它是一种没有风味、不喜不悲、缺乏警示和讽谏的文体;是一种公使大臣的文体,没有人民的粗厚愚钝的活力,——他藐视人民——也没有专业演说家的雄辩能力和华丽辞藻,——他不止一次地谴责他们的不诚实。但是,他在任何地方的进度或分析的精细度的变化都恰到好处,而且他的无我意识(尽管圭恰迪尼有意将其意大利化)将真理的光圈和艺术的永恒赋予这些绝妙的辩论。

圭恰迪尼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是如此伟大,以致详细论述他的独创性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艺术形式的最好典型永远不会是它的先驱。自从彼得拉克的时代以来,对古典文献批判地关注已帮助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原始资料展开批判。像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这些15世纪的历史学家已经采取了恺撒的这一决定,即:为了后代子孙的利益,要把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纪录留下来,恺撒撰写了他自己的《高卢战

记》(Commentaries),他写道:“无论未来的人对它怎么看,对于我自己的这个时代来说,我感到有义务将它的一些信息留给后人。如果在我们之前活着的人具有某些写作能力并做了这件事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发现我们自己处在这样一种蒙昧无知的状态之中。”^①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感得到了圭恰迪尼的回应,而且他发展和升华了这种情感。自从14世纪的西塞罗崇拜以来,历史是生活的指南这一格言已鼓励历史学家重视和强调他们叙事的政治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又是从14世纪始,具有公共事务经验的人,频繁地为被人们日益视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武士的读者撰写历史,强调人的决定决定着历史的发展进程。15世纪的历史学家遵从古典的模式,已经使用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话语这类写作技巧。在圭恰迪尼撰写《意大利史》之前的那个世纪,人们对撰写历史的兴趣确实达到了顶峰。人们强调它的重要性,分析它的多样性,对它的论题展开争论。而且圭恰迪尼受到一个环境的影响,在这一环境中,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空前统一起来,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还具有与最激进、最具有挑战性的、有历史头脑的政治学大学者——马基雅维利交往的优势。他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改进了这些历史课程。正像他的辩论从他毕生的撰写立论和驳论的习惯汲取力量一样,他的整个思想模式和经历——佛罗伦萨的和意大利的,宪政的、外交

^① 被米荣·吉尔摩(Myron Gilmore)在他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课的概念”一文中引用,刊登在《文艺复兴面面观》(Facets of the Renaissance), ed. W. H. Werkmeister, 1959, p. 79。

的和军事的——都使他能够在撰写他那一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极大地开发和利用这些从前的发展,而且,他叙事的深思熟虑、端庄得体,他让大量琐事服务于威严崇高扫地、自由丧失殆尽这一悲剧景象的技巧都远远超过了这些发展。

雷沃尔-罗佩尔

约翰·瑞·哈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大利史 / (意) 圭恰迪尼著; 辛岩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7

(海豚文库. 文艺复兴系列 / 朱孝远主编)

ISBN 978-7-5495-5535-2

I. ①意… II. ①圭…②辛… III. ①意大利—
历史 IV. ①K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35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5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海豚文库·文艺复兴系列
丛书总主编 朱孝远

意大利史

YIDALI SHI

[意大利] 圭恰迪尼 著 辛岩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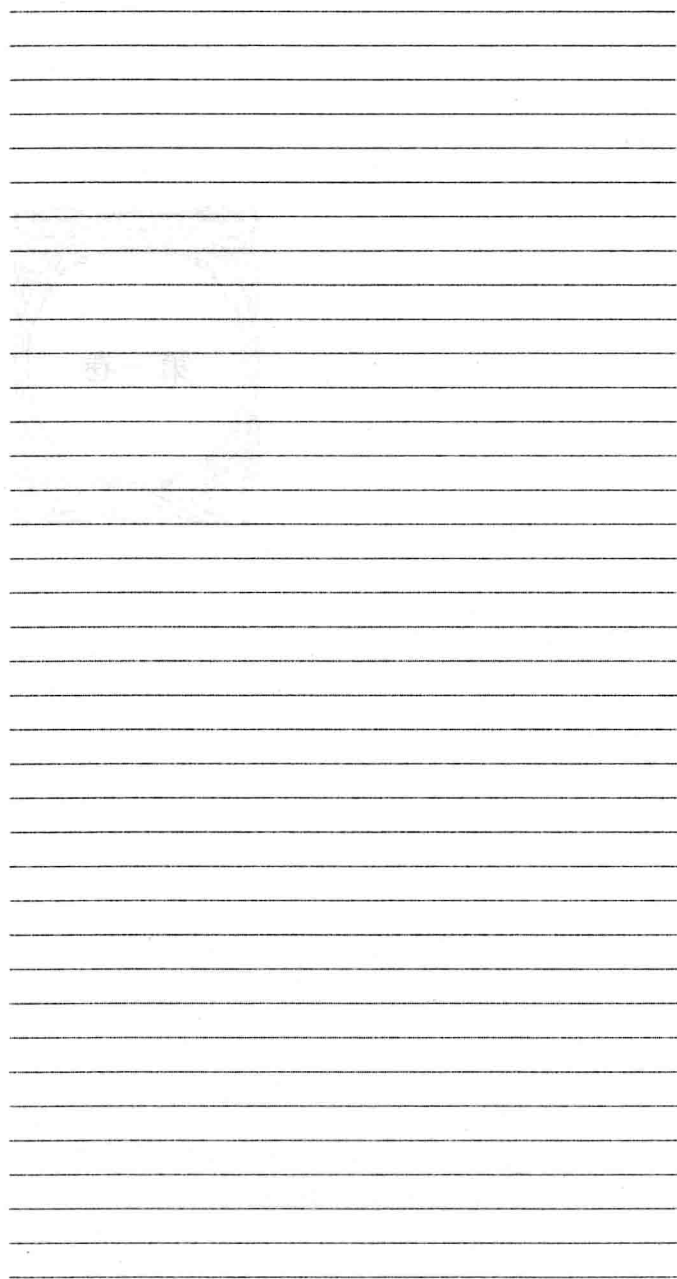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 录

《海豚文集》总序	1
序言	1
第一卷	1
第二卷	155
第三卷	279
圭恰迪尼年谱	406



第一卷



第一章

[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讲述 1490 年前后的意大利的繁荣,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Lorenzo de' Medici)的政策和意大利各君王对和平的欲求。各君王之间的结盟和威尼斯的野心。]

我已经决定记录自那一时间起就存在于我鲜活记忆中的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当时被我们自己的君王召入的法国军队开始以巨大的动乱破坏她的和平。由于她的多样性和所涉及的范围,她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主题,而且充满了可怕的灾难,因为意大利在许多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各种灾难,这些灾难可能或通过上帝的义愤或通过他们同胞的渎神的和邪恶的行为折磨可怜的人。从对这些事件的理解中——这些事件是如此不同和严重——所有人都能汲取许多既对他们自己又对公共利益有用的教训。从无数的例证来看,人事显得何等的变幻无常,就像风吹

大海,波涛起伏一样;当统治者只追求虚荣或眼前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因判断失误而作出的行为是何等的阴险恶毒,这种阴险恶毒几乎总是对他们自己来说的,但是,这也永远是对普通人民来说的。而且,由于忘记了命运的变化是何等的频繁,又把政权为了公共的利益归于他们的不幸转嫁给其他人,所以,谨慎的缺失或野心的过度,又使他们成了新动乱的制造者。

使所有人感到更为遗憾和可怕的是,意大利的灾难是在这样一个时间开始的(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在此之前她的状况是怎样的,如此之多的不幸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形势和境况似乎普遍达到了最适宜、最幸运的水平。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自从罗马帝国在一千多年前开始从她的巅峰——它是以不可思议的效能和好运登上这一巅峰的——衰落下来之后,——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衰朽了的古老习俗削弱的——意大利还从未处在我主 1490 年前后这样一种繁荣的或令人惬意的状况之中,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人民享受着太平。因为一切都太平无事,一切都恬静无哗,莽莽群山,饶薄之地,肥沃的田野都长着茂密的庄稼,除了它自己人民的统治和法则以外,人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统治和法则。意大利不仅人口众多,商业繁荣,财富丰厚,而且被许多王公君主的宫殿、无数高雅美丽的城市、宗教的权杖和威严点缀得富丽堂皇,豪华至极。意大利人才济济,他们最善于管理公共事务,具有精通各分支学科、熟练掌握各种工艺技术的高贵心智。她也不乏根据那些时代的标准的军事上的光荣,由于如此得天独厚,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当

然享有最辉煌的荣誉。

凭借着这些,意大利处在幸福的状态中,——她是通过各种原因才达到这种幸福状态的,但是,在这些原因之中,人们众口一词地认为,这要极大地归功于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的勤劳和美德,他是佛罗伦萨的远远高于个体公民这一等级的一个公民,他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致共和国的所有事务都由他的计划来决定。在那时,佛罗伦萨凭借着她的地理位置、她的人民的智慧和她的富有程度,成为强大的共和国,虽然她的统治范围并不广阔。劳伦佐最近刚通过联姻与教皇英诺森八世(他乐于听从他的劝告)结成联盟,他的名字在整个意大利都受到尊重,在有关共同利益问题的所有讨论中,他的权威是最高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任何一个更大的城邦国家增加了他们的实力的话,都会对他自己和佛罗伦萨共和国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努力使意大利的事务保持这样一种平衡,使其对任何一方都不偏不倚。而这在既保持和平、又有最精心地监视任何动乱——无论这些动乱有多么微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拉贡王朝的费尔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①也有他自己的对于普世和平的要求,——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最小心谨慎和令人尊敬的国王。虽然在过去的的时间里,他经常表现出反对和平建议的具有野心的企图,而当是时,他正在受到他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丰索(Alfonso)的怂恿。当时,费尔迪南德的女婿、

① 不要与当代的费尔迪南德混淆起来,他是阿拉贡的国王费尔迪南德,卡斯蒂勒的女王伊萨贝拉的丈夫。

米兰的大公乔凡·伽利佐·斯福尔扎(Giovan Galeazzo Sforza)已年满20岁,但毫无能力,徒有大公之名,却正被他的叔叔罗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所压倒和制服,阿尔丰索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愤恨。由于乔凡·斯福尔扎的母亲玛多娜·波娜(Madonna Bona)的不慎和荒淫好色的习惯,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在十多年前就承担起这位年轻大公的监护人的责任,由此他就逐步地将要塞、军队、国库和所有政权工具都攫取到他自己手中。现在他继续统治着米兰的一切,而且再也不是作为监护人或摄政王进行统治,而是除了米兰大公的头衔以外,还具有一位王公的所有外观和行为。尽管如此,费尔迪南德还是不要意大利发生任何动乱,比起过去的野心或他儿子的义愤来,——无论这一义愤多么有根据——他更为重视眼前的利益。也许是因为在几年前他已经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危险——他的贵族和他的普通臣民对他的憎恨,而且深知他的许多臣民对法国王室仍持有感情,所以他害怕意大利的这一不和会给法国一个进攻那不勒斯王国的机会。也许他认识到,为了与威尼斯人的力量保持平衡,——当时它对整个意大利是个威胁——他必须保持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是与米兰和佛罗伦萨的联盟。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虽然生性浮躁不安分,野心勃勃,但也必定持有这一观点,因为来自威尼斯元老院的危险对米兰统治者的威胁绝不低于对其他国家的统治者的威胁,还因为对于他来说,在和平的静态中保持他已篡夺的权力比在战乱的变迁中保持更为容易。他总是怀疑阿拉贡家族的费尔迪南德和阿尔丰索的意图,但是他

知道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要求和平而且惧怕他们的力量，——他相信，由于费尔迪南德与这些威尼斯人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且自古就有仇隙，所以不惧怕他们结成联盟——他对这一点相当有把握，即：阿拉贡家族决不会为反对他与美第奇家族结盟而去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因为在费尔迪南德、罗多维科和劳伦佐方面有共同的对于和平的需求，——一部分是为了相同的原因，一部分是为了不同的原因——所以在那不勒斯国王费尔迪南德、米兰大公乔凡·伽利佐·斯福尔扎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很容易地保持着一个同盟，它们之间互为屏障。这一在许多年前缔结、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干扰和破坏的条约在 1480 年又续订了 25 年，几乎意大利的所有小国家都加入了这一条约。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威尼斯人增加他们的实力，因为毫无疑问，他们比这一联盟的任何一个成员都要强大，但是比他们联合在一起又要弱小得多。他们隐藏起自己的意图，希望通过其他国家的摩擦与不和增加他们的实力，而且时刻准备利用任何可能为他们统治整个意大利开道路的事件。他们不止一次暴露出这就是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尤其是当米兰大公菲利普·马丽丽·威斯康梯 (Filippo Maria Visconti) 去世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当时他们在保护米兰人的自由的幌子之下企图占领这个国家，最近在公开的战争中，他们又试图占领费拉拉公国。对于这一同盟来说，抑制威尼斯元老院的贪婪是容易的，但是它并不能以真诚和忠实的友谊将这一联盟统一起来，因为——它们之间充满了嫉妒和敌对——它

们不断地监视着其他国家的行动,互相挫败任何一个国家可能以之增加它的实力或威望的每一个企图。这种情况并没有对和平造成任何破坏,与此相反,它却激励每一个国家以更敏捷的速度去扑灭任何可能成为新骚乱之起源的火星。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的去世。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去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的当选。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对阿拉贡家族的费尔迪南德的友好政策及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第一个恐惧。]

这就是意大利的事态,这就是意大利和平的基础,它是如此井井有条,万事并行不悖,以致人们不仅不必害怕在目前会发生任何动乱,而且很难想象这种平静会以什么方式,被什么阴谋、事变或力量所破坏。然而,在1492年4月,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去世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幸的,因为他还不满44岁,而且对于他的共和国也是不幸的,由于他的小心谨慎、崇高声望和在各个方面都可敬且智慧杰出,他的共和国繁荣昌盛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它具有大量财富和所有那些一个长久的和平所通常伴有的豪华装饰及优势地位。但是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国家来说,

他死得也最不是时候,这既是由于他不断地为意大利的共同安全所做的工作,又是由于他是这样一个工具,凭借着这一工具,在费尔迪南德和罗多维科——这两位王公几乎具有相同的实力和野心——之间频繁产生的不和与怀疑得到缓解和控制。

当灾难一天天临近的时候,劳伦佐死后数月,教皇又死了。这位教皇虽然在其他方面对公共福利毫无价值,但至少在这一方面是有用的,——他已经放下了在他任教皇之初在那不勒斯王国许多贵族的鼓动下不成功地拿起的武器——即:他已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闲暇的乐趣,他本人、他的家族不再有野心,这种野心可能会扰乱意大利的和平。西班牙的皇城之一——巴伦西亚的罗德里格·博尔吉亚(Rodrigo Borgia of Valencia)继承了英诺森教皇职位。他是罗马教廷的一位资深枢机主教和领导人,然而,他是凭借着枢机主教阿斯加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 Sforza)与文利(Vincoli)的圣·皮埃罗家族的吉乌利亚诺(Giuliano di San Piero)之间的不和而登上教皇的宝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凭借着这样一个事实登上教皇宝座,即:他在那一时代开了一个先例,这就是一部分用金钱,一部分用授予选举他的人官职和实惠的许诺,公开收买许多枢机主教的选票。这些枢机主教们藐视《圣经》的教义,在殿堂的最高处,恬不知耻地以上帝的神圣名义搞权钱交易,以充实圣库。枢机主教阿斯加尼奥凭着劝说和辩护,加之身体力行,引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干这种可恶的交易。由于被追求财富的无法满足的欲望所腐蚀,他以收受贿赂这种邪恶行为为代价,使他的副大法官官邸、

罗马宫廷的主要办公室、教会、城堡和他自己在罗马的宫殿摆满了价值昂贵的家具。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既没有逃脱神的审判，也没有逃脱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正义的仇恨和蔑视，在他们以这种邪恶的方式进行选举的时候，人民的心中充满了惊恐，而因为很多人人都知道被选举人的性格和习惯，情况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那不勒斯的国王——虽然在公开场合下他隐藏起他的悲伤——流着眼泪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儿子死了他都不带流泪的——选出了一位对意大利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具有致命危害的教皇，这确实是费尔迪南德的具有智慧的预言。因为，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新教皇希望人们这样称呼他）在处理一切疑难事情的时候具有惊人的聪明和智慧，考虑问题极为谨慎精明，并具有不可思议的劝导能力和才干，但是，所有这些美德都远远抵偿不了他的邪恶：猥亵淫荡的习惯，不诚实，不讲廉耻，不讲真理，没有宗教信仰，贪得无厌，野心毫无节制，残酷胜过野人，驱使自己的孩子在任何可能的方面进行发展。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的某些人——为了执行他的罪恶的计划，自然少不了使用罪恶的工具——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可恶。

这就是英诺森八世的死给教会带来的变化。然而，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的死也给佛罗伦萨的事态带来了同样大的变化。他的三个儿子中的最大的儿子皮埃罗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继承了他的职位。可他仍是非常年轻，无论从年龄来说，还是从其资质来说，都不适于担当此任；他也无法继续行使那种缓

和与调节的功能。他的父亲凭借着这一缓和与调节的能力，——在国内与国际事务中，他都谨慎地调节着这一同盟的各君王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有生之年延续着自己公共的和私人的地产的寿命，而在他死时，又在所有人中留下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意大利的和平才得以延续。皮埃罗几乎还没有进入这一共和国的管理工作，就在他的亲戚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Virginio Orsino)的劝诱下(无论是皮埃罗的母亲，还是他的妻子，都是奥尔斯诺家族的人)，直接违背他父亲的忠告，不通知主要的公民——在重大事情上，劳伦佐总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与费尔迪南德和阿尔丰索如此紧密结盟，——维尔吉尼奥就依赖费尔迪南德和阿尔丰索——以致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有理由惧怕无论阿拉贡家族何时想进攻他，都有可能凭借着美第奇家族皮埃罗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力量与他们在一起。这一联盟——它是如此之多的灾难的种子和起源——虽然起初是通过谈判极秘密地缔结的，但是，它几乎立即受到了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怀疑，罗多维科朦朦胧胧地猜测到这一点，他是一位警惕性最高和非常精明智慧的君王。

根据与公元同样悠久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风俗习惯，当各个国家需要派大使向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行效忠礼的时候，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提建议说，同盟国的所有大使都应一起进入罗马，应一起出现在教皇之前的公共教廷中，其中之一应以这样一种方式代替所有大使宣誓效忠，以便使所有大使声誉大增，并使整个意大利看到，在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友谊和

联盟,而且他们团结得就像一个王公和一个国家一样。罗多维科要努力表现出其所提之建议,谨慎并压倒群芳,其思虑之全面非他人可及,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说,这一计划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相信,虽然这一联盟明显的不同意鼓励前教皇进攻那不勒斯王国,但他们仍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誓词向其宣誓效忠。费尔迪南德没有为难罗多维科,接受了他的建议,佛罗伦萨人根据这两个人的意见批准了这一建议,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在公开场合也没有表示异议。然而,他在私下里却极为不满,因为他本身作为共和国选出的代表之一,想把他的车子装饰得最为辉煌,而且要几乎和帝王的完全一样,他知道,如果与同盟的其他大使一起进入罗马并站在教皇前,他将无法在这一群人中展示他为此所作的精心准备和出众的光彩。阿雷佐的主教——让蒂尔(Gentile)的野心勃勃的意见支持了年轻气盛的皮埃罗的充满虚荣的想法,他同样是被选出的大使之一。因为代表佛罗伦萨人讲话是他的义务,——其原因是:他具有主教职位,而且教授人文学科——所以他对以这种意外的、非同寻常的方式失去这一在如此荣耀和严肃的场合显示他的口才的机会感到极度失望。因此,皮埃罗——一部分被他自己的轻浮所驱使,一部分被其他人的野心所驱使,而他又不愿意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得知他反对他的计划——请求国王提议:每一方都应像从前一样分别行动,而且向大家解释,他已考虑再三,现在感到大家一起举行这些程序,难免大乱。国王急于取悦于他,但是又不愿意引起罗多维科的不快,所以他比较同意皮埃罗所说的结果,

而不太同意皮埃罗所说的方式,因为他并没有隐藏这一事实,即只有在美第奇家族皮埃罗的要求之下,他才回到他起初同意的立场上来。罗多维科对这一突然变化感到非常愤怒,以致全然不顾这一场合的重要性,他痛苦地抱怨道,因为教皇和整个罗马宫廷都已知晓了最初的计划和是谁提出了这一计划,现在撤销这一计划是有意破坏他的名誉。当他通过这一微小的而又确实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知道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费尔迪南德有默契的时候,他就更为不快了。随后的事件使这一事实变得日益明显。

第三章

[弗朗西斯切图·希伯(Franceschetto Cibo)将他在拉齐奥的城堡卖给了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Virginio Orsino)。被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激起的教皇的愤怒。他试图拆散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阿拉贡家族的费尔迪南德之间的友谊。罗多维科与教皇和威尼斯人的联盟。他想凭借着外国军队确保他的安全的计划。]

教皇英诺森的亲生儿子、热那亚人弗朗西斯切图·希伯拥有安圭拉拉、切尔韦泰里和罗马附近的其他几座小城堡。在他父亲死后,他移居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皮埃罗的保护之下生活,而皮埃罗是他的妻子玛姐乐娜(Maddalena)的兄弟。在他到达这座城市不久,因皮埃罗之请,他将这些城堡以4万枚金币的价格卖给了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这笔交易首先是与费尔迪

南德进行谈判,他秘密地把大部分钱借给了维尔吉尼奥,因为他相信,维尔吉尼奥——是自己的军事指挥、支持者和亲戚——在罗马附近扩展实力对自己是有利的。这位国王认为,教皇的势力很可能是一个扰乱和侵犯那不勒斯王国的工具,它是罗马教会的一个古老的采邑,与教会的领土有着共同的漫长边界;而且由于他时刻牢记着他和他的父亲与教皇经常发生的争论,手头总是有重新引起边界争端——征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和,贵族之间的竞争,邻国之间、封建主与其诸侯之间经常产生的许多其他分歧的问题,所以他总是将罗马领地的最强大的贵族的全部或大部都视为他自己的安全的基础之一。当时,他更爽快地买下了这一朝思暮想的土地,因为他认为罗多维科·斯福尔扎通过他的兄弟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Cardinal Ascanio)对教皇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也许正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他同样被这样一个恐惧所驱使,即:他的叔叔、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III)的敌意和贪婪可能遗传给亚历山大。如果不是加里斯都的死打断他的计划的话,在费尔迪南德的父亲阿尔丰索去世的时候,他就要出于扩张他的侄子皮特罗·博尔吉亚(Pietro Borgia)的领地的奢望,派军队占领那不勒斯王国。他指责那不勒斯在此之后不久就转向了教会,而且忘记了(这个人对他得到的好处转眼就忘,记性是如此之差)他是通过阿尔丰索本人——他是在他统治下出生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是他的总理——才获得其他教会显职,而且在取得教皇职位这件事上获得大量帮助。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话千真万确:人类心智弱点的

必然迹象一定是屡见不鲜。虽然人们将这位国王视为最小心谨慎的君主,但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招来何等严重的罪责,它至多也只有获得蝇头小利的希望,而如果是最坏的话,它可能是严重灾难的起源。因为这些无足轻重的城堡的出售激起了那些欲分享统一和睦之福的人的改革欲望,为了这些人的利益,应确保这一统一和和谐。因为这笔交易是在教皇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教皇声明,根据法律条款,这片领土已归属罗马教廷;他感到教皇的权威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认为费尔迪南德——他使整个意大利充满对他的抱怨——的动机是反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反对维尔吉尼奥的。他发誓,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要竭尽全力维护罗马教廷的尊严和利益。

总是怀疑费尔迪南德之行为的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对此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因为在虚妄地以这一幻想自欺欺人之后,——即教皇将根据他和阿斯卡尼奥(Ascanio)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他感到对亚历山大的实力的任何削弱都将是他自己的损失。但是首先他为这样一个事实担忧,即毫无疑问,阿拉贡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因为他们在这类问题上行动一致——一定结成了一个紧密联盟。他怂恿教皇尽可能强硬地维护他自己的尊严,以挫败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危险——并将亚历山大拉得更近一些。他向他指出,他应牢牢记住,目前任何事件的性质,都没有比他的崇高职务的尊严在他刚一执掌罗马教廷的时候就被他自己的陪臣如此公开地侮辱那么严重。他不应认为仅仅是维尔吉尼奥的贪婪或

城堡的重要战略位置或任何其他动机而驱使费尔迪南德这样做,而是要以看似微不足道的侮辱来试探他的耐心和脾气。在此之后,如果教皇容忍迁就他们,他们将越来越大胆放肆,得陇望蜀。他们的野心与那不勒斯其他国王的野心完全相等,他们是罗马教会的夙敌,他们曾反复进攻教皇并几度占领罗马。这位国王不就曾两次派他的儿子指挥军队进攻两位教皇,直逼罗马城下吗?难道他不总是公开与这位教皇的前任为敌吗?现在,费尔迪南德不仅被诸位前任国王的榜样和要统治整个意大利的自然欲望所驱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被为这位教皇的叔叔加里斯都对他的伤害复仇的欲望所驱动。这位教皇应密切关注这些事实,而且应考虑到,如果他以耐心容忍了这些一开始就出现的冒犯行为,那么他只能徒有虚名地得到人们表面的敬重,而实际上他将被所有人藐视,并鼓动起一些人更大的野心。但是,如果他作出强硬反应,就会轻而易举地保住古老的尊严和崇高及全世界对罗马教皇的真正尊重。除了这些有力的论证之外,他甚至又做出更为有效的行动,立即借给教皇4万枚金币,而且双方共同出资募集了300名士兵,教皇想叫这些士兵驻扎在哪里就驻扎在哪里。尽管如此,由于他希望避免陷入新的困境,所以他还是敦促费尔迪南德去劝说维尔吉尼奥以一些谦恭的姿态平息教皇的怒气,并指出,不然的话,从这些微小的肇端将产生严重的动乱。他以更为随和的方式但却更为坚定的语气,几次劝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说,请考虑一下他父亲劳伦佐在费尔迪南德与他自己之间充当调解人和共同的朋友的政策对于维护意大

利的和平是何等的有利和适宜,他应遵照这一家族的榜样并模仿这个伟人,而不应听信新的建议,提出制订最终必定对大家都有害的计划的理由和需求。他应记住,斯福尔扎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长期友谊如何确保了两者的安全与荣誉,他的父亲和祖先及佛罗伦萨共和国多少次受到阿拉贡家族的侮辱和伤害,费尔迪南德和他的阿尔丰索是何等频繁地试图——有时以武力,有时以奸诈——占领托斯卡纳国。

这些劝告和建议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是带来了更为有害的结果,因为费尔迪南德认为向罗多维科和阿斯卡尼奥让步是不体面的,他认为罗多维科的煽动和刺激要为教皇的愤怒负责,而且在他的阿尔丰索的怂恿之下,秘密劝告维尔吉尼奥不失时机地根据契约占有这些城堡,并允诺保护他,使其不受可能地对他发动的、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在另一方面,他以他的天生的狡猾向教皇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此同时,他秘密劝告维尔吉尼奥,只能同意这样一种条件,即:教皇把城堡留给他,他赔偿教皇一笔钱。因此,维尔吉尼奥大胆地再三拒绝费尔迪南德为了不过分地得罪教皇而强迫他接受的解决方案。

显而易见,在这些谈判中,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遵循了这位国王的路线,因为试图使他改变主意是毫无用处的。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意识到佛罗伦萨要受到他的敌人的影响局面会是何等的严重,因为在过去,他的态度是构成了他的安全的主要基础,他感到未来是危险的,所以他决定为他的安全提供新的保证。他知道阿拉贡家族要把他从对他的外甥的事务管理中清除

掉的欲望是何等强烈。虽然费尔迪南德——他使他的所有行为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狡猾和做作的程度——努力掩饰这种感情,但是阿尔丰索——他是一位性格非常开放的人——从来毫无顾忌地公开为他的女婿所受的压迫而悲叹,经常而毫无顾忌地对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发出威胁和辱骂。

除此之外,罗多维科还知道,乔凡·伽利佐的妻子伊莎贝拉(Isabell)——她是一位有魄力的年轻妇女——不断地煽动她的祖父和父亲说,即使他们对眼看她和她的丈夫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耻辱无动于衷,他们至少也应为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共同处于其中的生命危险所触动。但是,最使罗多维科感到害怕的是:他知道米兰公国的所有人都厌恶他的名字,这既是因为他向他们征收了许多苛捐杂税,又是因为这一公国的每一个人都同情合法的君主乔凡·伽利佐。他试图使人们相信,阿拉贡家族要占领米兰公国,而且通过菲利普·马丽亚·威斯康梯(Filippo Maria Visconti)之遗书的古老条文提出了这一领土要求,——威斯康梯使阿尔丰索——费尔迪南德的父亲——成为他的继承人;为了进一步实施这一计划,他们想剥夺他的侄子的封号。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成功地以这些诡计缓和人们对他怀有的仇恨,也没有阻挡住他们对被对权力的危险的贪婪引向的邪恶进行反思。

因此,在他充分考虑了他的处境和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之后,就把所有其他关注都抛掷一边,而专心致志地寻找新的同盟和支持者。由于他在教皇对费尔迪南德的愤怒中、在他所设想的

威尼斯元老院所怀有的欲望中——即：从前的同盟应被打破（这一同盟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阻挡住他实现野心的道路）——看到了一个良好时机，所以他向教皇和威尼斯人建议，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结成一个新的联盟。然而，教皇比他还愤怒，他的爱好是，占有统治地位并促使自己的儿子发迹，无限贪婪。他过于溺爱他们，而且不像从前的教皇那样，从前的教皇为了多多少少掩盖他们的罪恶，常把他们称为侄子，他却总是直呼儿子，并毫无愧疚地将他们如实介绍给每一个人。由于到那时为止还没有找到在这一方向上努力进取的其他机会，所以他为把阿尔丰索的一位私生女娶为他的一个儿子的新娘而进行谈判，彩礼是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些肥沃的领土。直到他最后失去了所有希望，他才勉强接受了罗多维科提出的与其结成联盟的建议。如果他实现了这一野心，那么，意大利的和平也许不会如此迅速地受到破坏。

虽然费尔迪南德并不反对教皇的提亲，阿尔丰索还是忌恨教皇的野心和虚浮，拒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们虽然并没有表现出对这门亲事的反感，却对彩礼感到为难，所以没有满足亚历山大的要求。因此，他非常生气，决定听从罗多维科的规劝，贪婪和气愤驱使他走到这一步，有一部分也是被恐惧所驱使，因为在那时，被费尔迪南德收买并在罗马教会的全部领土上极为强大的不仅有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他通过他享有的来自佛罗伦萨人和费尔迪南德的过分恩宠、通过教皇党对他的追随取得了这一极为强大的实力——而且还有科罗纳（Colonna）家族的

首领普罗斯佩罗 (Prospero) 和法布里兹奥 (Fabrizio)。而且,在文科利 (Vincoli) 的圣·皮埃罗 (San Piero) 的红衣主教——他是一位享有最高声誉的红衣主教,已撤至奥斯蒂亚的城堡,他作为那一地区的主教持有这一城堡——在已成为教皇的死敌并在过去在别人的煽动下反对他(首先是他的叔叔教皇西克斯图斯,后来又 是教皇英诺森)之后,出于对教皇可能谋害他的恐惧,已变得对费尔迪南德非常友好。

然而,威尼斯的元老院并不像人想象的那样乐于结成这一同盟;因为虽然其他国家的 不和可能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但教皇的不可靠——他日益怀疑所有的人——和对他们与他的直接前任西克斯图斯和英诺森所结同盟的记忆却使他们踌躇不前。他们从前者只得到大量麻烦,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与费拉拉的公爵麀兵正酣之际,——西克斯图斯起初怂恿他们进行这一战争——西克斯图斯竟改变了主意,转过身来与意大利其他国家一起以精神武器,随后又以世俗的武器反对他们。但是,罗多维科的勤奋和刻苦克服了元老院给他带来的所有困难,而且在私下里也买通了许多元老院议员。最后在 1493 年 4 月,在教皇、威尼斯元老院和米兰的乔凡·伽利佐公爵(那一国家的所有决定都以他的名义作出)之间通过签订和约,结成了一个新的同盟,以共同御敌,尤其是维护罗多维科的统治。这一条约明文规定,威尼斯人和米兰的大公都必须立即向罗马派出 200 名军人以保卫教会国和教皇的安全,并以这些军人辅助他,如果必要的话,就要派出更多的军队重新夺回被维尔吉尼奥占领的城堡。

这些新的协议在整个意大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为米兰的大公切断了与其维持共同安全长达十二年的这一联盟的关系，——虽然这一联盟明确禁止任何成员不经过其他成员同意就与别的国家缔结新同盟。因此，在看到实力的均衡赖以维持的统一被破坏成大小不等的部分，各位君王的心中充满怀疑和愤怒之后，除了从这类种子中必然结出危害整个意大利的恶果来，我们又能期盼到别的什么呢？卡拉布里亚的大公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所以乐于听从普罗斯佩罗和法布里兹奥·科罗纳的建议。

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暗中鼓励他们，提议以他们的联军和皇帝派的人出其不意地占领罗马，倘若奥尔斯诺的军队追随他们，——而且这位大公占有一个职位——那么在他们进入这座城市之后三天之内，他将援助他们。然而费尔迪南德不希望进一步激怒教皇，而是希望平息他的怒气，并试图把到那时为止所做的一切轻率鲁莽的事情纠正过来，他坚定地拒绝这些建议，认为这些建议不会产生任何平安的局面，只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和危险。他下定决心尽力而为，再也不做表面文章，而是要在弥合城堡问题上的争论，他相信，如果清除掉这一如此严重不和的原因，那么意大利就会自然回到它早先的状况。因为，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出于恐惧做出的决定似乎不足以抵消威胁那些惧怕之人的危险，所以罗多维科并不敢肯定他已为他的安全找到了可信赖的靠山。由于他怀疑他能长期地依赖与威尼斯元老院和教皇结成的联盟，——因为他们的目的与自己的

目的如此不同——并怀疑他的事业会因此遇到许多困难，所以他把他的心思更多地用于根治最先出现的病征上，而不是用于根治以后可能出现的病症上。他忘却了使用比病症还猛烈、病人体质难以承受的药会是何等危险。虽然冒更大的险是对目前危险的唯一补救办法，但是，为了以外国军队来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他的意大利同盟——他决定尽一切可能劝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派兵进攻那不勒斯王国，他根据安茹省人(Angevins)的古老权利对这一片领土提出要求。

第四章

[直到费尔迪南德时代的那不勒斯王国和安茹家族 (House of Anjou) 的继承权。被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所鼓励的查理八世的对这个王国的领土要求。法兰西王国的伟大贵族反对发动这一远征。查理八世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之间所定的盟约。作者的观点。]

那不勒斯王国在罗马教会——它是它的一个古老的采邑——的授权书和训令中被荒谬地描述为法罗角 (Punto del Faro) 以东的西西里王国。在它被曼弗雷德 (Manfred) 不公平地占领之后，——他是弗雷德里克二世皇帝 (Emperor Frederick II) 的亲生子——从 1264 年起，它就在采邑中与西西里岛一起在两个西西里的称号之下被教皇乌尔班四世 (Urban IV) 让给了普罗旺斯和安茹的伯爵查理。他是法国国王路易的兄弟，这位法

国国王因其实力而闻名,更因其圣洁的生活而闻名,在他死后应被列入圣徒。这位普罗旺斯的伯爵因军队关系获赠这块地产。在他死后,那不勒斯王国又被传给他的儿子查理,意大利人将他称为查理二世,以与他的父亲区分开来。在他之后,又传给了他的孙子罗伯特(Robert)。在此之后,罗伯特死而无嗣,由卡拉布里亚的公爵查理(Charles Duke of Calabria)的女儿乔凡娜(Giovanna)继位,卡拉布里亚公爵死在他的父亲之前。她的女性的软弱,更重要的是,她的不道德的行为很快使她的权威受到人们的藐视。因此多年战争攻伐不断,但是这些战争只在查理一世的后裔和查理二世的孙子之间进行。由于认定这是保卫她的王国的唯一方式,所以乔凡娜将法国查理五世的兄弟、安茹省的路易公爵(Louis Duke of Anjou)收养为她的儿子,——法国人将查理五世称为明君,因为他很少遭遇不幸,而且取得很多胜利。乔凡娜惨遭横死,那不勒斯王国被传给了都拉佐的查理(Charles of Durazzo),他也是查理一世的后代。当路易带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并胜券在握的时候,他在普利亚因患热病去世了,因此安茹省的人除了普罗旺斯郡以外——它一直属于查理一世的后代——从这一收养中一无所获。然而,这还是这样一个所有权的起源,凭借着这一所有权,路易第一的儿子——安茹的路易和后来的他的同姓子孙在教皇的鼓动下——当他们与那不勒斯国王发生争执的时候——一再向这个王国发起进攻,虽然成功甚少。可是,都拉佐的查理死后由他的儿子拉迪斯劳(Ladislao)继位,当他于1414年去世的时候,没有继承

人,所以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妹妹乔凡娜二世。对于这个王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名字,对于两个有同样名字的人来说,也是不幸的,因为她们都同样轻率、鲁莽,生活荒淫无耻。乔凡娜将王国的政府置于她无耻地为其献身的人的手中,而且很快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即受到得益于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的帮助的安茹的路易第三的侵扰,作为最后的诉求,被迫将阿拉贡和西西里的国王——阿尔丰索(Alfonso)收养为她的儿子。然而,她很快就与他发生争执,而且以忘恩负义为由取消了这一收养。此后,她又将这位路易收养为儿子并请求他给予帮助,因为她害怕受到她被迫收养的第一个儿子的进攻。阿尔丰索被军队驱除出境,乔凡娜的余生在她的王国中享受着太平。

当她将死而无嗣的时候,(据说)她让安茹的公爵和普罗旺斯的伯爵雷内(Rene)继承了她的王位。他是碰巧在同一年去世的她的养子——路易的弟弟。王国的许多贵族不同意雷内继承王位,而且造谣说,她的遗嘱是这些那不勒斯人伪造的,所以阿尔丰索被某些贵族和人民召进国内。这就是阿尔丰索和雷内之间战争的起源,战争折磨了这个高贵的王国多年,而且他们是以王国的资源而不是以他们自己的资源进行这场战争。战争导致了阿拉贡人与安茹省人之间的纠纷,这一纠纷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止息。在这些年代里,权力的称号和表象不断变化,因为教皇根据他们自己的贪婪的欲望或时代的需求,而不是根据是否正义的思考,一会将职位授给一方,一会又将职位授给另一方。无论如何,阿尔丰索——他是一位更有能力和更强大的亲

王——在与雷内的战争中是一位胜利者,在他行将就木的时候没有合法的嫡系子孙,他又忘记了继承西西里和阿拉贡王国之王位的他的兄弟——约翰,因此将那不勒斯王国作为他的个人所得而不是阿拉贡王权的财产留给了他的私生子费尔迪南德。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几乎立即受到雷内的儿子琼(Jean)的进攻,虽然琼得到这一王国的主要贵族的支持,但是,他不仅极其勇敢和成功地捍卫了自己,而且如此彻底地打败了他的敌人,以致雷内一生(他比他的儿子还多活了几年)都再不敢威胁这些安茹人或与他们交战。最后雷内也死了。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他的王位,他让他的侄子查理继承了他的全部领土和权利。后者在此后不久就去世了,而且也没有子嗣,他将他的王位和遗产传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他不仅凭借着这一继承权作为其封建领主获得了安茹公国,——它是王室领地,妇女不能继承——而且还拥有了普罗旺斯(虽然洛林的公爵——他是雷内的外孙——声明:对其他领土的继承应是他的),根据遗嘱的条款,还能要求在那不勒斯王国中的安茹省人的权利归属于他。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些遗产被传给了他的儿子查理八世(Charles VIII),他经常与费尔迪南德为敌,因此,想攻击他的任何人都可获得大量机会。

当是时,法兰西王国在人口、军事荣誉、实力、财物,在其他王国中的威信方面可能比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强盛。根据古代作家所说,最近她又在分开高卢的三个部分扩展她的实力。只在四十年前,在查理七世(Charles

VII)的统治下,——由于他在面对一些严重危难的时候赢得了许多胜利,人们将他称为吉幸王——诺曼底和吉耶纳公国——它们从前属于英国——被归入法兰西王国,在路易十一(Louis XI)时代的晚年,普罗旺斯的伯爵领地、勃艮第公爵领地和几乎全部皮卡第都归入法兰西王国。此后,凭借着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的一次婚姻,布列塔尼公爵领地也归入法兰西王国。查理绝不是不愿意以武力将那不勒斯王国据为自己的合法财产。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几乎本能地具有这一想法,而且受到某些非常贴近他的人的鼓励。他们向他灌输虚荣的思想,并使他相信,这是一个超越他的前辈之光荣的机会,因为,一旦他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土耳其帝国。这些计划——许多人已知晓——给了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轻而易举地说服他行其所素的希望。除此之外,他还可以依靠法国皇室对他的家族的敬重,因为他与在他之前的哥哥伽里佐(Galeazzo)维护了由他们的父亲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以许多高官厚禄和善良意志的表示而建立起来的友谊。早在三十年前,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已从路易十一——他总是厌恶意大利的所有东西——手中接管了萨沃纳城和他要求的热那亚的所有权,从前这两座城市由他的父亲拥有,在危难的时刻,他从来不辜负这位国王的期望,总是向他提供援助和良好的建议。然而,罗多维科认为,只他一人发动这样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为了以更加可靠的信用和权威就法国的事务进行谈判,他首先以刺激教皇的野心和怒气争取他对这一事业的支持。他向他指出,他

将再也不会——无论是凭借意大利王公的支持还是他们的力量的支持——有对费尔迪南德实施报复或为他的子孙争得有价值的领土的任何希望。由于发现他非常愿意从阿拉贡人那里获得他们拒绝自动放弃的东西，——或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欲望，或是通过机遇——所以，他们秘密派可靠的人赴法国试探法国国王和他的亲信。^① 当他们表示非常乐于做此事的时候，对这一计划充满热情的罗多维科公开将贝尔焦约索的伯爵巴尔比亚诺家族的卡罗 (Carlo da Barbiano Count of Belgioioso) 作为大使派往法国，虽然交代给他的出使法国的目的完全不同。在他到达法国宫廷并开始私下里向查理和最重要的人物游说之后，他最后被带入由国王出席的皇家议会，在此，除了王室大臣以外，所有勋爵，许多高级教士和宫廷贵族都出席了会议。据说他在此发表了如下讲话：

最高贵的国王：如果任何人为了任何原因怀疑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以之鼓励你们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美好信念和诚意的话，——他还要向你们提供金钱并以他的实力帮助你们——那么，当他想起罗多维科本人和他的哥哥伽里佐及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对你们的父亲路易十一，对你们自己的最光荣的名字的历久不变的忠诚的时候，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消除这一毫无根据的疑虑；当他们考虑到罗多维科会因这件事受到严重的损失而毫无获利的希望，对你们自己来说却是有利

① 这是早在 1492 年。

可图的机会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这一胜利将给你们带来一个美好的王国,与之俱来的是无限的光荣和仍可获得更伟大成就的机会,但是,罗多维科除了对这位阿拉贡人的阴谋和进犯,实施正义的报复以外一无所获。在另一方面,如果这一企图失败了,你们的伟大崇高将丝毫无损。但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件事上被许多人憎恶又被所有人看不起的罗多维科所冒的危险是毫无补偿的呢?因此,你们又怎么能够怀疑一个在这件事上无论如何比你们损失大而自己收益少的人的忠告呢?何况赞成你们从事这一如此光荣的远征的论据本身是如此清楚和有力,以致不容质疑,因为证据充分,在决定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主要考虑这些证据,它们是:这一事业的正义性,成功的容易程度,胜利的丰厚回报。因为众所周知,安茹王朝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要求是何等强烈,而你们是不那勒斯王国的合法继承人,这一继承又是何等正义,它为查理的后代提出了对它的所有权的要求。他是以罗马教皇的权威和他自己的军队的威力得到那个王国的法国皇家血统的第一人。征服这一王国的容易程度与这一事业的正义性是不分轩轻的。谁不知道比起所有基督教君主中首屈一指的也是最强大的君主来,那不勒斯国王的军事力量和威信是何等的弱小啊?谁不知道法国人的名字在全世界是何等的伟大和令人敬畏啊?所有国家是何等地惧怕你们的军队啊?气量狭小的安茹公爵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进攻总是使它变为最危险的敌人。你们对此仍会记忆犹新,即,如果不是教皇庇乌根据你们的父亲路易十一的希望将它从雷内的儿子琼的手中拿走的

话，——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更确切地说，它是由直接经手此事的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从他的手中拿走的——他会如何胜利地掌握着这一王国，不会让现在的费尔迪南德据为己有。当他所享有的机会比雷内和琼所享有的机会大得多而所面对的困难又如此之小的时候，——现在那些王公已与你们结成联盟，他们阻挡住他们通向胜利的道路，并可最轻而易举地进攻那不勒斯王国——一位如此伟大的国王的军队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呢？教皇可从陆地进攻那不勒斯王国，因为教会的地产与那不勒斯王国相毗邻，米兰的大公可从热那亚出发从海上进攻那不勒斯王国。意大利将无人反对你们，因为威尼斯人不想面对牺牲和危险，也不想失去他们长期保持的与法国国王的友谊而保留与身为他们的敌人的费尔迪南德的友谊；而佛罗伦萨人放弃他们对法国王室的天生的感情也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想与你们做对，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你们这个最好战的民族是何等频繁地违背所有意大利人的意志翻越阿尔卑斯山，又是如何以无比珍贵的光荣和成功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啊！法兰西王国何时比现在更幸福、更光荣、更强大呢？对于它与所有邻国建立持久和平来说，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为容易呢？如果所有这些因素在过去都聚集在一起，你们的父亲可能下定决心进行这一远征。

你们的敌人的困难与你们的优势以相同的比例日益增长，因为安茹省人的党派在王国中仍很强大，在几年前被不公平地驱除出境的许多王公和贵族的追随者也很强大，还因为费尔迪

南德仍继续对贵族和人民，甚至对阿拉贡集团的那些人进行这种严重的伤害。他的背信弃义是如此严重，他的贪婪是如此过分，他和他的长子阿尔丰索的残酷刻毒的例子是如此可怕和频繁，以致这一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即，被对他们的难以置信的仇恨和对法国人的慷慨大度、友好厚道、宽宏大量、仁爱慈善和公平正义的最新体验的记忆所驱动了整个王国在听到你们即将来临的传闻时，将以无限的欣喜奋起反抗，所以，进行这一远征的决定本身就足以确保你们的胜利。因为，当你们的军队越过群山，当你们的海军在热那亚集结的时候，一想到他们自己的邪恶行为就吓得魂不附体的费尔迪南德和他的儿子，宁愿逃走也不愿保卫他们自己。因此你们将最轻而易举地克复这一王国，虽然它或许不能与法兰西的伟大相媲美，但它仍然是一个幅员广大和富庶的国家，对于它将带给这一王国的益处和无限效益来说，它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国家。如果这一事实不是众所周知，——即法国的慷慨大度具有更加崇高的目的，这位如此宽宏大量、如此荣耀的国王具有更宝贵和更崇高的思想，其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获取，而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的崇高和伟大——我将向你们描述所有这些好处。对于这一崇高目的来说，又能找到什么更好的机会呢？又能找到什么更重要的机会呢？就进行对反对我们的信仰的敌人的战争来说，能找到什么更方便、更合适的地方呢？众所周知，在某些地方，那不勒斯王国与希腊之间的海域只有 70 海里宽。从那个被土耳其人分裂和压迫的省份——它的唯一要观看基督教旗帜的省份——出

发,要想深入那个国家的锁钥重地,要想攻下那个帝国的心脏和首都君士坦丁堡是何等地轻而易举啊!最强大的国王,由于你具有上帝赋予你的强大力量,身负最高尚文明的名字,又具有你们的光荣的前辈的榜样,所以又有谁比你们应更好地将他的思想和兴致转向这一神圣的事业呢?如果他们现在经常出动军队解放被暴君压迫的上帝的圣教会,现在就对异教徒展开进攻,现在就光复圣墓,那么,他们就会将法兰西诸位国王的名声和尊严升至云霄。凭借着这些忠告,这些方法,这些活动,这些意向,这位伟大而光荣的查理将成为罗马的皇帝。因为你具有他的名号,现在就是你获取他的光荣与权力的机会。但是,要保存利益的本能未必比要获取利益的本能更自然,我为什么要在这些论点浪费更多的时间呢?因为允许费尔迪南德继续占领你的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在连续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都在属于你的血缘家族的国王的掌握之中,而且根据法律就清清楚楚是你的——尤其是当一个如此重要的机会吸引你的时候,谁不知道这是多么不名誉啊?谁不知道你的尊严是何等严厉地要求你重新夺取它啊?而把那些只尊敬你的名字和权力就是你的臣民的那些人,从加泰罗尼亚人的令人痛苦的暴君统治下解放出来,又是一个多么善良的行为啊。因此,这一事业是最正义、最轻而易举、最必要的事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光荣和神圣的事业,而且因为它开辟了获取法兰西最高尚正派的国王的功绩的道路,所以它更光荣和神圣。啊!伟大的国王,不仅是人,而且是上帝公开召唤你去获取这些功绩,正是上帝给你带来如此令人惊奇的

和显而易见的机会,甚至在你开始这一伟大事业之前,就向你提供了最大的成功。由他自己的光荣和伟大发育生长的计划,由这样一些情形和成果相伴随,即在我们看来,你们既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又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全承担这些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荣耀承担这些计划的,任何王公能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

法国的大领主听到这一建议之后,并不愉快,尤其是那些具有显赫地位,其睿智闻名遐迩并享有最高权威的领主听后并不愉快。他们认为,这只能是一场无限困难和危险的战争,因为军队必须深入一个离法国如此之远的外国,与受到人民高度尊敬和强大的敌人作战。费尔迪南德的聪明睿智闻名遐迩,阿尔丰索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声誉也与他不分轩輊。他们相信,已统治三十年之久,并多次将如此之多的贵族扫地出门的费尔迪南德,一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认为,国王自己无力承担如此沉重的负担,那些更多地出自徇私偏袒而不是出自正常原因,对他施加影响的人的建议和经验,不足以指挥战争和管理国家。而且他缺乏金钱,他们计算这次战争将需要大量的金钱。他们提醒国王,必须牢记意大利人是何等的狡猾和诡诈,绝不能忘记不是别的王公而正是斯福尔扎自己——除了其他事情以外,他在意大利以毫无信义而闻名——真正想要法兰西国王手中的那不勒斯王国。因此征服这个王国将是困难的,守住它更困难。因此,查理的父亲路易——他是一位总是追求实效而不图虚名的

君王——从不接受意大利人给他的诱惑，也不珍视他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继承权，却总是认为派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只能是以法兰西王国的无数鲜血和财富为代价换取麻烦和危险。如果他要进行这次远征的话，那么首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调解他们与邻国国王之间的纠纷。因为与西班牙的费尔迪南德国王之间仍有不和与不信任，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廉和他的儿子奥地利的菲利浦大公之间不仅有竞争和对立，而且还有许多怨恨，如果不向他们作出对法国王权有害的让步，就不可能恢复与他们的友谊。非此，即使他们达成和解也只是表面的和解，而不是事实上的和解，因为什么协议能确保——如果皇家军队在意大利遇到某些困难的话——他们不进攻法国呢？我们也不可能期盼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不受英国人对法国人的自然仇恨的影响，却受几个月前他们与法国国王达成的和平协定的约束。显而易见，法国国王曾以这样一个事实而不是任何其他事实，劝说亨利七世缔结这一和平协定，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准备工作并不与这样一个允诺相符，他曾以这样一个允诺引诱他攻占布洛涅（Boulogne）。

上等贵族利用这些论点和与这些论点相像的其他论点，在他们之间相互规劝，并劝告国王不要发动新的战争。在其影响力是最为强大的反战者中有法国的海军上将雅可布·葛拉维拉（Iacopo Gravilla），他在整个王国以聪明睿智享有的历久弥新的声誉保存了他的权威，虽然他的伟大崇高受到某些贬低和削弱。然而查理还是贪婪地听取了其他意见。他仅仅 22 岁，在人事方

面略有天资,征服别国的欲火和对虚荣的追求——这些欲望和追求,更多的是基于心血来潮和冲动,而不是基于成熟的思想——往往使他误入歧途。无论是因为他自己的嗜好,还是他父亲的榜样和规劝,在他长大成人、不再受他的姐姐勃艮第公爵夫人安妮(Duchess Anne)的监护之后,他很少依赖王公和贵族,也不再重视这位海军上将和其他在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的规劝,而是根据某些低层人物的规劝和建议管理事务,他们之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在为他个人的服务中得到了提升。这些人物中的宠臣力劝他进行这次远征。他们中的某些人因为接受了罗多维科的大使的礼物或听信了他的允诺而腐败了,——因为王公们的顾问和参事经常是贪财的——这位大使想尽一切诡计、不惜一切努力争取那些能够影响国王决定的人。某些人或是因为希望在那不勒斯王国中获取土地,或是希望从教皇那里得到教会的肥缺和收益而腐败了。所有这些人的首领是朗格多克的维斯克家族的埃梯耶恩(Etienne de Vesc)。他的出身门第很低,多年在王室中长大,并被国王确立为博凯尔的总管。另一位支持者是纪尧姆·布里考耐特(Guillaume Briconnet),他由一位商人变成法国的第一位将军,后来又成了圣·马洛的主教。他不仅仅是皇家税收的主管,——法国人称其为岁入——而且与埃梯耶恩一起并通过他的影响,插手一切最重要的事务,虽然他管理国务的才能微乎其微。他们还得到萨莱诺的亲王圣·塞维利诺家族的安多内罗(Antonello da San Severino)和比西尼亚诺亲王、同一家族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及许多被驱除出那不勒斯王

国的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已在法国避难多年,并不断催促查理进行这次远征,他们说王国的状况非常糟,在事实上它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将在这个王国中得到强大的支持和人民的追随。考虑到这些意见分歧,国王在几天之内都没有作出决定。不仅是其他人对是否应做这件事持怀疑态度,而且查理本人也对此事踌躇不决。他时而被获取光荣和帝王统治权的欲望所驱使,时而又因恐惧畏缩不前;时而优柔寡断,时而反复无常,判若两人。然而,最终他的最初的冲动压倒了任何相反的意向,意大利算是遭殃了。他拒绝了所有保持和平的建议,并与罗多维科的大使达成一项协议,但除了向圣马洛的主教和博凯尔的总管通报了这一协议以外,对所有其他人都保密。这一协议的条款在几个月内都不为人知,它的基本内容是:当查理进入意大利或派一支军队征服那不勒斯的时候,米兰的大公必须让他通过他的国家,并向他提供 500 名雇佣兵,使他能够在热那亚想配备多少战船就配备多少战船,而且在他离开法国之前借给他 20 万枚金币。在另一方面,法国国王保证保护米兰公国不受所有人的入侵,特别提到要保护罗多维科的权力,并在战争持续期间,在奥尔良公爵的城市阿斯蒂驻扎 200 名长矛轻骑兵(lances)^①,如果必要,这些轻骑兵就应保卫这一国家。在此之后立即或不久,他在亲手签订的一个文件中承诺,当他拿下那不勒斯王国之后,他将把塔兰托公国转让给罗多维科。

考虑一下时事会如何变化,当然不是白费力气或毫无报偿

^① 每一支长枪都配有骑马的军人和他的随从,即可包括三个战斗人员。

的。罗多维科的父亲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他是一位很不谨慎又毫无能力的君王——因受到费尔迪南德的父亲、安茹省人的一位老朋友阿尔丰索的严重伤害而成为阿拉贡人的敌人。然而,在1457年,当雷内(Rene)的儿子琼(Jean)进攻那不勒斯王国的时候,他是如此迅速地支持了费尔迪南德,以致最终的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他。他做这件事的唯一理由是,如果他的近邻法国人占领了一个在意大利事务中是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的话,那么这对于他自己的米兰公国似乎是太危险了。在更早的时候,这同一动机曾导致菲利普·马丽亚·威斯康梯(Filippo Maria Visconti)遗弃安茹省人——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偏袒安茹省人,并以他的军队解救了阿尔丰索。后者曾在加埃塔近海的一场海战中被热那亚人俘虏,他与其王国的全部贵族作为囚犯被带到在米兰的菲利普·马丽亚面前。在另一方面,虽然许多人经常以成功征服那不勒斯的良机力劝查理的父亲路易采取行动,虽然热那亚人急切地邀请他去统治曾被他的父亲查理掌握的他们的国家,但他总是拒绝卷入意大利的事务,他将这视为代价极大,困难重重,而且最终对法兰西王国是有害的。现在人们的意见已发生了变化,虽然这可能不是事物的逻辑。罗多维科当时正在召唤法国人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并不怕最强大的法国国王占有那不勒斯,而他在军队中最英勇善战的父亲却惧怕它落入普罗旺斯的一个小伯爵手中。与此同时,查理试图在意大利发动战争的野心使他欲火中烧,他宁喜欢一些出身低贱的、无资格的人的鲁莽行为,也不喜欢他父亲的劝告,而他的父亲是一

位非常谨慎并具有长期阅历的国王。类乎此，罗多维科的行为当然也受到了他的岳父、费拉拉公爵埃斯特家族的埃尔克乐(Ercole d'Este)的鼓励，他非常渴望克复罗维戈(Rovigo)的波河平原，这片土地与费拉拉接壤，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在十年前，在他与威尼斯人的战争中，这片土地被威尼斯人夺走了。他认识到，克复这一地区的唯一方法就是使意大利全面动乱。然而，许多人认为，虽然埃尔克乐假装与他的女婿有很深的友谊，他还是在私下里憎恶他，因为在我们刚提到的战争中，——尽管为他拿起武器的意大利的其他国家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威尼斯人的实力——已经统治米兰公国的罗多维科被他自己的利益所驱动，强迫其他国家以威尼斯人占有波河平原为条件与威尼斯人媾和。所以对自己不能以武力报复的埃尔克乐，现在可能试图以奉送给他致命的规劝来报复他。

第五章

[阿拉贡的费尔迪南德公开宣布进入战备状态以保卫祖国，暗中却十分焦虑。他的防御危险及与教皇和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达成和解的活动。法国国王解决了与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和奥地利大公之间的分歧。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被授予米兰大公的爵位。巴斯基的佩罗(Perron de Baschi)派到教皇、威尼斯元老院和佛罗伦萨的大使。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法国国王的要求。教皇与阿拉贡的费尔迪南德之间的联盟开始衰弱。]

因为关于法国对阿尔卑斯山以南制订了什么计划的谣言已开始意大利传播，——虽然在一开始人们并不确切了解这些谣言的来源——所以人民对此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态度。由于考虑到法兰西王国的实力，考虑到这个国家对这些新的冒险的准

备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分裂,所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最为严重的事件。其他人则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幼稚的冲动,而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们认为这件事闹腾一阵以后,也就过去了。他们如此考虑这件事的原因是,这位国王的年龄和性格,法国人天生的不可靠性,以及总是妨碍伟大的事业。费尔迪南德——所有这些阴谋都是为反对他策划的——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恐惧,他说,法国人要想进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如果他们试图从海上进攻,那么他们将发现,他已备有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公海上与他们作战的舰队,港口也壁垒森严,一切都胜券在握:在这个国家里,再也不会再有将安茹省的琼(Jean de' Anjou)引入那不勒斯的罗萨诺亲王之流的贵族。从陆地上远征那不勒斯是困难的,路途遥远的和冒险的,因为法国人必须穿越意大利的全境,所以每个国家都有恐惧的理由。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可能是让人最感到害怕的一位君王,——虽然他骗人说只有其他国家才面临这一危险——因为米兰离法国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法国国王会发现占领它更为容易,甚至可能更急于占领它。因为米兰大公与他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罗多维科又如何能肯定法国国王无意将他从罗多维科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呢?尤其是因为只在几年之前法国国王就已公开宣布他不允许他的表兄弟乔凡·伽利佐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压迫。这位阿拉贡人的境况还没有困难窘迫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衰弱的希望就能鼓励法国人对他们发起进攻,因为他还有许多精锐部队,大批战马、军火、大炮,战争所需的粮草和如此之多的金钱,以致他能轻而易举地进一

步获得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除了许多精明强干的将军为他尽职以外,他还有他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指挥他的军队,他是一位声誉卓著,骁勇善战的军官,具有多年在意大利作战的经验。除了他自己的资源和智谋以外,还必定有他的亲属的及时援助,因为他的表兄弟和他的妻舅西班牙国王不可能不帮助他,这既是因为他们是近亲,又因为他不愿意法国人离西西里如此之近。

这就是费尔迪南德在公开场合所说的内容,他竭力夸大自己的实力,尽其所能地贬低他的敌人的实力,压缩他的敌人的战机。但是,因为他是一位十分小心谨慎且具有丰富阅历和经验的国王,所以严重的疑虑使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不会忘记自从他执政以来他就与法国人反复较量,艰难周旋。他实际上相信,这场战争将使他与一个极具侵略性、极为强大的敌人打交道,这个敌人在骑兵、步兵、海军、大炮、金钱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自己,而且麾下还有大量野心勃勃、甘为他们的国王的荣耀和伟大冒任何风险的人。在另一方面,他无依无靠,因为在他的王国里,提起阿拉贡的名字无人不恨,人们又对起义者充满强烈的同情,他的人民的大多数无论如何总是渴望变革。他们对运气和财富的重视程度总是高于对忠君爱国的重视程度,对他的境况的普遍舆论的重视程度总是高于对现实的重视程度。他积累起来的资金远不足以弥补用于国防的开销,而且只要战端一开,到处都会爆发起义和暴乱,他的全部收入会顷刻花光。他在意大利有许多敌人,没有一个可靠的和忠实的朋友。谁没有受到他的军队或阴谋的一两次伤害呢?正如过去的经验和西班牙王国

的情况所示,在他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除了慷慨的允诺和准备增援的大话——而成效总是甚微甚迟——以外,他不可能希望从西班牙获得任何其他援助。许多对他的王室的灾难的预言增加了他的恐怖,这些预言在不同的时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它们一部分是通过新发现的古典作品,一部分是通过人们的语言,得以展示。这些人对目前状况经常缺乏信心,想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在繁荣时期人们很少相信的事情,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却无人不信了。由于受到这些思虑的折磨,而且对于他来说,恐惧似乎远远大于希望,所以他认识到,对这些危险的唯一补救方法或是凭借着尽快与法国国王达成一个协定,将这类念头从他的心中驱走,或是消除刺激他发动战争的某些原因。他在法国已有了几位特使,他将他们派到那里是为将他的二儿子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的女儿夏洛塔(Ciarlotta)嫁给苏格兰国王商定婚约。因为这位姑娘是查理的一位表妹,且在法国宫廷中长大,所以必须在那里处理这件事情。费尔迪南德就这些事务给予这些特使进一步的指示,除此之外,还派加米罗·潘多内(Cammillo Pandone)赴法国,在此之前,他曾为查理去过法国。他私下里向贵族奉送了大量礼品和贿赂,如果没有平息法国国王怒气的其他方式,那么,他将竭尽所能凭借着向他提供贡物清单和作出其他屈从的象征与法国国王媾和。再进一步,他不仅竭尽全力、用尽全权进行干预,以解决有关被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所购买的城堡的争端,——他悲叹道,维尔吉尼奥的固执、顽固是所有动乱的原因——而且为一门婚事与教皇重新开始谈

判。但是,他的主要心思和注意力则是平息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怒气,消除他的疑虑,——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是所有麻烦的起源和主要发动者——因为他相信,是恐惧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导致他迈出如此危险的一步。由于将他自己的安危置于他的孙女的利益和她的孩子的安危之上,所以他通过各种渠道向罗多维科提出在乔凡·伽利佐和米兰公国的问题上接受他的一切要求。他不顾阿尔丰索的意见,阿尔丰索从罗多维科的天生胆怯中鼓起勇气,可他忘记了,胆小如鼠的人经由恐惧比大胆的人经由鲁莽更易于作出轻率莽撞的决定,他认为,使他从他的这些计划后撤的最好方式就是对他进行威逼和恐吓。

在克服了许多困难之后,——这些困难更多地来自维尔吉尼奥一方,而不是来自教皇一方——关于这些城堡的争论最终被解决了。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在被他的父亲为实现这一目的派往罗马之后,他插手签订了这一协定。双方同意,维尔吉尼奥应守卫城堡,为购买这些城堡付给教皇的钱应与曾付给弗朗西斯切图·希伯(Franceschetto Cibo)的钱一样多。桑西阿·阿尔丰索(Sancia Alfonso)的私生女也与教皇的幼子冬·吉奥弗雷多(Don Gioffredo)缔结婚约,虽然双方还过于年轻,不能完婚。条件是:冬·吉奥弗雷多应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去那不勒斯居住,作为嫁妆,他应接受斯奎拉切公国(Principality of Squillace),年收入为1万枚金币,并被授予由费尔迪南德支付开销的100人的军队的指挥权。这进一步证实了许多人所持的信念,即,教皇在法国所达成的协定大多是为了迫使这位阿拉贡人

屈从,这一目的已基本实现。费尔迪南德还试图与教皇结盟以共同防御法国,但是教皇提出许多困难,他只获得一个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承诺,即:如果费尔迪南德答应为教皇国做同样的事情,他就将帮助他保卫那不勒斯王国。当这一点确定下来之后,这位教皇就从他的领土上把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派来帮助他的武装力量打发走了。费尔迪南德在谈判中也获得同等的成功。在此之后,他开始对付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罗多维科在安慰其他王公的恐惧心理和鼓励他们的希望方面展示出完美的艺术。有时他表示他不同意这位法国国王有威胁整个意大利的意图;有时他提出他不得不听从法国国王对他提出的要求的借口,正如他所说,这是因为他占有热那亚,还因为他与法国王室具有古老的联盟:有时他答应费尔迪南德——有时他又分别答应教皇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竭尽全力劝阻查理,他的目的是在法国事务被决定并被计划好之前,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人们更易于相信他,因为他考虑了这一问题,即:将法国国王带入意大利对于他自己来说是如此的不安全,而且当他最终认识到这一危险的时候,他想后撤也似乎不可能了。

整个夏天都在这些讨论中过去了。罗多维科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事,即:在他避免得罪法国国王的同时,无论是费尔迪南德,还是教皇,还是佛罗伦萨人既不对他的承诺失望,也无需完全依靠它们。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在法国,人们为这次新的远征煞费苦心地做准备,法国国王对这次远征的热情日益增长,他几乎不顾所有贵族的劝告。为了使他通向成功的道路变得更加通

畅易行,他结束了与费尔迪南德和西班牙国王与女王伊莎白拉之间的争论,他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的统治者,而且以聪敏智慧闻名,也因这样一件事而闻名,即:将他们的王国带出剧烈的动荡,并将其带入一个最伟大的太平盛世和人人遵守法律的时代,还因为他们最近在一场持续了十年的战争中,为基督教世界重新赢得了格拉纳达王国(Kingdom of Granada),非洲的摩尔人占有这一王国几乎长达八百年之久。因为这一胜利,他们从教皇那里接受了——由于受到所有基督徒的认可和欢迎——天主教君主的称号。在这一与查理签订的协定中^①——双方在教会中最郑重其事地确认了这一条约,并公开宣誓遵守这一条约——规定,费尔迪南德和伊莎白拉(他们两人联名统治西班牙)既不能以直接的形式,也不能以间接的形式帮助阿拉贡人,不能与他们缔结新的姻亲关系,或凭借保卫那不勒斯以任何形式反对查理。为了获得这些承诺,查理开始做出某些让步,以换取还不是十拿九稳的收益,他不要对方支付任何金钱就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整个鲁西荣伯爵领地(County of Roussillon)归还给费尔迪南德,在许多年前,费尔迪南德的父亲、阿拉贡的国王约翰就将这两块地产抵押给了他的父亲路易。这对整个法兰西王国来说是最为有害的,因为这个伯爵的领地位于比利牛斯山脚下,因此,根据古代的边界协定,它是高卢的一部分,占领这一地区能阻止西班牙人从这一方面进攻。为了同一原因,查

^① 1493年1月19日的巴塞罗那条约。

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廉 (Maximilian) 国王缔结了和约^①, 并与他的儿子奥地利的菲利普大公缔结了和约, 菲利普大公与他既有旧的严重分歧, 又有新的严重分歧, 这些分歧的起源是: 他的父亲路易在查理去世的时候, ——查理是勃艮第的大公与佛兰德和许多其他相邻领地的伯爵——占领了勃艮第公爵领地 (Duchy of Burgundy), 阿图瓦伯爵领地 (County of Artois) 和他拥有的许多其他领地。结果是, 在路易与菲利普大公的唯一孩子玛丽 (Marie) 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 她在她的父亲去世之后不久, 就嫁给了马克西米廉。后来, 玛丽去世了, 她与马克西米廉所生的儿子菲利普继承了他的母亲的遗产, 他与法国的路易缔结了和约, 这更多的是出于佛兰德人的希望, 而不是出于马克西米廉的希望。为了巩固这一和约, 路易的儿子查理娶菲利普的妹妹玛格丽特为妻, 虽然她是一个未成年人, 可是人们还是把她带到法国去生活。在她于法国居住数年之后, 查理宣布与她断绝关系, 并娶安妮 (Anne) 为妻, 因为她的父亲弗兰西斯 (Francis) 死而无嗣, 所以安妮拥有布列塔尼公爵领地。因此马克西米廉受到双重损害: 即他女儿的婚姻破裂了, 在同时他也失去了自己的新娘, 因为在早先他已凭借着代理人 与安妮结婚。然而, 因为他还不够强大, 自己还不能进行这场作为这一侮辱之结果再次爆发的战争; 还因为佛兰芒人——他们在菲利普未成年时管理他们自己——拒绝与法国人交战, 又因为西班牙国王

^① 1493年5月3日的森利斯条约 (Treaty of Senlis)。

和英国国王与他们缔结了和约,所以他也同意与他们媾和。根据这一和约,查理将菲利普的妹妹玛格丽特——直到那时她还留在法国——与阿图瓦伯爵领地一起还给了菲利普,但是保留了一些城堡,只是做出这样一个约定,即在四年之后,在菲利普成年并能认可这一和约的时候,将它们还给他。在早先的与路易缔结的和约中,这些地产被指定为玛格丽特的嫁妆。

当法国与她的所有邻国缔结和约的时候,她就决定在下一年发动进攻那不勒斯的战争,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要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不断地催促法国人进行这些准备。他(因为人的野心是不断增长的)再也不只想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加安全,而是瞄准了更高的目标,他已打算趁着阿拉贡人遇到困难的机会将米兰公国完全转入自己的手中。为了给这一如此不仁不义的事情贴上某些正义的色彩,并更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御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他的外甥女、乔凡·伽利佐的妹妹比安卡·玛丽娅(Bianca Maria)嫁给了马克西米廉,他最近在他父亲死后继承了罗马帝国。作为嫁资,他答应分期付款给他40万枚金币,价值40万金币的首饰和其他财产。作为回报,马克西米廉——他更渴望得到金钱,而不是渴望与罗多维科结成家族联盟——答应由他最近结成姻亲的妻舅乔凡·伽利佐出资,将对他自己、他的孩子,及其后代子孙来说的米兰公国的封地权利给了罗多维科,仿佛这一公国自从菲利普·玛丽亚·威斯康梯(Filippo Maria Visconti)死后就总是缺少一个合法的公爵一样。他答应,只要支付了最后一笔欠款,就将完整的

特惠证书赠送给他。

当教皇党人(Guelphs)最后被逐出意大利的时候,威斯康梯——在意大利的教皇党人与吉伯林党人(Ghibellines)发生最残酷的内讧期间,他是米兰的贵族——由于是米兰之一部的领导人,成了整个米兰的主人(因为这几乎总是内战的结果)。在他们掌权多年之后,他们试图——根据专制政治的一般规律(以便使篡弑也有正义性)——赋予他们的命运以合法性的色彩,以后再以美好的称号为他增光。因此他们首先从罗马帝国皇帝——关于他,意大利当时只知道名字,而不知道他的权力——那里弄到了将军的头衔,后来又弄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代理人的称号;最后,乔凡·伽利佐——他已从他的岳父、法国国王约翰那里接受了维尔图伯爵领地——将他自己称为维尔图的伯爵(Conte di Virtu),又从神圣罗马帝国的文赛斯拉斯(Wenceslas)国王那里为他和他的子孙后代得到了米兰大公的头衔——在这一公国中,将依次被他的儿子乔凡·马丽亚(Giovan Maria)和菲利普·马丽亚(Filippo Maria)所继承。菲利普死后也没有子嗣,在他的遗嘱中,他将阿拉贡和那不勒斯的阿尔丰索国王立为他的继承人,其根据是,在他将阿尔丰索释放之后,后者与他形成的伟大友谊,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持米兰公国——它具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捍卫者——不会受到威尼斯人的侵占,他们已经看到威尼斯人有意要这样做了。无论如何,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他是那一时代的一位最杰出的将军,无论是在外交艺术还是军事艺术方面都具有天赋,在当时,无论

是错综复杂的机遇,还是他自己的要统治别国而不是要信守协定的决心,都对他大有帮助——派军队攻占了米兰公国,宣布它为他的妻子比安卡·玛丽娅(Bianca Maria)所有,她是菲利普·马丽亚的私生女。据说在此之后不久,他能以相当便宜的价格从弗里德里克皇帝那里获得一块封地。但是,他对这块封地不屑一顾,他肯定自己能以第一次获得米兰公国的军事外交艺术保住它。他的儿子伽利佐没有得到封地,他的孙子乔凡·伽利佐也没有得到封地。因此,罗多维科对于他活着的外甥来说,不仅是罪犯,而且凭借着这样一个推论,损害了人们对他的已故父亲和哥哥的记忆,即: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是米兰的合法大公,而且他从马克西米廉那里获得了这块封地,就好像这个国家回归到帝国时期一样,他还摘取了米兰的第四位大公,而不是第七位大公的头衔。然而,在他的外甥还活着的时候,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些活动。除此之外,他常说,——他将波斯的阿塔西尔西斯国王(Ataxerxes King)的弟弟居鲁士(Cyrus)当作他的榜样,并以许多合法权威的意见支持他——虽然他在年龄上比他的哥哥小,但却是在他父亲成为米兰大公之后的第一个儿子。他在《帝国特惠书》(Imperial Privilege)中表述了这两个论点。为了掩盖罗多维科的贪婪,——虽然是以一种荒谬的形式——在不同的信中他又补充说,将一个国家给予任何在从前根据其他人的许可持有它的人,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习惯;因此马克西米廉拒绝了罗多维科的要求,即乔凡·伽利佐应占有这块封地,因为后者已从米兰人的手中拿走了这一公国。罗多维科与马克

西米廉的新的家族联盟,导致费尔迪南德希望他与法国国王的友谊会变得冷淡起来,他猜想,他与一个敌手的联盟——为很多的美好原因而与一个敌人结成联盟——与他交出如此之多的金钱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将在他们之间产生不信任;而罗多维科由于从这一新的关系中汲取了勇气,将更不怕与法国人分离。罗多维科以非凡的技巧维持着这些希望,然而(这正是他的聪明智慧和灵巧机敏之处)与此同时,他既与费尔迪南德及意大利的其他统治者保持着关系,又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法国国王保持着良好关系。费尔迪南德还希望威尼斯人的元老院——他已向其派出大使——将反对一位比他们自己强大得多的君王进入他们在实力和威望方面居于最高地位的意大利。西班牙的君主也给他以希望和鼓励,答应他,只要他们无法以他们的权威和劝说阻止法国人远征意大利的话,就给他以强大的支援。

在另一方面,法国国王当时正努力排除他在阿尔卑斯山这一侧遇到的障碍和困难,而现在,他又不得不处理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障碍和困难。因此,他派出了巴斯奇家族的佩龙(Perron de Baschi)前往意大利,他是一位相当熟悉意大利事务的人,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是在安茹的琼(Jean d'Anjou)手下供职。他将法国国王要收复那不勒斯王国的决定传达给教皇、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并敦促他们都与他结盟。但是,他所能带走的只是一些希望和笼统的答复,因为战争计划只是为下一年制订的,所以任何人都不愿这么早暴露他的意图。这位法国国王还召见了佛罗伦萨的代言人,——这位代言人将费尔迪南德的承诺送给他,即向他再次保证他们到那时决不支持阿拉贡人——要求他

们向他作出承诺,即允许他的军队自由通过他们的领土,并向他的军队提供粮草,而他不支付所欠的任何费用,他还说,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法兰西王国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友谊的象征,佛罗伦萨共和国还应送给他他所要求的一百名士兵。虽然这些代言人向他指出,在他的军队实际进入意大利之前,他们宣布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具有重大危险,他们还向他指出,他无论如何能依托这座城市做任何与他们与法国国王之间的长期友谊和忠贞不渝相一致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法国人的狂暴所迫,答应了他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法国人就以停止佛罗伦萨的贸易相威胁,在这个王国,这一贸易是相当重要的。正如后来人们了解的那样,法国国王就是根据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建议才这样做的,他当时就是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之间所进行的全部谈判的向导。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力劝费尔迪南德说,这些要求与战争的结果无关宏旨,而且可能会对他更有用,因为皮埃罗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仍可与查理为友,所以仍可为解决某些争端居间调停。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如果佛罗伦萨的商人被从法国驱除出境的话,人们的刻骨怨恨就会落到他的头上。他说,这是一个有关良好信誉的问题,是联盟的主要基础,联盟的每一方都应耐心忍受一定程度的麻烦,以便另一方不会招致更为严重的损失。但是,费尔迪南德在考虑到如果佛罗伦萨人放弃了他、那么他的安全和名誉会受到何等严重的削弱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些论点,而且他抱怨说,皮埃罗的恒心和诚心不应如此之快就跌落到他的希望值以下。因此,皮埃罗——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保持与阿拉贡人的友谊——尽力设法让法国人等待他们急

需的答复,最后,他对法国人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意图将通过新大使传达给他们。

在这一年的年底,教皇与费尔迪南德之间的联盟开始受到削弱,这既是因为教皇希望凭借造成新的困难从费尔迪南德那里获得更大的让步,又是因为他认为他能以这种方式劝诱他,迫使在文科利(Vincoli)的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Cardinal of San Piero)服从他。这位教皇急切盼望这位红衣主教来罗马,并将红衣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费尔迪南德和威尼斯人作为他的安全的保证人提供给他。由于奥斯蒂亚城堡的重要性[因为在罗马附近,他拥有龙奇廖内(Ronciglione)和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他在教皇宫廷中所享有的威望,最后,由于他对变革的热心和他的勇敢面对任何困难、决心一下则毫不退缩的执著精神,教皇对他的缺席感到非常不安。费尔迪南德有效地论证说,他不能强迫文科利回归教皇的统辖,因为他对教皇是如此怀疑,以致任何保证都不足以使其甘心冒险。费尔迪南德还对他与教皇之间的交往大发牢骚,教皇总是为在事实上是其他人的过错责备他。教皇认为,维尔吉尼奥是根据费尔迪南德的建议并用他的金钱买下这些城堡的,而且交易是在他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正是他使维尔吉尼奥与教皇达成一致,并以补偿的形式支付了购买这些城堡的资金。这位教皇并不接受这些辩解,而是继续以刻毒甚至近乎威胁的词语抱怨费尔迪南德,所以他们之间的和解似乎不可能有永久的基础。

第六章

[法国国王驱逐了阿拉贡的费尔迪南德的大使。费尔迪南德之死。作者对他的评价。教皇与阿拉贡的阿尔丰索之间的联盟。使阿尔丰索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相和解的尝试,后者的装腔作势。法国国王的特使试图从佛罗伦萨人那里搞到一纸他们与法国人结盟或至少为法国军队提供友好的帮助的保证。查理八世请求教皇宣布他为那不勒斯国王。教皇的答复。佛罗伦萨政府对法国国王之说客的答复。法国国王对皮埃罗的愤怒。威尼斯的中立。]

在这种气氛中,在乱纷纷的时局中,——这一时局明显趋于新的动乱——1494年到来了(我是根据罗马历来计算这一年的起始的),对于意大利来说,这是最不幸的一年,而且确实是不幸年代的起始,因为它为无数的可怕灾难开辟了道路,这些可怕的

灾难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年初,查理——他根本无意与费尔迪南德媾和——命令费尔迪南德的大使作为一个敌对力量的代表离开法兰西王国。实际上,与此同时,费尔迪南德死于急性黏膜炎,与其说他因年老而死,不如说他因焦虑而死。他是一位以小心谨慎和勤奋刻苦而著称的国王,凭借着这种精神,又借助好运气,他在巨大的困难面前维持着由他父亲收复的王国,——这些困难在他执政之初就已产生——并将这一王国培育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程度,以致在过去的许多年代里,没有几个国王享有这种强大的实力。如果他以相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统治的话,那么他仍是一位好国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像大多数君王一样,也无法抵抗权力产生的暴力,并且改变了他的统治方式,或正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他早先以极高的技巧掩饰的真实特性暴露出来了。而且他因背信弃义和残酷暴虐而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以致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认为这种残酷行为当值野兽之名。

费尔迪南德的死对于意大利的共同事业似乎肯定是有害的。除了他要不遗余力地阻止法国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一事实以外,毫无疑问,要想让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对阿尔丰索的傲慢和严酷性格让步,比劝他重续与费尔迪南德的友谊更为困难,费尔迪南德在过去经常倾向于让斯福尔扎自行其是,以便于他没有与米兰公国发生争执的理由。除了其他所有事实之外,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即当阿尔丰索的女儿伊莎贝拉去与她的丈夫相会的时候,罗多维科与她一见钟情,而且想把她从她的父亲

身边夺过来，做自己的妻子。为了这一目的，他使尽一切阴谋诡计，——在整个意大利，人们都相信这一点——所以，乔凡·伽利佐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无法完婚。费尔迪南德同意此事，而阿尔丰索反对此事，所以罗多维科在失望的情况下娶了另一位妻子。当他们夫妻双方有了孩子之后，他把他的全部心思都转向将米兰公国传给他们。某些人也写道，费尔迪南德准备忍受任何痛苦和侮辱以避免即将到来的战争，所以他决定，只要天气允许，就乘坐轻型战舰在热那亚登陆，此后走陆路到米兰，满足罗多维科的任何希望，并将他的孙女带回那不勒斯。他的希望是，除了实际的结果之外，他的安全完全依赖于罗多维科，这一公开的供认将使他的心变软，因为众所周知，他显露出来的一个极大野心是要充当意大利的仲裁者和实际上的神使。

然而，阿尔丰索在他的父亲死后就立即向教皇派出四名大使。后者在当时就表现出这样一种迹象，即希望重新实现他与法国建立友谊的理想。在一张由红衣主教团签署的教皇诏书中写道，他最近应法国国王的要求，答应将红衣主教的教阶赐给圣·马洛的主教，他自己还与米兰大公联合出资聘用普罗斯佩罗·科罗纳（Prospero Colonna）——他从前是法国国王的军官——和一些其他军事指挥官。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与阿尔丰索达成一项协议，因为阿尔丰索出于稳住他，并使他与自己联合起来进行防御的希望，而向教皇作出重大的让步。因此他们公开达成一项协定，即在他们之间应有一个联盟，其目的在于双方的确定数量的军队共同防卫他们国家。教皇应授予阿尔丰

索这一王国的封地,并削减其贡赋,——只有费尔迪南德才终其一生从前几任教皇手里获得了这些特权——还应派一位教皇的使节为其加冕。他应使冬·恩里克(Don Enrico)——他是阿尔丰索的非婚生兄弟——的儿子罗多维科成为一位红衣主教,他后来成为阿拉贡的红衣主教。法国国王应立即付给教皇3万枚金币,并应将在这一王国中的一块年收入为12000枚金币的土地割让给甘迪亚的大公(Duke of Gandia)^①,还要将头七个主要官位提供给他。在这位教皇的有生之年,甘迪亚的大公应被委任指挥由法国国王出资雇佣的300名军人,他应带领这支军队为他们服务。冬·吉奥弗雷多(Don Gioffredo)——他实际上将作为他的父亲的良好信誉的一个人质,去与他的岳父一起生活——除了在第一个协定中,法国国王允诺他的全部东西以外,还要接受首席书记官的职务,它同样是我们所说的七个主要官职之一。来自这一王国的封地的收入将归于教皇的儿子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他的父亲最近将他提升为红衣主教。将一个私生子提升到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是不正常的。为了清除这一障碍,教皇以伪证证明他是某个其他人的婚生儿子。而且,在这些谈判中,代表法国国王的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Virginio Orsino)许诺,如果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红衣主教拒绝来罗马,那么法国国王将帮助教皇收复奥斯蒂亚(Ostia)的要塞。但是,法国国王说,是在他不知晓或不同意的情况下,维尔

^① 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冬·吉奥弗雷多(Don Gioffredo)——在后几行文字中将会提到他——是这位教皇的小儿子。

吉尼奥作出这一承诺。他感到,在这种危险的时刻,使这一红衣主教成为他的敌人是轻率鲁莽的,在热那亚的政治事务中,这位红衣主教是强大的,——在他的鼓励下,阿尔丰索想对热那亚的政治事务有所企图——因为在所有这些动乱中,可能会产生一个总理事会的问题或对教宗有害的其他问题,所以他尽其所能地调节红衣主教与教皇之间的关系。然而,因为如果文科利不回罗马,后者将不会同意任何事情,还因为这位红衣主教下定决心,绝不将他的生命安全寄托在加泰罗尼亚人的阉词之上,所以正如他常说的那样,阿尔丰索的希望和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假装一定接受所谈条件之后,这位主教突然在夜幕掩护之下登上一艘双桅战船,离开了奥斯蒂亚,他身后的这座城堡仍然戒备森严。在一开始,他在萨沃纳(Savona)逗留数日,后来又在阿维尼翁(Avignon)稍作盘桓,——他是这座城市的教皇使节——最后来到里昂,查理最近刚到这座城市,在此他可更轻而易举、更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作准备。他已公开宣布他有意亲自指挥这场战争。法国国王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欢迎这位主教,这位主教又与那些试图在意大利制造动乱的人结成联盟。

阿尔丰索——对于他来说,恐惧和危险已成了一位良好的教师——以由他父亲开启的努力尝试追随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向他作出了相同的让步。斯福尔扎以他惯有的方式巧妙地用各种希望安慰他,但是又让他理解这一点,即他不得不以极其巧妙谨慎的方式行事,以便计划好的反对其他人的战争不会掉转头来反对自己。在另一方面,他从未停止催促法国人加快进

行战争的准备。为了更有效地完成此事和更牢靠地确定已安排好的细节,也为了不耽误这些计划的执行,他将他的私生女的丈夫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里佐(Galeazzo da Sanseverino)派往法国,——据说法国国王曾召见他——他非常偏爱和信赖这位女婿。

根据罗多维科的建议,查理将四位代表派到教皇那里,委托他们在通过佛罗伦萨的时候,请佛罗伦萨人宣布这一共和国的意图。这些人是贝劳德·奥毕尼(Beraud Aubigny),——他是一位苏格兰指挥官——法国的将军,普罗旺斯议会的主席和他在前一年就派往法国的巴斯奇家族的佩龙。根据绝大多数都是在米兰拟就的对他们的指令,这些代表在佛罗伦萨和罗马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国王是安茹王朝之继承人的原因,而且因为查理一世的血缘已经中断,他们提出占有那不勒斯王国的要求,他们还传达了他要在那一年亲自进入意大利的决定,——这并不是要占有任何属于其他人的东西,而拥有本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然而,他的终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占领那不勒斯王国,而只是将它当作这样一个时机,即:为了基督教的更大的光荣和声誉,在此之后将他的军队调转过来进攻土耳其人。在佛罗伦萨,他们向人们解释,法国国王是何等地仰仗这座已由查理大帝重建的城市,国王的祖先、乃至近期他的父亲路易在由教皇西克斯图斯(Sixtus)、后来又由费尔迪南德国王、目前又由阿尔丰索国王,以不义的方式发动的反对他们的战争中,总是特殊照顾这座城市。他们重新提起佛罗伦萨人通过在法兰西王国的商贸活动积累起

来的巨大财富,在法国,他们就像法国人一样得到良好的待遇并享有优惠。与此相同,当法国国王统治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们希望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同样的收益和优惠,而与此相反,他们从阿拉贡人那里除了受到伤害和冒犯以外,从来一无所获。这些使臣要求,他们应给出在这一事业中与法国国王合作的某些表示;如果他们被某些正义事业所阻而无法这样做的话,他们也至少应该允许法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并向法国军队提供粮食与军需,法国军队将付给他们金钱。他们与佛罗伦萨共和国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在私下里又提醒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使他想到路易十一给予他的父亲和他的祖先许多好处和荣誉,——在危险的时候,尽力维护他们的崇高地位,而且作为友谊的象征,以法国王室的徽章为他们的军队授勋。在另一方面,费尔迪南德——他不满足于公开以武力进攻他们——已邪恶地参与了地方阴谋活动,在这一阴谋活动中,他的叔叔被杀,他的父亲劳伦佐受了重伤。^①

他们提醒教皇,请他注意法国王室为教宗所作的长期服侍和对教宗的忠贞不渝的态度,——无论是古代史还是现代史,都可为这一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与此同时,也请他注意阿拉贡人的顽梗和家常便饭一样的违抗圣旨的习惯。他们请教皇将那不勒斯王国作为查理的合法财产分封给他,并向教皇许诺,如果他支持这一远征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向他提供远大的前程和

^① 1478年的帕兹阴谋(Pazzi Conspiracy)。

报偿，——像为任何其他原因决定进行这次远征一样，他们也是通过他的鼓励并根据他的权威进行这次远征的。教皇回答说，因为他的许多前任已将这一王国分封给阿拉贡的三位先后相继的国王，既然将这一王国分封给了费尔迪南德，阿尔丰索继承这一王国就是名正言顺的了，所以在合法权威宣布将这一王国的所有权归于查理更好以前，要他将这一王国分封给他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将这一王国分封给阿尔丰索无损于法国，它可以在历史背景中得到详细说明，所以他应不带偏见地理解这一分封问题。他提醒他们说，那不勒斯王国绝对归教宗所有，还说他不相信法国国王想做有害这一权威的事情，——因为如果他进攻这一王国，那么他将违他的前任的惯例，而他的前任总是他的坚定的捍卫者。试图通过合法程序证明这一分封有根据——如果他具有一个要求的话——与他的尊贵地位和高尚道德更为相称，他（这位教皇）作为这一王国的最高封建领主和这一案件的唯一判官准备管理这一王国。一位最虔诚的国王不应向罗马教皇要求任何他的部下禁止让与的更多的东西，也不应在基督教君王之间挑动战争和暴力冲突。他指出，即使法国国王想另寻门径，那也是极为困难和危险的，因为阿尔丰索与佛罗伦萨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关系，——他们的联盟将整个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拉向它一边——还因为如此之多的贵族忠于那不勒斯国王，他们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罗马的门户。虽然他自己已决定不放弃与阿尔丰索结成的联盟，但他还是尽量不使他们完全失望。

在佛罗伦萨，人们对法国人有非常强烈的好感：有如此之多

的佛罗伦萨人在法兰西王国进行贸易；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但却并不真实的传说，即：在哥特人的托梯拉国王（Totila King）将这座城市摧毁之后，查理大帝又将其重建起来；作为教皇党人的他们的祖先与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一世及他的许多后代子孙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历久弥新的联盟，他们从来都是意大利教皇党的保卫者；最后，人们还有对这些战争的记忆，这首先是由老阿尔丰索发动的对这座城市的战争，后来在 1478 年，费尔迪南德又发动了对这座城市的战争，他还派他的儿子阿尔丰索亲自参战。因此，所有平民百姓都要求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导人允许法国军队自由通过他们的领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明智和最有名望的公民也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允许法国军队自由通过他们的领土，他们认为，为了其他人的争执与法国国王这样一个人和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作对——如果没有得到威尼斯元老院的实际允许，这支军队也将在米兰公国的支持下进入意大利，至少米兰人不会反对他们——而将一场如此危险的战争引入佛罗伦萨领土是极为轻率、鲁莽的。他们以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的例证支持他们的主张，在他那个时代，他被视为意大利最明智的人之一。在安茹的琼（Jean d' Anjou）与费尔迪南德之间进行战争期间，虽然教皇和米兰大公支持后者，科西莫却总是劝告人们说：这座城市不应与安茹作对。他们提醒人们注意皮埃罗的父亲劳伦佐的例证，无论何时，只要一有安茹人要重新回来的谣言，他就总是支持这一相同的政策。他们提醒人们注意当受到法国人的实力的警告时他经常使用的词汇，尤其是在

这位国王获得布列塔尼之后,这些词汇是:如果这位法国国王一旦认识到他自己的实力,意大利将面临可怕的灾难。但是,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他更多地是以他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凭借着小心谨慎和深谋远虑判断事物,而且刚愎自用,他确信这件事将只能以吵吵嚷嚷、莫衷一是告终,而不会得出任何实际的结果,他又受到他的某些大臣的鼓励,据说,阿尔丰索的礼品使这些大臣腐败了——决定继续维持与阿拉贡人的友谊。结果是:由于他具有强大的实力,所以所有其他公民都同意他的主张。我可以根据受到尊崇的权威的话说,皮埃罗并不满足于他父亲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获得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大到这种程度,即:所有的地方行政官都根据他的意愿进行选拔,他们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的情况下从不对更重大的事宜作出决定——继续追求更加绝对的权力和君王的封号。因此,他并没有明智地考虑这座城市的地位,这座城市在当时是强大的和富有的,而且几个世纪都为共和国的公共机构提供最重要的公民,这些公民习惯于以平等一员的身份而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参与政府的工作。因此,这座城市可能不会容忍一个如此重大的和突然的带有大量暴力的变故。为了这一缘故,皮埃罗——他知道,他必须寻找一些非同寻常的基础来支撑他的野心——与阿拉贡人紧密地联合起来,并决定将他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为维护他的新公国创造一个强大的支撑。

说来也巧,就在法国大使到达佛罗伦萨几天之前,劳伦佐和美第奇家族的乔凡尼(Giovanni de' Medici)——他是一位与皮

埃罗密切相关却因幼年时的不和而非常敌视他的极为富有的年轻人——通过科西莫·茹瑟莱(Cosimo Rucellai)——他是皮埃罗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并通过他与法国国王进行的旨在反对皮埃罗的统治的某些谈判被公之于众了。地方长官将他们逮捕,但是又轻率地将他们释放了,并将他们驱赶回家,因为最有经验的公民劝告皮埃罗说——虽然劝动他非常困难——最严厉的刑罚不应用在他自己家人的头上。但是,因为这件事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决意要打倒他,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更有必要坚持他早先的决定。因此,法国特命全权公使收到一封用婉转精巧、充满敬意的词汇写成的回信,但是这封回信没有他们所欲求的结论。这封回信一方面告诉法国全权公使,佛罗伦萨人与法国王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友谊,他们也非常愿意讨这位如此荣耀的国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告诉这些公使阻碍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的障碍。对于王公贵族和共和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不守诺言、背信弃义更卑鄙了,而他们若不背信弃义又无法满足他的希望,因为他们根据他的父亲国王路易的权威与费尔迪南德结成的联盟仍然有效^①,这一盟约有一款规定:在费尔迪南德死后,这一条约对阿尔丰索仍然有效,它还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即:他们不仅应该协助那不勒斯的防卫,而且应该拒绝任何人通过他们的领土进攻这座城市。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极为遗憾,但是希望这位最明智、最

^① 路易十一世,查理八世的父亲。

正义的国王在得知他们的友好意向之后，将把他们不能帮助这件事情归罪于这些障碍，并承认他们是正义的。法国国王对这一答复勃然大怒，他立即将佛罗伦萨的公使从法国驱逐出去，而且根据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建议，只把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银行的官员从里昂驱逐出境，而没有将其他商人驱逐出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理解他将这一对他的伤害归罪于皮埃罗本人，而不是归罪于一般的公民。

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列强现在都发生了分裂，一些支持法国国王，另一些反对他，只有威尼斯人决定保持中立，平静地等待这一事情的结果。无论是因为希望通过其他国家的长期战争扩张威尼斯的领土而坐视意大利陷入动乱毫无遗憾，还是因为其自身强大而不怕成为胜利者的轻易可捕捉到的猎物，并将不必要地加入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视为轻率鲁莽。费尔迪南德不断地催促他们归向他一方，法国国王无论是在这一年还是在前一年都向他们派出公使，这些公使论证说，在他们两国之间只存在友谊和善意，而且在所有场合双方都有好感和善良的官员。这位国王——他希望进一步增进这一友好关系——请最明智的元老院进一步劝告执政者并支持他的远征。他们简要而慎重地回答了这一请求，他们说：这位最受尊敬的国王是如此明智并具有如此严肃和慎重的顾问为其参谋的优势，以致他们再向他建言献策就过于放肆了。他们还补充说，因为他们与法国国王总是具有友谊，所以威尼斯元老院对他碰到任何好运都感到非常高兴。因此，他们对无力将他们的友好感情转化为行动感到非常

惋惜。但是,土耳其国王不断地惊扰他们,因为他有攻击他们的意念和时机,而且他们被迫不得不以高昂的军费保卫那些与他接近的诸多岛屿和海岸线,被迫不得不尽力避免卷入与其他列强的战争。

第七章

[法国国王为远征那不勒斯王国所作的准备和阿尔丰索为保卫那不勒斯王国所作的准备。阿尔丰索对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表现出敌意。阿尔丰索的战争计划和作战方案。教皇在阿尔丰索的帮助下占领了由罗维里的红衣主教 (Cardinal della Rovere) 的军队据有的奥斯蒂亚要塞。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凭借着向教皇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保证他具有要和平的愿望,使他们在支持阿尔丰索这件事上举棋不定。教皇与那不勒斯国王之间就共同防御达成协议。法布里兹奥 (Fabrizio) 和普罗 Sperone 佩罗·科罗纳 (Prospero Colonna) 的被委任。]

比这些公使的言语和他们收到的答复更为重要的是,在陆地和海面各处为战争所作的准备。查理将他的侍卫官乌尔菲的皮埃尔 (Pierre d'Urfe) 派往热那亚,——在阿多尔诺派 (Adorno

faction)和费斯科家族的乔凡·吕吉(Giovan Luigi dal Fiesco)的支持下,米兰大公统治着这座城市——去筹备一支以巨型战舰和狭长划艇组成的强大舰队。他已在维勒弗朗什和马赛装备了其他战舰。因此,在法国宫廷有谣传说,查理试图像安茹的雷内(Rene d'Anjou)的儿子琼进攻费尔迪南德那样从海上进入那不勒斯王国。在法国有许多人认为,由于这位国王的无能,正在鼓励他发动战争的那些人的卑鄙天性和资金的短缺,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将化为虚有。尽管如此,由于这位国王对这场战争的热情,——最近,他根据与他最亲近的人的建议,篡夺了耶路撒冷国王和两个西西里岛的国王的头衔(它原归那不勒斯国王所有)——人们还是以极大的干劲和精力,以征集资金、组织军队和与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里佐(Galeazzo da Sanseverino)一起,决定最后的作战计划来为战争作准备,他掌握着密封在他的心中的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所有秘密和意图。

在另一方面,阿尔丰索——他从未停止在陆地和海上为战争作准备——认为再让他自己受罗多维科给他的希望的欺骗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认为对他进行恫吓和袭击比尽力再向他作出保证并安慰他要好得多。所以,他命令米兰公国的全权公使离开那不勒斯,并将他自己的公使从米兰召回,还占领了巴里公国(Duchy of Bari),——它作为费尔迪南德的一个礼品被罗多维科占有多年——并没收了他的岁入。他对这些敌意(而不是侮辱)的公开表示也非常不满,但是,他还是竭尽一切努力引诱热那亚城脱离米兰公爵。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

问题,因为如果这一城市的效忠对象发生了变化,他就会非常轻而易举地使米兰政府掉转头来反对罗多维科,而法国国王也会失去从海上侵扰那不勒斯王国的机会。因此,他与红衣主教保罗·弗雷格索(Paolo Fregoso)——他曾是热那亚的总督,而且有许多相同的家族追随他——费斯科家族的奥毕托(Obietto dal Fiesco)——他们两者都是那一城市及其相邻沿海地区的一个相当大的派别的领导人——和阿多尔诺(Adorno)家族的某些人——他们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热那亚——秘密达成协议;他计划以强大的舰队作为后盾,使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官复原职。正如他通常所说的那样,他可凭借着先发制人和佯攻赢得战争。与此相同,他决定亲自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进入罗马尼亚,此后再进入帕尔马地区。在此举起他的旗帜并赞扬乔凡·伽利佐(Giovan Galeazzo)的名字,他希望米兰公国的人民起来反对罗多维科。虽然这些尝试可能会遇到困难,他将战争应在远离他的王国的地方展开这一点看得非常重要——他应在冬季到来之前在伦巴第上船进攻法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只在意大利的战争中获取了经验,在这些战争中,军队通常要等到草长起来才能喂马,所以在四月底以前从来不交战,因此,他以为在冬季法国人将保持一种友好的态度,直等到春天来临。他希望这一时间的拖延可能会产生能挽救他的某些事件。他还将公使派往君士坦丁堡去寻求帮助,以抵御他们共同面对的来自拜占庭土耳其奥托曼王公的危险,因为据说查理在征服了那不勒斯之后要侵略希腊。他知道拜占庭不会低估这一威胁,因为土耳其人记得在

过去由法国人为攻击异教徒进行的入侵亚洲的远征,而且非常惧怕他们的军事力量。

在双方正安排这些事宜的同时,教皇派皮蒂利亚诺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尼科洛·奥尔斯尼(Niccolo Orsini)指挥他的军队,在阿尔丰索的支持下,从陆地和海上开往奥斯蒂亚。他们毫不费力地攻占了这座城堡,当这座城堡的司令官在几天之后通过作为调解人的法布里兹奥·科罗纳(Fabrizio Colonna),经罗马行政长官和在文科利(Vincoli)的圣·皮埃罗红衣主教的兄弟罗维里家族的乔凡尼(Giovanni della Rovere)的同意投降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堡。在交换防务时,双方达成协议,如果这位行政长官或红衣主教没给他新的理由,这位教皇就不能以精神的或世俗的军队迫害他们。这位红衣主教将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留在法布里兹奥手里,协定允许法布里兹奥根据同一条款占据这一城堡,却要向教皇交付1万枚金币。

在罗多维科·斯福尔扎通过萨沃纳的路上,这位红衣主教告诉他,阿尔丰索正根据他的意见并凭借着他的调停,与热那亚的流亡者密谋着什么,罗多维科向查理说,这对他自己的计划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并劝他将2000名瑞士人派往热那亚,立即派奥毕尼(d'Aubigny)率领300名长矛骑兵进入意大利,奥毕尼在根据法国国王的命令从罗马回国的途中在米兰曾作逗留。如果对于他们来说有这样做的必要或机会的话,他们就准备做这些事情来保卫伦巴第并向前进击。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由法国国王出资招募的归盖亚佐伯爵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乔凡·佛朗

西斯科(Giovan Francesco da Sanseverino)、米兰多拉伯爵伽罗特·皮科(Galeotto Pico)和贡扎伽家族的李多尔夫(Ridolfo da Gonzaga)指挥的500名意大利军人,再加上米兰公爵答应给他的500名意大利军人。与此完全相同,罗多维科以他的通常的狡诈,仍在继续向教皇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保证,他在意大利争取和平与宁静的愿望,他给他们各种希望,即:很快就将有这一事实的清晰的证明。他诚挚而庄重陈述的东西,几乎不可能在决意相信对立面的心灵中产生任何怀疑。即使他们不再相信他的承诺,他对他的承诺的确认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他的对手的准备过程。教皇和皮埃罗非常乐于进攻热那亚,但是因为这将是对米兰公国的一个直接进攻,当阿尔丰索请教皇将他的战舰和军队与他在罗马尼阿的战舰和军队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位教皇同意,为了他们在罗马尼阿的共同防御事业,他们的军事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但是再也不多走一步了。而且他又在派遣战舰的问题上发难,说这还不是将罗多维科驱入这样一种绝境地的时候。他请求佛罗伦萨人允许皇家舰队在里窝那停泊并准备食品,这些佛罗伦萨人为了同样的原因犹豫不决。在因他们与费尔迪南德的联盟拒绝了法国国王的要求之后,在他们被必要所迫之前,除了被这一协定制约,他们不愿做更多的事情。

当进一步拖延再也不可能的时候,这支舰队最后在海军上将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的指挥下离开了那不勒斯。阿尔丰索本人在阿布鲁齐(Abruzzi)集合他的军队以便进入罗马尼阿,但是,在他多走任何一步之前,他认为应该与教皇(他与他

想的一样)讨论一下,为了他们的共同安全,他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于是,在7月13日,他们在维科瓦罗(Vicovaro)相见,——这是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Virginio Orsino)的一个领地——他们在此逗留三天,在达成完全一致以后离开此地。在这次会见中,根据教皇的建议,双方决定:法国国王本人不应再多走一步,但是他的那一部分军队——据法国国王所说,这部分军队由将近100个步兵中队(每个中队20人),3000名弓箭手和轻骑兵组成——应与他一起留在接近策勒(Celle)和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的阿布鲁齐的边界,以保卫教会国家和他自己的国家。维尔吉尼奥将留在罗马地区来抗衡科罗纳家族——出于对他的惧怕,在罗马应留下教皇的200名士兵和法国国王的一部分轻骑兵。卡拉布里亚的费兰多公爵(Ferrando Duke,这是给与那不勒斯国王的长子们的头衔)将和70个步兵中队及其余的轻骑兵和大多数教皇军队去罗马尼亚,他只将这些军队用于防御。这位大公——他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必须与法国皇家军队的司令官、特里乌尔兹家族的乔凡尼亚科普(Giovaniacopo da Triulzi)和皮蒂利亚诺的伯爵在一起,以便对年幼和缺乏经验的他予以指导。皮蒂利亚诺的伯爵早先为教皇服务,后来又为法国国王服务,他们两人都是具有很高声誉和丰富经验的指挥官。

费兰多的存在对于进击伦巴第来说似乎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与乔凡·伽利佐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与他有双重关系,一方面他是他的姐姐伊莎贝拉的丈夫,另一方面他是他的母亲伊波

丽塔(Ippolita)的兄弟伽里佐的儿子。教皇与阿尔丰索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科罗纳家族的问题,显而易见,他们正计划作出某些变更。普罗斯佩罗和法布里兹奥受雇于已故法国国王,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土地和荣誉;在这位国王死后,普罗斯佩罗——尽管对阿尔丰索做出许多承诺,即他愿意为他服务,——已通过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Ascanio)的媒介开始即为教皇服务,又为米兰大公服务;当教皇对他提出请求的时候,他马上拒绝接受正是来自他的委任。如果普罗斯佩罗和整个科罗纳(Colonna)家族的情况没有首先稳定下来并得以确保,法布里兹奥(Fabrizio)——他仍在为阿尔丰索服务——在看到教皇和法国国王对普罗斯佩罗发怒之后,当时正在对与卡拉布里亚大公一起进入罗马尼阿制造困难。这是他们为他们的困难提供的借口;但是在私下里,他们已在为法国国王服务。他们与阿斯卡尼奥的亲密友谊激励他们这样做,阿斯卡尼奥在消除对教皇的疑虑的前几天已离开罗马,并在他们的领地避难;这是凭借着对更大收益的希望,而且更多的是出于这样一种妒忌心,即除阿尔丰索之外,维尔吉尼奥·奥尔西斯诺(Virginio Orsino)应居首位,而且应在他的美好未来中占有一个更大的份额。

为了在他们认为将他们自己宣布为法国国王的将军已十拿九稳之前一直保守这一秘密,他们佯称希望与教皇和阿尔丰索达成一项协议,而教皇和阿尔丰索却坚持要求普罗斯佩罗放弃米兰大公的赔偿,并为他们承担相同的义务,因为,如不这样,他们则不能确保他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继续进行谈判,但是,只要

还没有作出一项决定，他们就连续不断地对所提条件提出各种困难。在这一问题上，教皇与阿尔丰索之间意见具有不同。前者想将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占有的城堡夺走，并寻求机会进攻他们。阿尔丰索除了他自己的安全以外别无他求，而且只将战争视为最后的诉求，虽然他不敢反对教皇的要求。因此，他们决定进攻科罗纳家族，他们同意要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但是首先他们想等一等，并看看这件事在后几天之内是否能被确定下来。

第八章

[阿尔丰索的舰队开赴热那亚的远征;在东海岸登陆的尝试及其失败。阿尔丰索的军队被派到罗马尼阿;他们的第一个困难。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派佛罗伦萨人招募的军队加入阿拉贡人的军队。教皇与阿尔丰索对威尼斯元老院、西班牙国王和 Bajazet 的策略方针。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新阴谋。]

在许多部分,我们已讨论了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但是意大利的战争最后是以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①率领一支舰队开赴热那亚开始的,毫无疑问,对于过去的许多年来说,这支舰队比人们在第勒尼安海中看到的任何舰队都要大,装备都要更好。他具有 35 艘狭长战舰,18 艘大型战舰和许多其他小

① 阿尔丰索的兄弟。

型战舰,许多大炮和 3000 名登陆作战的士兵。因为做了这些准备,还因为流亡者与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们怀着对胜利的极大希望离开了那不勒斯;但是他们开拔得很晚,这部分是因为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具有困难,部分是因为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提出的希望是虚假的,而且他们不得不在锡耶纳的港口停下来招募 4000 名士兵;所有这一切使一个月前可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变得非常困难。敌人有时间进行准备;第戎的柏利(Bailli of Dijon)[Antoine de Baissey]率领由法国国王招募的 2000 名瑞士士兵进入热那亚,当时在这一港口中装好大炮的许多军舰和狭长战舰已准备好了。与此相同,在马赛装备好的一些军舰已经到达;罗多维科——他不惜巨资——已将许多士兵送给圣·塞维利诺家族的瓜斯帕里(Guasparri da San Severino)——他被称为佛拉卡萨(Fracassa)——和他的兄弟安东尼奥·马丽亚(Antonio Maria)。他还试图既从热那亚人本身的支持中又从外援中获益,他还以赠礼、粮食、金钱、承诺,以及各种奖赏,将奥毕托(Obietto)的兄弟费斯科家族的乔凡·吕吉(Giovan Luigi dal Fiesco)、阿多尔尼家族和许多其他贵族及平民拉过来,如果要让这座城市坚定地支持他的事业,这些贵族和平民是极其重要的。

在另一方面,他将流亡者的许多追随者从热那亚和沿海地区召到米兰。奥尔良的路易大公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准备和部署,——这些部署本身就已够强有力的了——就在阿拉贡人的舰队出现在热那亚海面的时候,也就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讨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之后,这位大公代表

法国国王进入这座城市。罗多维科高兴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但是,只是将他作为一个与他平等的人接待了他(我们的隐秘晦涩的人间事务是如此丰富多彩),可他并不知道他的生命和国家将落入这位大公的手中。这些事促使阿拉贡人改变他们的计划并沿着海岸展开进攻,——他起初计划驶入热那亚,这是寄希望于支持流亡者的人发动起义。在对他们应在东海岸还是在西海岸发动进攻的问题进行了某些争论之后,他们遵从了奥毕托的意见,他对东海岸的人寄予很大希望,所以对普托维内尔(Portovenere)发动进攻。在此,他们激战数小时未果,因为人们已将 400 名士兵从热那亚送入此城,而且已经去了拉斯佩齐亚(La Spezia)的费斯科家族的吉安吕吉(Gianluigi dal Fiesco),已使这座城市的居民的士气变得非常坚定。在看到夺取此城无望之后,他们撤回到里窝那以补充更多的粮食和军队。在听到沿海城市设防严密之后,他们感到需要一支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他们到达此地的时候,冬·费德里哥听说法国舰队正准备从热那亚起航,因为虽然法国舰队的大帆船的数量少于他自己舰队的数量,可法国舰队的军舰数量却多于他自己舰队的数量,所以他将其军舰派回那不勒斯,以便在法国军舰和大帆船共同进攻他的时候能够更迅速地摆脱敌人,——与此同时,如果因为任何原因,法国舰队的大帆船与军舰相分离的话,他仍希望打败他们。

正当此时,卡拉布里亚大公正率领陆军开赴罗马尼阿,试图按原定计划进入伦巴第。但是,为了能够从容自如地向前挺进

而不在身后留下隐患,他必须将波洛尼亚(Bologna)国和伊莫拉(Imola)城和弗利(Forlì)城争取过来,因为切泽纳(Cesena)——它是一座直接由教皇管辖的城市——和法恩扎(Faenza)——它的统治者是曼弗雷蒂家族的亚斯托雷(Astore de Manfredi),他是一位由佛罗伦萨人支付薪金和保护的年幼的男孩——当然要将所有便利条件和装备器材自发地提供给阿拉贡人的军队。利亚里奥家族的耶罗尼莫(Ieronimo da Riario)的儿子奥塔维亚诺(Ottaviano),以教会代理人的头衔统治着伊莫拉和弗利,但是,他却在他的母亲卡特琳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的监控之下。在将奥塔维亚诺拉入这一共同的事业之前,——这一共同的事业是建立在把他的国家包含在内的条约之上的——教皇和阿尔丰索已与她谈判数月之久。

然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部分是因为她为了获得更好的条件而提出许多难题,部分是因为佛罗伦萨人——他们坚持他们原先的决定,即:在与法国国王的斗争中,不能越出他们与阿尔丰索实际约定的一步——不能下定决心加入这一事业。他们的协定是必要的,因为法国国王与教皇拒绝单独承担费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如果佛罗伦萨人不与其他国家保证保卫她的儿子的国家,卡特琳娜就拒绝将这些城市置于危险之中。在费兰多(Ferrando)率领他的军队沿着马雷基亚河谷(Marecchia valley)进入罗马尼阿的同时,这些困难在费兰多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之间的在圣·塞波尔柯罗镇(Borgo San Sepolcro)的会见中被消除了。

在他们的第一次谈判中，他代表他的父亲阿尔丰索提供给皮埃罗那支军队的使用权和他自己的为他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和法恩扎的事务中进行选择的任何目的的服务。这重新点燃了皮埃罗早先的热情，而且当他返回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虽然更明智的公民反对他的观点——他们应该同意这件事，因为费兰多极紧迫地催促他成就此事。当这件事在教皇、阿尔丰索和佛罗伦萨人的共同负担下完成的时候，他们在几天之后又使波洛尼亚城加入他们的联盟，将一个类似的任命给了乔凡尼·奔提沃格里奥(Giovanni Bentivoglio)，这座城市受他的权威的统治。这位教皇还代表法国国王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向他承诺，一定使他的儿子安多尼奥·伽利佐(Antonio Galeazzo)成为一名红衣主教。他在那时只是罗马教皇的书记教士。这些委任增加了费兰多的声誉，但是，如果他以这些优势为依托更迅速地进入罗马尼阿地区的话，那么，它们将更大地增加他的声誉。然而，他们从这一王国的开拔是如此之慢，而且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是如此的积极活跃，以致在费兰多到达切泽纳、奥比尼和盖亚佐伯爵领地(Count of Gaiazzo)之前，斯福尔扎的军队的指挥官已毫无阻碍地通过波洛尼亚的领地，他还派一部分军队去迎战阿拉贡人，而且他的军队已进入伊莫拉周围的地区。所以，费兰多进入伦巴第的希望破灭了，这场战争只能暂时局限在罗马尼阿地区以内。在此，虽然其他城市是站在阿拉贡一边，拉文纳(Ravenna)和切尔维亚(Cervia)——这是两座臣服于威尼斯人的城市——却是保持中立的城市；在波河沿岸的那个费拉

拉小公国正准备为法国军队和斯福尔扎的军队提供一切军需。

但是,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鲁莽性情,既没有被在远征热那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所抑制,也没有被在罗马尼阿遇到的障碍所抑制。他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不知晓的情况下,与教皇和阿尔丰索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根据这一协定,他必须宣布与法国国王公开为敌。他不仅准许那不勒斯舰队在里窝那港停泊并储备粮食,而且允许他们在整个佛罗伦萨的地面征集军队。但是,由于现在无法将他自己限制在任何界限以内,所以他约定,只要费兰多一进入弗利(Forli)地区,乔凡尼的儿子安尼巴勒·奔提沃格里奥(Annibale Bentivoglio)——他由佛罗伦萨人支付薪金——应率领他和曼弗雷蒂家族的亚斯托雷的人,加入费兰多的军队,他还将1000名步兵和许多大炮送给他。教皇也表示了相同的态度。除了提供军队以外,他还曾在的一封信中嘱咐查理不要进入意大利,应以合法手段坚持他的要求,而不应以武力手段坚持他的要求;现在,由于对这一封信还不太满意,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告诉他,如果他仍自行其是,不知悔改,那么,他将被开除教籍。通过卡拉奥拉(Calahorra)的主教,——他是在威尼斯的教皇的使节,阿尔丰索的大使与佛罗伦萨人的那些大使为了相同的目的都一起住在那里,虽然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太明确——他强烈要求威尼斯元老院为了整个意大利的共同利益派出他们的军队抵抗法国国王;或者说,他们应至少通知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他们强烈反对这一事变。但是,元老院通过总督回答说,为了使其他国家的人民避免战争而将其引入他自己的

领土,这并非明君之举;而且他们拒绝在言论和行动上做出任何触犯双方的事情来。因为在阿尔丰索和教皇的强烈要求下,西班牙国王答应,如果必要,他将派他的强大海军进入西西里,以援助那不勒斯王国,——但遗憾的是,他不能很快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缺少资金——教皇同意,除了由阿尔丰索赠送的某些款项以外,西班牙国王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以教皇权威为一次十字军东征在西班牙征集的资金,——从前规定,除了用于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敌人的战争以外,不能将这笔资金用于任何其他事情。正是由于阿尔丰索一心要征服这些敌人,所以除了他早先派出的其他特使以外,他还将卡米洛·潘多尼(Cammillo Pandone)派到土耳其皇帝(Grand Turk)那里。教皇将吉奥尔吉奥·布希阿尔多(Giorgio Bucciardo)与他一起秘密派出,布希阿尔多是一位热那亚人,教皇英诺森在从前曾数次将其派往那里。Bajazet 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了这些特使;在他们迅速完成他们的使命之后,他们带着 Bajazet 将援助他们的许诺回国。虽然在此之后不久,由 Bajazet 派到那不勒斯的一位大使进一步肯定了这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没有得出任何结果,这既是因为两国相距遥远,又因为在土耳其与基督教信徒之间很难达成相互信任。

当是时,由于他们在陆地和海上的军事都不成功,阿尔丰索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就试图将计就计,以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式的诡计和狡诈来欺骗他。但是,这些努力并不比他们的军事更为成功。许多人认为,罗多维科——在考虑到他自己的危险之后——并不希望法国国王占有那不勒斯王国,而是打

算——在使他自己成为米兰大公，并将法国军队引入托斯卡纳（Tuscany）之后——充当一个和平条约的中介人，根据这一和平条约，阿尔丰索在宣誓服从法国国王之后，应作为法国王室的一个封臣持有他的王国，佛罗伦萨人可能被夺走他们在卢尼贾纳（Lunigiana）持有的领地，法国国王也应返回法国。凭借着这一手段，随着佛罗伦萨人受到屈辱，那不勒斯国王的实力和权威受到削弱，他作为米兰大公将尽其所能确保他自己的安全，而不必冒法国人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危险。他可能希望查理——尤其是随着冬天的来临——将遇到某些遏制他的胜利进程的困难；而且，因为法国人的天生的急躁和无耐心的禀性，法国国王资金短缺，他的许多人民反对这次远征，寻找达成一致的道路将是轻而易举的。无论所有这一切的真实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在一开始罗多维科就努力将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阿拉贡人分离开来——他后来却极为秘密地鼓励他坚持他的方针，他承诺，将努力使法国国王不入侵意大利，如果他入侵意大利的话，那么，在他于阿尔卑斯山这一边获得任何东西之前，他就将很快撤离。他通过驻佛罗伦萨的他的特使，不断地以这些建议催促皮埃罗，这既是因为他的真意确实如此，又是因为既然决心打倒皮埃罗，他就希望他在反对法国国王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永远不存在和解的可能。因此，皮埃罗决定将阿尔丰索所知晓的罗多维科的方法通知法国国王。一天，他将米兰的大使叫到他自己的房间，且故作不情愿状，——在此之前，他已将法国大使藏在可听到他们对话的地方，——当时他就在佛罗伦萨。

皮埃罗向他重新提起罗多维科的劝告和承诺,而且正是根据他的建议,他才拒绝了查理的要求,他强烈地抱怨说,罗多维科无论如何不应敦促法国人入侵意大利;他得出结论说,因为他言行不符,他不得不决定不参与这样一个危险的事情。这位米兰人回答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查理占领了那不勒斯对他同样有害的话,皮埃罗也不应怀疑罗多维科的良好信誉;而且他力劝他继续坚持他的政策,因为如果他不继续坚持他的政策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将他自己和整个意大利都降到奴隶的地位。这位法国大使立即将这一对话通报他的国王,告诉他罗多维科背叛了他。然而,这一条诡计并没有产生国王阿尔丰索和皮埃罗所希望的结果,与此相反,法国人本身向罗多维科表示,这使他更加愤恨皮埃罗,并促使他更坚定地敦促法国国王争分夺秒准备入侵意大利。

第九章

[在法国人到来之际,遍布整个意大利的凶兆和恐怖。因为在法国国王的宫廷中有人反对远征意大利,所以法国国王突然变得优柔寡断起来。在文科利(Vincoli)的圣·皮埃罗红衣主教怂恿他继续进行这次远征。查理八世通过蒙热内夫尔山口翻过阿尔卑斯山并进入阿斯蒂。对他形体和道德的描述。]

现在,不仅仅是法国在陆地和海上为战争做着准备,而且连苍天 and 人类都在宣告意大利未来的灾难。那些声言或凭借科学或凭借神启可预知未来的人异口同声地肯定说,即将发生更大的和更频繁的变迁,——这些是许多世纪以来在世界的任何部分都不曾见到的奇怪而又可怕的事件。这样一些广泛流传的消息同样使人们感到非常可怕,即:在意大利的各个地区,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下,都出现了奇怪的事情。在普利亚(Puglia)的

一个夜晚,随着可怕的惊雷和闪电,三个太阳出现在阴云密布的天空。在阿雷佐地区,人们看到为数众多的骑着高头大马的军人,在令人恐怖的鼓号声中走过天空。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人们看到一些神的雕像和画像出汗了。到处都出现了许多怪物,无论是怪人还是怪兽;在所有地方都发生了有悖自然规律的许多其他事情。所有这些地区都住满了心怀不可言说的恐惧的意大利人,他们早已被关于法国人的强大实力和野蛮残暴的谣言吓倒,(正如所有史书叙述的那样)他们在过去就曾凭借着这些实力和野蛮残暴行为蹂躏、掠夺整个意大利,攻占罗马城,征服罗马帝国在亚洲的许多行省,将罗马城和这些行省推入血与火之中;确实,在某些时候,世界上没有不感知他们的军事实力的地方。人们仅仅对此感到惊讶,即:在如此之多的凶兆中,人们不应该没有看到彗星,——古人将彗星视为统治者和国家倒台的某种预兆。

现实的观点日益增强了人们对天上的形迹、预言、预测和凶兆的信仰。因为查理——他的决心非常坚定——现在来到在多菲内(Dauphine)的维埃纳(Vienne)。无论是他的所有大臣的恳求,还是金钱的匮乏都无法动摇他入侵意大利的决心,这些金钱是如此之少,以致他常常为很小的一笔款项而典当某些珠宝玉器,如此才能满足日常需求,而这些珠宝玉器是由萨瓦大公(Duke of Savoy)、蒙费拉特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Monferrat)和他的宫廷的其他贵族借给他的。他早先从法国岁入中收集的那笔钱和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给他的那笔钱已被他部分用于海

军，——从一开始，他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海军身上——部分在他离开里昂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分给了各类人等。因为在那时，王公们不可能如此之快地从他们的人民身上敲诈勒索钱财，——而后来，由于他们蹂躏了对上帝和人类的尊敬，过分的贪婪使他们学会了这样做——所以，要积累更多的金钱对于他来说并非轻而易举。他就是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之上提出发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战争的！因此他是被轻率鲁莽和急躁冲动牵着鼻子走，而不是以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为导向。

然而，正如当人们开始从事新的、伟大的和困难的事业的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做出了决定，但是所有可举出来反对从事这些事业的理由都涌上心头；所以当法国国王就要起程而且在事实上他的军队已经行进在前往阿尔卑斯山的路上的时候，他的整个宫廷遍布怏怏之声，某些人指出规模如此之大的一个远征要遇到的困难，其他人指出意大利人言而无信给法国带来的危险，尤其是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言而无信给法国带来的危险，他们提醒国王注意来自佛罗伦萨的对他的背信弃义的警告（正如当时情况证明的那样，人们原来期盼从他那里得到的某些金钱现在来得很慢）。所以，不仅是那些已经谴责这次远征的人勇敢地反对它（因为当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事件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观点），而且这次远征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在他们之中有圣·马洛的主教——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动摇。最后，当这一谣言传到法国国王的耳朵里的时候，它在整个宫廷和法王的心目中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即人们不愿再多走一步了，以

致他立即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前进。结果,许多已经上路的贵族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国王已经决定不再入侵意大利——又返回了法国宫廷。人们相信,如果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红衣主教——在当时及意大利的灾难的前后,他是一个灾难性的工具^①——没有以他的全部威信和激情重新点燃人民的正在衰退的热情并促使法国国王重新采取他原先的决定的话,计划的这一变化可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不仅提醒他记住曾经激励他进行如此光荣的一次远征的理由,而且以严肃认真的论证向他指出,轻浮地改变如此重要的一个决定将使他在全世界名誉扫地。如果他改变这一决定的话,那么,他凭什么归还阿图瓦伯爵领地(County of Artois)削弱他的王国的边防力量呢?凭什么在贵族和平民都同样极为不快的情况下他还将鲁西荣伯爵领地(County of Roussillon)给予西班牙国王而打开法国的一个门户呢?其他国王可能会为将他们自身从紧急的危险处境中解放出来或获取某些巨大的收益而放弃这类东西。但是,是什么需求、什么危险促使他这样做呢?如果这件事不是以最昂贵的代价买了一个更大的耻辱的话,他又能从这件事上盼得什么报偿,又能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结果呢?自从他将他的意图向全世界公布之后,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呢?随之而来的又有什么困难呢?出现了什么危险呢?难道胜利的希望没有明显的增长吗?因为敌人将他们防御侵略的全部希望建筑于上的基础已被证明

① 他成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

为是虚幻不实的。阿拉贡人的海军——这支海军在进攻韦内雷港 (Portovenere) 失败之后, 已可耻地逃入里窝那港——已不可能再进攻热那亚, 因为如此之多的军队和一支比他们的舰队还要强大的舰队保卫着热那亚; 被少数法国军队的抵抗阻击在罗马尼阿的陆军不敢再向前多走一步。当这一消息——即法国国王已率领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翻越过阿尔卑斯山——传遍整个意大利的时候, 他们想要做什么呢? 将到处出现什么骚乱吗? 当教皇从他自己的宫殿看到科罗纳 (Colonna) 家族的军队兵临罗马城下的时候, 教皇是何等的恐怖啊? 当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发现他自己的家庭也反对他, 而且这座城市忠于法国人并渴望重新获得被他压制的自由的时候, 他是何等的恐怖啊! 这里不存在任何能阻止法国国王向那不勒斯边境前进的障碍; 而且当他赶到那里时, 他将发现到处都有骚乱和恐惧, 到处都有敌军的撤退和反叛。他还会害怕他们的金钱不翼而飞吗? 当他们听到他的军刺的撞击声和他的大炮的可怕怒吼的时候, 所有意大利人都将把金钱奉献给他。如果有任何人抵抗他的入侵的话, 那么, 战利品、劫掠物和被征服者的财富也将会支持他的军队。因为在意大利, 人们多年对战乱的外貌司空见惯, 对战乱的实在却知之不多, 所以不存在遏制法国人的暴怒的力量。因此, 他的心里到底进了什么恐惧、什么困惑、梦呓、阴影呢? 他怎么如此之快就丧失了勇气意志呢? 四天之前他以之自吹他能征服整个意大利的凶猛顽强劲到哪里去了呢? 他应该考虑到他的计划再也不由他自己掌握了。因为随着国家领土的转让, 随着他不断

接见、派出和驱逐大使，随着大量开销的支付，随着他们为战争所做的大量准备，随着开战的宣言在各处发表，随着他自己几乎走到阿尔卑斯山下，事态已发展得不可收拾了。无论这一事业如何危险，他也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了；因为现在在光荣与声名狼藉之间、胜利和耻辱之间不存在妥协，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和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看不起的国王之间也不存在妥协。而且因为他胜利在望且迹象非常明显，他又应该做什么呢？

这些事情——它们是这位红衣主教所说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是根据他的天性以直接的陈述和急躁、充满激情的手势表达的，而不是以华丽的辞藻表达的——使法国国王如此激动，以致除了那些催促他进行这场战争的人以外，他不愿再听任何人的意见，他在法兰西王国的所有贵族和指挥官的陪同下，于同一天离开了维埃纳，波旁大公不在其列，——在他不在国内期间，他将王国的管理权交给波旁大公——海军上将和其他几位贵族也不在其列——他授权他们管理和保卫最重要的省份。他通过蒙热内夫尔山口进入意大利，通过这一山口比通过塞尼山口容易得多，它在古代是一座被迦太基统帅汉尼拔通过的山口，虽然通过这座山口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法国国王于1494年9月9日进入阿斯蒂，他将无数灾难、几乎无处不在的可怕事变的种子带入意大利。他的入侵不仅仅是政治变革、诸王国的覆灭、农村的荒芜、几个城市的大屠杀、残酷的凶杀的起源，而且也是新习惯、新风俗、新的和血腥的战争方式、直到那时为止还不为人们所知的疾病的起源；意大利平静和谐的器械工具已如此败

坏不堪,以致自那时起,人们就再也无法将其重新修复,所以,其他国家和野蛮的军队能够残酷地蹂躏践踏她。因为他的人侵使她的不幸命运变得更加糟糕,所以这位胜利者的品质不应减少我们的耻辱,——这位胜利者的到来造成如此之多的灾难,虽然他生来就具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在实际上却缺乏身心的所有美德。

因为查理从少年时代起身体就很弱,很不健康,身材很矮,除了有一双明亮和有尊严的眼睛以外,长相极为丑陋。他的四肢是如此的不成比例,以致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怪物,而不像一个人。他不仅缺乏所有的关于艺术的知识,而且他几乎不会读书和写字。他渴望实行他的统治,但又非常无能,因为他让自己不断受到他的亲信和心腹的影响,所以他在他们面前既没有尊严,也没有权威。由于他厌恶一切责任和义务,所以即使是在他有意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很少表现出小心谨慎和明确的判断力。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似乎值得赞扬的话,那么当人们仔细观察的时候,也可以看出它远离了美德,而不是远离了邪恶。他追求光荣,但是这种追求是出于冲动,而不是出于智慧;他是慷慨大度的,但却缺乏小心谨慎,对事物缺少区分和辨别,他经常十分坚决地做出决定,却是出于毫无理由的固执,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坚定和忠诚;许多人所说的他的仁慈更应被称为冷漠和心理软弱。

第十章

[阿拉贡人的舰队再次驶向热那亚。费斯科家族的奥毕托 (Obietto dal Fiesco) 在拉帕洛 (Rapallo) 战败。冬·费德里哥 (Don Federigo) 放弃了任何向沿海城市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打算。]

在法国国王到达阿斯蒂的那一天,命运就开始以吉兆向他微笑;因为他收到从热那亚传来的最令人愉快的消息。冬·费德里哥在从韦内雷港撤退到里窝那港之后,——在此,他为他的舰队储备食品,并配备更多的军队——又回到韦内雷港沿岸,并将费斯科家族的奥毕托与 3000 名士兵送上岸。他毫不费力就占领了离热那亚 20 英里的拉帕洛城,并开始蹂躏附近的乡村。这一肇端非同小可,因为由于宗派之间的斗争,每一个微小的波动都会在热那亚的事物中造成重大危险;因此,对于那些在这座

城市里的人来说,阻止敌人的任何前进似乎是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在将他们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留下来保卫这座城市之后,圣塞维利诺(Sanseverino)兄弟与阿哥斯提诺(Agostino)兄弟、热那亚的总督乔凡尼·阿多尔诺率领意大利的其余步兵开往拉帕洛;奥尔良大公也率领载有1000名瑞士士兵的舰队开往拉帕洛,这支舰队由18条大型划艇、6艘三桅大帆船和9艘军舰组成。这些军事力量在拉帕洛附近集结,并向敌人发动强大的进攻,而敌人在拉帕洛城与伸向大海的一片狭小的平原之间的桥上摆好架势。阿拉贡人一方既有他们的实力上的优势,又有他们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因为是地形的崎岖不平而不是防御工事使这一块阵地变得非常牢固。所以敌人的进攻在开始并不成功;瑞士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无法展开他们的队形的地理位置,也就打算撤退了。但是,当地的大量居民、阿多尔诺的追随者从拉帕洛的四面八方加入他们的队伍,在那些嶙峋的岩石和陡峭的山谷中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被杀。与此同时,阿拉贡人的侧翼又被法国舰队的大炮击中,这支法国舰队尽可能地靠近海岸,所以他们很难击退敌人的进攻。当这样一个消息传到奥毕托的耳朵的时候,他们几乎被从桥边反击回来,——奥毕托的党徒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动起义——这一消息是:费斯科家族的吉安吕吉(Gianluigi dal Fiesco)率领的大队人马已接近战场。由于害怕敌人从身后进攻,所以他们逃走了,而且正如流亡者所愿,在他们之中,首先是奥毕托选择了逃向山林的道路;在坚持战斗还是撤退这一犹豫的瞬间,他们之中就有一百多

人被杀,在那时,这对于在意大利通常发生的战事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而且,阿拉贡人还抓到了许多俘虏,在这些俘虏中有吉乌利奥·奥尔斯诺(Giulio Orsino),——法国国王为他付钱,他则率领四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一些骑着战马的石弓射手跟随舰队作战——红衣主教弗雷哥索(Fregoso)的儿子弗雷戈西诺(Fregosino)和同一家族的奥尔兰蒂诺(Orlandino)。

这一胜利最终决定了热那亚的事,因为冬·费德里哥——他将士兵一送上岸,就又转身驶向大海,以便不在拉帕洛湾与敌人的舰队交战——在放弃了要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一希望之后,又将他的舰队再次带入里窝那港。虽然他在此招募了更多的士兵并制订了攻击沿海其他城市的计划,但是,由于在此次远征出师不利时他们就丧失了勇气和声誉,他就没有再作任何其他的重要尝试。这给了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充足的理由来自夸已经用灵巧机敏的外交手腕欺骗了敌人,——因为拯救热那亚的唯一的东西是他们的运动的迟缓,这种迟缓是由他的狡猾诡诈和他向他们展示的虚幻希望造成的。

第十一章

[查理八世的军队。法国大炮的优势。使法国军队变得可怕的其他原因。意大利军事力量与查理的军队之间的差异。]

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与他的妻子碧特丽丝(Beatrice)立即率领着最庞大的仪仗队,在米兰公国的许多出身高贵而又美丽的上流妇女的陪同下去会见在阿斯蒂的查理,与他们一起前往的还有费拉拉的埃尔克乐大公(Ercole Duke of Ferrara)。在此,他们讨论了相关事宜,并且决定他的军队应尽可能早地转移。为了能够更快地撤退,罗多维科——他非常害怕如果法国军队遇到坏天气就会在这一公国的领土上过冬——再次将金钱借给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法国国王。但是,他得了一场病,后来被诊断为天花,所以在阿斯蒂逗留了大约一个月,并将他的军队在这座城市和周围的乡村展开。这支军队由大约 1600 名全副武

装的军人组成(从我能在多种多样的证据中收集到的证据来看,它是最正确的估计),其中有与第戎的柏利(Bailli de Dijon)一起前往热那亚的瑞士人,由奥毕尼(Aubigny)指挥的在罗马尼阿的军事力量,再加上国王卫队的200名侍从。根据法国人的习惯,每一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都有两名弓箭手跟随,因此,在每一位长矛骑兵(他们就这样称呼他们的全副武装的军人)的手下都有六匹战马。他的军事力量有6000名瑞士步兵;6000名来自他自己王国的步兵,——其中一半来自加斯科涅,在法国人看来,这一省份是法国优秀步兵最多的省份。法国人还从海上将大量攻城炮和野战炮送入这支军队,人们在意大利从未见过这种大炮。

这一致命的杀人武器——它是许多年前在德国被发明出来的——首先被威尼斯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带入意大利,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1380年,在这场战争中,热那亚人与他们作战。在这场战争中,威尼斯人由于在海上战败,又因为丢失了基奥贾(Chioggia)而受到沉重打击,如果他们在这样一个例外的场合不乏冷静的忠告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胜利者提出的任何条件。这些武器中的最大的武器的名字叫射石炮,在这一发明传遍整个意大利之后,它被用于攻坚战。有些射石炮是铁制的,有些是铜制的,它们都非常巨大;所以,由于这种大炮的体积,由于操作人员缺乏技术,由于运输工具的不适用,它们移动起来极为缓慢和不便。人们费尽气力才在城堡前将其架设起来,架设起来之后,射击之间的间歇是如此之长,以致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才发射一炮,与后来相比,其收效较少。因此,被围攻城市的守卫者有

充裕的时间在城内修补城防。以之制造火药的硝酸钾的爆炸力也同样非常巨大,当人们点燃火药之后,它就将炮弹以如此令人敬畏的巨响、震人心魄的威力发射到空中,以致这一武器——即使在它达到它后来的完美程度之前——使古人使用的所有攻城器械——这些攻城器械使阿基米德和其他发明者非常著名——都显得荒唐可笑。但是法国人制造出更易于控制和操纵并只取材于铜的大炮,他们将其称为加农炮,并且使用铁制炮弹,在此之前他们使用石制炮弹,这些铁制炮弹的体积和重量是石制炮弹不可比的;他们用大车运这些加农炮,这些大车不像意大利人习惯的那样用牛拉,而是用马拉。被指派给这一任务的人员的技术是如此娴熟,装备是如此优良,以致他们几乎总是能够跟上其他军队;当它们被运到城墙前面的时候,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其架设起来。他们发射炮弹是如此迅速、如此猛烈,在每一次射击之间只有很短的间歇,以致他们能在数小时之内完成意大利人过去耗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他们在野战中使用这种与其说是人类的武器不如说是恶魔的武器的次数一点也不少于在攻坚战中使用这种武器的次数,在这两种战争中,他们都使用相同的加农炮和其他规格较小的火炮,——他们以相同的技术和速度、根据它们的规格大小铸造并运送这些大炮。

这种大炮使查理的军队对整个意大利来说变得最为可怕;除此之外,不仅是查理士兵的人数,而且他们的能力都使他的军队对整个意大利来说变得最为可怕。长矛骑兵几乎全部来自法

国国王的臣民,他们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有身份的人,绝不是仅仅根据指挥官的意愿招之而来,挥之而去的人;而且因为这一军团不是由这些军官支付军饷,而是由国王的大臣支付军饷,所以这支军队不仅总是保持满员,而且建制完整,并具有大量的马匹和武器装备——他们有能力战胜贫穷来装备他们自己——他们全都争相为国效忠,竭尽全力,这既是出于追求荣誉的本能,——高贵的出身在人们的心中培养着这种追求荣誉的本能——又是出于他们所具有的因其在服役期内外所作出的英勇行为而获得奖赏的希望,王室安排他们服兵役,以便他们能够通过各个级别被提升为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具有同样的动机,他们几乎全是男爵、勋爵或至少是出身门第很高的人,而且几乎全是法国国王的臣民。当他们将长矛骑兵的人数补足的时候,——因为根据法兰西王国的惯例,每位指挥官指挥的长矛骑兵不足 100 名——他们除了赢得他们国王的赞扬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野心了;所以在他们之中即不存在出于野心或贪婪而要求更换主人的不稳定因素,也不存在为指挥更多的军队而与其他指挥官展开的竞争。

在意大利军队中,一切事情与此正好完全相反,因为许多军人、农民或普通公民是其他统治者的臣民,而且他们完全依赖指挥官,他们同意为指挥官服务,指挥官负责招募士兵并支付他们军饷,所以无论从天性上说还是从事实上说,他们都没有提供良好服务的任何特殊动机。这些使那些雇用他们的统治者的非常稀少的臣民的指挥官——他们的野心和目的经常完全不同——

相互之间充满嫉妒和仇恨；关于他们的授权和委任也没有一个商定的条款，并且他们是他们的连队的全权指挥官，统治者支付给他们的军饷数额与他们手下的士兵所领的军饷数额不符；由于不满足于合理的条件，他们将过分的花费强加在他们的雇用者身上。由于他们的任何服务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们经常受雇于他人，他们或受野心驱使，或受贪婪驱使，或受其他利益的驱使，不仅靠不住，而且是背信弃义的。在意大利，步兵与查理的步兵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意大利人并不以坚定沉着和有序的步兵中队进行作战，而是散布在漫山遍野，他们经常撤退到土堆、堤埂和壕沟的隐蔽处。但是，瑞士人——这是一个最好战的民族，他们在许多次辉煌的胜利中和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恢复了他们古代的凶猛残忍的名声——以每行都有严格的人数的方阵作战；他们从不打破这种秩序，就像一面墙一样面对敌人，他们坚定沉着，几乎不可战胜，他们作战的战场也要大得足以展开其方阵。虽然法国人和加斯科涅人的步兵的英勇顽强程度不同，但他们却以同样的纪律和方法作战。

第十二章

[科罗纳家族占领了奥斯蒂亚的城堡并公开宣布拥护法国国王。在罗马尼阿的阿拉贡人的军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在法国国王因病在阿斯蒂滞留期间,在罗马附近的地区出现了新的骚乱;因为科罗纳家族——尽管阿尔丰索已经接受了他们全部的过分要求,然而在奥毕尼(Aubigny)率领法国军队进入罗马尼阿之后,他们还是丢掉了面具,公开宣布拥护法国国王——现在通过与保卫奥斯蒂亚的城堡的某些西班牙士兵达成的一个谅解,占领了奥斯蒂亚城堡。这一事件促使教皇向所有基督教的君王抗议法国人对他造成的这一伤害,尤其是向西班牙国王和威尼斯元老院发出对法国人的抗议,他根据在一年前与他们缔结的协定的条款,向他们寻求帮助,虽然徒劳无功。他于是掉转头来,下定决心,准备与法国人作战。他将普罗斯佩罗

(Prospero)和法布里兹奥(Fabrizio)找来,——他已将他们在罗马的房屋夷为平地——并让他的军队加入位于蒂沃利(Tivoli)附近之泰韦罗内(Teverone)的由维尔吉尼奥(Virginio)指挥的阿尔丰索的那部分军队,他将他们遣入科罗纳家族的领地,科罗纳家族的军事力量只有200名长矛骑兵和1000名步兵。然而,这位教皇还是害怕法国舰队——人们传说这支舰队要离开热那亚去解救奥斯蒂亚——会在内图诺(Nettuno)避难,这是一个在科罗纳家族的手中的港口,于是,阿尔丰索在特拉契纳(Terracina)集合起他与教皇在那一地区的所有军队,并对这一地区展开围攻,希望轻而易举地攻占这座城市。但是,由于科罗纳家族勇敢地保卫这座城市,而且来自卡斯特洛城(Citta di Castello)的威特里家族的卡米罗(Cammillo Vitelli)的连队与他的兄弟们一起——这几位兄弟最近才开始为法国国王服役——已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进入他们的领土,所以这位教皇又将与费兰多一起驻扎在罗马尼阿的他的部分军队召回罗马。

后者的事情再也不像开始预期的那样幸运了。当他到达弗利(Forli)与法恩扎(Faenza)之间的自由镇(Villafranca)并走上通往伊莫拉(Imola)的大道时,在自由镇宿营的敌人的军队——他们在数量上较少——在卢戈(Lugo)的森林与热尼沃罗河(Genivolo Stream)畔科隆巴拉(Colombara)之间撤退,这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天然屏障的战略要地,属于埃斯特的埃尔克乐(Ercole d'Este),在他的领地上,他们补充粮草。因为由于他们阵地的强大,费兰多进攻他们不可能不遇到严重的危险,所以他

离开伊莫拉并在波洛尼亚的领土上圣皮·埃罗城堡(Castle San Piero)附近的托斯卡内拉(Toscanelle)宿营。因为他还要继续战斗,所以必须尽力迫使敌人——如果他们不让他毫无阻碍地前进的话——在设防不良的地方宿营。但是,几天之后,他们又向伊莫拉运动,并驻扎在卢戈与圣·阿加塔(Santa Agata)之间的桑泰尔诺河(River Santerno)畔,他们身后就是波河,所处位置易守难攻。第二天,费兰多在莫尔达诺(Mordano)和布巴诺(Bubano)附近的同一条河上距他们六英里的地方宿营。后一天,他又率领他的编成战斗序列的军队抵达距他们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他在这片平原上等了几小时,——因为这片平原比较宽广,所以它是交战的理想场地——但是白费时间,因为进攻他们目前的营地显而易见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在科蒂尼奥拉(Cotignuola)以外的巴比亚诺(Barbiano)宿营。由于他仍希望迫使敌人走出他们的牢固的阵地,所以他不像以往那样在山坡上扎营,而是在敌人的侧翼扎营。到这时为止,卡拉布里亚大公的事业似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敌人已显而易见地拒不交战,他们以他们阵地的天然屏障保护着自己,而不是进行英勇顽强的军事行动。在他们的轻骑兵之间的某些冲突中,阿拉贡人表现得略胜一筹。但是,因为开始留在后面的法国和斯福尔扎的军队赶到战场,不断地补充了在前方的兵力,使战争的局面得以改观。这位大公——和他在一起的将军的劝阻限制了他的激情——撤退到了圣·阿加塔(Santa Agata),——这是费拉拉大公的一片领地——以便在具有优势的时候再捕捉战机。在此,

因为他的步兵数量较少,而且处于费拉拉大公领地的中部,一部分被教皇征召的军队已经撤离,所以他开始修建防御工事。但是,几天之后,由于听到在法国国王一到达阿斯蒂就派出的 200 名长矛轻骑兵和 1000 名瑞士步兵,就要到达营地,他就撤退到法恩扎,此处有城墙和城壕环绕,是非常牢固的战略据点。当他撤退的时候,敌人进入他放弃的在圣阿加塔的营地。这两支军队,当看到他们的敌人比他们虚弱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但是,在势均力敌的时候,双方都消极避战,不愿冒风险。因为(两支相互敌对的军队具有同一种想法,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稀有的)法国和斯福尔扎的军队认为,如果他们阻止住阿拉贡人的任何前进,那么,在他们离开伦巴第的时候,他们就达到了目的,与此同时,国王阿尔丰索认为,如果敌人的前进被延迟到冬天,那么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收获,而且他已将这一点明确地告诉了他的儿子,并命令特里乌尔兹家族的吉安尼亚考波(Gianiacopo da Trivulzi)和皮蒂利亚诺的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除非迫不得已,不能拿着那布勒斯王国的安全赌博,如果这支军队被摧毁的话,那不勒斯王国就会沦入敌手。

第十三章

[查理八世看望了在帕维亚城堡卧病不起的乔凡·伽利佐·斯福尔扎。查理收到乔凡·伽利佐在皮亚琴察(Piacenza)去世的消息。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继承了米兰大公的头衔和勋章。在乔凡·伽利佐去世时流传的各种谣言和人们的各种疑虑。在进一步消除疑虑之后,法国国王决定继续进行这一远征。]

但是,这些补救方法并不足以挽救他,因为查理由于没有受到气候或任何其他困难的遏制,一旦病体康复,就继续率领他的军队前进。在帕维亚(Pavia)城堡,米兰的大公、他的嫡表兄弟(法国国王和他是两位姐妹的儿子,这两位姐妹是萨瓦大公[路易二世]的女儿)乔凡·伽利佐躺在床上,病入膏肓。当他路过这座城市并在同一座城堡下榻时,法国国王亲切地看望了他。

因为罗多维科在场,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是非常一般的,只是对他的病情表示慰问,并鼓励他不要失望,争取早日康复。然而,法国国王和所有那些在场的人都非常伤感,因为他们都敢肯定,由于他的舅舅的背叛,这位年轻人已生命垂危了。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在场使他们更加同情怜悯这位大公,她正处在为她丈夫的生命和为她小儿子的前途的焦虑之中,而且正为她的父亲和她的家人所处的危险万分悲痛,这个女人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的面可怜地跪在法国国王的脚下,泪如雨下地乞求他可怜她的父亲和她的阿拉贡家族。对于这种乞求,虽然他对她的年轻和美貌表示怜悯和同情(因为一个如此之大的战略行动不可能因这样一点小事而受到阻碍),但是,他回答说:因为这一事业已走得如此之远,所以他只能将其进行下去。

法国国王从帕维亚来到皮亚琴察。在此逗留期间,他收到乔凡·伽利佐病逝的消息,出于这一原因,追随他一起来到皮亚琴察的罗多维科以极快的速度返回米兰。在此,这位大公的议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已经受到他的贿赂——提出,因为国事的重大和意大利正在经历的困难时期,乔凡·伽利佐的儿子——一个五岁的男孩——继承他的父亲的爵位将是非常有害的。他们需要一位成年而且阅历丰富的大公。因此,——他们用不着法律条文,因为法律本身就允许他们这样做——为了公共的利益和时局的需要,罗多维科被迫接受了大公的头衔,虽然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一头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以此为借口,——野心压倒了荣誉感——他虚伪地推辞了一下,就在他已

秘密地宣布根据罗马人的国王的授权,他理所应当地将这一大公的头衔和勋章接受下来之后,在第二天早晨将它们继承下来。

普遍流传的消息说,乔凡·伽利佐的死是由荒淫无度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意大利,人们都认为他的死并非是由自然疾病或荒淫无度造成的,而是被人毒死的。当查理看望他时在场的皇家医生之一帕维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说,他看到了投毒的明显迹象。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一点,即:如果害死他的是毒品的话,那么这一定是他的叔叔下的。因为罗多维科并不满足于当米兰公国的绝对主人,他也具有伟人普遍具有的使其自身获得更大的头衔和荣誉的贪婪和欲望,首要的是,他要让人们相信,这位合法君王的死对于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自己孩子的继位来说是必要,所以他希望获得大公的权力和头衔,而且这一贪婪心驱使他去干一个如此邪恶的行为,虽然他性情温和并敌视残酷的杀戮。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打从他为法国人入侵意大利开始进行谈判那一刻起,他的这一意图已定,他认为当法国国王率领大军进入国土时则是实现这一意图的最佳时机。因此没有任何人敢反对他的罪行。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出自这样一个恐惧的不期而遇的想法,这一恐惧是:法国国王出于对乔凡·伽利佐的年幼无助的同情和家族的感情,或由于他认为这一国家在他的表弟手里比在罗多维科的手里更安全,会以法国人的急躁和狂暴采取果断行动将乔凡·伽利佐从他的屈从地位解放出来,——而且在他周围有大量的不断试图引起他对罗多维科的背叛的怀疑的重要人物。但这样一个事实,与其说证明了一个被目前的

危险强加在他头上的突如其来的决定,不如说证明了一个预谋的和坚定不移的计划,这一事实是:罗多维科在前一年已获得他的权利(封地),而且在他的侄子去世之前不久,人们就急迫地将皇帝的特权赠送给他。

查理在皮亚琴察逗留了几天。因为资金的匮乏和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任何物资补充,使他对这次远征的结局充满疑虑,所以他有些倾向于返回阿尔卑斯山以北。他对这位新的米兰大公也有怀疑,流传的谣言说,他不会再回到皮亚琴察,虽然当罗多维科离开的时候答应回来。因为在法国,像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一样,可能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投毒的罪行,所以查理和他的所有宫廷大臣除了不相信罗多维科有良好的信誉以外,还可能有点怕他。的确,他也许已经感觉到罗多维科为了能够不受惩罚地实施一个如此可恶的罪行,而怂恿他人侵意大利,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严重冒犯。然而,他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进行这一远征,因为罗多维科不断祈求他这样做,他答应在几天之内返回到法国国王身边,因为无论是法国国王留在伦巴第,还是迅速地返回法国,都与他的计划完全相反。

第十四章

[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和乔凡尼催促查理八世来佛罗伦萨。查理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愤怒与日俱增。法国军队翻越亚平宁山脉。查理的瑞士人的军队占领并洗劫菲维扎诺。萨尔察纳和萨尔察内拉(Sarzanella)的要塞。在佛罗伦萨人们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愤恨。他将佛罗伦萨的要塞拱手让给查理。阿拉贡人的军队从罗马尼阿撤退,舰队从里窝那港撤退。]

在法国国王离开皮亚琴察的同一天,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和乔凡尼来到他的跟前。他们秘密地从他们国家的宫廷中逃出,乞求法国国王开往佛罗伦萨,出于佛罗伦萨人民对法国王室的友好情谊和同等程度的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仇恨,他们向他作出大量允诺。法国国王对皮埃罗的愤恨,最近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他已将一位特使从阿斯蒂派往佛罗伦萨,向他们许

诺,如果他们同意他自由通过佛罗伦萨,并在未来决不支持阿尔丰索的话,他将向他们提供各种好处,如果他们仍坚持他们原来的意图的话,他将向他们发出威胁。他还向这位特使作出指示,为了威吓这些佛罗伦萨人,如果他们不立即给予他明确的答复的话,就立刻返回。而作为一个拖延的借口,佛罗伦萨人告诉这位特使说,因为佛罗伦萨人在这一季节,政府中的主要公民都去了乡村别墅,他们不可能这么快给他一个明确答复。但是,他们自己将很快派一位特使向法国国王通报他们的决定。

在皇家议会中,从没有人对这一点提出任何质疑,即:行军的最好方式是取通过托斯卡纳和罗马领地直达那不勒斯的道路,而不是取通过罗马尼亚和马尔凯(Marches)、越过特伦托河(River Tronto)进入阿布鲁齐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打败阿拉贡人的军队,而是因为一位如此伟大的国王和他的如此光荣的军事行动——教皇和佛罗伦萨人已宣布反对他——如果给人们理由作如此感想似乎是可耻的,即:因为他不敢肯定他能制服他们,所以他避开了这条道路。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在身后有托斯卡纳和教皇国与他们为敌的情况下,在那不勒斯王国进行一场战争是危险的。正如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他急于拿下比萨——在阿斯蒂建议的那样,他们决定在帕尔马翻过亚平宁山脉,而不是走通过波洛尼亚的这条捷径。先头部队由蒙特奔斯耶尔家族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Montpensier)指挥,他是皇室的一位波旁家族的成员,国王和其他军队紧随其后,他们来到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这是一座位于马格拉河(River

Magra)畔、亚平宁山脚下、属于米兰公国的城镇,而马格拉河将热那亚国(在古代叫利古里亚)与托斯卡纳分离开来。蒙特奔斯耶尔从蓬特雷莫利进入卢尼贾纳(Lunigiana),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在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一些城堡又属于热那亚人,其余的部分属于马勒斯皮尼侯爵(Marchesi Malespini),他们都各自维护着他们的小国寡民,某些在米兰大公的保护之下,某些在佛罗伦萨人的保护之下,其他在热那亚人的保护之下。在这里,他们与一直保卫热那亚和重炮的瑞士人会师,这些重炮是从海上运到热那亚的,此后又被运到拉斯佩齐亚。他们继续进至菲维扎诺(Fivizzano),这是佛罗伦萨人的一个城堡,他们的被保护人、福斯迪诺沃的侯爵(Marchese di Fosdinuovo)加布里罗·马拉斯皮纳(Gabriello Malaspina)将他们带到这里,他们发动猛攻,将其占领,并洗劫了这座城市,屠杀了城内所有的外国士兵和许多平民。这件事前所未闻,在意大利造成巨大的恐怖,因为意大利人长期习惯于观看宏大辉煌壮观的战争场景,——这些战争几乎像是演戏,而并不充满危险和流血。

佛罗伦萨人将他们的主要抵抗力量放在萨尔察纳,这是一座他们筑有坚固堡垒的小城,虽然他们并没有给这座小城配备足够的兵力以抵抗如此强大的敌人,因为他们并没有投入任何一名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也没有投入许多兵力,——守城的这些士兵,在听到法国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之后已闻风丧胆。尽管如此,法国人并不认为可如此轻而易举地将其拿下,尤其是不可轻而易举地将这座要塞拿下。萨尔察内拉甚至更为坚固,这是

一座装备精良的建在萨尔察纳之上的一座小山顶上的要塞。除此之外,法国军队不能长期在这一地区滞留,因为这一狭小又寸草不生的地带被夹在大海与高山之间,不可能为这么多人提供粮食。粮食只能来自遥远的地方,而且不能及时到达以满足目前的需求。因此,法国国王的进军似乎遇到重大的困难,因为虽然他还能在把萨尔察纳和萨尔察内拉的小城或要塞留在身后的情况下进攻比萨,或通过卢卡周围的乡村进入佛罗伦萨领地的某些其他地区(卢卡的统治者在米兰大公的怂恿下已秘密决定迎接他),但他还是不愿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他认为,如果他没有拿下进行抵抗的第一个地区,那么所有其他地区将因此振作人心和提升士气,效法这一地区。但是,无论是凭借着好运,还是凭借着其他某些更高权威的命令(如果有更高权威的话,那么这就是应得到这种宽恕的人的失误和不慎),命中注定应出现一个对这一难题的直接的解决方案,——因为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在逆境中并不具有勇气和坚定性,却在兴盛成功时期具有更多的节制力和谨慎小心、深谋远虑的天性。

从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提出反对法国国王的动议这一时刻始,佛罗伦萨城所感到的不快与日俱增,这种不快并不只是因为最近法国人已禁止佛罗伦萨商人在整个法兰西王国行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法国人的强大实力的恐惧,自从佛罗伦萨人听到法国军队开始翻越亚平宁山的消息,这种恐惧迅速增长。后来,当他们占领菲维扎诺并进行残酷屠杀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的恐惧更是难以表达。每一个人都公开抱怨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

轻率鲁莽,说他毫无必要且毫无理性地向法国国王的强大军事力量挑衅,因为皮埃罗过于自信,而且还轻信一些佞臣的谗言,——这些佞臣在和平时期草率鲁莽、傲慢自大,在战时和危险关头百无一用——而不是听信那些优秀公民的意见,——这些优秀公民曾是他父亲的朋友,并曾向他提供明智的建议——可是他获胜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法国国王本身就很强大,而且还有米兰大公的支持,尤其是因为皮埃罗对战争一无所知。比萨城对他们怀有敌意,且没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兵少枪单,军火匮乏,佛罗伦萨的其他领地对防御这样的一个进攻同样准备不足。至于阿拉贡人,——为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暴露在这样一些危险面前——他们眼里只有卡拉布里亚大公,由于只和小部分法国军队相对峙,他们与他的军事力量在罗马尼阿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这个被所有人遗弃的国家已被曾真诚地试图保护他们的人切齿憎恨,而且这个国家肯定是这些人的捕获物。这种在佛罗伦萨城几乎无处不在的感情被许多贵族煽动起来,这些贵族强烈地憎恶目前的这个政府和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家族已篡夺了整个共和国的权利。这些贵族——他们又加剧了这样一些人的恐惧,这些人已经开始惧怕法国人的侵略并鼓励那些要求改革政府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已唤起人民的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开始惧怕在城中会发生暴乱。皮埃罗的傲慢自大和过分的行为已经进一步激怒了人民,他在许多方面已经放弃了文明的风俗习惯和他的祖先的温和高雅的性情。因此,几乎从少年时代起,所有公民都不喜欢他。众所周知,他的父亲劳

伦佐在观察到他的天性之后,经常向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抱怨说,他的儿子的不慎和傲慢自大将使他的家族倒台。

皮埃罗——他现在已被他早先轻率地藐视的危险,和缺少教皇和阿尔丰索向他承诺的对他的帮助这一事实所吓倒,教皇和阿尔丰索正全神贯注于这样一些事情,即:奥斯蒂亚的丢失,内图诺的被围困,而且他们心中充满着对法国舰队的恐惧——仓促决定走出佛罗伦萨,从他的敌人那里争取他再也不可能从他的朋友那里获得的安全环境。他认为他当时正在遵从他父亲的楷模,在1479年,他父亲发现他自己正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因为教皇西克斯图斯和那不勒斯的费尔迪南德国王正要对佛罗伦萨人发动战争,他赶忙去见在那不勒斯的费尔迪南德,并将他的国家的和平与他本身的安全带回佛罗伦萨。但是,如果相同的历史条件不仅在总体上不适用于今天,而且在每一个特殊方面都不适于今天的话,如果他没有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处理这一问题的话,除了所有其他方面以外,如果相同的好运并没有生效的话,那么,仅仅模仿其他人的榜样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他抱着这种意图离开佛罗伦萨,在他见到法国国王之前他已听说解救萨尔察纳的保罗·奥尔斯诺(Paolo Orsino)的骑兵和被佛罗伦萨人派出的300名步兵已被某些跨过马格拉河的法国骑兵所击溃。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杀或被俘。他在皮埃特拉桑塔(Pietrasanta)等待法国国王颁发的通行证。圣·马洛(St. Malo)的主教与其他宫廷贵族来护卫他。在法恩扎的城壕之内,他们的营地中,他的敌人留了下来,他的军队赶上了先头部队,

这支先头部队在萨尔察内拉前面扎营,而且正在炮击这座要塞,虽然他们进展不大,拿下它的希望也很小。当皮埃罗被带到法国国王面前,并受到表面而不是实际的热情接待时,他凭借着答应他的全部要求,极大地平息了他的怒气,这些要求既苛刻又过分,它们是:皮埃特拉桑塔、萨尔察纳和萨尔察内拉的要塞——在皮埃罗一方,这些是佛罗伦萨领土的锁钥重地——比萨和里窝那的城堡与要塞——这些是他们国家的最重要部位——应由法国国王掌控;而且法国国王以书面的形式同意,一旦他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他就将它们完璧归赵。皮埃罗约定,为了佛罗伦萨人,将20万枚金币借给法国国王,而法国国王将它们作为在他保护之下的同盟国的贡献接受下来。签订这些协议的文本的准备工作——双方只是简单地以口头的形式承诺了这一协议——一直拖延到他们到达佛罗伦萨,法国国王意欲通过此城。但是,这些城堡和要塞的移交并没有拖延,因为皮埃罗立即将萨尔察纳、皮埃特拉桑塔和萨尔察内拉的那些要塞移交给了法国国王。几天之后,他又下令将比萨和里窝那的那些要塞移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对皮埃罗如此轻而易举地同意如此重要的事情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法国国王毫无疑问地将以小得多的代价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觉得在此我不应忽略当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率领他的军队在第二天赶到时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巧妙回答。皮埃罗为当他去会见罗多维科并向他表示敬意时,没有遇到罗多维科而向他道歉,他说其原因是罗多维科迷了路。对此,罗多维科迅

速回答道：“我们其中一位确实迷了路，但这也许是你”——这似乎是责备他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并因此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和危险之中。然而，后来的事情说明，他们双方都迷了路。但是，既迷了路又更为不幸且声名狼藉的人，却是那位凭借着他的智慧声称是所有其他人的向导，且从更显赫地位跌落的人。

皮埃罗的决定不仅使托斯卡纳不再对法国国王构成威胁，而且解除了他在罗马尼阿的所有困难，——阿拉贡人的力量在罗马尼阿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仅仅为了防御因自己对其他人造成的危险而产生危险，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是非常困难的（打蛇很难不被蛇咬），虽然费兰多（Ferrando）在他的于法恩扎的城堡之内的牢固营地中是安全的，但是，他的敌人却返回了伊莫拉省。在他们以部分军队攻打布巴诺（Bubano）的城堡之后——虽然这一攻坚战并不成功，因为这一城堡是如此之小，以致只需少数卫兵就能将其牢牢守住，而且城郊的地势是如此之低，以致它已被洪水完全淹没——他们以猛攻拿下了莫尔达诺（Mordano）城堡，虽然它非常坚固且戒备森严。这就是重炮的威力，这就是法国军队进攻的猛烈程度，虽然许多法国士兵在泗渡涨满河水的城壕时被淹死，那些在城壕之内的卫兵还是无法抵抗他们的进攻。法国军队的行为残酷到这种程度，以致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掉，整个罗马尼阿都沉浸在恐怖之中。由于这一恐怖事件，卡特琳娜·斯福尔扎——她对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都感到绝望——与法国人达成一项协议，以避开眼前的威胁，并承诺在他儿子统治的国家中为他们的军队提供一切便利。因此，费兰

多——他并不信任法恩扎的居民，并认为待在伊莫拉与弗利之间是危险的，当他听到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访问萨尔察纳的时候，他的心情更是如此——撤退到切泽纳（Cesena）的城墙以内。他表现得如此恐怖，以致他不敢从弗利附近通过，却率领他的军队通过卡斯特罗卡罗（Castrocaro）——这是佛罗伦萨的一座城堡——附近的山岭，走了一条更为漫长、更为崎岖的道路。几天之后，当他听到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法国国王达成一项协议的时候，——根据这项协议，佛罗伦萨的军事力量应离开他的军队——他启程前往罗马。与此同时，冬·费德里哥离开里窝那港，率领他的舰队向那不勒斯撤退，在那不勒斯，因为当时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阿尔丰索为了更好地防御，开始需要那些他如此满怀希望派出的进攻别国的军队。因为他对内图诺的围攻不成功，他不得不将他的军队带回特拉契纳（Terracina），而由萨莱诺亲王（Prince of Salerno）和塞雷农先生（M. de Serenon）[维尔纳夫的路易]率领的法国舰队已出现在奥斯蒂亚近海。但是，他们宣布，他们并没有进攻教会国家的意图，而且他们绝不派兵登陆或表现出对教皇的任何敌视，虽然在几天以前法国国王已拒绝听作为教皇使节派到他这里来的锡耶纳（Siena）的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Piccolomini）的任何乞求。

第十五章

[因为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法国国王达成协议，佛罗伦萨人对他的愤怒与日俱增。罗多维科·斯福尔扎获得了热那亚的封地。人们阻止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进入执政院(Palazzo della Signoria)。人民的起义和皮埃罗的出逃。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从前的权力。凭借着查理八世的赞同和准许，比萨人重新获得了他们的自由。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红衣主教对比萨人提出相反的劝告。]

当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与法国国王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的时候，——这一协议使他们的国家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使这一共和国遭受如此严重的羞辱和伤害——整个城市都感到非常气愤。除了这些损失以外，使人民极为愤怒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埃罗做了一些他的前辈从来不曾做过的事

情；在不经公民同意或未获政府命令许可的情况下，他将大部分佛罗伦萨领土出让给法国。因此，人民对他的批评是最为尖锐的。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公民们互相激励以重新获得他们的自由，那些支持皮埃罗的人，既不敢以言辞，也不敢以行动反对这一运动。虽然他们并没有保卫比萨与里窝那的手段，而且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劝说法国国王不要接管这些要塞，但是，为了将共和国的政策与皮埃罗的政策区别开来，——以便法国国王至少不至于将属于共和国的东西作为属于一个私人的东西接受下来——他们立即从那些对皮埃罗政权不满的人中，派出许多特使前去拜见法国国王。有鉴于此，皮埃罗——他认识到这就是政权更替的开始，而且希望看到在某些更大的动乱发生之前这一更替就对他自己有利——借口他要去参与他所做的允诺的执行与实施，离开了法国国王。此后，查理也离开了萨尔察纳前往比萨，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也为支付法国国王一笔现金以得到热那亚的封地而返回米兰，他已成功地将热那亚的封地——法国国王在几年前就将这块封地授予乔凡·伽利佐及其继承人——转移到他自己和他的后代的名下。但是，他对查理感到恼火，因为他拒绝将皮埃特拉桑塔(Pietrasanta)和萨尔察纳——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已对此作出承诺——留给他管理，罗多维科声称，佛罗伦萨人在几年前不公正地将这两座小城从热那亚人手中夺走，他将这两座城市作为觊觎比萨的一块踏脚石向法国国王提出要求。

当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发现绝大

部分官员都掉转头来反对他，而且他的最受尊敬的朋友也靠不住了，因为他做的所有事情是如此不谨慎，而且他也不听他们的忠告。他发现人民是如此骚动和狂暴，以致在第二天——11月9号——当他试图进入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执政院的时候，一些守门的全副武装的军官挡住了他，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内尔利家族的雅各布(Jacopo de' Nerli)，他是一位富有的贵族青年。当全城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人民立即拿起武器开始起义。当被皮埃罗召来的保罗·奥尔斯诺(Paolo Orsino)的军队接近佛罗伦萨的时候，人民更加激愤了。皮埃罗已经回到家中，当他听到执政院已宣布他为叛国者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勇气和智慧。他全速逃出佛罗伦萨，跟随他的只有他的兄弟红衣主教乔凡尼(Giovanni)和朱利亚诺(Giuliano)，人民给他们定的罪名也是叛国者，他们逃往波洛尼亚。

因为皮埃罗要求别人在面对危险时要做到匹夫不可夺志，而在他后来所处的逆境中，他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精神力量，所以在波洛尼亚，乔凡尼·奔提沃格里奥(Giovanni Bentivoglio)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以讽刺的口气指责他以如此怯懦的方式、不失一兵一卒就放弃了他的高位，这不仅对他自己不利，而且对他们国家的自由及所有压迫者都不利。因此，由于一个年轻人的鲁莽冒失，美第奇家族就从那个权力宝座上跌落下来，在佛罗伦萨，他们实际上作为私人公民在名誉和表面上持续掌握这一权力达六十年之久。这一历史从他的曾祖父科西莫(Cosimo)开始，这是一位智慧出众、十分富有且因此在整个欧洲都非常著名

的公民,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非常慷慨大方,开明公允,且具有真正的帝王精神,所以人们想到的更多的是他的不朽英名,而不是他的子嗣的好处,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花费 40 多万枚金币建设寺院、教堂和其他美好的建筑。科西莫的孙子劳伦佐,是一位具有卓越才华和出众智慧的人,他和他的祖父一样慷慨大方,在共和国政府中具有更为绝对的权威,虽然他远不像他的祖父那样富有而且寿命也要比他短,但他却在整个意大利受到人们的高度敬仰,并被许多外国王公所钦佩。在他死后,他的美名成了对一个具有伟大声誉的人的纪念,因为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意大利的和平与幸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

正是在佛罗伦萨政府发生变更的那一天,查理来到了比萨。比萨人以公开的游行向他呼吁恢复他们的自由,强烈抱怨佛罗伦萨人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在他面前的一些人民向他保证,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因为佛罗伦萨人对他们的统治是非常残酷的。法国国王没有考虑这一要求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要求与在萨尔察纳达成的协议相抵触,就立即同意了。听到这一回答之后,比萨人民就拿起武器,将一切公共场所中的佛罗伦萨人的徽章标志统统推翻,并以极大的热情宣布他们重新获得自由。然而,这位法国国王做事自相矛盾,也不知道他正在承认和出让什么,他要求佛罗伦萨官员继续留在比萨并照常进行统治,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让比萨人占领古老的城堡,而他自己留下了新的更重要得多的城堡。大众谚语的真理就出现在比萨和佛罗伦萨的这些事务中,即:当不幸临近的时候,人们首先失去

所有小心谨慎和深谋远虑的处世态度，他们也许会以这种处世态度阻止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佛罗伦萨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从不信任比萨人——在如此严重的一场战争临近的时候，没有像他们从前那样，在略微接近危险时，就命令大多数比萨主要公民来佛罗伦萨以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在受到这些危险的威胁时，也没有像他从前经常所做的那样，为小得多的原因在王宫中和广场上住满外国军队。类似的措施将为这些变化造成严重的障碍。但是至于说到比萨，毫无疑问比萨人——他们在天性上仇恨佛罗伦萨人——的行动受到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权威的鼓励，他在早些时候为达到这一效果与为犯有个人罪行而流亡的某些比萨人秘密举行会谈。正是在这一天，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利佐（Galeazzo da San Severino）——罗多维科将他与法国国王一起留在比萨——发动人民举行这次起义，——罗多维科希望通过这次起义能够很快控制比萨。他并不知道这次起义很快成了他的一切麻烦的起源。但是，他对这一点也可能是知道的，即：在前一天的夜里，几位比萨人告诉在文科利（Vincoli）的圣·皮埃罗红衣主教他们想干什么，而这位红衣主教——直到那时为止他也许还不是和平建议的一个源泉——以严肃的言辞力劝他们不仅要考虑事情的现象和开端，而且还要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情产生的结果。

自由是一个宝贵且令人向往的东西，如果有能够维护它的最微小的希望的话，就值得为它面对任何危险。但是，比萨是一

座贫困且人口稀少的城市,无法保卫它自己以防御佛罗伦萨人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侵略。认为法国国王的权威会保护他们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即使他不再把佛罗伦萨人的金钱放在心上,——正如很可能发生的那样,尤其是考虑到在萨尔察纳达成的协议——法国人也不会永远留在意大利,因为人们可从过去发生的事例轻而易举地预见未来。根据一个非永恒的基础而将自己置身于永恒的危险中,为了一些不确定的希望与比他们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不可能有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因为这取决于其他人的性情和意向,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变化多端的情况。即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帮助,战争的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灾难只能是更加巨大,因为他们将同时受到敌人的军事力量的攻击,又成为他们朋友的那些军事力量的战利品。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当时并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斗而是为外国人的统治而战斗,即将一种奴隶身份换成另一种奴隶身份的时候,这些危险和灾难就更加难以承受。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王公愿意卷入这场战争,除非是可以统治他们。由于佛罗伦萨人十分富有且与他们相毗邻,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会不停地骚扰他们,所以这场战争的花销和困难只能以巨大的苦难来维持和承受。

第十六章

[查理八世继续向佛罗伦萨前进,并怀有敌意地在斯格纳(Signa)停歇。佛罗伦萨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和为保卫这一共和国所做的秘密准备工作。查理进入佛罗伦萨。他的过分要求和佛罗伦萨人的被激怒。查理派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去请威尼斯人来进行商谈,而威尼斯人力劝皮埃罗不要离开威尼斯。皮埃罗·加波尼(Piero Capponi)对查理所说的愤怒的话。]

翌日,查理在斯格纳停留下来,——这是一个距佛罗伦萨7英里的地方——他在这里等待,直到在他进入这座城市之前,佛罗伦萨人民的骚乱有所平息。佛罗伦萨人还没有放下在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被赶走的那一天他们拿起的武器。查理还希望给奥毕尼一些时间,使他能够到达此地。为了使他进入佛罗伦萨的入城仪式更加具有威慑力,他派人向他下达命令,让他将大炮

留在卡斯特罗卡洛(Castrocaro),并将500名意大利士兵付资遣散,——这些意大利士兵在罗马尼阿与他在一起。也将米兰大公的长矛轻骑兵付资遣散,这也就是说,将斯福尔扎的全部军队遣散,跟随他的只有盖亚佐伯爵(Count of Gaiazzo)率领的300名轻骑兵。有许多迹象表明,法国国王的意图是以他的军队的威慑力,引诱佛罗伦萨人赋予他对这一城市的绝对统治权。他甚至无法将这一意图向数次前往斯格纳与他就他进入佛罗伦萨的方式和实施所签订的协议的细节问题进行讨论的佛罗伦萨的特使隐藏起来。毫无疑问,由于法国国王遭到强烈的反对,他对佛罗伦萨人已怀有极大的愤恨。虽然这显而易见不是这一共和国的过错,虽然这一城市已非常细心地解释了它的立场,可他仍不满意。人们相信,他的许多人民对他具有影响,这些人民或是认为,这一占领佛罗伦萨的机会不应丢失,或是出于贪婪,不想错过这一洗劫一个如此富有的城市的时机。法国全军将士都大喊大叫,欲将佛罗伦萨作为所有其他城市的样板付之一炬,因为它在意大利是第一个具有与法国之实力作对的傲慢无礼的态度的城市。查理的议会还有一些主要成员,劝告他恢复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权利,——尤其是萨瓦大公(Duke of Savoy)的兄弟、布莱瑟家族的菲利普(Philippe de Bresse),皮埃罗与他的私人友谊和对他的承诺驱使他这样做。这样,他不听圣·马洛主教的劝告,——这或是因为前者的建议占了上风,或是因为他希望人们对皮埃罗的敬畏会使佛罗伦萨人更乐于服从他,或因此当这一历史时机到来的时候,对选择哪条道路这一问题能更轻而易

举地下定决心——给皮埃罗写了一封信，并让布莱瑟家族的菲利普也给他写信。这两封信都催促皮埃罗赶快到佛罗伦萨来，信中说，由于他们父亲之间的友谊和他在将那些城堡要塞献出来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善意，法国国王决定恢复他从前的崇高地位。这些信并没有像法国国王想象的那样被送到在波洛尼亚的皮埃罗的手中，因为皮埃罗在乔凡尼·奔提沃格里奥的严厉刺耳的话语的激励之下，在可能会受到米兰大公的迫害，甚至可能是法国国王的迫害这一恐惧的驱使之下，不幸地来到威尼斯。留在皮埃罗身后的波洛尼亚的他的兄弟、红衣主教乔凡尼又将这两封信送到在威尼斯的他的手中。

在佛罗伦萨，人们对法国国王的意图具有深深的疑虑。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能以什么力量抵抗他，也没有看到这会有什么希望，所以他们决定，危险性最小的方法是将他迎入城内，并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争取他的支持。然而，为了应对任何紧急情况，他们让许多公民将佛罗伦萨统治阶层的人秘密藏入家中，并命令领取共和国薪金的指挥官以某种借口率领大批军队进入佛罗伦萨。与此同时，城中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都应做好准备，一听到王宫的钟声就拿起武器。

于是，法国国王率领他的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佛罗伦萨的宫廷和这座城市的人民将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周到，入城仪式极为壮观辉煌。他以极为炫耀和夸张的气势作为征服者骑马进入城市，他与他的座骑都身披铠甲，胯下竖着一杆长矛。为签订条约的谈判马上就开始了，但是这一谈判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除了他的某些人民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过分偏爱和对金钱的令人难以容忍的要求之外,查理还公开要求统治佛罗伦萨。他说,因为他已用这种方式全副武装地进入这座城市,所以根据法兰西的军事法,他已完全合法地占领了它。虽然最终他放弃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仍希望将某些具有如此重要权力的“长袍”大使(如法国人称呼博士和身穿礼服的人一样)留在佛罗伦萨,即根据法兰西的法律,他将能够要求永恒地授予他相当重要的权力。在另一方面,佛罗伦萨人下定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也要保住他们的自由。因此,由于他们从如此对立的立场出发进行谈判,双方都感到非常气愤。然而,双方都不急于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的分歧,因为佛罗伦萨人——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而不进行军事操练——对在他们的城墙之内具有如此强大的一位国王和如此强大的一支陌生而凶猛残酷的军队感到十分惧怕。与此同时,法国人也是十分紧张的,因为佛罗伦萨的人口是如此众多,而且在政府变更的那一天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大胆迹象;除此之外,四处谣传说,王宫的大钟一响,无数的人民就将从周围的乡村涌入城市。在这种相互的惧怕之中,经常产生虚假的谣言。一旦有警,双方都会很快拿起武器,但双方都不想先发制人。

法国国王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依赖最后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皮埃罗——他当时在法国人给予他的希望和对可能被法国人交给他的敌人的恐惧之间来回摇摆——就法国国王的信向威尼斯元老院征求了意见。当然,在做出困难的抉择的时

候,任何东西都没有比征求意见更为必要了,而在另一方面,任何东西都没有比征求意见更为危险了。毫无疑问,明智的人不像愚蠢的人那样需求建议,然而,明智的人能从征求和采取建议中获得更多的益处。谁能如此全知全能以致总是可凭借着自己的意念知晓和判断所有事情呢?谁能如此永不失误以致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总是能够看到最好的途径和方法呢?但是,寻求忠告的人会何等地胜券在握啊?而如果提建议的人不是特别喜爱向他寻求建议的人,或不是特别忠于向他寻求建议的人,那么,他就不仅被可观的利益所驱动,而且还会被他自己的任何蝇头小利所驱动,或被任何微小的目的所驱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提出这种建议,这种建议所带来的结果对他自己最为有利,或使他自己最为满意。由于征求建议的人通常意识不到提建议的人的这些目的,所以他认识不到——如果他不是非常谨慎的话——这些建议的不可靠性。这就是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遇到的情况。这些威尼斯人认为皮埃罗去佛罗伦萨将更易于查理对佛罗伦萨为所欲为,——这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左,因此,与其说他们劝说皮埃罗,不如劝说他们自己——所以尽力劝说他不要将自己置于法国国王的掌控之中,这位国王已感到皮埃罗触犯了他。为了进一步鼓励皮埃罗遵从他们的建议,他们主动提出与他共同奋斗,在适宜的时候,向他提供任何援助,以重新确立他在自己国家的统治地位。这些威尼斯人并不满足于此,为了确保他在此后不离开威尼斯,他们还为他布置了暗哨,——如果这一后来谣传的事情是真实的话。

与此同时,在佛罗伦萨,双方都肝火日盛,几乎到了发生公开冲突的边缘。法国国王拒绝后撤,佛罗伦萨人为了不给法国国王过多的金钱或管辖和统治他们国家的权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些困难——除了动用武力以外在实际上是不可解决的——被皮埃罗·加波尼(Piero Capponi)的勇气解决了,他是被佛罗伦萨人选出与法国国王进行谈判的四位公民之一。他是一位具有杰出智慧和崇高精神的人,在佛罗伦萨,他因这些崇高品质而受到人民的高度尊敬,这也是因为他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中极有权势的人的后代。一天,他与他的同僚遇到法国国王,法国王室的一位秘书正在宣读要求过分的和约的条款,这些条款即是法国国王的最后要求。加波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这位秘书手中夺走这份文件,当着法国国王的面将其撕得粉碎,并以愤怒的口气说:“既然你们提出了这类不合理的要求,那么你们就应吹响你们的军号,我们就应敲响我们的大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分歧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立即离开了这座房子,他的同僚也紧随其后。这位公民——查理和他的整个宫廷都认识他,因为在几个月前他作为佛罗伦萨人的大使驻在法国——的话一定使他们所有人如此惊骇,——因为他们相信他的大胆言行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以致他们将他叫回,并放弃了他们之前对佛罗伦萨的要求。于是,法国国王和佛罗伦萨人就达成以下条款:过去双方所受到的一切伤害都应被原谅,佛罗伦萨城愿在法国王权的永恒保护之下成为法国的一个盟友;为法国国王

的安全计,比萨城与里窝那及其所有要塞都应留在法国国王手中,法国国王承诺,一旦结束对那不勒斯的远征,就将它们归还给佛罗伦萨人,且不要他们的任何赎金,——这一远征的结束时间或是定在他占领那不勒斯城的时候,或是定在以和一个和约或持续两年的休战解决了这一事端的时候,或是定在当法国国王本人为任何原因离开意大利的时候。负责守卫这些要塞的军官要立即宣誓,遇到上文提到的情况就将这些城堡归还给佛罗伦萨人。与此同时,这些领土的主权、司法权、行政权与税收仍像往常那样属于佛罗伦萨人。对皮埃特拉桑塔、萨尔察纳和萨尔察内拉的问题也应如此处理,但是,因为热那亚人对这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所以他们允许法国国王尝试或以谈判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他们的分歧。或以司法调查的方式结束他们的分歧;然而,如果他不能在以上提到的时间以内如此行事的话,他就应将这些地区归还给佛罗伦萨人。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将留有一名大使,除非他们在场,佛罗伦萨人不能讨论与这次远征有关的任何事宜;在同一时期,没有他们的参与,佛罗伦萨人不能选举他们自己的军事长官(上校)。法国人从佛罗伦萨人手中夺走的所有其他的领土或那些起义反叛他们从而脱离了他们的地区也应立即归还给他们,如果当地居民拒绝将这些领土归还佛罗伦萨人的话,那么他们可以使用武力重新占领这些地区。他们将在十五天之内将5万枚金币给予法国国王,在第二年的三月将给予他4万枚金币,六月将给予他3万枚金币,以作为对他的远征的财政补偿。他们将原谅比萨人的反叛和自那时起他

们所犯的其他罪行。他们将解除对美第奇家族皮埃罗及其兄弟的驱逐令,并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但是,皮埃罗不能进入离佛罗伦萨领土边境 100 英里以内的地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去罗马居住),他的兄弟不能进入离佛罗伦萨城 100 英里以内的地区。这是法国国王与佛罗伦萨人之间所定条约的主要条款。除了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约定以外,在神职官员的就职典礼期间,他们还在大教堂以隆重的仪式公布了这一条约。在此,法国国王本人——在他的要求下,他们公布了这一条约——和这座城市的行政长官站在高高的圣坛上,当着法国宫廷和佛罗伦萨人民的面,庄严宣誓,一定遵守这一条约。两天之后,查理离开了他已逗留了十天的佛罗伦萨,前往锡耶纳。这座城市从前与那不勒斯国王和佛罗伦萨人结盟,直到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动身前往萨尔扎那之前,它一直遵从他们的领导,皮埃罗去萨尔扎那这件事迫使他们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

第十七章

[从锡耶纳出发，——这一城市具有它的自由政府，但是却被派系斗争所骚扰——查理八世前往罗马。查理的成功引起了威尼斯元老院和米兰大公的恐惧。在法国军队兵临罗马城下时，教皇仍犹豫不决。奥尔斯尼(Orsini)与法国国王之间的秘密和约。查理进入罗马。教皇与查理之间的条约与调和。]

锡耶纳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周边土地非常肥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在托斯卡纳是位于佛罗伦萨之后的最强大的一个地区。它独立自主，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独立自主，即：她对自由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它被公民的许多宗派和政党分割开来，——他们将这些宗派和政党称为“公会”——任何迎合时运和外国列强的喜好而偶然成为最强大的政党都可以统治它。当是时，新山会(the order of the Monte de' Nove)正威望日

高。法国国王在锡耶纳逗留了数日，将一支卫戍部队留在该城，因为他并不相信这座城市，该城自古时起就倾向于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于是，他继续向罗马进军。他变得日益狂妄和傲慢，因为他的成功比他所一贯希求的还要大；由于对于这一季节来说天气对他异乎寻常地有利，所以他决定乘着运气好加快行进步伐，不仅对他的公开的敌人造成威胁，而且也要对他的盟友、对那些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向他挑衅的人造成威胁。无论是威尼斯元老院还是米兰大公，都被法国国王的成功所惊吓，而且他们害怕——尤其是因为他还持有佛罗伦萨的要塞并在锡耶纳留有一支卫戍部队——他的野心不仅限于征服那不勒斯，所以他们开始尝试结成一个新的联盟以抵御这一共同的危险。如果罗马已进行了许多人所希求的抵抗，那么他们就会更快地结成联盟。

卡拉布里亚大公——他在罗马附近与教皇的军队和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Virginio Orsino)与阿拉贡人的其他军队会师——的意图是要在维特尔博(Viterbo)停下来以阻止查理继续前进。这一地理位置是非常合适的：它被天主教会的领土所包围，而且与奥尔斯诺的国家十分接近。但是由于受到科罗纳家族正在台伯河以外进行的袭击和抢劫，还由于物资供应——人们通常将其从海上带到罗马——正在受到来自奥斯蒂亚的干预，在罗马四周的国家都已处在喧闹和混乱之中，所以他不敢在此停留。除了教皇的意图之外，他还疑虑重重，因为自从他听说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改变了政策以后，他就开始倾听法国人的要求，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Ascanio)已与他在罗马讨论了这些

要求。巴伦西亚的红衣主教为了他自己的安全首先去了马里诺 (Marino)，——这是一个属于科罗纳家族的地方。虽然阿斯卡尼奥在没有作出明确回答的情况下又再次离开了罗马，——因为在亚历山大的心目中，对查理的意图的怀疑与对他的实力的恐惧相龃龉——但是，当查理离开佛罗伦萨时，他再次为达成协议举行谈判。为了解决他的事情和国王阿尔丰索的那些事情，教皇将康科迪亚 (Concordia) 和特尔尼 (Terni) 的主教和他的告解者梅斯特罗·格拉兹阿诺 (Maestro Graziano) 派到他那里。但是，查理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他下定决心只想与教皇达成协议；所以他将巴黎国会的主席特雷莫维尔先生 (M. de la Tremouille) 和伽奈 (Ganay) 派到他那里去；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与普罗斯佩罗·科罗纳为了同一目的也到了那里。他们刚一到达，亚历山大就改变了主意，并突然将卡拉布里亚大公及其军队召入罗马，将阿斯卡尼奥与普罗斯佩罗逮捕，并将他们关押在亚德里亚诺的莫勒 (Mole d' Adriano)，从前这个地方被称为克雷森兹奥的城堡 (Castello di Crescenzo)，现在被称为圣·盎格鲁城堡 (Castello Sant' Angelo)。他要求他们将奥斯蒂亚归还给他。在这一阵喧闹声中，阿拉贡人的军队将法国大使抓入牢中，但是这位教皇又立即将他们释放了。几天之后，他又释放了阿斯卡尼奥与普罗斯佩罗，虽然要求他们立即离开罗马。后来，他又将红衣主教、圣·塞维利诺家族的费德里哥 (Federigo da San Severino) 派到驻扎在内皮 (Nepi) 的法国国王那里，为解决他自己的事情举行谈判。与此同时，这位教皇非常犹豫不决，因为时

而他想留下不走,保卫罗马;所以他允许费兰多(Ferrando)和其他指挥官去视察,以加固城防工事。时而又认为很难坚守这座城市,因为海上补给线被那些占领奥斯蒂亚的人所切断,罗马城又充斥着不可靠的异乡人,并被宗派所分割,所以他倾向于离开罗马,他命令所有在主教团中的红衣主教以书面形式承诺跟随他出走。在另外一些时候,由于他害怕内在于这些计划中的困难和危险,所以他还是想与法国国王达成一项协议。

在他狐疑重重,首鼠两端之时,法国人已蹂躏了台伯河对岸的所有国家,因为他们 anywhere 都没有遇到抵抗,所以他们今天占领这个地方,明天又占领那个地方,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敢于阻挡他们前进的道路,意大利人相互效法,望风而逃,即使有最充分地进行抵抗的理由的人也是如此。就是与阿拉贡王朝、那不勒斯王国的皇家军队的上将、大总管有如此之多的相互信赖、相互制约、共存共荣的关系,且与阿尔丰索紧密相连[因为他的儿子吉安·乔尔达诺(Gian Giordano)娶了前国王费尔迪南德的私生女,他又从他们手中接收了土地和礼物]的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也没有抵抗查理。他将所有这些东西都忘在脑后,而且也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阿拉贡王朝的灾难全是因他的事情开始的,竟然同意——这使法国人十分惊讶,他们对意大利指挥官的这些细微的区别很不习惯,——在他仍接受那不勒斯国王的薪俸的同时,他的儿子们可为法国国王服务。他还承诺他将在教会领地他占有的国家中向法国军队提供食宿,让法国军队自由通过,并向他们提供粮草,将坎帕纳农(Campagnano)和某

些其他地区移交给古尔克(Gurk)的红衣主教,这位红衣主教承诺,法国军队一旦离开罗马领土他就将这些地区归还给他们。皮提戈里亚诺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和奥尔斯诺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签订了类似的协定。当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查理从内皮来到维尔吉尼奥的主要领地布拉恰诺(Bracciano),并将李格尼先生(M. de Ligny)和阿莱格雷家族的伊沃斯(Yves d'Alegre)及500名长矛轻骑兵和2000名瑞士士兵派到奥斯提亚·路易斯(Ostia Louis)那里,以便当他们越过台伯河并与科罗纳家族的军队——这支军队已蹂躏了所有的领土——会师的时候他们能够进入罗马。科罗纳家族希望通过属于他们派别的罗马人在这件事上取得成功,虽然时运不利,困难日增。

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科尔内多(Corneto),最后几乎是罗马的所有领土都被带入与法国的联盟。罗马整个宫廷和所有人民都为此哗然,急欲与法国人缔结和约。这位教皇——他现在处在一种最为危险的环境之中,而且看到他的防御基础日益削弱——只是被这样一种回忆气得目瞪口呆,即:他是第一批力劝法国国王对那不勒斯进行远征的人之一。在此之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却以他的权威和军队顽强地对他进行抵抗,以建议和忠告竭力劝阻他不要发动这次远征。从这时起,这位教皇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即:法国国王对他是否像他对法国国王那样坚信不疑。当他看到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与许多其他红衣主教一起——这些红衣主教是他的敌人——站在法国国王一边的时候,恐惧日增。

他深怕法国国王会根据这些红衣主教的建议考虑——正像已经谣传的那样——改革教会事务的问题。法国每一位国王所带有的最具有基督精神之名号、法兰西民族因其炙烈的宗教热情而长盛不衰的声望、法国王室的言过其实的对人民的尊敬——然而这一尊敬只是徒具其名——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这一恐惧。当他回想起他是以何等不名誉的手段窃取教皇职位、他又如何继续以与他的邪恶开端完全一致的习惯和方法实施教皇职能的时候,这对他来说更是一个不可言说的恐怖。法国国王的勤奋努力和所作的承诺减轻了这一恐惧,因为——由于他首先要加快他前往那不勒斯的旅程,所以绝不忽视能够清除教皇设置的障碍的任何东西——他再次将特使派到教皇那里,这些特使是:比沃迪尔的塞内查尔(Seneschal of Beauedire)、吉埃元帅(Marshal de Gie)和加耐的主席(President de Ganay)。这些特使试图使他相信,干预教皇权限以内的事情并非法国国王本意,向他提出对法国国王安全通过他的领土是必要的以外的要求也并非他的本意;而且他们敦促他允许法国国王进入罗马。他们说,他极想得到这一允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凭借武力进入罗马,而是希望不要因迫不得已而有辱先祖,他的先祖总是持有罗马主教的职位。只要法国国王一进入罗马,他们的分歧就会化为最真诚的善意并达成和解。对于教皇来说,放弃他的盟友给与他的帮助,将他自身完全置于敌人的掌控之中,并在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之前就将他迎入罗马似乎是非常苛刻的条件。最后,因为他感到这样做危险性更小,所以他答应了这些要求,并让卡

拉布里亚大公率领他的军队离开罗马,首先从查理手中获得了可使他在整个罗马领地安全通行的通行证。但是费兰多勇敢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在1494年的最后一天、于法国国王率领法国军队从人民的圣·玛丽亚门(Porta di Santa Maria del Popolo)进入罗马——他又一次像进入佛罗伦萨那样披坚持锐——的那一刻经圣·塞巴斯蒂安门(Porta di San Sebastiano)离开罗马。与此同时,充满不可言说的恐惧和焦虑的教皇只在红衣主教巴提斯塔·奥尔斯尼(Batista Orsini)和乌利维耶里·卡拉法(Ulivieri Caraffa)——他是一位那不勒斯人——的陪同下退入圣·盎格鲁城堡(Castel Sant' Angelo)。

文科利(Vincoli)、阿斯卡尼奥(Ascanio)、红衣主教科罗纳(Colonna)和萨维利(Savelli)及其他许多人不断地催促法国国王远离这位宗座,——因为他是一位恶贯满盈、习性令人生厌的教皇——并选举另一个人充任这一职务,他们坚持认为,将圣教会从一位邪恶的教皇的专制暴政下解放出来会使他的名字与他的前辈的名字相映成辉,因为他的前辈丕平(Pepin)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将过圣洁生活的几位教皇从那些不公正地压迫他们的人的迫害之下解放出来。他们提醒查理说,这一决定不仅对于维护他的声望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他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他怎么能够相信亚历山大的允诺呢?他是一个生性背信弃义、贪得无厌、所作所为都毫无廉耻的人,而且正如经验所示,他对法兰西这个名字充满强烈的仇恨,尤其是现在,亚历山大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与法国国王媾和,而是被形势和恐

惧所迫才与法国国王媾和。作为他们不断劝说和敦促的一个结果,也是因为教皇在他们经谈判签订的条约中拒绝将圣·盎格鲁城堡作为他的允诺的担保移交给查理,法军将大炮两次拉出查理于之下榻的圣·马尔可宫(the palace of San Marco),并将其在圣·盎格鲁城堡四周架设起来。然而,法国国王从本性上并不想触犯教皇,在他的最亲近的参谋人员中,那些被亚历山大的礼物和允诺所收买的人也占着上风。因此,他们最后达成协议:在教皇与法国国王之间必须保持永恒的友谊,为了他们共同御敌,他们必须结成联盟。为了法国国王的安全,教皇应将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特拉契纳(Terracina)和斯波莱托(Spoleto)的要塞让给法国国王,由他占据和守卫,直到他征服那不勒斯王国,——虽然后者从来没有被移交给法国国王。教皇不能以任何方式将自己视为被这位红衣主教所伤害和触犯,而且(根据古代礼仪)他必须站在法国国王一边。教皇将把那不勒斯王国的封地移交给查理,并将Bajazet的兄弟Gemin也交给法国国王,——在他们的父亲穆罕默德死后,Gemin受到Bajazet的迫害(他是根据奥托曼帝国的野蛮习惯对他实施迫害的,奥托曼帝国的人凭借着杀掉他们的兄弟和所有他们的最亲近的家属来确立对王位的继承权)并在罗得岛(Rhodes)避难。在人们将他从这里带到法国之后,他最终又被交到教皇英诺森的手中。Bajazet——他将教皇的贪婪用作维持一个与基督教信仰有敌意的帝国的和平的手段——每年付给教皇4万枚金币,表面上是为支付供养Gemin的费用,实际上是为了使他们不马上放他走

或将他移交给其他与他为敌的君王。查理坚持要他作为远征土耳其的助手。由于受到他的顾问和参谋人员的虚伪的阿谀奉承而变得虚骄自大起来,他想一征服阿拉贡人之后就马上开始这一远征。因为罗马的行政长官在西尼加里亚(Sinigallia)拿到了最后4万枚金币,所以教皇就将追回赔偿和进行惩罚的任务留给了他。除此之外,巴伦西亚(Valencia)的红衣主教还须作为教皇特使跟随法国国王达三月之久,——但是在实际上,是作为他父亲之允诺的担保跟随法国国王的。当达成这一协议之后,教皇就返回到梵蒂冈的皇宫中。在此之后,他以欢迎伟大国王通常采用的隆重壮观的仪式在圣·彼得大教堂欢迎了查理。后者(根据古代习俗)在跪下并吻了他的脚之后,被教皇允许亲吻他的面颊;在另一天,他参加了教皇的弥撒,就坐在第一位红衣主教的身边,而且(根据古代礼仪)在他做弥撒的时候,他献给教皇清水让他洗手。教皇将一幅描绘这些仪式的油画挂在圣·盎格鲁城堡的走廊里,以便他们的后代子孙能够保存他们的记忆。不仅如此,根据法国国王的要求,卢森堡王朝的圣·马洛(St. Malo)的主教和勒芒(Le Mans)的主教将被封为红衣主教;亚历山大将不遗余力地表明他真诚可靠地与法国国王和好。

第十八章

[那不勒斯王国的人民支持法国人。阿拉贡家族的阿尔丰索将王位让给他的儿子费尔迪南德并逃到西西里的马扎里(Mazari)。法国人在圣·乔瓦尼山(Monte di San Giovanni)的残酷暴行。]

虽然查理不断地派遣军队骚扰那不勒斯王国的边境，——在那不勒斯，所有事情已经到了如此混乱的程度，以致阿奎拉(Aquila)和几乎整个阿布鲁齐(Abruzzi)都在法国国王离开罗马之前就举起了他的旗帜——可他还是在罗马大约逗留了一个月。法布里兹奥·科罗纳(Fabrizio Colonna)已占领了阿尔比(Albi)和塔利亚卡佐(Tagliacozzo)四周的乡村，而且这一王国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费兰多一离开罗马，人民仇恨阿尔丰索的结果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他们还记得他的父亲

费尔迪南德的许多酷行。在猛烈地斥责政府过去的邪恶行径和阿尔丰索的酷行及狂妄自大之后，他们公开表示欢迎法国人的到来；他们对法国人的欢迎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安茹派的古老残余——与其他原因相比——所造成的差异也非常之小，即使记忆支撑着他们，许多在不同时期被费尔迪南德驱除出境或关入牢房的贵族追随他们，——这件事本身就是变革的一个重大因素和有力工具。即使没有这些刺激因素，在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反对阿尔丰索的情绪也是如此强烈。当他听说他的儿子离开罗马的时候，阿尔丰索是如此恐怖，——此时他全然忘却了他在意大利长期多次的战争经历中赢得的伟大声誉和光荣，对抵抗这致命的一击已完全绝望——以致他决定放弃他的王国，将他的王室头衔和权利都交给费兰多。他可能希望以他的离去使人们对阿拉贡家族的强烈仇恨消失，凭借着将一位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从未侵犯过任何人并深孚众望——选为国王，他可能削弱他的臣民对法国人的渴求和向往。如果早作出这一决定，那么这一决定也许是有效的；但是迟至这样一个时间才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是时，所有事情不仅混乱不堪，而且整个王国都已开始崩塌——他已无力挽回他的覆灭了。据说（如果人们会相信这类事情的话）费尔迪南德的鬼魂在不同的夜晚曾三次出现在宫廷的主治外科医生雅各布（Jacopo）的面前。这个鬼魂首先用温和的词汇、然后又用威胁的口吻命令他以他的名义告诉阿尔丰索，不要对抵抗法国国王抱有希望，因为他的血脉——这一血脉受到许多苦难的折磨，最终它将失去这

一美好的王国——应该灭绝了。这一结果的原因(他说)在于他们的许多罪恶,尤其是当他从波佐利(Pozzuolo)返回时根据阿尔丰索的建议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奇亚亚(Chiaia)的圣·列奥纳多教会(Church of San Lionardo)所犯的那一桩罪行。因为他没有说出细节,人们认为阿尔丰索曾劝说他杀掉许多在狱中关了多年的贵族。无论这一谣传是否真实,这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被他自己的良心折磨的阿尔丰索日夜不得安宁,在他的睡梦中看到那些死去的贵族和人民的灵魂在动乱中奋起反抗,一心要将其斩首。他只将他的决定告诉王后,也就是他的继母,却拒绝她的将这一决定告诉他的兄弟和儿子的请求;再过两三天,他就在位一周年了,可他连这一天都等不及,就率领四艘装满各种珍宝的轻型战舰离开了那不勒斯。在他逃离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恐慌,以致在人们看来他好像已被法国人包围了一样:只要一有风声鹤唳,他都要惊恐地转过身来,似乎害怕天地万物都共同谋害他一样。他逃到马扎里,这是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地方,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德曾将西西里赠送给他。

查理在他离开罗马的那一刻就已得知他逃离那不勒斯的消息。当他到达韦莱特里(Velletri)的时候,巴伦西亚的红衣主教偷偷地从他身边逃离了。虽然他的父亲对他儿子的行为发出切齿抱怨,——他愿为这一行为提供法国国王喜欢的任何担保——但是人们仍然相信他的儿子是根据他的命令逃走的,因为他希望在是否遵守他与法国国王签订的协议这件事上,主动权仍在他的手中。先头部队从韦莱特里进至蒙特佛尔梯诺(Montefortino),这是一个由一位罗马贵族雅各布·孔德(Jacopo

Conte)统治的教会控制的地区。他开始是由查理所豢养;但是后来他对科罗纳家族的仇恨使他自己的声誉变得好一些,又由阿尔丰索支付薪金。法国人用大炮轰击他的城堡,虽然这一城堡非常坚固,法国人还是在几小时之内占领了它。除了他的三个儿子和其他少数人之外,那些在城堡中的人都被杀掉了,这些人逃到要塞之中,当他们看到大炮对准这座要塞的时候,也就投降了。在此之后,法国军队又移向圣·乔瓦尼山,它属于佩斯卡拉侯爵(Marquis of Pescara),它位于那不勒斯王国的边境,在横贯这一国家的同一座山脉之上。这是一块坚固的阵地,粮食充裕,兵员众多。这里有外来的300名步兵和500名准备面对任何危险的当地居民,所以人们认为法国军队要花费好几天时间才能将其占领。但是法国军队对它炮击数小时之后就以此如此猛烈的攻势对它展开强攻,——当时法国国王亲临前敌,他是从维罗里(Veroli)赶到这里的——以致克服了所有困难,在同一天就以急风暴雨之势将其占领。由于他们生性残暴,而且为了使其他地区气馁以致丧胆,不敢再效法这一地区对法军进行抵抗,他们在这里展开了大屠杀。在实施了所有其他野蛮暴行之后,他们将建筑付之一炬。这种战争方式在意大利已有几个世纪不曾为人知晓了,它使整个那不勒斯王国都充满恐怖;因为在过去无论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胜利者的残酷行为一般不外就是将战败的士兵缴械,将其释放,洗劫以武力攻陷的城市,关押居民直到他们交出赎金,但却总是饶了那些没有在激烈的战斗中战死的人的命。

第十九章

[阿拉贡家族的军队撤退至卡普亚。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Gianiacopo da Trivulzio)在费兰多不在场的情况下同意了查理八世的投降条款。费兰多对那不勒斯人说的话。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和皮提戈里亚诺伯爵被法国人关入监狱。查理进入那不勒斯。]

这就是法国国王在征服一个如此高贵伟大的王国时所遇到的全部反抗和困难,在保卫这个王国时,那不勒斯人既没有表现出美德,也没有表现出机智勇敢,既没有表现出对荣誉的欲求,也没有表现出坚定持久的毅力。卡拉布里亚的大公——在他离开罗马之后,就撤退到他的王国的边境——在他的父亲逃走之后,就被召到那不勒斯。在此,他以庄严的仪式继承了王室的头衔和权利,但是却没有通常举行的隆重欢快的庆祝活动。在此

之后,他集结起他的军队,——在这支军队中有 50 个骑兵中队和 6000 名步兵,它们全都是由意大利最令人尊敬的将领指挥的精锐部队——占据位于圣·哥尔曼诺(San Germano)的阵地,以阻止敌人的前进。这一阵地的地形非常有利: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沼泽湖泊;在这片阵地之前,是加里利亚诺河(River Garigliano),古代被称为里利河(Liri),虽然它在这一河段并不如此之深,但是还是不能涉水而过。由于经过此处的道路是如此狭窄,那么此话不假,即:圣·哥尔曼诺是通向那不勒斯王国的锁钥重地。他还派军队登上附近的高山,据守康塞乐关口(pass of Cancellè)。然而他的军队已开始一提及法国人就谈虎色变,再也没有任何战斗力和士气了;而他的将领,一部分是想挽救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性命,——似乎他们并不相信可保住这一王国——一部分是想改革,不仅开始失去勇气,而且信心也开始动摇。他们还害怕这种情况,即:当整个国家都处在巨大的动荡中的时候,在他们阵线的背后可能会爆发某些危险的起义。因此,怯懦和畏缩压倒了善良的忠告。当他们听说吉埃元帅率领 300 名长矛轻骑兵和部分步兵在占领了圣·乔瓦尼山之后接近他们的阵地的時候,无耻地从圣哥尔曼诺撤离,退至卡普亚。他们是如此充满恐惧,以致在路上丢弃了八门重炮。这位新上任的国王希望保卫这座城市,他想依赖卡普亚人对阿拉贡王室的感情和这一地区的力量,还想以卡普亚前面的沃尔图诺(Volturno)河为屏障,这条河的这一河段很深。他希望同时坚守那不勒斯和加埃塔(Gaeta),而不将他的兵力分散在别处。法国

人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但却分散的满山遍野都是,不成队列,他们走起路来更像游客,而不像军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我行我素,为了追逐战利品,喜欢去哪就去哪,没有命令,没有军旗,也没有指挥官;某些人经常在阿拉贡人在同一天早上离开的地方宿营。

然而,在卡普亚,即没有明显的好运,也看不到人们勇气倍增,因为,在费兰多将他的军队布置在这里之后,——自从自圣·哥尔曼诺撤退之后,现在人数已大减——他从王后的信中得知,由于圣·哥尔曼诺的丢失,在那不勒斯已爆发这样的骚乱,以致如果不立即来这里的话,这里就将出现暴动。他带领少数几个人前往那不勒斯,以他的出现防止这一危险,答应第二天就回卡普亚。但是,受他委托照管这座城市的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已秘密请求法国国王派来一位使者,以便能够安全地与他会见。当使者到达的时候,特里乌尔兹奥带领几个卡普亚贵族来到卡尔维(Calvi),——法国国王在同一天进入这一城市——虽然其他许多贵族——他们希望继续忠于费兰多——以轻蔑的语言反对他去卡尔维。在卡尔维,他被马上带到法国国王跟前,法国国王一如既往,全副武装。他代表卡普亚人和士兵说:虽然只要有一点希望他们就忠诚地为他服务,可他们现在看到,费兰多已没有力量保护他自己,如果他们的合理条件被接受的话,他们现在决定追随国王效犬马之劳;而且,他还补充说:他敢肯定他能将费兰多本人带到法国国王面前,——只要他愿以适当的方式承认他。法国国王以亲切和蔼的语言回答

了他们的所有这些请求,接受了卡普亚人和士兵提出的条件,并欢迎费兰多来访,只要他理解,他并不想保留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寸领土,只想在法国接受土地和荣誉。

很难说是什么促使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做出这种变节行为的,因为他是一位勇敢的指挥官,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起誓他是根据费兰多的试图与法国国王解决他们的事端的希望去卡尔维的;当不存在这种希望的时候,当那不勒斯王国再也保不住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时候,他认为同时为了卡普亚人和军队的安全投降不仅是可允许的,而且是可赞美的。但是人民在总体上是这样认为的。人们认为是他希求法国国王取胜的欲望促使他这样做,他希望,当法国国王占领那不勒斯王国之后,他就会把注意力转向米兰公国。特里乌尔兹奥出身于米兰的一个非常高贵的世家,因为他感到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并不欣赏他,给他的地位与他的美德和功劳并不相称,——或是因为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给与圣塞维利尼(Sanseverini)过分的偏袒和恩宠,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他已完全与他反目为仇。许多人怀疑,正是为此原因,他早先在罗马尼阿(Romagna)力劝费兰多行动更小心些,而有时时局的要求却远非如此。

然而,在卡普亚,甚至在特里乌尔兹奥返回之前,一切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费兰多的住处和马匹已被抢劫,军人已开始四处逃散,维尔吉尼奥和皮提戈里亚诺伯爵及其随行人员已退至诺拉(Nola),——这是阿拉贡家族给予这位伯爵的一座城

镇，——这两个人首先致信查理，请他们为自己和他们的军队颁发通行证。在以他的保卫卡普亚的承诺平定了那不勒斯人的骚动之后，费兰多按他所说的时间返回卡普亚，但却不知道在他不在卡普亚时发生了什么。当卡普亚的全体居民听说他回来就拿起武器拒绝迎他人城的时候，他离卡普亚只有两英里了。人们派出一些贵族去与他相会，并警告他再也不要靠近这座城市一步了，因为这座城市——在看到它自己已被他抛弃、他的指挥官特里乌尔兹奥投向法国国王、他的住处和马匹被他自己的士兵抢劫、维尔吉尼奥和皮提戈里亚诺伯爵已经离去、而且他的全部军队都几乎瓦解之后——已被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向征服者投降。因此，费兰多在涕泪横流地乞求允许进城之后，带着这样一个确定的把握回到那不勒斯，即整个王国都将追随卡普亚的榜样。位于卡普亚与那不勒斯之间的阿韦尔萨(Aversa)城是第一个；他立刻派特使向查理投降。因为那不勒斯人为了同一目的已公开与法国国王谈判，这位不幸的国王决定再也不抵抗命运的这一突然逆转了。他将许多贵族和平民召入王室驻地——新城堡(Castelnuovo)的大广场，并对他们说：

我可以上帝和所有那些在过去就深知我的思想的人作证，我之所以曾希望登上王位的主要原因是这样能够向全世界证明我是憎恨和厌恶我父亲和祖父的苛刻严厉的政府的，并要以善行重新赢得他们以他们的苛政失去的人民对他们的热爱。我们家族的厄运使我不能收集比当国王这一事实更荣耀得多的

成果,因为是否成为国王经常取决于纯粹的偶然,但是要想成为一位其唯一欲求是他的人民的幸福和快乐的国王则只能取决于他自身和自身的美德。

我们的事情已经到了可怜的地步。我们可能会很快抱怨是因我们的指挥官和军队的背信弃义和胆小怯懦使我们失去了这一王国,这一抱怨可能比敌人的这一自吹来得还快,他们会说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战术和勇气占领了这一王国。然而,如果我们再多坚持一会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希望的,因为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的所有王公都正在准备为我们提供强大的援助。他们的眼睛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不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吞噬掉我们王国的大火将不可避免地燃烧到他们的王国。

我至少不乏这种勇气,即:以一位年轻国王所应有的光荣在同一时间结束我的统治和我的生命,这位年轻国王是历史如此悠久的一个由伟大的国王们组成的世家的后裔,而且直到现在都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但是,因为要想做这些事情就不可能不将我们的共同的祖国置于最严重的危险中,所以我宁可满足于屈服命运,韬光养晦,而不选择争强斗狠,不失寸土,因为这样做将只能导致这样一些结果,这些结果与促使我想当国王的雄心壮志完全相反。我建议并力劝你们派某人去与法国国王谈判。而且为了你们能做这件事而又不玷污你们的荣誉,我无偿地解除几天前你们对我发出的效忠宣誓;我还要劝告你们要凭借向法国国王表示服从和乐于欢迎他来努力削弱法国人的天生的傲慢和狂妄自大。如果他们的野蛮行为使你们仇恨他们的

统治并要求我再回来,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你们,并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都准备为你们牺牲我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统治,我将不会给这一城市和这一王国造成任何麻烦。

你们的幸福安乐对我的不幸将是一个安慰,如果我知道你们还记得无论是作为王储还是作为国王我都不曾伤害过任何人;在我身上不曾看到过贪婪和残酷的任何迹象;不是我自己的过错,而是我祖先的那些过错害了我;永远不凭借着试图保存这一王国或重新获得这一王国而成为这一王国的任何人的痛苦的原因是意图;失去弥补我的父亲和祖父所犯错误造成的损失的机会比失去国王头衔和权力更使我感到伤心和悲痛,那么这对我将是一个更大的安慰。虽然流放会使我丧失我的祖国和我的王国,但是,如果你们能保留对这些事情的任何记忆并深信我愿当一位更像我的曾祖父阿尔丰索的国王,而不像费尔迪南德和这最后一位阿尔丰索的国王的话,那么我认为我自己还是幸运的。

他们听了这些话而不对他产生极大的同情和怜悯是不可能的;当然很多人都为之潸然泪下。但是,最后两位国王的名字令全体人民和几乎所有贵族如此憎恶,而且他们对法国人的向往是如此强烈,以致无论以任何方式都无法制止这场骚乱。只要费兰多一退入城堡,暴徒就开始抢劫在这一广场上的他的马厩。因为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他勇敢地冲出来制止抢劫行为,只有几个随从陪同他,而这正是国王的英名在这一反叛城市中的威

力：这些暴徒全都停止了攻击，而且离开了马厩。当他返回城堡并命令烧掉或凿沉停在港湾中的战舰时，他开始怀疑守卫城堡的 500 名德国士兵正计划将他俘虏。因此他很快决定将城堡中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他们，当他们分割战利品的时候，他从出击港逃走并登上正在港口等他的轻型战舰。在他逃走之前，除了罗萨诺的亲王（Prince of Rossano）和波波利的伯爵（Count of Popoli）以外，他将所有熬过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的残酷统治活了下来下来的贵族都从狱中释放出来。和他一起出走的有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老太后——也就是他的祖父的遗孀和他的女儿乔凡娜（Giovanna）。在几个随从的陪同下，他驶向伊斯基亚岛（Ischia），——古人将它称为埃纳利亚（Enaria）——它离那不勒斯 30 英里。当仍可看到那不勒斯的时候，他频繁地大声重复先知的赞美诗的句子，这些诗句说，那些防守上帝所不守的城市的人的劳动是无用的。因为从今以后他遇到的只能是困难，他只能在伊斯基亚岛证实和考验他的勇气，并经历和体验忘恩负义和不忠不信，他要将他的勇气显示给那些被不幸击倒的人。这座城堡的管辖者只允许他带一名同伴进入，这位国王一进入城堡就猛地将这位管辖者扑倒在地上，在他的这一凶猛动作和人们对王室权威的记忆之间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以致他使其他人非常害怕，这位管辖者和整座要塞都立即向他投降。

当费兰多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处地方——就像在猛烈的山洪面前一样——只要一看到征服者的旗号就以非常怯懦的姿态投降，具体事例如下：李尼（Ligny）团的 200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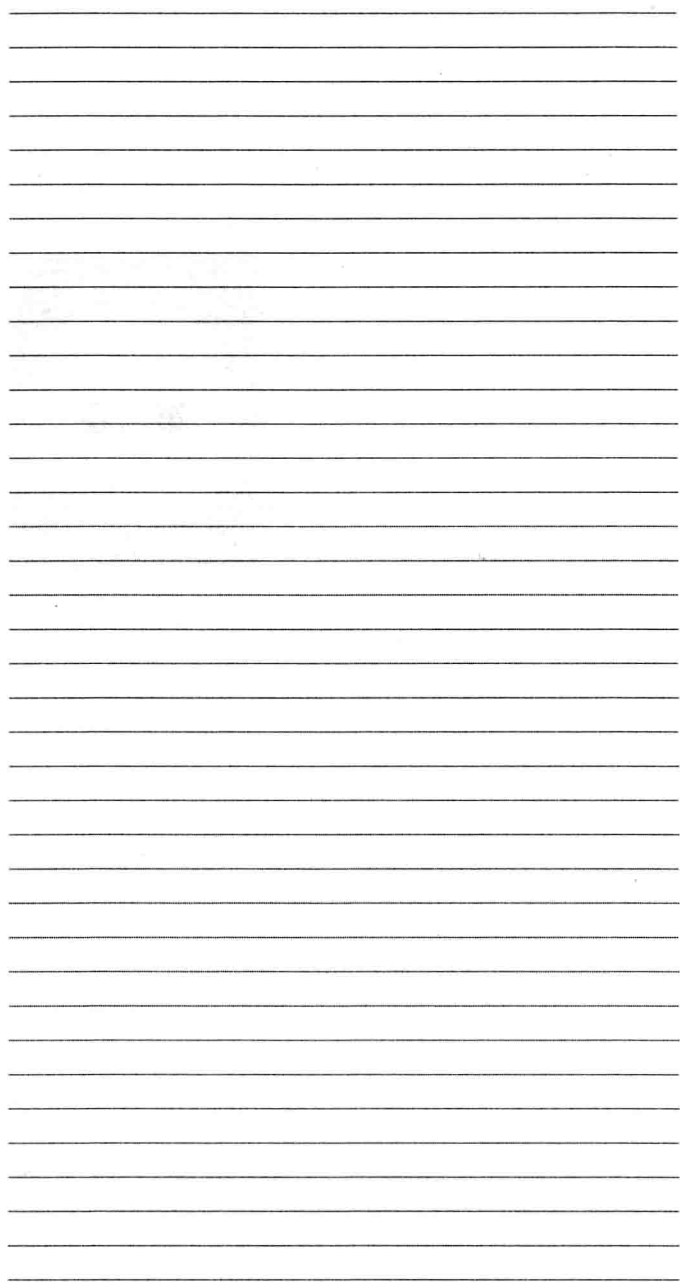
骑兵进至诺拉,维尔吉尼奥和皮提戈里亚诺伯爵率领 400 名长矛轻骑兵先期到达这里,李尼团的 200 名骑兵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将其全部俘虏。他们一枪不放就举手投降,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相信法国国王已为他们颁发了通行证,——他们的代理人对此对他们作出保证——一部分是出于影响所有其他人的相同的恐惧。此后他们被关入曼德拉考尼要塞 (fortress Mandracone), 他们的所有军队也被缴械。

与此同时,被派去办理这一城市投降事宜的那不勒斯特使在阿韦尔萨 (Aversa) 会见了查理。他以极为慷慨大度的姿态给予他们许多特权和豁免权,并于第二天即 2 月 21 号进入那不勒斯。所有居民,无论性别、年龄、地位、品质或派别都以难以形容的欢乐和掌声向他致敬,就好像他是这座城市的父亲和创建者一样,——那些他们本人或他们的祖先曾被阿拉贡王朝赐封给爵位或赏给财富的人在讨好法国国王方面也毫不逊色。在这些欢庆声中,他来到大教堂,从那里——因为新城堡 (Castelnuovo) 曾被敌人占据——他去卡普亚诺城堡 (Castelcapuano) 下榻,此地从前是法国国王住处。他甚至比朱利叶·凯撒 (Julius Caesar) 干得更好,——因为他有举世无比的好运的称心如意的帮助——甚至在他看到这座城市之前,它就已经被占领了;而且他是以如此轻而易举的过程取得了胜利,以致在这次远征期间,他无须搭一顶帐篷,无须折断一根长矛;因此,他的许多准备工作是多余的,例如,以巨额军费建立的海军受到暴风雨的袭击并被拖到科西嘉 (Corsica), 它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到达这一王国

的海岸,在此之前法国国王已经到达那不勒斯了。因此,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使我们的王公因之而声名显赫的智慧完全丧失——意大利统治者丢失了意大利的一个举世闻名且实力强大的部分,这一部分落入外国人的手中,这使意大利军队蒙受耻辱,遭人讥笑,并使所有人都面临严重的危险和羞辱。对于老费尔迪南德来说,虽然他生在西班牙,从他作为王子的早年到作为国王的老年,他都一直生活在意大利,而且从来不曾统治过其他国家,因此,他和他的儿孙——他们都生长于那不勒斯——都理应被视为意大利人。



第二卷



第一章

[比萨人从锡耶纳、卢卡、威尼斯和罗多维科·斯福尔扎那里寻求帮助以抵抗佛罗伦萨。他渴望统治比萨。一位比萨人布尔衮迪奥·罗洛(Burgundio Lolo)在罗马向查理痛斥佛罗伦萨人在他的城市中所实施的恶政。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Francesco Soderini)为佛罗伦萨人回敬布尔衮迪奥·罗洛。查理对佛罗伦萨人做出的卑鄙行为。米兰大公向比萨提供帮助。]

当人们在罗马和那不勒斯王国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另一个部分,一点势必要燃成燎原大火从而伤害许多人的星星之火正在越烧越旺,但是这场大火主要是要伤害以他自己的对权力的过分贪婪点燃它并火上浇油的那个人。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已同意,如果直到他占领那不勒斯他仍然持有比萨,那么岁入和司法权就仍将归于佛罗伦萨人,但是,当他离开

这座城市的时候，他没有做出任何安排和预防性的规定来贯彻实施这一允诺。因此这些比萨人——法国国王留下来守卫这座城市的官员和士兵偏袒他们，他们也决心不再回到受佛罗伦萨人统治的那种状态——已将留在法军后面的官员和所有佛罗伦萨人都从政府部门中驱赶出来或将他们关入监狱，没收他们的房地产和他们的一切所有，这样就以他们的言行完全确认了他们的起义。为了进一步推动起义，他们不仅派特使去会见法国国王（在他离开佛罗伦萨之后）以力劝他支持他们的事业，而且，在他们一发动起义之后，就派特使前往锡耶纳和卢卡以获得外部的支援。这些城市也是佛罗伦萨的敌人，在听到比萨人起义的消息以后都非常高兴，所以他们都给了比萨一定数量的金钱，锡耶纳还立即送给比萨人一些骑兵。比萨人还派特使去威尼斯通知他们的元老院。虽然威尼斯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却没有带回任何希望。

然而，比萨人的主要希望仍放在米兰大公的身上，因为既然他是他们起义的主要原因，他们肯定他愿意支持他们。虽然他对佛罗伦萨人说得完全不同，可这位大公却秘密地以提供援助鼓励比萨人起义，而且他秘密地劝告热那亚人向比萨人提供武器和弹药，并派一名军官率领 300 名步兵开赴比萨。热那亚人——他们对佛罗伦萨人获取比萨、在托马索·弗雷格索（Tommaso Fregoso）当总督的时候购买里窝那港、后来又夺取皮埃特拉桑塔（Pietrasanta）和萨尔察纳（Sarzana）甚为气恼——准备满足这位大公的要求。在事实上，他们已经占领了佛罗伦萨

人在卢尼贾纳(Lunigiana)拥有的大部分领土,并已经开始在一封王室信件借口之下干预皮埃特拉桑塔的事务,——为归还某些被没收的财产,人们获得了这封王室信件。当佛罗伦萨人对米兰大公抱怨这些事情时,他回答说他与热那亚人所定的条约并没有给予他制止他们这样做的权力,当他试图以空话满足佛罗伦萨人并以各种希望哄骗他们的时候,他在私下里干的事却与他说的话完全相反。他的希望是这样的:如果佛罗伦萨人不能收复比萨的话,那么他就可轻而易举地将它置于他自己的统治之下,由于这一城市的特性和它的战略地位,他强烈欲求得到这一城市。这一欲求早已有之。在他的兄弟伽利佐死后,这位年轻大公的母亲和监护人——多疑的玛多娜·波娜(Madonna Bona)将他从米兰驱逐出境,他被迫在比萨度过了数月,从那时起,这一欲望就在他心中深深扎根。除此之外,他还记得,在比萨落入佛罗伦萨人之手之前,米兰的第一任大公乔凡·伽利佐·威斯康梯(Giovan Galeazzo Visconti)曾统治过比萨,而且他认为收复他的祖先拥有的领土是他的荣耀。他还相信这一事实也许会给他就比萨提出的要求某些合理的色彩,就好像是说乔凡·伽利佐没有权利凭借着遗嘱将比萨留给他的私生子伽布里尔马利亚(Gabrielmaria)而不留给作为米兰大公的他的继承人,因为他是以前米兰公国的军队和金钱占领了这座城市。

比萨人并不满足于将这座城市从佛罗伦萨人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继续占领周围乡村的一些地区。几乎所有这些地区——就像农村几乎总是如此那样,它们追随城市的领导——

在起义的早期就接受了他们的专员。在一开始,佛罗伦萨人并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因为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更严重的问题,直到他们与法国国王达成一个协定,而且他们期望在他离开之后他应保证它的实施,因为这一协定是受到如此庄严如此公开的一个誓言制约的。在此之后,由于他拖延时日,对实施这一协定毫无作为,所以他们派军队收复了——一部分凭借武力,一部分凭借签署条约——除卡西纳(Cascina)、布提(Buti)和威考皮萨诺(Vicopisano)外的被比萨人占领的所有地区,——比萨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守住整个地区,所以他们将兵力收缩在这三个地区。

查理暗中为比萨人的这一行为感到高兴,他的许多人民都公开支持比萨人的事业,某些人是出于对比萨人的同情,他们相信——这一信念是在宫廷中被创造出来的——比萨人受到暴政的残酷统治,其他人是出于对圣·马洛的红衣主教(Cardinal of St. Malo)的反感,因为他对佛罗伦萨人表现出偏袒。这就是博凯尔家族的塞内斯查尔(Seneschal de Beaucaire)的特殊情况,因为他已受到比萨人的贿赂,——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他嫉妒这位红衣主教的已被增强的权威,并出于相同的野心开始与他产生分歧,这一野心在早先曾导致他支持这位红衣主教,以便打败其他人。这些因素——他也不再考虑对一位伟大国王的荣誉和良好信誉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什么不是合适的了——促使他相信:拒绝与佛罗伦萨人往来而维持比萨的原貌对他更为有利,——至少直到他占领那不勒斯王国之前这对他更为有利。

他们的论点使他折服,因此他试图以各种各样的希望哄骗双方;在罗马期间,他也把佛罗伦萨大使请进城来在他面前听比萨人的抱怨。

布尔衮迪奥·罗洛为他们说了话,他是比萨的一位公民,罗马教廷宗教法庭的辩护士。他愤恨地抱怨说,比萨人在过去八十年中都处于这样一种可怜和可怕的奴役状态,这座城市——它在过去曾通过许多光荣的胜利将它的领土延伸至东方,而且曾是全意大利最强大最高贵的城市之一——已被佛罗伦萨人的残酷和贪婪带入荒凉悲苦的深渊。比萨几乎空无一人,因为它的大多数公民都无法忍受如此严厉苛刻的重轭,自愿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正如那些出于对他们国家的热爱还活了下来的人的痛苦展示的那样——因为他们几乎已被这个国家的嗜人血肉的苛捐杂税和普通的佛罗伦萨人的蛮横无理的贪婪剥夺走一切财产。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自活的生计:因为佛罗伦萨人的邪恶和不义前所未闻,除了机械制造以外,他们禁止比萨人从事商业或操持任何工艺技巧,在佛罗伦萨领土上也禁止比萨人担任任何官职和行政管理的职位,甚至那些通常对外国人都开放的职位都不许比萨人担任。佛罗伦萨人还故意危害他们的健康和他们的生命:为了去除比萨人的最后一点古迹,他们已停止维修比萨四周农村的沟渠和堤堰,而古代的比萨人总是以极为小心谨慎的态度保护着这些沟渠和堤堰,因为不然的话,由于这片土地的低洼和极易发大水的特性,他们每年都要受到严重疾病的威胁。因此,他们的祖先以难以估算

的巨资极尽豪华壮丽之能事修建起来的遍布各处的教堂、宫殿、无数规模宏大的公共和私人建筑正在倒塌圯坏。如果在许多世纪之后这些伟大的城市最终沦入被奴役的境地是因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注定要衰败,那么这对于它们来说还并不算耻辱;但是,对它们伟大崇高之过去的记忆应在它们的征服者的心目中产生一种怜悯和同情,而不应产生苛刻严酷和仇恨的感情,——尤其是因为所有人都应该考虑到有朝一日他们也许——的确是必然的——遭受相同的命运,这一命运将势必击倒所有帝国和城市,他们就更应该如此。现在比萨人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来满足佛罗伦萨人的永无底止的贪婪和不敬虔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生活了;因此,他们一致同意宁可放弃他们的家园、宁可放弃生命本身,也不愿回到佛罗伦萨人的不法邪恶且亵渎神灵的统治之下。他含着热泪乞求法国国王(他可以将这些眼泪想象为在悲惨可怜的状态中匍匐在他的脚下的所有比萨人民的眼泪),请他记住他是如何等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恢复了比萨人的被不公正地剥夺掉的自由;作为一位坚定不移和宽宏大度的君王,他应该确认他已经给予他们的利益,应宁可选择保持这一城市的父亲和解放者的名誉,也不选择将他们再次推入这种令人厌恶的被奴役状态,而成为佛罗伦萨人的掠夺和屠杀人民的工具。

佛罗伦萨的特使之一、沃尔特拉(Volterra)的主教(后来又成了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Francesco Soderini)以同样激烈的言辞回敬了这些控诉,他说明他的共和国的要求是

完全正义的,因为他们是在于1404年从比萨的合法的领主伽布里尔·马利亚·威斯康梯(Gabrielmaria Visconti)的手中买得比萨的。他们刚一占据这座城市,比萨人就开始将他们用强力手段驱逐出去。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长期的战争重新占领这座城市,正像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正义的一样,这场战争的结果也同样是幸福的,佛罗伦萨人的胜利是明显的,他们的宽恕和慈悲心肠也是明显的;因为,当他们能够看着比萨人饿死而不管的时候,他们为了使比萨人的已落到最低谷的精神有所振作,就以他们的军队运来大量的粮食而不是武器。

在历史上,比萨在陆地上并不曾强大过;在事实上,它从没能征服地理位置如此之近的卢卡,更遑论其他了,而且总是被别国封锁在狭窄的疆域之内。它的海军力量是短命的,因为,凭借着上帝的正义审判,他们的许多不法和邪恶、不道德不正派的交往和处事、他们自己内部的长期纷争与不和,导致它在被卖给佛罗伦萨人许多年之前就失去了巨大的财富和人口,而且她变得如此衰弱,以致来自比萨郊外的一位出身低微的公证人阿皮亚诺家族的雅可布(Iacopo d' Appiano)都能使自己变成这座城市的主人。在他统治这座城市多年之后,他将它留给了他的继承人。佛罗伦萨人之所以有兴趣占领比萨那只是由于它的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出海口;因为出自这一城市的岁入不足挂齿,这是由于捐税如此之轻,以致几乎不足以弥补必要的开销;而且这些捐税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使用里窝那港的外国商人。

至于说到贸易、职业和官员的任命,像臣服于佛罗伦萨人的

其他城市一样，比萨人完全受相同的法律的制约。这些其他城市承认，佛罗伦萨人以温和友善的方式通知他们，而且他们也不想更换主人；他们并不具有比萨人天生所具有的狂妄自大和顽梗固执或他们的背信弃义，他们的这些特性在整个托斯卡纳都是臭名昭著的。如果当佛罗伦萨人占领比萨的时候它的许多居民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立即离开了这座城市，那么这完全要归因于他们的骄傲，这种骄傲使他们的眼界与他们的实际力量及命运不符。这不应归咎于佛罗伦萨人的任何过错，佛罗伦萨人以正义和慈悲怜悯之心统治着他们，而且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待他们，凭借着这种方式，比萨的财富和人口并没有减少。在事实上，他们是以很大的代价从热那亚人的手中收回里窝那港的，如果没有这一港口，这座城市将不存在任何优势和利用价值。他们还设立了包括所有学科分支的一所大学。他们就总是以这种方式和其他许多种方式——其中包括不断地关注开挖沟渠的工作——寻求增加人口。

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如此明显，以致虚假的悲伤和错误的毁谤也不能将其遮蔽。每个人都想改善他们的命运，这是合理的；但是以耐心承受命运之所赐也是每个人的义务。不然的话，如果所有臣民都能获取他们的自由的话，那么所有政府和国家都将垮台。佛罗伦萨人感到没必要多费口舌劝说法国最具有基督特性的国王查理，向他指出他的义务之所在；因为，他们敢肯定，查理作为一位最明智和最正义的国王，绝不会为这类空洞的怨言和毁谤所动，而且会主动地想起在他的军队被迎入比萨之

前他承诺了什么,在佛罗伦萨他如此庄严地宣示了什么,——他们还考虑到,查理可能是一位更伟大、更强有力的国王,所以利用他的实力来维护正义和良好的信誉对于他来说是更为光荣的。

显而易见,查理更加和蔼地倾听了比萨人所说的话;而且为了他们的利益,他希望在与那不勒斯交战期间双方暂时搁置对对方的指控,或要求佛罗伦萨人同意他占领整个乡村地区,他对他们说,一旦他占领那不勒斯,他就立即实施他在佛罗伦萨承诺的东西。佛罗伦萨人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可疑的;他们坚持不懈地要求他信守他的承诺。为了表示要满足他们,——但是实际上是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前得到他们答应给他的7万枚金币——在他离开罗马的时候,他将圣·马洛的红衣主教派往佛罗伦萨,并向佛罗伦萨人佯称他派他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在私下里,他却命令他用使他们充满希望的空话哄骗他们,直到他们给他金钱,最后再把问题留给他们自己。虽然佛罗伦萨人非常怀疑这位骗子,他们还是付给他4万枚金币,这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当这位红衣主教得到这笔钱之后,他来到比萨,向佛罗伦萨人承诺让他们重新拥有这座城市。在此之后,他又一事无成地回到佛罗伦萨。他的借口是:他发现比萨人是如此固执己见,以致他的权威都不能动摇他们,而且他也无法强迫他们,因为法国国王没有命令他这样做,再者,作为一名教士,他不能做出任何导致基督徒流血的决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新城堡布置了更多的警卫,如果比萨人允许的

话,他还要在旧城堡布置更多的警卫。因为米兰大公——他认为在比萨应该有一支更加强大的卫戍部队和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已将卢西奥·马尔维佐(Lucio Malvezzo)和新组建的部队派到比萨,——虽然他像通常那样,做这件事情是在热那亚人的掩护之下——他们的力量和勇气日益增长。他不失时机地为佛罗伦萨人制造麻烦,以阻止他们攻击比萨人;他授命皮昂比诺(Piombino)的领主阿皮亚诺家族的雅可布(Iacopo d' Appiano)和乔凡尼·萨维利(Giovanni Savelli)与锡耶纳人联合起来,鼓励他们死守蒙特普尔西亚诺(Montepulciano)。最近这座城镇已从佛罗伦萨人的手中被移交给锡耶纳人,锡耶纳人毫不考虑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同盟就将这座城镇接受下来。

第二章

[鲍兰托尼奥·索德里尼(Paolantonio Soderini)关于佛罗伦萨国内政府的发言。桂丹托尼奥·维斯普西(Guidantonio Vespucci)关于同一主题的发言。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佛罗伦萨的权威。共和国的组织。]

当是时,佛罗伦萨人对国内事务也同样焦虑,因为,为了在法国国王离去之后立即重组共和国的政府,他们必须召开一次“国会”,根据他们古代的习俗,这个国会是将所有公民在宫殿前的广场上集合起来,以公开讨论来考虑最高权威提出的建议;而且他们已经制定了一类宪法,在人民政府的名义下,这类宪法以多种方式趋向于形成少数人的权力,而不是趋向于所有人的参与。许多希望得到更大自由的人是不欢迎这种宪法的;而且,由于某些重要公民的个人野心倾向于同一结果,所以重新考虑

政府的形式是必要的。一天,当主要的行政长官和起领导作用的公民正对它进行讨论时,一位睿智且非常受人尊敬的公民鲍兰托尼奥·索德里尼(Paolantonio Soderini)据说做了以下发言:

最值得尊敬的公民,作出以下说明当然是非常容易的,即:虽然那些已经写好公民文件的人不太赞成人民政府,而比较赞成由一位君王或最佳人选主持的政府,但是,因为对自由的欲求经久不衰,而且,因为它是这一城市生来具有的,又是这一城市的赞成政治平等的公民的先天条件,——政治平等是人民政府的非常必要的基础——所以我们毫无疑问还是更喜欢这种政府,而不喜欢任何别的政府。但是这样一种争论还是多余的,因为在最近的所有讨论中,人们总是以普遍同意作出这样的决定,即:我们应当以人民的名义和人民的一致同意来统治这座城市。然而,意见的分歧还是产生了,因为,某些人希望在国会的宪法中看到某些类似于这样一种政府形式的东西,在这座城市的自由被美第奇家族压制之前,人们就以这种政府形式统治这座城市;其他人(我承认我就是这些人之一)由于相信这种制度在许多方面只有人民政府之名,而无人民政府之实,而且被经常产生于这类政府的灾难所惊吓,所以要求一个更完美的政府形式,——我们凭借着这种政府形式可以确保人民的和睦与安全,在这座城市中,它是某种无论是理性还是过去的经验都不能引导人希求的东西,除了在一个完全依赖于人民力量的政府的领导之下,但是,这一政府要有严格正确的组织。

这种政府具有两个主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无论是在这座城市中还是在这座城市以外的领土上，一个由所有那些人——根据我们的法律，这些人有资格参加政府——组成的总委员会应当时常分派所有行政官和要员；在没有得到这个委员会的批准的情况下，不能通过新的法律。因为以这种方式，职位和权力的分配不掌握在任何平民百姓或任何特殊群体或派系的手里，所以无论是其他人的偏见还是一时的兴致都无法将任何人从他们之中排斥出去。人们将根据他们的美德和功绩分配给他们职位。因此每个人都将凭借着自己的美德和良好的操守、凭借着促进公共和私人的利益来努力为他自己开辟通向荣誉的道路。每个人都将远离罪恶，远离伤害其他人的事情，远离所有具有良好构成的城市厌恶的东西。通过一个部门的权力或凭借着通过新的法律引入一个新的政府这类事也不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控，因为这只能凭借总委员会的意愿才能进行变更。另一个主要的基础是：重要的决定——即是那些关系到战争与和平，新法律的检验和审查和一般地说对这样一个城市和国家的管理是必要的所有事情——应由为完成这一任务特派的行政官员执行，或由一个由人民委员会委派的由有经验的和谨慎的公民组成的更精选的委员会执行。由于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理解这些事情，因此它们必须由那些知晓它们的人来处理；而且由于速度和秘密经常是必要的，它们不能由多数人讨论或决定。大多数人民处理这类事情对于维护自由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官职的分配和新的法律的表决依赖于普遍的同意，自由就是安全的。

当这两点具备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就被组织起来了，这座城市的自由就有牢固的基础了，这一共和国的良好持久的形式就被确立了。

将许多其他事宜推至一个更晚的时候是必要的，——这些其他事宜有益于创造我们所说的更完美的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在一开始不致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混乱。因为他们记着过去的专制暴政，所以他们是多疑的；而且由于他们不习惯于考虑自由政府的理想，所以他们不能充分知晓什么组织对于维护自由是必要的。这些事宜是——它们不太具有实质性——可被安全地推至一个更方便的时间和更好的时机的事情。公民们将日益热爱这种形式的共和国，而且由于他们通过经验变得越来越明白真理，他们将要求政府得到持续的改良并被引向完美。与此同时，这种政府将在我说的两个基础之上牢固确立起来。确定这些事情是何等容易、它们是何等地富有成果不仅可被许多论据证明，而且还可被例证更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威尼斯人的政府是在贵族的手中，但是这些贵族也只是普通公民，而且他们是如此众多，条件资质也是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不能否认它与人民政府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在许多方面效仿它；因为它主要是确立在这样两个基础之上，许多世纪以来，这一共和国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维护了它的统一与公民的和睦及它的自由，并发展到这样一种光荣和伟大的程度。正如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威尼斯人的统一并不是由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客观形势造成的，——因为在那一地理位置上也可能有或偶然有不

和与叛乱——而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政府形式的构成是如此良好，其本身的人员比例调配是如此均衡，以致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如此令人羡慕、如此宝贵的成果。比起外国的事例来，我们自己的事例也应同样使我们有所感动了，让我们无论如何从相反的观点考虑一下它们吧；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城市从来没有与那一政府形式相像的政府形式——是我们的事情总是发生这类频繁变化的原因，——时而被专制暴政的强力所压迫，时而被野心勃勃、贪婪成性的少数人的宗派所分裂，时而成了暴民的放纵无羁的牺牲品。这些城市是为它们居民的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安眠静养的结果却是我们的财产的被没收，我们的不幸公民的被流放和砍头。这种国会所产生的政府与我们从前在这座城市中所具有政府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政府总是产生不和与灾难，在无穷无尽的公家的和私人的变迁之后，最后产生了专制暴政，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祖先的自由之所以受到雅典大公^①、后来又受到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的压制的唯一原因。我们对此也不应大惊小怪；因为当行政长官的任命和法律的通过不是每天都要求所有人的同意，而是取决于少数人的判断的时候，公民们就不再关注公共的利益，而是关注私人的利益和收获，使整个城市产生分裂的宗派和派系就会产生出来，它们是所有共和国和帝国的灾难和必然的死亡。

① 布里尼的瓦尔特(Walter of Brienne)，于1342年被带入以解决内江，第二年被驱逐。

因此,避免凭借着理性和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们得知是有害的政府形式,而求助于凭借着理性和其他人的例证我们得知是健康和成功的政府形式,这是何等的精明谨慎啊!真理迫使我这样说:在我们的城市中,一个以这样的方式——即只有少数的公民具有过分的权力——组成的政府必然总是少数暴君政府;他们的危害性比单个暴君的危害性还要大,因为当邪恶变成了好几个人的邪恶的时候它的危害性更大,放下所有其他事情不说,由于这些人的意见有分歧,野心和欲望也具有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希望他们长期达成一致。在所有时代,意大利都有纷争不和与荼毒生灵的事情,现在,当你们刚对一位最强有力的公民实行流放的时候,当你们已被夺走如此大片的领土的时候,当整个意大利——当是时,外国军队已深入她的腹地——处于最严重的危险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

根据它自己的意愿组织它自己这种事情绝对掌握在整座城市手中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如果出现过的话,那也是非常稀有的。由于至善的上帝现在凭借着给你们自身造成严重的伤害并凭借着永远遮蔽佛罗伦萨人的智慧的美名赋予了你们这种力量,就请不要失去创建一个自由政府的机会,这一政府是一个组织得如此完好的政府,以致只要它持续存在,它就会使你幸福快乐,而且还会给你永远享受的承诺;所以这种政府能够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曾拥有和知晓的财富和幸福留给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继承人。

这些就是鲍兰托尼奥的话。与他相对，桂丹托尼奥·维斯普西(Guidantonio Vespucci)——一位著名的律师和具有杰出智慧与技艺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最值得尊敬的公民，如果以鲍兰托尼奥·索德里尼建议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政府像所描述的那样轻而易举地产生出人们所追求的结果，那么任何人希望为我们国家建立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都将是令人气愤和暴虐乖张的。任何一个公民如果不热爱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形式，——在这一共和国中，人民的美德、功绩和能力首先得到承认和褒奖——那么他就是一个邪恶的公民。但是我不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希望一个完全置于人的掌握之中的制度能够占尽这种好处。因为我知道，理性教导、经验说明、有智慧的人的权威进一步确认：在如此广大的民众中找不到能够引导我们期盼智慧压倒愚昧、善压倒恶、富有阅历的人压倒毫无历练的人的这种精明谨慎、这种经验和这种训练。因为，正像我们不能希望从一位不学无术、毫无阅历的判官那里得到明智的判断那样，我们也不能期盼从一个思想充满混乱、愚昧的人的身上得到——除非是偶然——一个谨慎或合理的选择或决定。

难道我们会相信一群由如此不同的思想心灵、社会地位和风俗习惯组成的、并完全关注他们自己个人私事的笨拙的、未受过训练的乌合大众能够辨认和理解在公众的政府中明智的人——他们不考虑别的事情，只考虑公共的事业——也认为很难理解的东西吗？撇开这一事实不说，即：每个人的自负都将导

致他们期求荣誉，——对于在人民政府中的人来说，光享受纯粹的自由成果还是不够的——他们都将向往最崇高的地位，都将向往参与最疑难、最重大的事情的决定。我们的城市与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同，在其他城市中，适度的规则将职位让给知识最渊博或功勋最卓著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劝自己相信生而平等，那么当一切都依赖大众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打乱美德和能力的适当位置。而且这种贪婪要传遍大多数人，那将确保出现以下情况，即：最有权势的人将是那些知识最为浅薄、最一钱不值的人；因为正像他们人数较多一样，他们在以这样一种方式组成的国家中也将具有更多的实力，这种方式是：人们只听多数人的意见，而不考虑这些意见的价值。所以，如果你们满足于你们目前引入的诸形式，它们又将不会马上摧毁那些精心设计的制度并用新的发明和不加深思熟虑制定出的法律代替它们，——明智的人将无法抵制这些发明和法律——那么你们必定有什么东西呢？在这样的一个政府中，这些东西总是一个危险，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就更是一个危险了，因为这一点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即：当他们从一个极端出发的时候，——他们曾被武力束缚在这一极端之中——他们就莽莽撞撞地径直冲向相反的极端而不在中途停留片刻。因此，那些从专制暴政之下解放出来的人如果不受到任何限制的话也会沉溺于放纵无羁，我们也可将这种放纵无羁正确地描述为专制暴政，因为，当一个人将财富和权利给予那些不应得到它们的人而夺走那些应该得到它们的人的财富和权利的时候，当他把人之间的社会等级和区分搞乱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暴君；而且他们的专制暴政就这一点而论也许更

为有害,即:愚昧无知比邪恶更为危险,因为愚昧无知没有任何负担和制衡,没有任何标准和尺度,也没有任何法律,而邪恶至少还有某些规则,某些约束,某些局限。

威尼斯人的例证不应给你们产生影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城市的情况是相当重要的,他们政府的古老形式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他们是这样商定事情的,即:重大事情的决定权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不掌握在多数人手中;他们也许生性不像我们这样活跃,是如此的更易于平息和满足。威尼斯人的政府也不仅仅依赖于那两个刚提到的要素,因为一位被终生任命的总督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完美性和稳定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协定和安排,如果任何人试图将这些协定和人事安排引入我国的话,那么他必将遇到强烈的反对,因为我们的城市不是今天才建立的,人们为它制定出一部宪法也不是第一次。因此,在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经常与公共利益作对的地方,在人们怀疑在维护自由的幌子之下可能有人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专制暴政的地方,忠告似乎很难为他们带来好处,正像在一个充满腐败血液的被感染的身体中医药不如在一个干净清洁的身体中有效一样。

为了这些原因而且根据人事的本性,——即它们通常都趋向于衰落和腐败——我们有理由害怕,现在,即在一开始就组织得不完美的东西在时间的过程中将会完全变得混乱无序,而没有理由希望无论是凭借着时间的流逝还是凭借着最后的机会它会被引向完美。但是,难道不看其他人的那些例证我们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例证了吗?因为,即使当人民处在这座城市的绝对

控制中的时候,它也还是充满纷争不和并处在完全的分裂之中,最后人们不得不很快进行政府的变更。而且,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找出其他人的例证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呢?——即:罗马的绝对的人民政府造成了如此之多的混乱无序,以致如果他们有良好的军事技术和能力的话,这一共和国就是短命的。我们为什么不记住这一事实呢?即:雅典这一最繁荣最强大的城市在失去了它的帝国之后又沦为它自己的公民和外国人的奴隶,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他们是以民众的评议来决定重大问题。但是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说在由国会引入的制度中没必要完全确立自由,因为一切事情都委托行政长官自行决定,而行政长官不是终身担任,而是定期更换,也不是只由少数人选举。与此相反,一旦他们经多数人通过之后,人们就根据这座城市的古老的风俗习惯以抽签在他们中间进行选拔。因此他们的任免如何能由小派系或个体公民的一时兴致决定呢?我们当然最好确保最重要的事情是由最明智、最具有经验、最严肃认真的人检验和指导的,他们管理起事务来要比一般人民有序、保密、审慎得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事务,有时这件事毫无必要,他们却花销无度,极为奢侈浪费,有时这件事极为必要,他们又如此贪婪吝啬,以致经常为节省一点可怜的开支造成更大的开销和严重的危险。

正如鲍兰托尼奥所说,意大利的不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些不幸;但是,当我们需要最具有经验、最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生的时候,我们却依赖那些毫无经验、毫无技术的人,这又是何等的愚蠢啊!最后,你们必须考

虑到,你们应凭借着在政府中给予人民适当的份额和适当的权力将你们的人民置于更伟大的和平生活之中,而且更加轻而易举地引导他们作出对他们自己和普遍的善都有益的决定;因为如果人们在任何事情上都绝对依赖他们的判断,那么危险则是他们对他们的智慧而忠诚的公民的劝告将变得狂妄自大、难以接受并有抵触情绪。

在这一委员会上,——较少的公民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如果在人们的反复考虑中没有神的权威的干预的话,——这些神的权威的干预是通过传道会的一位修道士——费拉拉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of Ferrara)说了出来——这一倾向于政府的一个更有限的形式的意见就成了更有影响的意见。这个人几年来一直在佛罗伦萨公开宣传上帝的话,他学养极深,道德崇高且受人尊重,作为一位先知在大多数人中负有声望,追随者不乏其人。因为当在意大利除了最完美的和平没有任何事件的迹象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布道中反复预告了外国军队将要来意大利,他说那时人们是如此害怕,无论是城墙还是军队都不能为他们抵抗外国军队的入侵。他声称,他并不是通过人的理性或书本知识,而是通过神的启示才预示他不断预告的这件事和许多其他事情。而且他还暗示了将在佛罗伦萨政府中发生的变化;现在,他一边公开地对在国会中辩论的政府形式表示悲叹和遗憾,一边断言建立一个绝对的人民政府是上帝的意志,因此,少数公民的权力就不应破坏其他人的安全或自由。结果,由于人们非常尊重他的名声,许多人又希望建立

绝对的人民政府,所以对于那些对这一问题有不同感受的人来说,抵抗这一强大的趋势就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在这一问题在许多会议上被充分讨论之后,最后决定建立一个全体公民的委员会,正如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谣传的那样,人民中的糟粕和渣滓是不能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它只能由那些根据这一城市的古老法律有资格参与政府工作的人组成。在这一委员会中,他们只是为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以外的地区选举行政长官,批准金钱的供应和首先由诸行政长官和其他更小的委员会通过的所有法律。为了清除内乱的根源,为了给每个人更大的安全保证,公共的法令禁止——在这一方面,它遵从了雅典人的榜样——起诉任何人有反对国家的罪行和不端行为,而在过去是有人犯这种罪的。如果他们与此同时引入了所有那些规定和条款,——这些规定和条款在当时进入了精明谨慎的人的心灵——那么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可能创建一个稳定的和很有条理的政府;但是,由于在没有许多人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能决定,——这许多人(他们特别关注过去的事件)充满疑虑——所以人们决定他们应暂时建立起这一伟大的委员会,以作为新的自由的基础,而将所有其他事情推至一个有利的时机,当是时,没有能力凭借理性和判断发现国家的这一需要的那些人应该凭借着经验发现了国家的这一需要。

第三章

[查理八世占领了新城堡(Castelnuovo),乌欧沃城堡(Castel dell' Uovo)和加埃塔的要塞。在乌欧沃城堡投降之前,他派人去叫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并提议将在法兰西的一部分土地给与费兰多。费德里哥的回答。费兰多从他的逃亡地伊斯基亚岛来到西西里。已由亚历山大六世移交给查理的土耳其皇帝的兄弟 Gemin 之死。]

这就是托斯卡纳的事态。与此同时,已经占领了那不勒斯的法国国王正试图以两种方式取得他的完全彻底的胜利,这两种方式是:第一,凭借着占领新城堡(Castelnuovo)和乌欧沃城堡(Castel dell' Uovo),这是两座仍由费尔迪南德家族占领的那不勒斯的要塞,因为他几乎毫不费力地攻占了圣·文森兹奥(San Vincenzo),那不勒斯人建立此塔是为了保卫港口;第二,凭借着

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降为他的仆从。在这两方面,命运继续向他展示出同样的偏爱和恩宠。新城堡——它是法国国王的位于海滨的宫殿——稍微进行了一下防御,就因为守卫它的 500 名德国人的卑鄙和贪婪投降了,其投降的条件是,他们应该带着通行证和所有他们自己能够搬运的财物离开这座城堡。在这座城堡中有大量食品,查理不考虑任何后果,就将这些食品分给了他的一些人民。

乌欧沃城堡是建在海中的一大块岩石上,这块岩石在从前与陆地相连,但是在古代却被路库路斯(Lucullus)切断了与陆地的联系,现在凭借一座狭窄的桥梁与和那不勒斯相近的海岸连在一起。这座城堡不断遭到法国大炮的轰击,这些大炮只能摧毁城墙,却不能摧毁岩石构成的基座;然而,在几天之后,他们同意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们还没有被解围的话就投降。这些城镇的贵族和代表步行数日去会见被派往这一王国的不同地区的指挥官和军人。他们互相竞赛,争当第一个以如此之多的善良意志或恐惧欢迎他们的人,以致这座要塞的守卫者几乎不加任何反抗就投降了;粮草充足的加埃塔城堡在受到微弱的攻击之后就无条件投降了。所以在几天之内,除了伊斯基亚岛和在普利亚(Puglia)的布林迪西(Brindisi)和加里波利(Galipoli)的要塞之外,整个那不勒斯王国都落入查理的手中,其轻而易举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在卡拉布里亚的勒佐要塞——这是一座建在与西西里相对的意大利最远点的城市,这座城市本身已归顺查理——还有图尔皮亚(Turpia)和曼提亚(Mantia)——它们在一

开始就升起了法国的旗帜,但是除了法国国王本身以外,拒绝受任何人的统治,法国国王将它们给了他的一些人民,——它们改变了主意,又回到它们从前主人的面前。布林迪西城在此后不久也投降了。查理并没有将军队派到那里;在事实上,出于对这座城市的漠不关心,他不仅没有满足他们的被派到那不勒斯去投降的代表的意愿,而且几乎没听他们说话。所以在这些城堡中拥护费兰多的人能够主动地将这座城市拉回到忠于阿拉贡家族的这一边来。追随这一榜样,已经拥戴法国的奥特朗托城当没有人到那里接收它的时候也改变了它的心思意念。

除了佩斯卡拉侯爵阿瓦洛斯家族的阿尔丰索以外,——他被费兰多留在新城堡——这一王国的所有领主和贵族都去向这位新国王表示敬意。当他认识到德国人就意味着投降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国王和除他之外的两三个人逃到了西西里,因为查理已把他们的国家给了其他人。查理希望凭借一个商定的解决办法将这一巨大的收获据为己有,在他占领乌欧沃城堡之前,他派人带着通行证去叫冬·费德里哥。因为他曾在查理父亲的宫廷中生活过几年,而且与法国国王有姻亲关系,所以冬·费德里哥在所有法国贵族中很受欢迎。通过他查理提出,如果费兰多使他的王国的剩余地区都向法国投降,那么他将把在法国的大片土地和岁入给予费兰多,并将为冬·费德里哥在那里的所有财产进行优厚的补偿。但是因为冬·费德里哥知道如果他的侄子不能保住卡拉布里亚,他就决心不接受任何解决方案,所以他以严肃的词句回答说,由于上帝、命运和所有人民的意志已一

致同意将那不勒斯王国给予他，费兰多并不希望抵抗命运的这一安排。他认为向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国王让步并不是耻辱，他所要求的不外是一定服从和忠于他：只要他被允许保住这一王国的某些部分，——他指的是卡拉布里亚——他在这些地区不是作为国王存在，而是作为法国国王的贵族之一存在，并尊敬法国国王的宽厚仁慈和宽宏大度。在他任国王期间，他希望能有机会展示这样一种勇气，而厄运却使他不能在他自己的防御战中运用这种勇气。这一过程只能使查理更加伟大光荣，使他的行为更像古代著名国王的行为，这些国王以类似的行为使他们的名字不朽，并在他们的人民中赢得神圣的荣誉。而且这将是一个既光荣又安全的过程；因为，只要以费兰多作为他的封臣，这整个王国都将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也无须害怕命运的变化，无论何时，只要在胜利之后不注意节制和谨慎行事，这种命运的变化都经常会以意外的厄运玷污已经赢得的光荣。

但是，因为查理认为将这一王国的任何部分让给他的对手将使所有其他事情处在明显的危险之中，所以冬·费德里哥与他不欢而散。在这几座城堡投降之后，费兰多率领装备低劣的十四艘轻型战舰——他曾乘这些战舰离开那不勒斯——出走并驶向西西里，在此窥伺时机，以求一逞。他将阿尔丰索的兄弟阿瓦洛斯家族的伊尼戈(Inigo d' Avalos)留下来保卫伊斯基亚岛，这两个人都具有非凡的勇气，并对他们的国王无限忠诚。为了夺取敌人的这一立足点，——它对于在这一王国之内造成麻烦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点——查理将最后到达那不勒斯港的海军

舰队派到那里。当海军舰队发现这座被放弃的城镇时,他们认为这座要塞过于牢固,很难占领,所以没有进攻它。因此法国国王决定派更多的军舰从普罗旺斯和热那亚出发去攻占伊斯基亚岛并保卫附近海面的安全,这片海域偶尔受到费兰多的军舰的劫掠。然而,无论是勤劳努力还是建议忠告都不等于机会;因为他们做每一件事都非常缓慢,而且非常疏忽大意,慌乱无序。作为他们的好运的一个结果,法国人已变得比平时更加傲慢和狂妄自大,而且他们也拿重大的事情来碰运气,当是时,他们头脑里想的只是举行盛宴和寻欢作乐。那些最受国王偏爱的人都在私下里寻求从这一胜利中尽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们主人的尊严和利益。

正在此时,土耳其人 Gemin 在那不勒斯去世了,这使查理非常失望,他将他视为在他试图发动的反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确信他是被毒死的,毒药是教皇在特定时间给他的,这或是因为法国人违背他的意志强迫他交出 Gemin,——这样他就失去了 Gemin 的兄弟 Bajazet 每年付给他的 4 万枚金币,他凭借着安慰的方式使那些已经抓住他的罪证人得不到任何好处——或是因为他嫉妒查理的荣誉。也许他还对这件事感到害怕,即:如果查理在反对异教徒的斗争中取得成功,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教会事务的改革,因为许多人不断地敦促他做这件事,虽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教会已完全放弃了它的古老的风俗习惯,这造成基督教的权威日益衰弱。每个人都确信在他任教皇期间,基督教的权威

仍会进一步衰落下去。他凭借着邪术获得了这一职位,在人们的记忆中可能教会从来没有被更坏的人管理过。一些人甚至相信,——由于这位教皇的邪恶天性,人们相信他犯任何罪行都是可能的——当 Bajazet 听说法国国王正准备进入意大利的时候,他通过乔尔吉奥·博斯阿尔德(Giorgio Bocciardo)贿赂教皇杀掉 Gemin。然而他的死并没有阻止查理继续思考他的进攻土耳其的战争,虽然他是根据感情冲动而不是根据智慧和忠告展开行动。他将一位阿尔巴尼亚人都拉佐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Durazzo)派入希腊,因为他给了他能通过某些流亡者的机构在那一省份煽动起一些起义的希望。但是新的事件迫使他考虑其他事情。

第四章

[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和威尼斯人对意大利政治局势的恐惧和忧虑。教皇和马克西米廉(Maximilian)对这一局势的关注。教皇、罗马人的国王、西班牙国王、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之间的联盟。查理八世仍不信守与佛罗伦萨人的条约。那不勒斯王国的人民开始对法国人不满。]

我在上面说了,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要夺取米兰公国的贪欲和他对阿拉贡家族与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恐惧导致他力劝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当这件事办成而且他以此满足了他的野心之后,当阿拉贡家族处于这样一种困难的处境即他们几乎不能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第二个危险要比第一个危险大得多,真实得多;这就是说,如果那不勒斯王国补充了法兰西国王的实力,那么他自己和全部其他意大利人臣

服法国人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因此,他希望查理在佛罗伦萨人的领土上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当他看到查理已经极为轻而易举地将佛罗伦萨共和国拉到他的一边,并同样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教皇的敌对行为,而且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那不勒斯王国,他自己的危险也似乎随着法国人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成功地取得胜利的进程与日俱增。威尼斯元老院也开始为这同一令人恐惧的事担忧和焦虑,它确实坚持了它原来的保持中立的决定,它不仅如此小心谨慎地远离可能展示出它倾斜一边或另一边的行为,而且远离可能展示出它倾斜一边或另一边的所有表现,以致只有当他们听说法国国王已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他们才选安东尼奥·罗雷丹(Antonio Loredan)和多米尼哥·特利维萨诺(Domenico Trivisano)为特使去见法国国王,他们延误了如此之久才将他们派出去,以致法国国王在他们之前到了佛罗伦萨。在此之后,他们看到查理时来运转,势如破竹,像晴天霹雳一样划过整个意大利的长空,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就开始将其他人的灾难视为他们自己的危险。他们开始害怕随着其他城市的覆灭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城市的覆灭;尤其是当查理已经占领了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其他要塞、在锡耶纳留了一支驻军,随后在教会国也留了一支驻军的时候,——这似乎表现出他想要的不仅是那不勒斯王国,而是某种更大得多的东西。因此,他们非常乐于听取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建议,——佛罗伦萨人一向查理投降,他就力劝他们与他联手预防他们的共同危险。人们相信,如果查理无论是在罗马的领土上

还是在他进入那不勒斯王国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的话，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作战。但是，他以神速取胜使他们在讨论的所有措施和方法都无法实施，并制止了他们动武。查理已对罗多维科的动向有所怀疑；在占领那不勒斯之后，他已委托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Gianiacopo da Trivulzio)率领100名长枪手守卫那不勒斯，并发给他们大量薪水，还以许多允诺将红衣主教弗雷格索(Cardinal Fregoso)和费斯科家族的奥毕托(Obietto dal Fiesco)拉到他这一边来；后者作为他在热那亚事务中的有力工具，前者作为在米兰的教皇党的首领与罗多维科强力为敌。与此同时，他还拒绝将塔兰托侯国给予罗多维科，他说，在他征服整个那不勒斯王国之前，他没有义务这样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极大地伤害和激怒了罗多维科，他下令扣留了在热那亚为法国国王装备的十二艘轻型战舰，并禁止他的任何军舰在那里进行装配。法国国王抱怨说，这就是他没有再次试图以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攻占伊斯基亚岛的原因。

因此，双方的怀疑和愤怒与日俱增；而且，因为那不勒斯被法国人迅速征服这件事向威尼斯元老院和米兰大公说明了这一危险是何等之大何等之近，他们被迫毫不拖延地将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他们所得到的强大支持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教皇由于受到法国人的极大惊吓也急于做这同一件事。马克西米廉也是如此，因为与法兰西王室之间存在许多敌对的原因，还因为查理对他进行了严重的冒犯，他对法国人的成功总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更为不快。但是，罗多维科和威尼斯元老院最为倚

重的人还是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费尔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不久之前,他们已经承诺不妨碍查理占领那不勒斯,——这完全是为了从他手中拿回鲁西荣;但是他们已在这一承诺中狡猾地留下一个空子,以便他们可以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说的话是真实的话)为了进行赔偿,在协议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即:他们不应受到任何可能有损教会利益的事情的束缚。凭借着这一例外,他们推论说,如果教皇为了他的诸侯的利益请他们帮助那不勒斯王国,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违背誓约和承诺的前提下做这件事。他们还补充说,根据同一协定,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王国在法律上就属于他,他们就可能没有与查理作对。但是,无论这件事是否真实,这一点确实是肯定的,即:在他们一收回他们的领土之后,他们不仅开始给予阿拉贡家族向他们提供援助的希望并秘密地力劝教皇不要放弃他们的事业,而且在起初就以温和的话语鼓动法国国王(出于对他的荣誉的考虑和对于宗教的热情)将他的武器调转过来进攻异教徒,而不要进攻基督教徒,后来又继续以强硬得多的词语为达到这一目的向查理提出请求,非但如此,查理的远征部队越向前推进,他们对他所说的话就越充满疑虑。

为了使他们的话更有分量,为了使教皇和阿拉贡家族充满更大的希望,在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点,即:他们只对保卫西西里感兴趣,他们准备将一支舰队派到那里,——这支舰队在那不勒斯陷落之后到达了西西里——虽然在这里更多的是故作姿态,而不是实质性的出兵,因为在战舰上只载有 800 名

轻骑兵和 1,000 名西班牙步兵。他们就这样继续与法国国王虚与委蛇,直到科罗纳派(the Colonna faction)占领了奥斯蒂亚,法国国王对教皇的威胁给了他们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公开宣布他们内心所想的東西。他们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他们的特使安多尼奥·冯塞卡(Antonio Fonseca)在法国国王位于佛罗伦萨的时候向他公开表示抗议,即向他们声明,根据他们的作为基督徒的君王的义务,他们将着手保卫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封臣那不勒斯王国。当他们听到阿拉贡家族出逃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已开始与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举行谈判。他们急切地请求他们与他们结合在一起,为他们的共同防御一起抵抗法国人。最后,在四月的威尼斯城,——在此,所有这些国家的特使都已到齐——在教皇、罗马人的国王、西班牙国王、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之间签署了一个协定并结成了联盟。^①

根据已经发表的这一条约的款项,它完全是为了共同防御签订的,而且向任何希望根据适当条件加入这一条约的人开放。但是,因为他们全都感到确保法国国王不把着那不勒斯不放手是基本的前提,所以他们在一项秘密的条款中一致同意,已开到西西里的西班牙的军队应帮助阿拉贡家族的费尔迪南德恢复他的王国(他正怀着会得到人民支持的极大希望计划入侵卡拉布里亚);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应以他们的海军进攻沿海的城镇;米兰大公应凭借着占领阿斯蒂城阻击来自法国的援军,——奥尔良大公率领少部分军队留在那里;其他盟国应给西班牙国王和

^① 1495年3月31日的威尼斯同盟。

罗马人的国王一定数量的金钱,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能以强大的军队入侵法国领土。

除此之外,这些盟国要求整个意大利为了同一目的加入这一联盟。所以他们也逼迫和催促佛罗伦萨人与费拉拉大公加入这同一联盟。在这一条约发表之前,当这些盟国邀请这位大公加入这一条约的时候,他拒绝拿起武器反对法国国王;在另一方面,他以典型的意大利人的小心谨慎,同意米兰大公委任他的长子率领 150 名长矛轻骑兵当他的军队的中尉。佛罗伦萨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几个盟国以巨大的出价邀请他们加入这一条约,而且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放弃法国国王的事业;因为当这一条约发表的时候,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代表所有这些盟国向他们提议,如果他们加入这一条约,如果法国国王在从那不勒斯回来的路上试图进攻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就以他们的全部兵力抵抗法国国王,而且只要他们能收复比萨和里窝那,他们就将向他们提供援助。在另一方面,法国国王——他无视他在佛罗伦萨所作的承诺——既没有将他们的地产立即归还给他们,也没有在占领那不勒斯之后将各要塞归还给他们。他更看重他自己的良好信誉、他自己所发的誓言和那些人的忠告,这些人偏袒比萨人的事业,他们劝说他,只要他们一回到比萨,佛罗伦萨人就会和其他意大利人团结在一起。

圣·马洛的红衣主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微弱的反对意见,虽然有人对他行以重贿,请他不要为比萨人在宫廷上与其他贵族发生争吵。法国国王不仅以这一方式,而且以许多其他方式

表现出既不太重视他自己的话，也不太重视当是时佛罗伦萨同盟对他可能具有的价值。所以，当他们的代言人对他抱怨蒙特普尔西亚诺 (Montepulciano) 的叛乱并坚持认为他应——根据他的义务——强迫锡耶纳人将它还回来的时候，他几乎是以嘲笑的口气回答：“如果你们的臣民因受到虐待而造了反，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尽管如此，佛罗伦萨人还是没有让怒气冲昏他们的头脑从而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并决定不听这一同盟的请求。当法国国王回来的时候，他们尽力避免激怒他，从而使他们自己不致受到法国军队的进攻，因为他们还有希望从那些在事实上持有他们财产的人的手中收回他们的财产；这也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同盟的允诺毫不信任，知道威尼斯人仇恨他们，因为他们的野心在许多时候都遭到他们的抵制；而且，显而易见，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在比萨问题上有他自己的打算。

当是时，在那不勒斯王国法国人的声望已开始迅速下降，因为——由于他们完全沉溺于寻欢作乐且行事毫无体统——他们不想费心将阿拉贡家族逐出，所以几个地区仍由他们占据，如果他们凭借着好运、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话，做这件事易如反掌。他们在人民中的威望甚至下降得更快，因为，虽然法国国王对人民表现出非常慷慨大方和仁慈，赋予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免税的特权，免税额一年超过 200,000 枚金币，但是他没有以应有的条理和谨慎的态度处理好其他事情。查理不爱经营庶务，也不爱听人民的抱怨和请求；他将办事的所有负担都留给他的顾问和参议，这些顾问和参议部分是出于无能，部分是出于贪婪，将所有

事情都办得一团糟。仁义之举和优厚的礼品也没有把贵族拉过来；进入王室或觐见这位国王是极为困难的；在个人之间也没有进行区分；人民的价值和功劳完全没有得到承认，或只是偶然得到承认；安全的保证并没有给那些是阿拉贡家族的天敌的人；各种困难和办事拖延使安茹派和被费尔迪南德驱逐的其他贵族的财产不能回到他们手中；恩宠和优惠给了那些以礼品和特殊手段购买它们的人；一些东西被从许多人手中毫无理由地夺走了，其他东西又无根无由地给了另一些人；几乎所有官职和许多人的财产都在法国人中分配，这些法国人还接受了几乎所有的王室土地（这即是说那些直接由国王统治的土地）——这一点最使那不勒斯的臣民气恼，因为他们习惯于接受阿拉贡家族的国王的精神谨慎且有序的政府的领导，而且从这位新国王的身上，他们希望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东西。

除此之外，法国人还有天生的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他们的轻易取胜更助长了他们的这一天性，这些胜利使他们自视过高，以致藐视所有意大利人。他们在安顿士兵住宿方面也是非常蛮横无礼、专断傲慢，只要有军人分布的地方，无论是那不勒斯，还是在这一王国的其他地区，都是如此。在所有地区，法国人的行为是如此之坏，以致人民盼他们到来的燃烧的欲火已变成了燃烧的怒火。在另一方面，对阿拉贡家族的仇恨已让位给对费兰多的同情，因为他们还记着他们总是具有的对他的美德的期望，还回忆着在他离开之前以如此仁慈和坚定的口气向那不勒斯人讲话的那一天。作为一个结果，这座城市和几乎整个王国

都在等待一个时机请回阿拉贡家族来，——这种热情不比几个月前他们要求阿拉贡家族倒台的热情差。甚至令人讨厌的阿尔丰索的名字也开始变得受人欢迎了；他们将他们过去所说的残酷行为描述为正义的严厉，——在他父亲在世时，当他管理这一王国的内部事务的时候，他有这些残酷行为。他们将几年来他们将其视为是骄傲和狂妄自大的东西称为心灵的真诚。这就是人民的特性，他们倾向于凭希望行事，而不倾向于根据他们应尽的义务行事，他们的忍耐力总是比他们必须忍耐的东西所需的忍耐力要小，而且总是不喜欢事务的目前状态。那不勒斯王国的人民尤其如此，他们的不稳定性和渴望变革的特性在全体意大利人中都是有名的。

第五章

[作为意大利国家同盟的一个结果的查理八世的决定。在离开那不勒斯之前,他分配官职和责任。法国国王和宫廷大臣十分希望返回法兰西。查理与教皇之间就那不勒斯王国的授封问题举行谈判。在掌握了头衔、国王徽章之后,查理离开那不勒斯。奥尔西尼家族(The Orsini)要求给予他们自由,但毫无结果。为了避免与查理会见,教皇去了奥尔维耶托,在此之后又去了佩鲁贾。佛罗伦萨人收回他们的要塞的新尝试。查理将锡耶纳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但只有很短的时间。]

甚至在这一新同盟形成之前,法国国王就几乎下定决心回法国去。与其说是谨慎的思考驱使他这样想,不如说是轻浮的冲动和所有宫廷大臣的强烈愿望驱使他这样想;因为在法兰西王国仍有亲王和国家的无数重要事情等待解决。他还没有完全

取胜,因为整个王国还没有被征服。但是,当他听说一个由如此之多的君王结成的同盟已经形成并共同反对他时,他非常不安,并与他的顾问和参议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他们全都说,——这种说法确实很真实——在信基督教的人民中间已经多年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联盟了。根据他们的建议,国王决定应赶快离开意大利,他害怕他们在此停留的时间越长,困难会变得越大,因为这会给这一同盟做更多准备的时间(已有谣言传说一支强大的德国人的军队将进入意大利,而且人们已在大量谈论皇帝本人)。法国国王命令新组成的部队从法国开到阿斯蒂,以据守这座城镇,并强迫米兰大公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领地,如果国王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还准备进一步北上。

在同一个内阁会议上还决定,尽一切努力并以慷慨的代价将教皇与这一同盟的其他成员国分离开来,并劝说他将那不勒斯王国的封地授予查理。在罗马,虽然他已同意毫无保留地将它授予查理,但他直到现在仍拒绝这样做,甚至以这样一个宣言拒绝如此行事,即:他作出这样一个让步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在这些严肃的决定和重要的事项中,他们并没有忘记比萨的事务。法国国王——为了许多原因,他希望将它握在他的手中——因为害怕比萨人在这一同盟的帮助下从他的手中将这一要塞夺去,从海上将 600 名法国步兵和来到他的宫廷的比萨大使一起派到那里。当这些军队到达比萨的时候,他们和被留在后面那不勒斯城里的其他部队一样,被同一种强烈的愿望所激励;在要进行抢劫的欲望的刺激下,他们与比萨人的军队——从

他们那里，他们接受了金钱——一起围攻里布拉法塔(Librafatta)城堡。在鲁西奥·马尔维佐(Lucio Malvezzo)指挥下的一些比萨人在几天前在此驻扎，他们从这一事实获取了勇气，即：佛罗伦萨人已派一部分军队前往蒙特普尔西亚诺；在此之后，他们又听说敌人正在接近，所以他们在黎明之前就撤离了。现在，在与这支法国卫戍部队一起返回之后，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占领了这座城堡。赶来救援的佛罗伦萨的军队为山洪所阻，无法度过塞尔奇奥河(River Serchio)，又因为卢卡人民的态度不敢沿着河走途经卢卡的路，这里的人民坚决支持比萨人获得自由。在夺取里布拉法塔要塞之后，——法国人将这一要塞据为己有——他们和比萨人作为佛罗伦萨的公开敌人侵扰和蹂躏了比萨周围的全部乡村。当佛罗伦萨人对此发出抱怨时，查理只是回答说，当他回到托斯卡纳的时候，他将兑现他的诺言。他劝他们以耐心忍受这一短暂的拖延。

但是，尽管要离开意大利的欲望是强烈的，可对于查理来说要执行这一决定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他的军队没有多到能分成两部分的程度，这即是说既能将他安全地护送到阿斯蒂，顶住这一同盟的反抗，与此同时，又留下足够的军队保卫那不勒斯，完全顶住迫在眉睫的进攻。面对这些困难，他被迫——以便那不勒斯王国的保卫者不致被完全夺走——削减为他自己的安全所需的兵力，与此同时，——以便使他自己不致暴露在明显的危险面前——他不能将强大的卫戍部队留在身后，而那不勒斯确实需要这支部队。所以他决定留下一半瑞士士兵，一部分法国步

兵,800名法国长枪骑兵和大约500名由他出资雇佣的意大利长枪骑兵,一部分由罗马行政长官指挥,一部分由普罗斯佩罗(Prospero)、法布里兹奥·科罗纳(Fabrizio Colonna)和安多内罗·萨韦利(Antonello Savelli)指挥。所有这些都是他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全部土地和国家中进行分封时所偏爱的指挥官,——尤其是科罗纳,因为他已将从前由维尔吉尼奥·奥尔斯尼(Virginio Orsini)持有的阿尔比(Albi)和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的乡村地区给了法布里兹奥;将属于加埃塔家族的特莱埃托公国(Duchy of Traietto)和丰迪城(Fondi)及它的许多城堡送给普罗斯佩罗,将从康梯家族(Conti family)那里拿来的蒙特佛尔提诺(Montefortino)与其毗邻地区也给了他。查理认为,在紧急情况下,那些贵族的军队会加入这些军事力量,这些贵族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不得不要求他来统治,尤其是萨莱诺亲王(Prince of Salerno)——他已恢复他的海军上将的官职——和比西尼亚诺亲王(Prince of Bisignano)。

他将蒙特奔斯耶尔家族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Montpensier)指定为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的中将,这位指挥官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与其说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高贵的地位和皇家血统。除此之外,他在这一王国的许多地区委任了各种指挥官,并将土地和岁入给所有这些人。这些人中的主要人物是作为卡拉布里亚总督的奥毕尼(Aubigny),他被任命为大总管;在加埃塔,他将鲍凯尔家族的塞内卡尔(Senechal de Beaucaire)任命为掌礼大臣(Grand Chamberlain);

在阿布鲁齐,他将一位非常勇敢且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舰长古埃拉家族的格拉兹亚诺(Graziano di Guerra)任命为总管。他向他们许诺,他将送给他们金钱并尽早派出援兵;但与此同时,他除了指定专款和基金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粮食,而这些基金又是由这一王国的岁入一天一天地产生出来的。这一王国已开始摇摆不定了,而且在许多地方,阿拉贡家族的事业正在复兴。就在查理打算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费兰多与用舰队送到西西里的西班牙军队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许多当地居民立刻加入了他们的军队,而且立即包围了勒佐城,——它的要塞已经归在费兰多的名下了。与此同时,威尼斯的海军在安多尼奥·格里马诺(Antonio Grimano)——他是一个在共和国中具有很高权威的人——的指挥下出现在普利亚(Puglia)沿海。但是,无论是这些事件还是未来变化的任何其他预兆都无法推迟或以任何方式拖延执行离开意大利的决定;因为除了形势所迫以外,国王和整个宫廷想要回法国的急切心情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就好像是说,他们相信,使他们能取得这种胜利的机会对于保持这一胜利来说也是足够的。当是时,费兰多已占领伊斯基亚岛和利帕里群岛(Lipari islands),那不勒斯王国的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如此接近西西里——和最近他重新占有的勒佐城;在卡拉布里亚,他占领了特拉诺瓦(Terranuova)及其要塞和周边的其他几座要塞和地区;他还占领了布林迪西、——冬·费德里哥曾在此避难——加里波利(Galipoli)、曼提亚(Mantia)和图尔皮亚(Turpia)。

但是,在法国国王离开之前,他与教皇讨论了各种问题,这种讨论不是没有达成一致的希望。为了这一原因,圣·狄奥尼吉(San Dionigi)的红衣主教从教皇身边来到法国国王那里,在此之后又回到罗马,与此同时,法国国王将弗朗兹先生(Monsignor Franzi)派到教皇那里。法国国王尤其是要求那不勒斯王国的封地,而且希望教皇——如果他不愿意当他的同盟者的话——至少不加入他的敌人的联盟,并愿意在罗马把他作为一个朋友加以欢迎。虽然教皇从一开始就听到了所有这些话,可他并不信任查理。因为他并不想放弃这一同盟或允许他得到那不勒斯王国的封地,——由于他认为这并不能确保一个真正的和解——所以他对他的其他要求提出了各种非难。至于说到那不勒斯王国的封地,虽然法国国王同意在不损害其他人的权利的情况下接受它,可教皇回答说,他希望首先向在法律上归属于他的人出示这块土地。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切盼以武力阻止法国国王进入罗马,所以他要求威尼斯元老院和米兰大公提供援助。他们送给他 1000 名轻骑兵,2000 名步兵,并向他允诺送给他 1000 名长矛轻骑兵。他希望能以这些军队和他自己的军事力量坚持住。但是他后来又认为将他们的军队从他们自己的国家经如此之远的路程派到他这里来实在是太危险了,他还考虑到他们的军队还没有组织好,因为一部分军队还忙于解决阿斯蒂的问题。他们还记着这位教皇的叛变行为,当时他将费兰多及其军队召入罗马,后来又再次将他赶走。所以他们改变了主意,开始敦促他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因试图保卫罗马

而将他自己暴露在严重的危险面前。因为,即使法国国王进入了罗马,他也将在不把任何军事力量留在身后的情况下立即离开罗马。这些因素增加了法国国王与教皇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希望。

因此,法国国王于5月20日离开那不勒斯;但是,由于他还没有以通常的仪式摘取国王头衔和徽章,所以在他离开那不勒斯几天之前,他在大教堂根据那不勒斯国王的习俗以隆重的礼仪庄严地接受了人们通常给予新国王的王室徽章、荣誉,并听了人们对他宣读的誓词。乔凡尼·伊奥维亚诺·蓬塔诺(Giovanni Ioviano Pontano)以人民的名义发表了演说。这对他的名誉是一个损失,他的才学、人品和管理内政的能力都是非常优秀和杰出的,因为他长期以来担任阿拉贡家族国王的秘书,并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是阿尔丰索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家庭教师。因此,无论是出于对演说形式的关注还是他自己的对法国人的逢迎和献媚,在对这些国王——这些国王曾是如此地宠爱他——的谩骂中他都似乎走得太远了。有时他自己是如此严格地遵守适度和温和的原则,遵守那些戒律,——这些原则和戒律充满博学的智慧和论述美德的文字——他以这一操守为他自己造就了一个对于全世界来说的他是每一分支学科的天才的良好声誉,并给所有人以良好的教益。

跟随查理出发的有800名法国长矛轻骑兵,他的近卫军的200名侍从,跟随特里乌尔兹奥(Trivulzio)出发的有100名长矛轻骑兵,3000名瑞士步兵,1000名法国步兵和1000名加斯科涅

步兵。他命令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Cammillo Vitelli)与他的诸兄弟率领 250 名长矛轻骑兵在托斯卡纳与他会师,与此同时,海军返回里窝那港。维尔吉尼奥·奥尔斯尼和皮提戈里亚诺的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在没有任何卫兵的情况下跟随法国国王行进,但是,他们有誓约在先,即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不离开法国国王。当他们对不公正地被逮捕发出抱怨的时候,他们的案子首先被提交给王室理事会,在王室理事会面前他们声称,当他们已经投降的时候,法国国王本身不仅以口头的形式而且以他自己亲手签字的书面形式将他们的通行证颁发给他们的公使。所以,当他们从他们的代表那里听说他们只需等秘书准备文件时,当第一个传令官到达诺拉时,他们根据这一保证举起了法国国王的旗帜,并把这座城市的钥匙呈交给了只带几个骑兵到来的第一位军官,虽然他们还有 400 多名长矛轻骑兵,并可易如反掌地进行抵抗。

维尔吉尼奥和这位伯爵向这一理事会提起了奥尔斯尼家族的古老的忠诚,——他们总是支持教皇党;而且他们和所有他们的祖先及后裔都会永远将法兰西王室的名字和徽章刻在他们心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迅速地在罗马周围的他们的国家中欢迎法国国王的原因。因此将他们逮捕关押是不正确的或不公正的,也是与法国国王的保证或他们自己的行为不相符的。但是李尼(Ligny)——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诺拉——很快回答说,虽然这一通行证是由法国国王同意颁发和签署的,但是直到在它被国王的印章和秘书的签字进一步证实并被发给收信人之

前,它仍不能被视为是绝对有效的。这是所有宫廷在批准所有特许和专利时的古老习俗,其目的是对君王不加适当考虑所说的话有所限制,他们之所以不加适当考虑,或是因为他们管的事太多了,要尽的义务太多了,或是因为没有充分了解情况。并不是他们的对法国国王的保证的信任促使奥尔斯尼家族向如此弱小的一股军队投降,而是惧怕和必要性迫使他们投降;因为他们既没有进行防御的可能,也没有逃跑的可能,其原因是,周边所有国家都已被这些征服者占领。他们就他们的功绩所说的话并不是真实的,即使是其他人说这些话,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誉,他们也应予以否认,因为在每一个人看来这一点都十分明显,即:他们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为了躲避危险才向法国国王开放他们的领地,他们在逆境中放弃了阿拉贡家族,而在繁荣昌盛的时期他们却从阿拉贡家族得到大量的好处。因此,由于他们领取敌人的薪金,而且对法国人的事业极为敌视,又没有以任何适当的形式得到对他们的安全的保证,所以根据战时的正当法律将他们逮捕关押。这些事情是针对奥尔斯尼家族说的。而由于他们得到了李尼的力量和科罗纳家族的权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是法国王室的夙敌和相敌对的派别,所以他们公开敌视法国王室——所以这个法庭没有做出任何判决;但是,这一法庭还是决定,他们还是应该跟着国王走,虽然给予他们某些希望,即在他到达阿斯蒂的时候可能释放他们。

教皇——虽然这一同盟已敦促他离开罗马——仍认为他能与查理达成和解并继续与他谈判。尽管如此,他的不信任和猜

疑的心态还是占了上风。虽然他给了法国国王某些希望，即他愿意在罗马等他，但在查理进入这座城市的前两天，他就在红衣主教团的陪同下去了奥尔维耶托，跟他走的还有 200 名长矛骑兵，1000 名轻骑兵，3000 名步兵。他认为圣·安吉罗城堡（Castel Sant' Angelo）得到了充分的防卫；而且有圣·安纳斯塔西亚的红衣主教作为他的特使留在罗马迎接和款待法国国王。查理从特拉斯特维尔（Trastevere）入城，避开了圣·安吉罗城堡，并在市郊（borgo）下榻，拒绝在教皇为他提供的梵蒂冈宫下榻。教皇从奥尔维耶托又来到佩鲁贾，在此他听说法国国王正在接近维特尔博。他再次给他某些在维特尔博与奥尔维耶托之间的某个地方会见的希望，而他的真实意图却是——如果查理走这条路的话——一直走到安科纳，以便能够从海上逃到某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尽管如此，法国国王——虽然他对教皇非常生气——还是放弃了契维塔韦基亚要塞和特拉契纳要塞，却持守着奥斯蒂亚不放，在他从意大利离开的时候，他将奥斯蒂亚留在奥斯蒂亚的主教、在文科利（Vincoli）的圣·皮埃罗（San Piero）的红衣主教手里。他还穿越了教会的土地，就好像它们是友好的领土一样，——除了先头部队以外——当托斯卡内拉（Toscanelle）的人民拒绝为他们提供住宿的时候，他们就强行进入城镇，对其大肆劫掠屠戮。

在此之后，法国国王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在锡耶纳停留了六天。他并没有考虑到——虽然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和特里乌尔兹奥在当时恳切地提醒他这一点——给予

敌人如此多的时间进行准备并将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是何等的危险。而且,他也没有以有益的决定弥补时间的损失;因为在锡耶纳他们讨论归还佛罗伦萨要塞的问题,当法国国王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已对此做出绝对的承诺,后来在路上他又数次对此加以肯定。因此,佛罗伦萨人——除了准备付给他在佛罗伦萨同意的剩下的3万枚金币以外——主动提出借给他7万枚金币,而且还派他们的将领弗朗西斯科·塞科(Francesco Secco)率领300名长矛轻骑兵和2000名步兵将他一直护送到阿斯蒂。法国国王对金钱的需求,扩军的优势和对国王的良好信誉及所发誓言的关注导致参议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力劝国王归还这些要塞,与此同时保住皮埃特拉桑塔和萨尔察纳以作为根据他的意愿更轻而易举地影响热那亚人的手段。但是,为了造成更大的灾难,在意大利燃料命中注定还应燃烧着。李尼——他既年轻又没有经验,但是他的母亲却是法国国王母亲的姐妹,而且是他的大红人——或是被一时冲动所驱使,或是被这样一种怒气所驱使,即佛罗伦萨人应该站在圣·马洛红衣主教一边,阻止做出这一决定,他提不出其他理由来,只能以对比萨人的同情为根据,而且他轻视佛罗伦萨人提供的援助;他说,因为法国军队能够打败联合在一起的所有意大利人。德·皮埃尼斯先生(M. de Piennes)支持李尼,因为他希望国王将比萨和里窝那的领地给他。

在锡耶纳,他们还讨论了那座城市的政府的问题。许多人民和行政长官为了削弱新山峰派(Monte de' nove)的力量,力劝

国王引入新的政府形式并以在李尼指挥下的法军卫队代替驻扎在市政厅的新山峰派的卫队。虽然这一建议作为对于目前来说过于临时、过于不当的建议在王室参议院中遭到拒绝,但是李尼——他打算使他自己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可是他的打算落空了——根据一个条约的条款,让查理将锡耶纳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凭借着这一条约的条款,除了蒙特普尔西亚诺(Montepulciano)外,他承担起保卫他们的全部领土的任务,关于蒙特普尔西亚诺,他说,他既不希望干预佛罗伦萨人一方,也不希望干预锡耶纳人一方。虽然在这一条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锡耶纳公社还是经查理的同意选举李尼作为它的首领,答应一年给他 20000 枚金币以完成在此供养一个中尉及 300 名步兵以保卫这座城市的义务。他留下了法军的一些部队。这些决定的虚妄和无益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在新山峰派以武力再次确立了它的通常的权威之后不久,就将这支卫队赶出了锡耶纳,将查理作为大使留下来的德·李乐先生(M. de Lille)也撤职了。

第六章

[这一同盟为进攻法国人所作的准备。出自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对正在阿斯蒂为防御进攻作准备的奥尔良大公的口信和威胁。奥尔良大公占领了诺瓦拉,但是他想占领维杰瓦诺,却失败了。]

伦巴第的事情已经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了,因为威尼斯人和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正竭力为阻止查理返回法国做着准备,或至少为确保米兰公国的安全做着准备,他必须走很长的路程才能通过这一公国。斯福尔扎最近刚从皇帝那里以极其庄严隆重的仪式收到了这一公国的封地的特权,并在将这些授权带给他的大使面前公开向皇帝表示敬意而且还宣誓效忠。他和威尼斯人已经重新组成了他们的军队,或联合或各自独立地再次招募了一支强大的长矛骑兵部队。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他们使乔

凡尼·奔提沃格里奥(Giovanni Bentivoglio)接受了他们的薪俸,并使他和波洛尼亚城一起加入了联盟。在热那亚,为了保卫这座城市,罗多维科自己出资武装了十艘轻型战舰,并与教皇和威尼斯人一起联合出资武装了四艘大型军舰。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同盟条约规定的占领阿斯蒂的义务,他派人到德国招募 2000 名步兵,并命令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利佐(Galeazzo da San Severino)率领 700 名长矛骑兵和 3000 名步兵进行远征。他对获取胜利是如此地具有把握,因为在运气好的时候他的天性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而且他希望侮辱一下奥尔良大公,他派人警告他,再也不要篡夺米兰大公的头衔,——他的父亲查理在菲利普·马丽亚·威斯康梯(Filippo Maria Visconti)死时篡夺了这一头衔;再也不许让任何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再也不要想把在阿斯蒂的法国军队送回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去;而且,为了以这些条件证明他的顺服性,他要求他将阿斯蒂交给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利佐,法国国王对他的信赖不亚于他,在一年以前法国国王就在法国将他接纳入圣·米凯尔勋位和兄弟会之中了。

此外,他以同样自负的口气夸张他的实力,夸张这一同盟在意大利进行反对法国国王的战争所作的准备,夸张罗马的国王和西班牙的国王为在阿尔卑斯山以外与法国国王作战所作的军备。尽管如此,奥尔良并不为这类虚妄不实的威胁所动。他一听说要形成这一同盟的第一个动议之后,就专心加固阿斯蒂的城防,并急切地要求从法国派来新的军队。这些军队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是法国国王作为自己的

援军派来的。因此奥尔良大公——他并不害怕敌人——率领他的部队走出阿斯蒂并占领了圣·塞维利诺家族的安东尼奥·马里亚(Antonio Maria da San Severino)的地产、在萨卢佐侯国(Marquissate of Saluzzo)中的瓜尔菲纳拉(Gualfinara)的城镇和要塞。作为一个结果,伽利佐——他已经占领了几座小城堡——率领他的军队撤退到阿农(Anon),这是在米兰公国中靠近阿斯蒂的一个地方,他毫无再发动进攻的希望,或者说他害怕被别人进攻。但是,罗多维科生性趋向于突然卷入需要很大花销的事业,在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不乐意——即使是十分需要——花钱,这就是他将他的国家置于严重的危险之中的原因。因为支付给德国士兵的薪金尚未筹到,所以到达的德国士兵非常之少,为了同一原因,伽利佐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削弱。

与此同时,援军从法国持续不断地到达,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意大利,因为他们是为解救国王本人而被征召来的;奥尔良大公也已经有了300名长矛轻骑兵,3000名瑞士步兵和3000名加斯科涅士兵。虽然他已经快速传递了查理的命令,即:他应避免任何出击,并准备只要一听到召唤就来与他会师,尽管如此,由于很难抗拒个人利益的诱惑,他还是决定找个机会占领诺瓦拉城,两位名叫欧皮兹尼·卡扎(Opizini Caza)的诺瓦拉贵族——一位绰号是“黑子”,一位绰号是“白子”——提出将诺瓦拉城置于他的手中。他们仇恨米兰大公,因为他以虚假的毁谤和不公正的法制从他们和诺瓦拉的其他许多人的手中夺走了一些水道和土地。在与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之后,奥尔良在罗多维

科、萨卢佐侯爵的陪同下乘夜色在属于蒙费拉多侯爵 (Marquis of Monferrato) 的斯图拉角 (Ponte Stura) 渡过波河。他与他的军队一起在诺瓦拉受到这些共谋者的欢迎,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从这里他将他的一部分军队派往维杰瓦诺 (Vigevano),人们相信,如果他率领全军继续迅速地向米兰挺进的话,那么米兰也许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因为在听说诺瓦拉丢失的消息以后,米兰人又提出要改革政府。罗多维科——他像在繁荣昌盛时是傲慢狂妄的一样,在逆境中也同样是胆怯的(因为傲慢无礼总是与胆怯结合在一起)——以毫无用处的眼泪显示了他的怯懦,与此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他留给身后的伽利佐的军队了,他的自身防御就全靠这些军队。

但是,因为司令官并不总是知晓敌军的情况和麻烦,所以在战争中经常坐失良机;命运的一个如此突然的变化会使一个如此强大的君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似乎是不可能的。奥尔良为了巩固他占领诺瓦拉的战果,停下脚来去攻占要塞,这座要塞同意,如果第二天没有救兵解围的话,就在第五天投降。在这一时间的空隙之内,圣·塞维利诺能够率领他的军队到达维杰瓦诺,米兰大公也能扩军并凭借着公开宣布取消他从前强加给人民的许多税收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尽管如此,奥尔良还是来到了维杰瓦诺的城墙下并对敌人展开进攻,这些敌人是如此害怕,他们打算放弃维杰瓦诺,并从他们用船造成的浮桥上越过提契诺河 (Ticino)。因为他们拒绝交战,奥尔良就撤退到特雷卡特 (Trecate);在此之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骑兵和步兵连续不断地加入他的军队，因为威尼斯人——他们很高兴地允许他承担起反对查理的最重的担子——同意他将他的先前被派往帕尔马的部分军队召回，除此之外，还送给他 400 名 *stradiotti*。^① 因此奥尔良遇到阻力，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而且，当他派 500 名骑兵对维杰瓦诺进行另一次远征的时候，敌人的骑兵就出城对他们展开进攻。奥尔良的军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在此之后，圣·塞维利诺——他的力量现在占了上风——开始对特雷卡特展开进攻；他集结了他的全部军队，——除了意大利士兵以外，现在这支军队还包括 1,000 名骑兵，2,000 名德国步兵——最后在离诺瓦拉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宿营，奥尔良率领他的全部军队撤退到了诺瓦拉。

① 巴尔干轻骑兵。

第七章

[在波吉邦西,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力劝查理八世归还佛罗伦萨人的领地和财产,可是白费力气。法国国王对比萨人和佛罗伦萨人所作的相互矛盾的允诺。查理派他的一部分军队进攻热那亚。对蓬特雷莫利的劫掠。]

诺瓦拉起义的消息促使查理——当时他在锡耶纳——加快他的行动。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会延误他的行动的事件,——因为他听说佛罗伦萨人(因为他曾经与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站在一起,所以他们受到过去的危险警示,对他有疑心)在城中布满了军队和保安人员,虽然他们准备以隆重的仪式欢迎他——他通过佛罗伦萨的领地去了比萨,将佛罗伦萨城留在了他的右边。他在波吉邦西(Poggibonsi)遇到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他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在他的谈话中以

上帝的名义和权威强烈要求他归还佛罗伦萨人的领地和财产。除了力劝之外,他还对他加以严厉的威胁,他说,如果查理不遵守他手按《圣经》庄严宣告的誓词的话,——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的宣誓——他必然很快就遭受到上帝的严厉惩罚。而法国国王根据他的易变的天性,在此和在第二天于卡斯特尔费欧伦提诺(Castelfiorentino)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时而他承诺当他到达比萨的时候他就归还他们的领地,时而他所说的与他的誓词完全相反,即:他在于佛罗伦萨进行宣誓以前,向比萨人承诺保护他们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时,他仍给佛罗伦萨代言人这样一种希望,即:当他到达比萨的时候,他就将佛罗伦萨人的领地和财产归还给他们。

在此,王室参议院再次考虑了这一问题。因为每天他们都听到更多的关于这一同盟进行战备和在帕尔马附近集结他们的兵力的消息,所以他们开始重视起在穿越伦巴第时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且参议院的许多成员赞成接受佛罗伦萨人提供的金钱和援助。但是这样一种决定仍受到在锡耶纳就反对它的人的反对,他们说,即使由于敌人的作对他们在穿越伦巴第时遇到一些麻烦和困难,将这座城市保留在他们自己手里以便在必要时退守其中也远比将它留给佛罗伦萨人强。当他们收回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不会比其他任何意大利人更加可靠。除此之外,对于保卫那不勒斯王国来说,占有里窝那港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当法国国王成功地占领热那亚时,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他几乎控制了从马赛到那不勒斯的所有港口。这些论点对法国国王

当然具有一些影响,他没有能力为他自己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具有更大得多的影响力的却是比萨人的祈求和眼泪。他们带着他们的妇女和孩子来到国王面前并跪倒在他的脚下,向宫廷的每一位大臣、甚至向军人力陈他们不想归属佛罗伦萨的原因,为等待他们的灾难、佛罗伦萨人对他们的无限憎恨和他们国家的最终的孤独凄凉而悲伤地痛哭流涕,他们发出抱怨的唯一理由是法国国王已经给了他们自由,并允诺保护这一自由。而且由于他们相信这位最具有基督教的品质的国王的话是说一不二、始终如一的,所以这给了他们勇气进一步招引佛罗伦萨人的敌意。他们甚至以这些眼泪和哭号打动了普通士兵、军队中的弓箭手和许多瑞士士兵,而且他们一大群人极其混乱地拥到法国国王面前。凭借着萨拉扎尔特(Salazart),——他是作为他们代言人的国王的领年金者之一——他们强烈地祈求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誉,为了法国王室的光荣,为了如此之多的随时准备为他献出自己生命的他的仆人的满足,为了更崇高的顾问和参议,而不是为了那些被佛罗伦萨人的金钱腐蚀了的人,不要把他自己赐予比萨人的幸福夺走。他们说,如果他因需要金钱考虑采取这一不名誉的行为的话,那么他将很快被他们套上锁链,而且还欠着他们的借款和年金。

在士兵中,这样一种强烈的感情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名普通的弓箭手就敢威胁圣·马洛的红衣主教;其他一些士兵敢对吉埃元帅(Marshal de Gie)和加耐总统(President de Ganay)——他们都是赞同归还佛罗伦萨人地产的人——说出傲

慢无礼的话来。法国国王被这些相互对立的建议搞得头昏脑胀,只得将这一问题搁置起来,悬而不决。他已远远不能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以致在这一关键时刻他再次向比萨人许诺他再也不会将他们放回到佛罗伦萨人的手中;他又告诉正在卢卡等待的佛罗伦萨的大使说,只要一到达阿斯蒂,他就立即做现在因多种原因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共和国也应准时将大使派到那里。

他离开比萨,撤换了这座城堡的看守,留下必要的卫兵,并在其他地方的要塞都如此行事。在他自己的野心和要占领热那亚这一无节制的贪婪的驱使下,在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San Piero in Vincoli)、弗雷格索(Fregoso)和费斯科家族的奥毕托(Obietto del Fiesco)诸红衣主教和其他流亡者的敦促下,——他们给他这样一种希望,即:在热那亚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产生一场革命——他派菲利普先生(M. Philippe)率领120名长矛骑兵、500名步兵——他们最近刚从法国航海到达这里——与他们一起从萨尔察纳进行远征,而不顾他的参议院的所有人的建议,参议院的成员批评这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做法。他还命令威特里(Vitelli)的长矛骑兵——他们被留在后边,所以不能及时地与他们会师——跟随他们前进,某些其他流亡者应与萨瓦大公提供的人员一起进入西里维埃拉;与此同时,由米奥兰斯(Miolans)率领的海军——当是时它已被减少到七条战舰,两艘三桅大型战舰,两艘小军舰——应当支持陆军。与此同时,由吉埃元帅率领的先头部队已到达蓬特雷莫利。这座城镇除了保卫

它的军队以外还付给 300 人金钱来进行防御,但是在特里乌尔兹奥(Trivulzio)的劝说下立即投降了,他们理解这样做不会给人员和财产带来损失。但是,司令官的话是一钱不值的,因为瑞士人粗暴地闯入这座城镇,对其大肆劫掠焚烧,残酷地屠杀掉所有居民,其目的是对这一事实进行报复,即:在这支军队在以前通过卢尼贾纳(Lunigiana)的时候,在一场与蓬特雷莫利人的偶然的战斗中,有四十名瑞士人被杀。

第八章

[法国军队与同盟的军队在伏尔诺沃(Fornovo)刀锋相向。在同盟的军队中的猜疑与不和。查理军队中的疑虑和不稳定因素。]

当是时,同盟的军队在帕尔马的领土上被紧急地组织起来。他们有 2500 名长矛骑兵,8000 名步兵和 2000 多名轻骑兵,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阿尔巴尼亚和四周的希腊行省。这些人都是被威尼斯人带入意大利的,并且保留着在家乡就具有的名称,人们将他们称为巴尔干轻骑兵。这支军队的主力是威尼斯人的部队;因为米兰大公的那些军队——他已将他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派到了诺瓦拉——不到全部军队的四分之一。威尼斯人的军队——在这支军队中有许多著名的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是由带有总督头衔的曼图亚的侯爵弗朗西斯

科·贡扎伽(Francesco Gonzaga)指挥,他是一位其声誉远远高过其年岁的非常年轻的人,人们认为他勇气十足,热爱荣光。与他在一起的是两名作为专员的参议院的主要成员,——卢卡·皮萨诺(Luca Pisano)和马尔奇奥内·特利维萨诺(Marchionne Trivisano)。盖亚佐伯爵(Count of Gaiazzo)以相同的总督头衔指挥斯福尔扎的军队。米兰大公极为信任他,但是他没有他的父亲圣·塞维利诺家族的罗伯特(Roberto da San Severino)的军功和荣耀,他以小心谨慎而闻名,却不以大胆果敢而闻名。与他在一起的是作为专员的弗朗西斯科·波纳尔迪诺·威斯康梯(Francesco Bernardino Visconti),他在米兰是吉伯林党的领袖,因此也是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Gianiacopo da Trivulzio)的敌人。当在这支军队的这些指挥官和其他主要军官中讨论是否要开拔到伏尔诺沃(Fornovo)并在此宿营的时候,——这是一个山脚下的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他们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因为这个地方过于狭小,也可能(正如他们所说)是要让敌人进入平原——即:在离伏尔诺沃三英里以外的吉亚洛拉(Ghiaruola)的隐修院宿营。这使法国的先头部队能够在伏尔诺沃宿营,他们在其他军队之前很久就越过了亚平宁山,其他军队在翻越亚平宁山的陡峭山地时要克服很大的困难牵引沉重的大炮,这使他们的行军拖延时日。

如果瑞士士兵——他们在对蓬特雷莫利的劫掠中急于雪洗他们对法国国王荣誉的冒犯——没有付出极大努力拖曳大炮通过亚平宁山的话,困难还会大得多。当先头部队到达伏尔诺沃

的时候,吉埃元帅派出一个传令官到意大利的军营以法国国王的名义要求为他们的军队让路,法国国王不想伤害任何人,只要让他们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法国,他愿为他们提供的粮草付出高昂的代价。与此同时,他派出几名骑兵去探听敌人的情报并侦察地形;但是他们被弗朗西斯科·贡扎伽派出去迎击他们的一些巴尔干轻骑兵打跑了。在此关键时刻,如果意大利人前进至法国人的营地,那么人们认为他们会轻而易举地打败法国人的先头部队;而如果他们一旦打败他们的话,那么法国国王的部队就不会再前进了。第二天,意大利人仍有机会,虽然吉埃元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并将他的军队转移到更高的地方。但是意大利的指挥官们不敢前进并对他发起进攻,他们被他的坚固的阵地所吓倒,而且被这一信念所吓倒,即:这一先头部队比它从前更加强,而且其他军队可能就近在咫尺。当是时,威尼斯人的所有军队确实还没有集中起来。他们在吉亚洛拉的集合是如此之慢,以致显而易见,如果查理在路上没有耽误如此长的时间的话,——他毫无必要地在锡耶纳、比萨和许多其他地方停留下来——他会在不遇到任何抵抗和障碍的情况下穿越阿尔卑斯山山口。最后,他与先头部队会师,第二天率领他的全军在伏尔诺沃宿营。

这一同盟的王公们从来不敢相信率领一支比他们的军队人数少得多的军队的法国国王敢走近路翻越亚平宁山。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使他们自己确信,法国国王将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留在比萨,而率领在军舰上的其余的部队回法国。当他们听说

他走陆路的时候,他们猜想,为了避开他们的军队,他会通过瓦尔迪塔罗(Valditaro)和森多科罗斯峰(Monte Centocroce)——这是一座非常陡峭和难行的山——翻越亚平宁山,此后到达托尔托纳(Tortona),希望在亚历山大里亚一带与奥尔良大公会师。但是当他是向伏尔诺沃前进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是确定无疑的时候,意大利的军队——他们早先因受到他们的为数众多的将领的鼓舞和这一谣言——即:敌人人数很少——的鼓舞,还是充满勇气的——现在已有些丧失斗志了。他们想到了法国长矛骑兵的英勇顽强,想到了瑞士士兵的勇猛善战,——这些瑞士士兵极为藐视意大利步兵——想到了他们对大炮的技能娴熟的操作,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正好与常人相反,当法国人以兵员如此之少的一支军队向他们逼近时,他们想到的却是法国人的出乎意外的大胆。

为了这些原因,甚至司令官们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回答吉埃元帅派来的传令官的话。一方面,拿整个意大利的命运作赌注似乎是非常危险的,在另一方面,如果意大利军队没有勇气抵抗法国军队,——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而又敢于在他们的鼻子底下通过——那么这在人们看来他们是蒙受耻辱。因为在这一讨论中指挥官们的意见非常不一致,所以在经过大量的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将法国国王的要求通知米兰,由大公和联盟的大使定夺,他们执行他们一致做出的决定就是了。

当他们交换意见的时候,这位大公和威尼斯大使——他们

是最近的危险——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如果敌人真的想回家,那么他们不应阻止他,而应(正如常言所说)为他架一座银桥。不然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即:敌人的恐惧会变成绝望(正如许多例证展示的那样),他们会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给冒冒失失阻挡他们的人造成大量的流血和伤亡。但是,西班牙国王的演说家——他希望他们在不危及他自己君王的情况下试试他们的运气——执拗地争辩(几乎是以抗议的方式)说,不应放过他们,不应失去打败这支军队的机会;因为,如果这支军队毫毛未损,那么意大利的事情仍像从前一样危险,而且的确更加危险,因为法国国王占有阿斯蒂和诺瓦拉,并控制着整个皮埃蒙特,身后又有富饶强大的法兰西王国,与瑞士相毗邻,瑞士人乐于为他服兵役,他愿招募多少士兵就可招募多少士兵,如果现在同盟的军队——它的人数比起法国国王自己的军队来多得多——以如此胆怯的方式允许他通过这件事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勇气的话,那么他将更凶猛地进攻意大利。他继续说,在得知意大利人是愿意与法国人作战还是害怕与法国人作战之后,西班牙君主将被迫实际地考虑他的立场。尽管如此,谨慎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决定致信相同意见盛行的威尼斯。

但是,现在这些讨论没有用处了,因为军队的指挥官们在致信米兰之后认为回信未必能及时到达;而且在考虑到如果他们让法国人自由通过将是何等地有辱意大利军队之后,他们在不给予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将这位传令官送了回去,并且决定当敌人运动的时候就对他们展开进攻。威尼斯的两位专员同意了这

一决定,虽然特利维萨诺比起他的同事来更乐于这样做。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如此狂妄自大、鲁莽无畏地向前挺进,就好像到那时为止他们在意大利还没有遇到抵抗一样,他们认为敌军不会与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敢交战的话,他们也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赶跑,——他们是如此低估意大利人的实力。但是,当他们开始下山的时候,他们发现敌军的营地具有无数的营帐,而整个营地又是如此宽广,以致根据意大利人的做法,他们在营地内就能形成战斗序列;他们看到敌人的数量如此之多,就想到如果他们无意交战,他们不会如此靠近,他们狂妄自大的心理开始冷却了,如果他们听说意大利人完全乐于让他们通过的话,他们当然非常高兴。自从查理致信奥尔良大公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命令奥尔良大公尽可能率领更多的人于7月3号前来与他在皮亚琴察会师。他已经收到了一封回信,其中说,他们一定在指定的时间到达那里;但是后来,他从这位大公那里听说他的军队正面对着斯福尔扎的军队,他的军队有900名长矛骑兵,1200名轻骑兵和5000名步兵,他们是如此强大,以致不冒极大的危险他是不可能前进的,——尤其是因为他不得不把他的部分军队留下来保卫阿斯蒂和诺瓦拉。因此,法国国王被迫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他指令阿尔根童家族的菲利普(Philippe d'Argenton)派一位传令官带一封信给威尼斯的专员,说他希望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与他们谈话。阿尔根童最近曾是法国国王派往威尼斯元老院的大使,当他离开威尼斯元老院的时候,他主动向皮萨诺和特利维萨诺——他们已被任命为专员——表示要努力工作,劝说

法国国王走向和平。他们现在同意在第二天早晨、在两军之间的适当地点会见他。然而，查理——或是因为他目前的营地缺少粮草供应，或是为了某些其他原因——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在那里等待这些讨论的结果。

第九章

[两军的位置。伏尔诺沃之战，法兰西国王所冒的危险。无论是威尼斯人还是法国人都说他们自己获胜了。对关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之行为的谣言的驳斥。虽然被敌军紧紧追赶，可查理还是毫无损失地到达了阿斯蒂。法国人对热那亚的企图的失败。]

两军的位置相距不到三英里，它们都沿塔罗河(River Taro)右岸扎营，——这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股湍流——它发源于亚平宁山，在流经两山之间的小峡谷之后，又流过广阔的伦巴第平原，注入波河。同盟的军队宿营在这两座小山的右边，——这两座小山延伸至波河河岸。根据它的指挥官的建议，它驻扎在右岸而不是驻扎在左岸——敌人的退路将在左岸——其目的是阻止敌人向帕尔马前进。由于它的派别之间的争吵，

米兰大公真是不敢确保这座城市的安全,尤其是法国国王得到了佛罗伦萨人借给他的雇佣兵队长佛朗西斯科·塞科(Francesco Secco),这支雇佣兵军队一直将他们护送到阿斯蒂,塞科的女儿嫁给了陀莱利(Torelli)家族的一个人,它在帕尔马的领土上是一个强大的贵族家庭。同盟军队的营地的四周挖有壕沟并筑有土木工事,还备有许多大炮。法国人——如果他们想到达阿斯蒂并在伏尔诺沃附近跨过塔罗河的话——不得不过河穿越这片营地。

法国军队渡过了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因为意大利人不断地派他们的巴尔干轻骑兵直逼他们的营地,因此他们的营地频繁告警,每次发出警报营地都是一片混乱;后来又突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这似乎是某些可怕的灾难的预兆。这使法国军队比意大利军队更为恐惧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被群山和敌人所包围并处在如果发生任何灾难的话他们都无处可逃这样一个地位,——他们处在一个更困难得多的位置上,并有更为害怕的正义的原因——而且是因为老天爷的威胁——它们通常只为某些重要的场合展示它们自己——似乎更像是指着具有如此强大实力和尊严的一位国王的营地。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法国军队于拂晓开始渡河。大多数炮兵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先头部队。国王将300名法国长矛骑兵、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与他的100名长矛骑兵和3000名瑞士士兵——他们是这支军队的主力 and 希望——编入这支军队,他认为敌人要进攻的话,这支军队首当其

冲。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克莱沃斯大公 (Duke Cleves) 的兄弟——英格莱伯特 (Englebert) 的步兵和第戎的柏利 (Bailli of Dijon)——他们是他们的征募者——的步兵;在这之上,国王又补充了 300 名步兵弓箭手,又从他自己的卫队中调拨了一些骑马的弓弩手,并将他身边所有剩余的步兵悉数归入这支军队。在先头部队的后面就是国王处于其中的主力,他们全副武装,骑着雄赳赳的战马;在他身边是以他的权威和建议指挥这部分军队的特雷默维勒先生 (M. de Tremouille),他是法兰西王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将领。在他们后面跟着由弗瓦的孔德 (Comte de Foix) 率领的后卫部队,最后面是车马辎重。

尽管如此,由于还是想与敌人达成一项协议,法国国王就在他的军队开始运动的时候派阿尔根童与威尼斯人进行谈判。但是,在法国军队开始运动的这一时刻,意大利的军队已经拿起武器,它的指挥官已决定与法国军队交战,时间太短,两军的距离太近,已经没有谈判的空间和机会了。轻骑兵已在各个方面进行小规模战斗了,到处都有大炮发出轰鸣,炮击的结果是令人可怕的,意大利人已经走出他们的军营,正在河岸上布置他们的骑兵中队以准备战斗。然而,法国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前进。他们中的一部分分布在河床上,一部分——因为他们无法在狭窄的平原上展开他们的队列——分布在比较低矮的山坡上。当先头部队走到敌人营地之前时,曼图亚侯爵率领由 600 名精选出来的长矛骑兵组成的骑兵中队——这是一支强大的由巴尔干轻骑兵组成的军队——和 5000 名步兵从法国后卫部队的身后

过河,将已经过世的乌尔比诺的费德里哥大公(Federigo Duke of Urbino)的私生子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安东尼奥(Antonio da Montefeltro)和一个编制很大的骑兵中队留在更远的河岸上,当人们呼叫的时候,这支骑兵中队就准备过河增援发起首次攻击的部队。他还作了如下安排:当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战斗的时候,另一部分轻骑兵应该攻击敌人的侧翼,其余在伏尔诺沃过河的巴尔干轻骑兵应攻击法国的驮运辐重的部队。这样,意大利人的营地没有留下任何卫兵,——这些营地暴露在任何想劫掠它们的人的面前——这或是因为缺少军队,或是因为(如谣言所说)听了特里乌尔兹奥的建议。

盖亚佐的伯爵率领 2000 名步兵和 400 名长矛骑兵——在他们中有埃斯特家族的冬·阿尔丰索(Don Alfonso d'Este)的一个连队,根据他父亲的要求,这支连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入了营地——在另一个地方越过塔罗河,进攻法国的先头部队,将安尼巴勒·奔提沃格里奥(Annibale Bentivoglio)和 200 名长矛骑兵留在更远的河岸,当呼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前去增援。还剩下两个编制较大的由长矛骑兵组成的连队和 1,000 名步兵来保卫军营,因为威尼斯的专员希望为他们自己留下一些保安部队以防所有不测。当法国国王看到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进攻他的后卫部队时,——这与他的将领的预料完全相反——他掉转头来,背对先头部队,率领他的主力支援后卫部队,他策马飞奔,行动是如此迅速,与一个骑兵中队跑在最前面,以致当敌人的进攻开始时,他已站在前沿的第一列。某些人记录说:侯爵的军队在

过河时有些混乱无序,因为河岸很高,布满河岸的树丛荆棘给他们造成很大障碍。其他一些人补充说:因为这些困难和夜雨造成的河水暴涨,他的步兵没有及时到达战场,也没有全部过河,还有不少留在河的对岸。无论原因如何,侯爵的进攻是非常猛烈疯狂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遇到了同样凶猛顽强的抵抗。各骑兵中队从四面八方投入战斗,混战在一起,根本不按照意大利作战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是一个骑兵中队对另一个骑兵中队,当第一个骑兵中队被打败或开始后退的时候,就以另一支骑兵中队代替它,除了作为最后的诉求,他们从来不把几支小队编成一支大的骑兵中队。作为这些战斗的一个结果,很少有人在战斗中战死,通常战斗要几乎持续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才结束,双方谁也不敢肯定他们自己获胜。

当长矛被打断的时候,许多长矛骑兵和战马都在遭遇战中倒在地上,在此之后,他们都开始以同样凶猛残暴的方式挥动铁头锤、短剑和其他短兵器继续战斗,马也互相踢,互相咬,互相打,它们的凶猛残暴一点也不亚于人。在一开始,意大利人当然展示出极大的勇气,这多亏了侯爵的战斗精神,——一个由年轻的贵族和近卫长矛骑兵(*lancie spezzate*)组成的英勇的连队(这些都是精选的士兵,在外围保护普通的连队)跟随他,他们可迅速地面对一切危险——他一点也不缺乏一位非常勇敢的指挥官所应有的品质。法国人勇敢地顶住了这一残酷的猛烈攻击;但是,在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压迫之下,人们已几乎可以看出他们正开始退却,因此,这危及到国王的安全。在事实上,离他只有

几步远,私生子波旁(Bourbon)虽然作战勇猛顽强,可还是被俘了。当是时,这位侯爵还想俘虏法国国王本人,这位国王冒冒失失地跑入一个如此危险的境地,既没有卫兵,又没有对于一个如此伟大的君王来说的适当的预防措施。侯爵率领他的大量军队尽最大努力接近查理。法国国王身边只有少数几个人,但他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不是凭借着士兵的帮助,而是凭借着他的战马的凶猛高雅地保护着他自己不受侯爵进攻的伤害。在这样一种危险中,他也不乏那些在困难形势下被恐惧带心灵的

想法。

他看到他的人几乎将他抛弃了,只有祈求上苍,而且向圣·丹尼斯和圣·马丁——他们作为法兰西王国的特殊保护者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宣誓和许愿,如果他和他的军队能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到达皮埃蒙特,那么他一回到法国就会立即带着丰盛的礼品朝拜这两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大教堂,——一座在巴黎附近,另一座在图尔——每年他都要以盛宴为他们的神迹做见证,为他通过他们接受的神恩献上祭品。当他宣读这些誓词的时候,他的力量倍增,开始以更加旺盛的斗志作战,从他的体力和体格来看,一个人有这样旺盛的精力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国王的危险如此激发了与他相距不远的人的斗志,他们都赶快跑来保护他们的国王,把意大利人挡了回去。与此同时,他的被留在后面的连队也赶了上来;一个骑兵中队猛烈地攻击敌人的侧翼,他们还极大地抑制着他们的惯性和动力。在此之后,曼图亚侯爵的叔叔贡扎伽家族的李多尔佛(Ridolfo da

Gonzaga)——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司令官,在战场上,他时而督促他的部下努力作战,当他们的战斗序列被打乱的时候,他又将他们重新组织好,又时而走到这里和那里做一位优秀指挥官的工作——偶然抬了一下兜鍪,面部就被法国人的剑刺伤,从马上摔了下来。在这种极度的混乱和喧闹中,在凶猛的战马的拥挤踩压之下,他自己的人也无法帮助他,的确,由于其他的人和马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与其说他是被敌人的兵器杀死,不如说他在踩压中窒息而死。这当然是他的一个很可耻的结局,因为就在前一天的讨论中,甚至就在这一天早晨他还认为让这么多人冒不必要的危险是轻率鲁莽的。他曾劝告说,——这与他的侄子的愿望相反——他们应该避免作战。

由于战局瞬息万变,一会这一方压倒那一方,一会那一方又压倒这一方,所以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法国人看来都没有取得任何优势,谁是胜利者这个问题就更难说了。双方势均力敌,士气之高低不分轩輊,他们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作战,每个人都认为胜券在握,每个人都认为胜利就在于他自己的英勇顽强。法国国王的亲临前敌和所面临的危险激发了法国人的勇气,——因为在那一民族中,根据古老的风俗习惯,人们尊敬国王陛下不亚于敬神——这一事实也激发了法国人的勇气,即: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只有胜利才能将他们解救出来。想要劫掠的贪婪、侯爵的凶猛和表率作用、他们的在战斗早期的成功和他们的军队的大量人数激发了意大利人的勇气,所以他们能够希望得到来自他们自己这方面的许多人的帮助。法国人不可能

有这种希望,因为他们的兵力或是全部用来作战,或是时刻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但是,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正如众所周知),命运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军事中它的作用比在任何其他事务中更大;在战斗中,命运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巨大的和无限的,一个对命令的误解、一个计谋策略的不良实施、一个鲁莽草率的行动,甚至一个出自普通士兵的轻慢的喊叫都经常会使似乎要战败的一方得胜;在军事中,出乎意外地产生了无数这类事件,司令官的技巧是不可能预见或控制这类事件的。所以,在这一胜负难定的战局中,命运——不要忘了它通常的力量——做了无论是人的勇气还是武器的力量都不能做成功的事。

被派去进攻法国人的驮运辎重的部队的巴尔干轻骑兵已开始自由自在地抢劫他们,他们急忙将骡子、马和其他装备拉到河的对岸,当是时,不仅是那些准备进攻法军侧翼的巴尔干轻骑兵的其他部分,而且还有那些已经投入战斗的巴尔干轻骑兵,看到他们的同伴装载着大量的战利品返回营地。由于利欲熏心,他们也转回身去抢劫法军的辎重。骑兵和步兵也有大量人员学他们为了同一目的放弃了战斗。因此,由于意大利人不仅缺少有安排的增援部队,而且战斗人员的数量又因这种目无军纪而大量减少;又由于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安东尼奥按兵不动,——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呼叫他是贡扎伽家族的李多尔佛的事,而李多尔佛已经死了,所以没有人呼叫他——结果法国人占了如此大的优势,以致仍在支撑意大利人的唯一的東西——现在他们已

明显地衰弱了——只是这位侯爵的勇气。由于作战最为勇敢顽强，他仍然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他以他自己的榜样和宁死不屈的呼喊声鼓舞着他的战士。但是，以少胜多是再也不可能了。他们四面的包围圈变得越来越厚，他们中的许多人战死了，许多人受伤了，尤其是在这位侯爵自己的连队中，他们全都被迫逃回河对岸。由于那天夜雨不断，在他们双方作战时，雨还在不停地下，还夹杂大量的冰雹，同时还有霹雳闪电，所以河水暴涨，难以毕渡。法国人紧追不舍，直至河岸，集中精力凶猛狂暴地斩杀那些四处奔逃的意大利士兵，既不捉俘虏，又不停下来抢劫任何财物。人们在战场上能够听到这样的频繁的喊叫声：“同志们，不要忘了桂内嘎特（Guinegate）。”桂内嘎特是在塞楼亚内（Therouanne）附近的皮卡尔迪（Picardy）的一个地方，在路易十一统治的末年，法国军队在一场在此展开的与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廉（Maximilian）的战斗中险些取胜，当他们开始抢劫财物时，陷入了混乱，被对手击溃。

但是，就在这部分军队以如此勇猛顽强的精神作战的时候，法国的先头部队——盖亚佐伯爵派他的一部分骑兵对付这支先头部队——以如此令人胆寒的凶猛气势投入战斗，以致意大利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跟在他们身后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部队的时候——不战自乱。当他们中的某些人被杀时，——在这些人中有乔凡尼·皮希尼诺（Giovanni Piccinino）和科雷吉奥家族的伽里佐（Galeazzo da Coreggio）——他们转过身去向骑兵中队的主力溃逃。然而，吉埃元帅——他看到除了这位伯爵的骑兵

中队以外,在河对岸还有另一个排成战斗序列的长矛骑兵纵队——不愿让他的部队追击他们。当后来人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被许多人判定为小心谨慎、具有深谋远虑的决定;而许多只考虑结果而不考虑原因的其他人则将其视为懦弱而不是小心谨慎。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追击他们,这位伯爵和他的纵队就会临阵脱逃,在河对岸的所有其他部队是如此恐惧,以致阻止他们逃跑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支军队的其他部分逃出来的曼图亚侯爵率领一部分他尽其所能维持了良好秩序的部队渡过河,他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状态中建立了这些军队,即:他们都想自己保自己的命,自己保自己的财。从皮亚琴察到帕尔马的大道上已挤满了向帕尔马撤退的人和车马辎重。他的存在和权威对这种混乱略有限制,因为他对他们进行了改编和重组,并制定了一定的纪律。但是,皮提戈里亚诺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的到来使局面更为改观;因为在双方混乱不堪的时候,他抓住时机奔入意大利人的营地,在此他凭借着不断地以坚定的口气向他们保证敌人比他们自己更惊慌更混乱得多重振并坚定了他们的精神。的确,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如果不是他的一席话,全军在当时或在当天夜里就会在惶恐中溃逃。

除了那些被战乱所驱(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发生这种事情)或因惧怕深深的河水而逃向各方的人以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分散在乡村的法国人发现并被杀死——意大利人现在已撤退到他们自己的营地。法国国王这时率领着他的军队与在原地未动的先头部队会师,在此他与他的将领们商议是否应立即过

河攻击在其营地中的敌人。特里乌尔兹奥(Trivulzio)和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Cammillo Vitelli)——他的连队已加入去进行热那亚战役的军队,他率领少数骑兵追随国王参加这次战斗——劝他发动进攻。弗朗西斯科·塞科(Francesco Secco)催促他发动进攻最为卖力,他指出,在远处就能看到的公路挤满了人马车辆,这表明他们或是正向帕尔马溃逃,或是虽然已开始溃逃,现在却正在返回他们的营地。尽管如此,过河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此之前一直作战或坚守阵地的部队现在是如此疲惫,以致他们根据法国校尉的建议决定就地宿营。他们在一座名叫梅德萨诺(Medesano)的村庄宿营,这座村庄坐落在离他们的战场只有一英里多一点的山坡上。因为他们的许多辎重已被敌人掠走,所以他们在这里宿营毫无计划和秩序,而且十分艰难困苦。

这就是意大利人与法国人之间在塔罗河(River Taro)畔进行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在很长时间里在意大利进行的杀人盈野的残酷战斗的第一仗。在此之前,在任何军事冲突中,死人都非常之少。但是,在这场战斗中,虽然在法国人方面只死了200人,意大利人却损失了300名长矛轻骑兵和其他3000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威尼斯人的雇佣兵队长法尔尼斯家族的雷努西奥(Rinuccio da Farnese)和许多贵族;蒙托尼家族的贝尔纳尔迪诺(Bernardino dal Montone)被铁头锤打下马,战后不久也死了,他也是威尼斯人的一名雇佣兵队长,但是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他的祖父——意大利军队的最杰出的

将领之一——蒙托尼家族的布拉西奥 (Braccio dal Montone) 的声望而出名,而不是因他自己的成就或英勇善战出名。这样一场大屠杀之所以令意大利人更为震惊是因为这场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战场上到处都是短兵相接,很少使用大炮。双方都竭力声称他们在那一天取得了胜利和荣誉。意大利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保住了他们的营地和车马辎重(与此相反,法国人丢失了大量车马和军需用品,其中包括法国国王自己的一些营帐);而且他们还吹嘘,如果他们的一部分应该投入战斗的军队没有掉转头来抢劫法国军队的辎重的话,他们就把敌人打败了。法国人并不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威尼斯人竭力将这一胜利归功于他们自己,根据官方发布的命令,在他们全境尤其是威尼斯城本身都要举行营火晚会或其他庆祝活动。在后来的岁月里,许多人仍乐于遵循这一公共的范例,因为在小兄弟会教堂内的马尔奇奥内·特利维萨诺 (Marchionne Trivisano) 的墓碑上铭刻着下列文字:在塔罗河畔他与法国国王查理作战并取得胜利。然而,公共舆论却断定这是法国人的一个胜利,因为双方伤亡数字悬殊,因为他们将敌人赶过河,因为他们还能继续发动进攻,这些就是他们争论的内容。

翌日,法国国王仍在同一营地逗留。那一天,法国人通过阿尔根童 (Argenton) 与敌人进行了某些谈判,直到那天夜里才宣布休战。在一方面,法国国王寻求对方的放行,因为他知道,还有许多意大利的部队没有投入战斗。他看到他们仍留在他们的营地,认为身后有敌人追赶又在米兰公国穿行这么多天是非常

危险的。在另一方面,对如何行事,他还不能下定决心,因为在做出决定这件事上他还是有蔑视良好忠告而遵从他自己的不良意见的习惯。意大利人的心中也同样在打鼓,虽然一开始他们非常害怕,但是后来他们却获得了这样一种信心,以致在战后的那天晚上他们就讨论了皮提戈里亚诺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向他们提出的夜袭法国军营的建议,法国军营费了很大力气才安扎下来,而且毫不设防。然而,由于许多人反对这一建议,它还是被搁置一边,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

当时在整个意大利流传着一个谣言,这一谣言说,根据出自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一个密令,他的人不愿与法国人作战,因为在他的领土上有如此强大的一支威尼斯军队,他惧怕他们的胜利不亚于惧怕法国人的胜利。他希望法国人既不得胜又不战败,还想使他自己的军队毫不受损,使他在任何不测的情况下都更为安然无恙。据说,这就是意大利军队没有获胜的原因。力求提高他们自己声望的曼图亚侯爵和其他威尼斯人的指挥官鼓励了这一信念,所有那些希望看到意大利军队荣誉日增的人也乐于接受这一信念。但是,我听说一位非常可靠的人——这个人在当时的米兰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以致他具有这一事件的全部信息——坚定地驳斥了这一谣言,因为,由于罗多维科几乎已将他的全部军队派去围攻诺瓦拉,所以在塔罗河畔的战斗中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制造重大的差异。如果不是同盟军各部队之间的混乱无序为其制造了障碍的话,那么它早就取胜了,绝不是因为人数不够,——这尤其是因为许多威尼斯士兵并

没有参战。即使盖亚佐伯爵(Count of Gaiazzo)只派出他的一部分部队进攻敌人,而这部分部队又情绪不高,这一传言也可能就是事实,——因为法国的先头部队是如此强大,以致他认识到进攻它是危险的;而通常来说,我们看到他作战非常勇敢,而不是贪生怕死。尽管如此,斯福尔扎的部队也不是完全没用,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参加战斗,但是,当法国国王以他的很少很弱的一部分军队承受敌人进攻的全部压力时,他们挡住了法国先头部队,使其不能援救他们的国王。如果我没错的话,那么无论是情理还是权威都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如果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具有这样一个意图的话,他难道不会命令他的军官为放行法国人说话吗?如果法国国王获胜的话,那么他自己的军队也不会比其他人的军队更安全,因为,虽然他们没有投入战斗,可他们离敌人是如此之近。从什么推理、什么考虑、什么经验出发他能肯定在任何战斗中命运将是如此公平,以致法国国王既不获胜也不失败呢?他们也不会全然不顾他的军官的意见就作战的,因为威尼斯的军队——他们被派入这一公国,完全是为了它的防卫——是不会与他的军官的意志背道而驰的。

翌日拂晓前,查理率领他的军队出发了,他们没有吹号,尽可能掩藏他的出行。那一天,同盟军没有追赶他,即使他们想追赶,也被暴涨的河水所阻,因为又下了一场雨,河水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之深,以致几乎一整天都不能涉水过河。直到日落,盖亚佐伯爵才率领 200 名轻骑兵渡过河去,这还要冒着被河水冲走的危险。他率领他们紧追法国人,——法国人径直向皮亚琴察

行进——并能(尤其在翌日)给他们造成大量麻烦以迟滞他们的行进。尽管如此,虽然非常疲劳,可法国人还是能够在不受任何干扰、不丢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继续赶他们的路。他们从周围的乡村可得到大量的粮草,这一部分是因为居民害怕受到抢劫,一部分是通过特里乌尔兹奥(Trivulzio)获得的,他率领轻骑兵为获取居民的粮食走在前头,以威胁或以他自己的权威劝说老百姓把粮食交出来,——在那一公国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在在教皇党人中,他的权威是很大的。

在法国人离开营地之后的那一天,同盟军也开始运动,但却没有任何意向——尤其是威尼斯的特派员——再冒险了。他们从来不敢靠近法军以给他们造成最小的麻烦。与此相反,在第二天,当他们在皮亚琴察以外不远的特雷比亚河(River Trebbia)岸上宿营的时候,200名长枪骑兵、瑞士士兵和几乎所有的大炮都停在这条河与作为更方便的宿营地的这座城市之间,夜间,大雨滂沱,河水暴涨,尽管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因为河水太深,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无法过河,直到深夜,虽然河水开始下落,他们还是克服了很大困难才渡过河去。即使是这样,他们仍然既没有受到敌军的进攻,——敌军离他们还很远——也没有受到盖亚佐伯爵的进攻,——他因惧怕这里会发生起义而进入皮亚琴察。他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人们相信,如果查理听从了特里乌尔兹奥的劝告并以乔凡·伽利佐(Giovan Galeazzo)的小儿子弗朗西斯科(Francesco)的名义举起一面大旗的话,那么在这一公国中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发生一场革命,人民

是如此热爱他们的合法君主的名字,如此仇恨篡位者的名字,而特里乌尔兹奥的追随者和朋友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但是一心只想赶路的法国国王,不听任何劝告,全速前进;几天之后,粮草甚至告罄,因为他越往前走,就发现各地防守得越为严密,这是由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已将从围攻诺瓦拉的部队中撤出的许多骑兵和 1200 名德国步兵展开,——一部分由圣·塞维利诺家族的瓜斯帕利(Guasparri da San Severino)——他的绰号是“喧闹鬼”(Fracassa)——指挥,驻扎在托尔托纳(Tortona),一部分在亚历山大里亚(Alessandria)。法国人也受到来自身后的盖亚佐伯爵的侵扰,——自从他们越过特雷比亚河之后就一直如此——盖亚佐伯爵以 500 名在此之前守卫皮亚琴察的德国步兵增强了他的轻骑兵的实力。他还不能得到他所要求的其他轻骑兵和 400 名长枪骑兵,因为威尼斯人的特派员受到在塔罗河畔经历的危险的警告,不愿把这些军队给他。而法国人——他们一到达亚历山大里亚就踏上了靠近高山的上坡路,在此,塔纳罗河(River Tanaro)较浅——以八列纵队向阿斯蒂城前进,他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法国国王进入这座城镇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在城外宿营,其目的在于增强他的部队的实力,并在意大利继续逗留,直到他解了诺瓦拉之围。追踪他到达托尔托纳的同盟军放弃了再次向他发动进攻的希望,掉转头去加入围攻诺瓦拉的斯福尔扎的部队。此地已缺粮,因为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军官不为他们供粮卖力,他们可轻而易举地做这件事情,因为周围的乡村非常富饶。事实上,直到已经没有补救的可能,他们才认识

到他们的危险,他们已毫不吝惜地吃光了他们的所有粮草。

几乎就在同时,几位红衣主教和指挥官在热那亚之行失败之后回到查理身边。当海军在他们第一次抵达目的地就占领了拉斯佩齐亚城之后,他们继续向拉巴洛驶去,并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它。但是,从热那亚开出一支由八艘轻型战舰、一艘大型横帆船和两艘比斯开三桅帆船组成的舰队凭借着夜幕的掩护运送700名士兵登陆,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拉巴洛城,并俘虏了其中的法国驻军。在此之后,这支舰队冲向停泊在海湾中的法国舰队,他们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战斗之后,俘获并焚烧了所有军舰,而且将指挥官抓了起来。在获得这次胜利之后,一年前阿拉贡家族曾在那里战败的地方现在变得更加有名了。法国人的这次失败也没有得到陆军的补救;因为,在他们沿着东海岸到达瓦尔·迪·比萨纳(Val di Bisagna)和热那亚的郊外之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在热那亚发生一个起义的希望破灭了;当他们听到海军覆灭的消息时,他们实际上沿着山间一条非常崎岖的小路逃入坡泽维里山谷(Valle di Pozzeveri),这座山谷在这座城市的另一边。从这里,——虽然萨瓦公爵派来支援他们的农民和部队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加——他们继续以同样的速度逃入皮埃蒙特。在此,毫无疑问,如果那些在城里的人不是因为惧怕弗雷格索党(Fregoso party)会制造一次起义而闭门不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完全打败他们并使他们落荒而逃。但是,由于这一形势的逆转,已经到达基亚瓦里的威特里(Vitelli)的骑兵——当他们听说他们要与之会师的那些人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急忙

掉头,冒着一定的危险奔向萨尔察纳。除了拉斯佩齐亚以外,已被流亡者占领的在里维埃拉(Riviera)地区的其他城镇都像在西里维埃拉地区的文蒂米利亚城(Ventimiglia)一样,立即向热那亚人重新发出呼吁,文蒂米利亚城在同时已被波尔·巴提斯塔·弗雷格索(Pol Battista Fregoso)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占领。

第十章

[在那不勒斯王国发生的法国与西班牙-阿拉贡家族之间的战争。阿拉贡家族的费兰多返回那不勒斯。一些城镇发生反对法国人的起义。威尼斯人占领了普利亚 (Puglia) 一部分地区。卡斯特尔诺沃向费兰多投降。放弃乌欧沃城堡 (Castel dell' Uovo) 的协定。阿拉贡家族的阿尔丰索之死。]

当当时,在那不勒斯王国的麻烦和变迁并不比伦巴第的麻烦和变迁少,虽然结果非常不同。在他占领了勒佐之后,费兰多尽力重新占领周围地区。他率领大约 6000 人,这些人有来自这一地区和来自西西里的志愿者,有西班牙的骑兵和由阿贵拉尔 (Aguilar) 家族的贡札罗·赫尔南德兹 (Gonzalo Hernandez) 率领的步兵,他是一位科尔多瓦人,英勇善战,并具有长期的在格拉纳达作战的经验。当他第一次进入意大利的时候,西班牙人

的好自夸的特性使他赢得了“大将军”的绰号，他们以这一称号表示他的在他们之上的最高权力；但是，他后来以他的辉煌胜利获得了这一称谓的永恒性和确定性，以此表示他在军事学科中的才能和卓越。奥毕尼(Aubigny)率领留下来保卫卡拉布里亚的长枪骑兵和由支持法国国王的当地贵族提供的骑兵和步兵在塞米纳拉(Seminara)附近与他们交战，这是一个靠海的地方。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这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士兵战胜了这支毫无经验、刚组织起来的部队，——因为不仅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是被费兰多匆匆忙忙招募的，甚至西班牙人也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手。尽管如此，在一段时间里，这里还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那些指挥官的勇气和权威——他们从不失职——支撑着在各方面都相形见绌的那些士兵。尤其是费兰多，他的英勇顽强已达极致；当他的坐骑被杀的时候，如果不是卡普亚家族的乔凡尼(Giovanni di Capua)——他是特尔米尼公爵(Duke of Termini)的兄弟，从他的童年起，他就是他的伴从——下马相救，将他的战马让给他的话，他肯定被杀或被俘虏了，乔凡尼成了舍身救驾的忠诚和仁爱的值得纪念的典范，他因此将他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所以他立即战死了。

贡札罗翻过高山，逃向勒佐；费兰多逃向离塞米纳拉不远的海岸上的帕尔马，在此，他登上战船，率领他的舰队返回墨西拿。形势的这些逆转增强了他的再次进行尝试的意志和欲望，因为他知道整个那不勒斯城是何等殷切地希望他回来，而且他已从许多最有影响的贵族和平民那里收到秘密消息。因此，——由

于害怕延误时间和他在卡拉布里亚战败的消息会使这种好感冷却下来,除了他从伊斯基亚岛带来的战舰和他的父亲阿尔丰索留在那不勒斯的四条战舰之外,他还集中了来自西班牙的舰队的军舰,并尽其所能集中了来自西西里各城和贵族领地的军舰。于是他从墨西拿出发,虽然人手短缺,不足以武装这些战船,但他并不为此所阻,就像一个——由于缺少干这件事的适当资源——被迫既靠门面又靠实力的人。他率领 60 艘大军舰和 20 艘其他较小的战舰离开西西里,与他一起前行的有西班牙舰队司令、卡塔兰人李凯恩西奥(Ricaiensio),他是一位在海军事务方面具有很高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但是带的战斗人员是如此之少,以至操作船只的那些人就占了大多数。所以他的力量是很小的,虽然人民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是很大的。

当他到达萨莱诺城的海岸、马尔菲海岸(Malfi coast)和拉卡瓦(la Cava)的时候,就立即升起他的旗帜。他在那不勒斯沿岸骚扰达两天之久,寄希望于在城里会发生一场起义,但是完全徒劳无功,因为法国人——他们迅速拿起武器,并将一支强大的卫队布置在战略要地——已经将威胁其生存的叛乱压了下去;如果他们大胆地遵从了他们中的少数人的建议的话,——他们猜测到阿拉贡家族军舰上的部队不多,所以力劝蒙特奔斯耶尔(Montpensier)以士兵和战斗人员武装停泊在港口的法国舰队,进攻敌人——那么他们就已经解除他们的所有麻烦了。但是在第三天,费兰多放弃了在这座城中发生起义的希望,掉头转向大海,向伊斯基亚驶去。于是,在那不勒斯的谋事者认为他们的阴

谋在实际上暴露了，——费兰多的事业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聚在一起决定把非做不可的事说成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并秘密地派出一艘战舰要求他回来。他们请求他凭借着命令他的所有或一部分军队登陆，帮助和鼓励那些想发动起义支持他的人。所以他在塔罗河之战发生的第二天就再次返回那不勒斯附近，命令他的部队在马达莱纳(Maddalena)登陆，这是一个离那不勒斯一英里的地方，在此，塞比托河(Sebeto)流入大海，——与其说它是一条河，不如说它是一条小溪，如果不是那不勒斯诗人提到它的话，那么世人则对它全然不知。

当蒙特奔斯耶尔看到这种情况时，在前一天还很小心谨慎的他却在这一天迅速地做出了大胆的行动，——在前一天需要大胆，而在这一天却需要小心谨慎，——他率领他的近乎全部的部队开出城去，阻止他登陆。结果，那不勒斯人具有一个他们从来不敢希冀的机会。他们立即拿起武器，首先凭借着敲响在城墙附近的卡尔迈利特教堂(Carmelite church)的大钟发出起义的信号，随后又凭借敲响其他教堂的所有的钟发出起义的信号。他们派人把住城门，并开始公开呼叫费兰多的名字。这场突然发生的起义使法国人如此惊吓，他们感到处在已发生起义的城市与敌人之间是不安全的，而且害怕他们无法沿原路返回城去，所以他们决定绕过城墙(沿着又长又崎岖的山路)从卡斯特尔诺沃附近的城门进入那不勒斯。

与此同时，费兰多已进入那不勒斯，那不勒斯人让他和随身所带的一些人骑上战马。他在难以言表的万众欢腾的场面中骑

马穿过城市。群众以极为热烈的欢呼迎接他，与此同时，妇女不断地从她们的窗口抛洒鲜花和香水；的确，一些最显贵的妇人跑上大街拥抱他并抹去他额头上的汗。

尽管人们如此这般地欢腾雀跃，可他们并没有忽略为防御敌人的进攻做必要的准备。佩斯卡拉侯爵（Marquis of Pescara）率领与费兰多一起进城的部队和那不勒斯的年轻人着手阻塞住来自卡斯特尔诺沃的法国人可能由此进攻城镇的街道入口，并在这些街口筑垒。当法国人到达城堡广场的时候，他们竭尽一切努力重新进入这座城镇本身；但是，他们受到弓箭和小炮的猛烈射击，而且发现在每一个路口都有充分的防卫，所以他们在傍晚撤入城堡，而将他们的马匹留在身后的广场，——略少于2000匹——因为在城堡中没有圈养它们的地方，也没有喂养它们的饲料。阿莱格雷家族的伊沃斯（Yves d' Alegre），一位很受尊敬的指挥官，萨莱诺的安托内罗亲王（Antonello Prince）和其他许多法国及意大利贵族将他们自己与蒙特奔斯耶尔一起关在城堡之内；虽然几天内他们在广场上和港口周围频繁地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并以大炮轰炸这座城市，他们总是被敌人压回来，并对重新占领这座城市失去希望。卡普亚、阿韦尔萨、蒙德拉戈内的要塞和其他许多地方立即效法那不勒斯的榜样；这一王国的更大部分开始考虑变革。在这些地区中，加埃塔的人民虽实力不足，却以更大的勇气拿起武器，因为费兰多的一些战舰已出现在港口之外；但是，法国驻军付出极大的伤亡将他们压了下去，——在他们获得胜利以后，将所有城镇洗劫一空。与此同

时,威尼斯的舰队进入莫诺波利的港口,这是一座在普利亚(Puglia)的城镇,军官命令巴尔干轻骑兵和许多士兵登陆,并从陆路和海上进攻这个地方。在这次战斗中,一艘威尼斯战舰的舰长皮埃特罗·奔波(Pietro Bembo)被守军的一发炮弹炸死。最后,威尼斯以强攻拿下这些城镇,法国守将因为害怕交出了这座城堡。后来,威尼斯人凭借着条约占领了普里格纳诺(Pulignano)。

但是,费兰多决心占领卡斯特尔诺沃和乌欧沃城堡,希望他们很快就被饿得投降,因为他们的粮食对于城里的人数来说是很少的。他命令在这座城堡周围的所有地方加强戒备,并试图继续增加他们的困难。因为由五艘军舰、四艘轻型战舰、一艘快速小帆船和一艘大型横帆船组成的法国舰队无法在港口中安全停泊,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圣·文森兹奥的托雷(Torre di San Vincenzo)、乌欧沃城堡(Castel dell' Uovo)和皮兹法尔考尼(Pizzifalcone)之间的一个地方,这些地区忠于法国王室。他们还占有卡斯特尔诺沃后面的一个地区,王室花园就在其中,所辖领域直达卡佩拉(Cappella);在拉科罗塞(La Croce)修道院筑垒之后,他们向皮埃·迪·格罗塔(Pie di Grotta)和圣·马蒂诺(San Martino)展开。在缴获了他们的战马并将其带到安全地带之后,费兰多秘密地向英考罗纳塔(Incoronata)运动,并占领了圣·埃尔莫峰(Monte di Sant Ermo),此后又占领了皮兹法尔考尼山,——法国人曾占着山顶的要塞。为了防止法国人为这座要塞解围,——因为如果他们能占领它的话,就能从山顶炮击敌

人的舰队——费兰多的部队向拉科罗塞修道院发起进攻；但是，在遭到严厉的炮击之后，他们失去了以武力占领它的希望，决定以智取，结果，对于出主意的人来说这个主意是致命的。因为一位在修道院内的摩尔人向佩斯卡拉侯爵作出将其引入的虚假的承诺，——这位侯爵曾是它的主人——一天夜里，当他诱他登上一架靠在修道院墙上的梯子与他确定他们在同一天夜里进入的时间和地点时，摩尔人背叛了他，一支冷箭射穿他的咽喉，他当场毙命。

普罗斯佩罗 (Prospero) 转向费兰多一边，略晚一些，法布里兹奥·科罗纳 (Fabrizio Colonna) 也照此行事，这对费兰多大为有益。虽然他们仍受与法国国王之间的契约关系的束缚，但是，费兰多重新占领那不勒斯，他们几乎立即就为他效力，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没有按时收到法国国王答应支付的军饷，法国国王又极为偏爱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 (Virgilio Orsino) 和皮提戈里亚诺伯爵，而对他们的功绩视而不见。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理由与法国国王赐给他们的好处相比无足轻重。的确，天知道那些人们希望以之维持他们的忠诚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是他们背叛的原因。因为，他们所收到的报酬越高，当他们看到法国人的事业开始衰败时，他们的忧虑可能就越大。

由于城堡被包围起来，海面又被费兰多的军舰封锁，所以城堡内的粮草越来越少，支撑法国人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希望，即被来自法国的海军所解救。查理一到达阿斯蒂，就派出巴斯奇家族的佩罗恩 (Perron de Baschi) 传令派一支载有 2,000 名瑞士

人、加斯科尼人和给养的舰队从尼斯附近的维尔弗朗什出发,由 M.d' Arban 指挥,他是一个虽没有海战经验却穷兵黩武的人。这支舰队到达蓬察岛,看见费兰多的海军就在附近,——这支海军由 30 艘舰艇和两艘热那亚大舰组成——它立即逃走了。费兰多的海军将它追逐到厄尔巴岛,这支舰队在路上还丢失了一艘比斯开圆形军舰。这支舰队在这样一种惊慌状态中躲避于里窝那港,以致指挥官无法阻止大多数步兵违抗他的命令登岸向比萨逃跑。在这支舰队撤退之后,由于粮草短缺,蒙特奔斯耶尔和其他人不得不同意如果他们三十天之内没有被解围的话,就将这座城堡交给费兰多,——他们在这座城堡中已被围攻了三个月——并向普罗旺斯开拔,其条件是不得对城堡中的所有人的安全和财产造成损害。作为这一条约的保证,他们将伊沃斯·阿莱格雷和其他三个人交给费兰多。但是,除了他们的已经在这王国中的军队以外,他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盼到任何援兵。因此, M.de Persi——他是王室指挥官之一——率领瑞士士兵和一部分法国长枪兵在比西尼亚诺亲王和许多其他贵族的伴随下向那不勒斯进发。听说他们就要到来,费兰多派马塔罗纳伯爵(Count of Matalona)率领一支军队在埃博利与他们会战,这支军队的大部分都是从费兰多的朋友和支持者中仓促征集的。他们在埃博利附近的皮左罗湖(Lake Pizzolo)与敌人相遇,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上风,但是,敌人一接近他们,他们就不战而逃;在他们溃逃时,卡梅利诺的领主(lord of Camerino)瓦拉诺家族的吉乌利奥(Giulio da Varano)的儿子威南兹奥

(Venanzio)被俘。但是,因为法国人并没有追他们,他们只付出少数人的伤亡就撤退到诺拉,在此之后又撤向那不勒斯。

胜利者为了解救这座城堡继续前进,由于他们取得了胜利,所以声望大增,以致人们劝说费兰多再次放弃那不勒斯。但是,那不勒斯人的鼓舞使他重新坚定了信心,——他们既被对费兰多的热爱所驱使,又被他们自己的因起义产生的惧怕所驱使——他在卡佩拉驻扎下来;为了阻止敌人到达这座城堡,他完成了已在圣·埃尔莫峰(Monte di Sant' Ermo)与乌欧沃城堡(Castel dell' Uovo)之间的一条长壕的挖掘,并在远至卡佩拉以外的所有山顶上布置了大炮和步兵。因此,虽然法国人——他们沿着穿过拉卡瓦和崖脚山(hill of Pie di Grotta)通向诺塞拉(Nocera)的萨莱诺的道路而来——抵达接近那不勒斯的齐亚亚(Chiaia),但是,他们无法再前进一步或向卡佩拉挺进,因为所有地方都防守严密,而且费兰多表现勇敢,用他们的大炮为他们制造了大量麻烦,尤其是安放在俯瞰乌欧沃城堡(也是路库路斯举办他的著名奢华聚会的地方)的皮兹法尔考尼山上的炮。他们也无法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大自然——在沿岸地区并不缺少其他所有舒适条件——没有淡水供他们饮用;因此,他们不得不比遇到其他情况更快地撤退,将带着为这座城堡解围的两三门大炮和一部分粮草丢在身后。

他们向诺拉进发。为了挡住他们的道路,费兰多留下一支军队封锁住这座城堡,并率领他的部队在萨尔尼(Sarni)附近的帕尔马平原(Plain of Palma)占据有利地形。但是,蒙特奔斯耶

尔——在法国人离开之后，他现在已失去了所有被救的希望——在卡斯特尔诺沃留下 300 人，这个数字既与守卫这座城堡所需的人数相称，又与所剩的粮草数相称，在乌欧沃城堡留下一支驻军。于是，他在夜里率领 2500 士兵登上他的舰队的军舰向萨莱诺驶去。费兰多对此极为愤慨，他说，他在这一时期没有权利同意这个投降者在没有交出这座城堡和乌欧沃城堡的情况下率领他的部队离开卡斯特尔诺沃。所以，人们提醒他以人质的鲜血为这次对他的冒犯并为蒙特奔斯耶尔没有在商定的时间交出这些城堡复仇。但是，在大约一个月之后，那些留在卡斯特尔诺沃内的人再也坚持不住了，在人质将得到释放的情况下投降。几乎就在同时，乌欧沃城堡的守卫者为了同一原因同意，如果他们在四旬节之前没有被解围的话，他们就将在即将来临的四旬节的第一天投降。

大约就在此时，阿拉贡家族的阿尔丰索在墨西拿去世。在他统治期间，他以之在当卡拉布里亚大公时无处不扬名的荣耀和运气已退化为臭名昭著和灾祸连绵。据说，在他死前不久，他乞求他的儿子允许他回到那不勒斯，在此，从前人们对他的仇恨几乎已变为对他的怀念。因为在人性中权力欲一般来说总是大于孝心，人们假定费兰多既聪明又尖刻地回答说，他应等到这个王国得到充分的巩固而不必再次逃跑之后。为了以与西班牙国王的更牢固的联系支撑他的地位，根据教皇的分配，他娶了西班牙国王的妹妹、他的祖父费尔迪南德和乔凡纳的女儿、他的姑姑乔凡纳。

第十一章

[威尼斯人和斯福尔扎的部队围攻诺瓦拉。查理八世招募了更多的瑞士人。因为萨瓦公爵夫人支持查理,这一同盟对此非常恐惧和警惕。教皇对查理的警告和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回答。查理与佛罗伦萨人之间的条约。]

正如我们所说,当那不勒斯周围的攻坚战鏖兵正酣并取得大小不等的胜利的时候,对诺瓦拉的围攻变得越来越关键了。在此,米兰大公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威尼斯人是如此乐于援助他,以致我们几乎无法记清他们在任何战役中都如此慷慨解囊的时间。因此,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在同盟的营垒里就有了 3000 名长枪骑兵,3000 名轻骑兵,1000 名德国骑兵和 5000 名意大利步兵。但是,这支军队的主力是 1 万名 *landsknechte* (他们通常这样称呼德国步兵),其中大部分都是被米兰大公征

来对付瑞士人的；因为意大利步兵一提到瑞士人的名字就谈虎色变，自从法国人到来之后，意大利步兵的声誉和勇气已大为降低了。许多勇敢的军官指挥着这些德国人。威望最高的一位指挥官是奥地利人皮埃特拉潘塔家族的吉奥尔吉奥（Giorgio di Pietrapanta），就在几年前当他为罗马人的马克西米廉国王服役时，他已赢得很大的声望，当是时，他从法国国王的手里夺走了在皮卡尔迪（Picardy）的圣·欧麦尔（St. Omer）。威尼斯元老院不仅急忙派出许多部队围攻诺瓦拉，而且为了给他们的军队以更大的鼓舞，他们将曼图亚侯爵从督统提拔成上将，以承认他在塔罗河之战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而且他们还凭借着给那些勇敢作战的人提高佣金和给已战死沙场的许多人的儿子抚恤金和酬金并给他们的女儿嫁妆来确立非常令人欢迎的和值得称赞的榜样。因为同盟已经决定，——大部分是根据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要求——除了迫不得已，决不冒险与法国国王交战，所以这支极为强大的军队被用于攻城；他们只是围绕诺瓦拉挖了一条长壕，将他们自己围在其中的适当位置，以便切断城中守军的粮草供应，所寄希望是：城中粮草甚少，所需又很多，他们将不会坚持多久。除了城中的人口和在此避难的农民之外，奥尔良大公还有从法国人和瑞士人中精选出的 7000 多人的部队。因此，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利佐（Galeazzo da San Severino）与公爵的军队——因为这座城堡具有一支如此庞大的防卫部队，所以放弃了任何强攻的念头——在穆格内（Mugne）扎营，此地正当大道，非常便于阻挡来自维切利的给养。曼图亚侯爵率领威尼斯

人的部队一到达此地就凭借着武力占领了周围的某些地区,在此之后几天,又占领了具有某些重要意义的布里奥尼。此后,他又在卡玛丽亚诺(Camariano)和诺瓦拉与维切利之间的波尔加利(Bolgari)筑垒。为了更有效地切断敌人的给养,他们将军队分布在诺瓦拉周围的许多地区,并在他们所有营地筑垒。

在另一方面,法国国王已从阿斯蒂进至都灵,以便离诺瓦拉更近一些;虽然他经常远行至基埃里(Chieri)与一位居住在那里的贵妇幽会,他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并没因此而停止,他不断地从法国派遣军队,其目的在于将2000名法国长枪兵投入战场。他们还同样急迫地催促10000名瑞士士兵前来助战,他们已派第戎的柏利(Bailli of Dijon)去招募这些瑞士人。只要他们一到达此地,他们就计划尽一切努力为诺瓦拉解围,但是,在他们没有到达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做出任何重大的行动。法兰西王国在那时虽然具有大量的骑兵和大炮,并具有精湛的操作大炮的技术,但他自己的步兵却极为弱小。这是因为只有贵族才能从军;这一民族的古老的尚武精神在平民百姓中已经消失,他们已与战争长期无缘,完全投身于工艺和平时的职业。他们的许多国王在接受了屡屡发生于这一王国的各种阴谋活动和叛乱的教训之后,因惧怕人民的力量,故意将他们缴械,并不许他们从军。

因此,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步兵再也没有信心了,而且,如果他们的军队没有瑞士人伴随,他们打起仗来是非常胆怯的。这一自远古时代起就凶猛好战的民族大约在二十年前就声名鹊起。在此之后,他们遭到布尔戈尼的查理公爵(Charles Duke of

Burgundy)率领的强大军队的进攻,由于他的强大和好战,法兰西王国和他的所有邻国都极为惧怕他。然而,瑞士人在一个月之内打败他三次;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他或是死于战场,或是死于逃跑途中(因为他死的方式是不确定的)。因此,由于他们的英勇善战,还由于法国人与他们没有任何纷争与不和或任何相互猜疑的原因(如他们对德国人那样),所以除了瑞士人之外,他们不招募任何其他外国步兵,而且将他们用于所有重大的战事。在这次战争中,他们更加乐于雇佣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为诺瓦拉解围——它被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包围,又与如此之多的德国步兵对峙(这些德国步兵作战时使用的军纪与瑞士人完全相同)——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

位于都灵与诺瓦拉之间的维切利城曾是米兰公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它与伦巴第人和佛罗伦萨人进行的长期战争中,被菲利普·马丽亚·威斯康梯(Filippo Maria Visconti)让给萨瓦的阿米蒂奥公爵(Amideo Duke),以便劝说他脱离他们的同盟。然而,双方都还没有进入维切利,因为这位公爵夫人——她是萨瓦的年轻公爵的母亲和监护人,完全同情法国人——在法国国王的地位变得更牢固之前,不愿出山站在她的一边。与此同时,她将甜言蜜语和美好的希望给予米兰大公。但是,当法国国王率领他的得到加强的军队到达都灵时,——这是同一公国的一座城市——她允许他的一些部队进入维切利城。当他的所有增援部队到达时,这赐予他许多为诺瓦拉解围的良机,因为维切利城所处的位置非常便利;同盟开始疑心重重。因此,为了更明确地

决定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何去何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与他的妻子碧特丽丝(Beatrice)一起来到军中，无论是在紧要关头还是在他有暇寻欢作乐的时候，她都是他的永恒伴侣。当着他的面，——据说主要是根据他的建议——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军官们一致作出决定，为所有人更安全计，威尼斯人的军队应在穆格内与斯福尔扎的军队会师，在诺瓦拉周围的所有地区留下足够的守卫部队，以保持围攻的态势。必须放弃波尔嘎利，因为，由于它距维切利只有三英里，所以他们这样做是必要的，如果法国人用武力占领了它，那么他们就会可耻地丢掉它，不然的话，在逃走之后又必须全军出动将其收复，从而破坏他们已经作出的决定。在卡玛丽亚诺(Camariano)的守军——此地距穆格内营地三英里——必须得到加强，而且必须以深沟高垒和众多的大炮加强整个营地本身的防御。他们必须根据敌人的行动逐日作出所有其他决定。与此同时，必须坚壁清野，砍伐所有树木并将其运到诺瓦拉的城墙下，以便给敌人的部队和出城抢劫的骑兵造成障碍，在城中，敌人还有大量部队和骑兵。

在决定了这些事宜并检阅了全军之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回到米兰，以便对日益成为必要的事情更及时地做出安排。为了以精神武器和权威援助军队，他和威尼斯人请教皇将他的一位枢机主教派到查理那里，命令他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在十日之内离开意大利，并在一个更短的时期之内将他的军队撤出那不勒斯王国。不然的话，在那些教会能够科以的精神惩罚的威胁之下，他应亲自到罗马去见教皇。这是从前被早先的教皇采

用的办法,因为我们曾在史书中读到,亚德利安一世(Adrian I)曾以类似的武器迫使伦巴第的德斯德里奥国王(Desiderio King of the Lombards)——他当时正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进攻罗马的路上——从他们已经到达的特尔尼撤至帕维亚。但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神圣性在人们的心中所激发的对他们的尊崇和敬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希望从如此不同的习惯和范例得到相同的结果是十分荒谬的。因此,查理在嘲笑了这一命令的虚浮无益之后回答说,当他要虔诚地吻他的脚的时候,教皇却不愿在罗马等他从那不勒斯回来,所以,他现在如此急迫地要求他到罗马来,这使他十分惊讶。然而,他还是急忙重新打开了通向罗马的道路,以便向他表示服从,并乞求教皇在那里等候他,不致使他风尘仆仆又白跑一趟。

当是时,查理在都灵与佛罗伦萨大使缔结了新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遇到许多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来自那些在其他场合也会采取相同态度的人。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的手段更为强硬,即:当佛罗伦萨人收复了比萨周围小山上的其他城堡时——在查理返回期间,他们已将这些城堡丢失——他们已经开始围攻萨科桥(Ponte di Sacco),并以有条件投降的方式将其占领,这一条件就是确保城内士兵的安全;此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当城内士兵走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加斯科涅步兵和比萨人都被屠杀并被肢解了。然而,这样做是违背佛罗伦萨的特派员的命令的,——这几位特派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挽救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而且是这样一些士兵所做的事情,他们在被法国

军队俘虏时,受到虐待;尽管如此,在法国国王的宫廷中,他们的敌人将这件事情解释为极为敌视法国人的明确迹象,因此,为签订这一协议制造了更多的困难。尽管如此,他们最终还是缔结了这一协议,但并不是凭借着对他们的承诺和庄重誓词的记忆忽略了所有其他考虑,而是因为迫切需要得到金钱并向那不勒斯王国派出援兵而忽略了所有其他考虑。

因此,双方达成以下协议:查理应将手中的所有要塞和领地毫不拖延地归还给佛罗伦萨人,其条件是:在此后两年之内,——如果国王这样要求的话或佛罗伦萨人作为适当的补偿回赠给法国人——他们将把皮埃特拉桑塔和萨尔察纳交给热那亚人,——如果后者成了法国国王的臣民的话。因盼望法国人将这些要塞和领地尽早归还给他们,佛罗伦萨人的几位特使即将在佛罗伦萨同意付给法国人的3万枚金币付给他们,但是他们将法国人抵押的宝石作为他们所付金钱的担保接收下来,以防法国人为某些或其他原因不归还他们的领土。当法国人将这些要塞和领地归还的时候,他们将在法国的几位将军(这是接收整个王国的岁入的四位大臣的头衔)的担保之下,借给法国国王7万枚金币,代表他支付给他们军费,以维持在那不勒斯王国中的军事力量,这其中包括一笔给科罗纳家族(the Colonna)的钱,——如果他们没投向费兰多的话。法国国王已经获得某些由普罗斯佩罗(Prospero)达成的协议的消息,但是,他对此还不敢肯定。而且,如果在托斯卡纳没有战事的话,那么,为了支援法国军队,他们将把250名长枪骑兵派往那不勒斯;如果他们

在托斯卡纳确实有战事但这仅仅是一场在蒙特普尔西亚诺之上的战事的话,他们就将把这支军队派去伴随威特里(Vitelli)的部队——他们在比萨的领土上——直到那不勒斯,但是,不会让他们在那里呆到十月之后。他们将原谅比萨人的所有罪过;安排归还所抢财物,批发一定数量的粮食,开展工艺和专业活动。由法国国王选出的佛罗伦萨的六个主要公民将作为人质交给他,并在他的宫中留一段时间,以确保这些条款的实施。当缔结了这一条约并将珠宝作为3万枚金币的抵押品典当之后,——这3万枚金币被立即送去招募瑞士人的军队——法国国王立即向这几个城堡的守军发出命令和信函,让他们立即将这些城堡还给佛罗伦萨人。

第十二章

[法国人在诺瓦拉的困难处境。法国国王与米兰大公之间为达成协议举行的秘密谈判。法国国王提出和平建议并在王室会议中进行讨论。查理八世与米兰大公媾和并回到法国。]

尽管如此,虽然士兵的勇气毫不衰减,但是,在诺瓦拉的情形变得日益困难和棘手;当看到诺瓦拉人民的起义是他们保卫他们自己的决心的表现的时候,他们的勇气甚至更大了。现在他们的粮草供应是如此紧缺,以致人民开始受缺粮之苦。虽然奥尔良(Orleans)——当他看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困难处境的时候——已将所有那些没用的人放逐,可粮草还是不够。事实上,许多法国和瑞士士兵因无法忍受饥饿病倒了。奥尔良——他自己患有四日症——频频派出特使带着信函乞求查理火速救援;虽然由于他们还没有集合足够的军队,还不能及时满足他的

迫切需要。虽然法国人几次试图凭借着夜色的掩护以一支强大的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护卫队将粮草送入诺瓦拉,但是每一次他们都被敌人所发现并被击退,有时护卫粮草的部队还遭受重大损失。为了切断他们的来自所有方面的供给,曼图亚侯爵向诺瓦拉城墙附近的圣·佛朗西斯科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Francesco)发起进攻;在将其攻占之后,他将由200名长枪骑兵和3000名德国步兵组成的一支卫队放入这座修道院中。这使这支军队的作业大为简易,因为他们沿其输送给养的道路变得安全了,通向面对比安德拉纳峰(Monte di Biandrana)的大门的道路被封闭了,这条道路是进入诺瓦拉的最便捷的道路。而且,翌日他们占领了法国人在圣·纳扎罗的市郊(Borgo di San Nazaro)的边上建立的城堡,第二天夜里又占领了市郊本身和这座城门附近的其他城堡。

在这场战斗中,皮提戈里亚诺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威尼斯人已授予他总督的头衔——腹部被火绳枪击中,倒在地球上,生命垂危。因为他们取得了这些成功,奥尔良大公害怕他不能保住其他郊区,当他撤入诺瓦拉时,已在这些地区筑垒设防。因此,他将这些郊外建筑付之一炬,翌日夜即将他的全部军队撤入城内,只守城垣本身,在极度饥饿中以与日俱增的对援兵的期盼自慰。因为瑞士人现在已开始到达;法国军队在越过塞斯亚河(River Sesia)之后在维切利一英里之外扎营。在将一支守卫部队布置在波尔加里(Bolgari)之后,他们就等待其他瑞士部队的到来,他们相信,只要他们一到,即可为诺瓦拉解围。这将是

一项非常艰巨的使命,因为意大利的军队驻扎在易守难攻的地方,具有强大的防御武器,而且从维切利到诺瓦拉的道路不是积水成潦就是险峻陡峭,因为意大利人在所有乡村地区都挖了很宽很深的壕沟。在由法国人守卫的波尔加里与意大利营地之间是由意大利人守卫的卡玛丽亚诺。因为有这些困难,所以法国国王和其他人对攻克此地热情不高。尽管如此,如果瑞士人的全部军队能更早到达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冒死一战,——对于双方来说,此役的结果只能是非常可疑的。因此,由于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些危险,在法国国王与米兰大公之间的秘密和谈仍在继续举行。这些谈判似乎没有多大希望,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完全不信任,双方为了支撑门面,都装做不愿达成协议。

然而,命运向这一重要的结局敞开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道路。因为,由于蒙费拉多的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Monferrato)在那时已死了,当时正在讨论谁应照顾她的小儿子的问题,无论是萨卢佐的侯爵(Marquis of Saluzzo)还是康斯坦丁(Constantine)——他是已去世的侯爵夫人的兄弟(马其顿从前的统治者之一,马其顿在多年之前被土耳其人默哈摩德占领)——都争当他的摄政王。法国国王急于确保那一国家的和平,派阿尔根童(Argenton)去卡萨勒·塞尔瓦吉奥(Casale Cervagio)根据当地居民的意愿解决这一问题。曼图亚侯爵的一位户主也到那里去为这位侯爵夫人的去世治丧。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关于和平会给双方带来什么利益的问题的一些讨论。这一会谈,讨论进展得如此之远,以致阿尔根童——在他的

建议下——就这一问题致信威尼斯的特派员,重复他在塔罗与他们开始讨论的观点。他们表现出兴趣,并将信息传给米兰大公的军官;最后,在协议中的所有条文都要送到法国国王那里让他过目,他已到了维切利,而且派了他的一些人在某些方便的场合与他们自己的代表谈判。当法国国王同意了这些条文的时候,翌日,他们在波尔加里与卡玛丽亚诺之间会面,威尼斯人的代表是曼图亚的侯爵和波纳尔多·孔塔里诺(Bernardo Contarino),——他是巴尔干轻骑兵的指挥官;米兰大公的代表是弗朗西斯科·波纳尔迪诺·威斯康梯(Francesco Bernardino Visconti);法国国王的代表是圣·马洛(St.Malo)的红衣主教,奥朗日的亲王(Prince of Orange),——他最近才进入这个国家,法国国王授命他指挥全军——吉埃家族的元帅(Marshal de Gie),皮耶尼斯(Piennes)和阿尔根童。这些人会见了数次,在不同的时日,他们中一些人在各军之间来回穿行,直到主要的难题被缩减到只与诺瓦拉有关的那些事情上。因为,虽然法国国王并不反对交出这座城市,但他为做这件事的方式制造了很多困难。为了挽回他自己的面子,他坚持以罗马人的国王、米兰公国的直接君主的名义,将这座城市交给在意大利军营中的一位德国军官。但是同盟坚持以随意的方式交出这座城市。

因为他们无法以在诺瓦拉城中的人所需要的速度解决产生的这一困难和其他困难,——在诺瓦拉城中的人已锐减到这样一种极限,以致几乎2000名奥尔良人都死于饥饿和由此产生的疾病——所以他们安排了一个星期的休战,以便使奥尔良和萨

卢佐的侯爵(Marquis of Saluzzo)带着一小队人马到维切利去,并承诺如果没有达成和约,他们将全部返回城中。为了确保这位大公的安全,——因为他们必须通过敌军的营地——曼图亚的侯爵去了波尔加里附近的一座高塔,这座塔在弗瓦的孔德(Comte de Foix)手中。如果这位大公没有对留在诺瓦拉的军队说在三天之内他或是回来,或是通过他的努力,他们能够离开这座城市的话,如果他们没有从吉埃元帅那里——他已去诺瓦拉护送他——将他的一个侄子作为人质接受下来的话,那么留在诺瓦拉的军队是不会让这位大公走的。他们不仅吃光了他们所有粮食,而且吃光了所有的残羹剩饭,——在他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不得不吃这些东西。但是,当奥尔良大公到达法国国王所在地的時候,休战期又延长了数日,双方一致同意,他的全部军队应开出诺瓦拉,将这座城市留在当地居民的手中,——当地居民起誓,在没有获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决不将这座城市交给任何一方,30名士兵应为奥尔良守卫这座要塞,每天从意大利军营为他们送粮食。因此,所有军队都离开诺瓦拉,在曼图亚的侯爵和圣·塞维利诺家族的伽利佐(Galeazzo da San Severino)的护送下到达安全地带。然而,饥饿已使他们如此虚弱无力,以致当他们到达维切利的时候,许多人都已经死去,其他人也不能再用于这次战争。

就在这些时日里,第戎的柏利(Bailli of Dijon)与其他瑞士人一起到达此地。虽然他只要求征集1万名士兵,但是,他无法阻止全国的男子汉聚集在他的大旗之下,——这些男子汉被法

国国王的远近闻名的财富所诱惑——所以他们的人数几乎达到了两万人。其中一半人进入维切利附近的营地,另一半人在十英里之外驻扎下来。如此之多的同一个民族的人一起住在同一支军队之中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如果他们早几天到达的话,缔结和约的谈判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打断,因为法国国王的军队除了 8000 名法国步兵以外,还有 2000 名在那不勒斯的瑞士士兵和 1800 名长枪骑兵。但是,因为谈判已进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了,而且在诺瓦拉城中的人已经撤出,所以谈判没有被打断;虽然奥尔良的大公尽其所能反对签订和约,其他许多人也支持他。

因此,特使们每天都在意大利军营中与米兰大公进行讨论,为了亲自处理如此重要的问题,他最近刚回来,——虽然总是当着联盟的几位特使的面。这些特使最后带着这一协定的条文回到法国国王那里。在米兰大公不放弃他的其他同盟的条件下,在法国国王和米兰大公之间将有一个永久的和平和友谊。法国国王同意诺瓦拉的居民将诺瓦拉归还给米兰大公,法国人将交出这座要塞,与此同时,拉斯佩齐亚和被双方占领的其他地区全都物归原主。法国国王可在他的分封国热那亚想装备多少战船就装备多少战船,除了对这一国家的敌人有利的情况以外,可使用这一国家的所有资源;热那亚人将把某些人质作为这一条约的担保交给法国国王。米兰大公将用它们代替在拉巴洛丢失的军舰,并将扣留在热那亚的十二艘战舰交给法国人,还要立即以自己的资金为法国国王装备两艘热那亚大型三桅帆船,他计划将这些船与他自己出资装备好的其他四艘战舰一起派去援救那

不勒斯王国；第二年，热那亚将以同样的方式交给他三艘军舰。受法国国王派遣经陆路去救援那不勒斯的军队可从米兰大公那里获得自由通行的权利；但是，一次通过他的领土的兵力不得多于 200 名长枪骑兵。如果法国国王为了这次战役要亲自回来的话，米兰大公就要率领一定数量的军人跟随他。他们将威尼斯人加入这一条约的时间放宽为两个月，当他们加入这一条约的时候，他们应将他们的舰队从那不勒斯王国撤走，并不给费兰多任何援助。如果他们不服从这一规定的话，那么，如果法国国王发动侵略他们的战争，米兰大公就必须援助法国国王，米兰大公和他可以持有在这些战役中夺取的任何威尼斯人的领土。

米兰大公必须在翌年三月底之前付给奥尔良 5 万枚金币，以补偿他在诺瓦拉的花销。在法国国王进入意大利时，他向米兰大公借了一笔金钱，在这笔钱中，米兰大公将勾销掉 8 万枚金币，法国国王必须归还其余资金，但是要在较晚的时日。米兰大公对特里乌尔兹奥(Trivulzio)所判的流刑将被撤销，他的财产将被归还；在塔罗之战中被俘的波旁(Bourbon)的私生子和在拉巴洛被俘的米奥兰斯(Miolans)及其他所有俘虏都将得到释放。米兰大公将把佛拉卡萨(Fracassa)和他自己的所有部队及热那亚人从比萨召回——他最近刚把佛拉卡萨派到那里去；他也不阻止佛罗伦萨人收复他们的领土。在一个月之内，他将把在热那亚的一座规模不大的要塞交给费拉拉的大公，这位大公应双方的为实现这一目的传唤已来到意大利军营。他们在共同出资的条件下掌管这座要塞两年，并宣誓承诺，如果米兰大公不履

行他的义务的话,那么他将在这一时间之内将这座要塞归还给法国国王。一旦缔结了和平协议,后者将立即将人质交给法国国王,作为他按时将这座要塞交给法国国王的担保。

进行和平谈判的法国国王的特使将这些条件报告给法国国王,他将这些条件摆放在内阁成员面前。在此有许多意见分歧,特雷莫维勒先生(M.de Tremouille)的发言如下:

我的宽宏大度的国王,如果根据目前的讨论我们只有努力凭借英勇刚毅的行动为法国王室带来新的光荣的话,那么我不会急于催促你将你的高贵的人身暴露在新的危险面前——虽然你自己的榜样劝说你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仅仅被追求光荣的欲望所驱动,你去年不顾你的整个王国的劝告和恳求,决定进入意大利,以征服那不勒斯王国。在那里,您的远征的成功是如此的声名远播和富有荣誉,以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讨论是否拒绝这一获得新的荣誉和光荣的机会的问题,而是讨论是否决定藐视和丢失您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和冒了如此严重的危险取得的荣誉和光荣,并将获得的荣誉变为厚颜无耻和名誉扫地,您自己也成了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人。因为陛下可留在法国而不受任何责备,现在这样一个可完全归咎于胆怯和懦弱的决定在当时只能归因于疏忽大意或年轻人的对快乐的爱好。

陛下,您能在到达阿斯蒂之后,不太羞辱地回到法国,其原因是你表现出对诺瓦拉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现在,您率领军队

停在这里就使您为诺瓦拉解围的意图昭然若揭了；而且，因为你已派人到法国去以耗尽国库的巨资召集如此之多的贵族并招募如此之多的瑞士人，谁会怀疑如果你不援救诺瓦拉，你和你的王国的光荣将会变为永恒的耻辱呢？但是，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如果在诸位国王的博大胸怀中有任何比对名望和荣耀的欲求更大更强烈的冲动的话）或至少是更急迫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撤到法国，默认诺瓦拉的失陷的话，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的丢失，还意味着如此之多的军官和如此之多的法国贵族的毁灭，这些军官和贵族留在您的身后，相信你和你的不久将派兵援救他们并保卫那不勒斯王国的承诺。当他们得知你率领如此之多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边境却向敌人让步的时候，他们会对接援感到绝望的。众所周知，战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声望。当它跌落的时候，士气就要衰退，民族的威信就要被削弱，用于支撑战争的税收也就化为乌有了；在另一方面，敌军的士气日增，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就会与我们反目为仇，困境也会变的无边无际。因此，在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之后，我们的军队将失去活力，敌军的力量和声望将大增；所以，我们会很快听到整个那不勒斯王国起义和我们军队失败的消息，以如此令人羡慕的光荣开始进行的远征除了换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和耻辱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因为，相信这一和平协议是以良好信义缔结的任何人都表现出他很少考虑目前的时局，对那些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的特性是没有什么了解的。只要我们一背对意大利，敌方就不会遵守现在达成的任何协议；

他们不会给我们他们所承诺的任何援助，与此相反，他们将会帮助费兰多，吹嘘使我们从意大利落荒而逃的那些军队将去那不勒斯抢夺我们的战利品以自肥。

如果有怀疑我们的胜利的任何适当的理由的话，我就能够更加轻松地忍受这种耻辱。但是，当任何人考虑到我们军队的强大和我们从周围的乡村获得的优势的时候，当任何人想起在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食品短缺，敌众我寡，敌国环伺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在塔罗河上与强大的敌军殊死决战的时候，他又如何能怀疑我们的成功呢？那天湍急的河流中敌人的血比河水还要多。在剑锋所指处，我们杀开一条血路，又在一个星期之内骑马飞快地顺利通过米兰公国，虽然它是一个与我们完全敌对的国家。在此，我们的骑兵又再次达到先前数量的两倍，步兵也是我们从前数量的两倍；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瑞士士兵已不是3000名，而是22000名。虽然德国步兵的加入使敌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他们的增加幅度绝不像我们的那么大。他们的骑兵数量仍和以前相同，指挥官的数量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已被我重创，损失惨重，不敢再次与我们作战。

胜利成果是小的令我们不屑一顾吗？难道它们不是这样一种如此令人羡慕的果实以致我们应不惜冒任何风险竭力寻求的吗？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为保卫我们赢得的伟大光荣而战，为维护那不勒斯王国和如此之多的你的军官的安全及如此之多的贵族的安全而战，而且此役将决定整个意大利的归属。如果我们在此取胜，整个意大利都将是我们的战利品。因为敌人还可动

用什么其他部队、什么其他兵力呢？他们可搜集在一起的全部军队和全部军官都在他们的军营之中。我们斩关夺隘，奋勇前进，这使这样一些巨大的战利品归我们所有，它们是：对整个意大利财富的占有和对如此之多的伤害进行复仇的能力。如果这两个通常能够激起怯懦胆小的人的斗志的动因不能驱动我们这个好战而强悍的民族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缺乏的不是机会，而是勇气。这种勇气已经给了我们在如此之小的一个战场上、在如此之短的一段时间之内赢得如此之大、如此具有价值的战利品的机会，以致我们自己也不敢希冀赢得更大更具有价值的战利品了。

奥朗日的亲王(Prince of Orange 了)说如下反对意见：

我的最具有基督精神的国王，如果不是时不我待，如果事态还允许我们将小心谨慎、勤劳务实作为军事实力的陪伴，如果事态没有迫使我们——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从事这场战争的话——急速前进，打破一切战术的戒律的话，那么我也将是一个劝说你拒签协议的人；因为在事实上我们有许多不接受它的理由，因为我们无法否认继续从事战争将是非常光荣的，而且对于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局势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诺瓦拉和这座要塞所陷入的困境——在此，粮草甚至已不够人们一日所需——迫使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救援它的话）立即进攻敌人。即使我们放弃诺瓦拉，打算将这场战争转移到米兰公国的其他某个地区的话，日

益临近的冬季也将使在这些积水成潦的低洼地区作战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不在近期使用我们的军队的话,那么由瑞士人的天性和数量所决定的我们军队的特征对我们比对敌人更为危险。使我们自己在此多留片刻都不可能的严重的资金匮乏将迫使我们——即使我们不接受这一协定——尽早结束这场战争。而我们只有凭借着立即与敌人作战才能做到这一点。而由于敌人所处的优势和这个国家的情况,这又是非常危险的一步,以致不可否认,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将是极为鲁莽和轻率的事情。

凭借着自然天赋和建筑艺术,他们的营垒是如此坚固,——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为其加固工事——他们防守的地方有如此良好的地理优势,粮草补给充足,加上乡间深沟河流纵横,湖泊沼泽遍布各地,我军战马难以驰骋,无论是谁,只要试图直接对他们发动进攻,而不是凭借着简便易从的方法和自己的优势逐渐接近他们,不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凭借着一步一步地夺取阵地和战略要点逐渐接近他们,都将只能冒巨大的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危险。因为,我们应凭借着什么根据、什么战争的理由、遵从什么优秀指挥官的范例轻率地进攻一支如此强大的、布置在如此坚固的阵地之中、具有如此之多的大炮的军队呢?如果我们不想凭运气而是想凭其他方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话,我们就必须凭借着占领某些比他们的阵地位置更高的阵地或切断他们的补给将他们从他们的坚固阵地上驱逐出去。如果不精心布置、步步为营,如果没有充裕的时间的话,那么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对此有任何希望;我们能等多久,这也是我们尽人皆知的事

实。除此之外,我们的骑兵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众多,也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得了病,其他许多人或请假或没请假就回了法国,留下的大多数人被长期的军旅生涯消耗得筋疲力尽,他们不是急于作战,而是急于逃跑。就像少数兵力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样,为我军之主力的大量的瑞士士兵也许正是我们的一个劣势。因为那些了解这个民族的特性和习惯的人、知晓当如此之多的瑞士士兵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难以控制的人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发动一些危险的起义吗(尤其是当战事迁延不决的时候)?如果战事真是迁延不决的话,那么可能会产生一千个在支付军饷的问题上触怒他们的原因——他们对于军饷具有无法满足的贪婪——和其他事变。因此,我们从来不敢肯定他们的援助是良药还是毒品;在这种变化无常的局势中,我们如何能作出我们自己的决定呢?我们如何能下定决心作出某些重大的和勇敢的决定呢?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对于保卫那不勒斯王国来说,赢得胜利比签订条约更为光荣更为美好。但是,在所有人类的活动中,尤其是在战争之中,人们必须经常根据必然性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不能——出于要获得太难以获得和几乎不可能获得的东西的欲望——将自己所具有的所有东西都暴露在显而易见的危险面前。正像英勇作战是一位勇敢的指挥官的义务一样,以智谋取胜也是一位勇敢的指挥官的义务。诺瓦拉的事情并不专属于陛下您自己,它只是间接地与您有关,因为你并没有覬覦米兰公

国。你离开那不勒斯并不是为了在皮埃蒙特停下来作战，而是为了回到法国补足兵员和资金，以便能够更有效地援救那不勒斯王国。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将凭借着从尼斯派出的海军的援助，凭借着佛罗伦萨人提供的牛犊部队(Vitelli troops)及援助和金钱保卫它自己；而且能够轻松地等待您一回到法国就向他们提供的大量给养。我并不敢肯定地说米兰大公会遵守这一条约；但是，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款，他和热那亚人已将一些人质和要塞交给你，你也就有了一些信物和担保了。如果他欲求和平的话——这是为了避免他总是第一个受到你的进攻这一事实——那么我对此并不感到非常惊讶。至于他们本身的天性，许多方面加入其中的联盟并不具有人们所希望的这样一种力量或和谐，以致他们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可能因受冷落而脱离联盟，或与他方绝交。如果我们能在他们之间制造任何不和的话，如果我们能看到任何细微的隔阂的话，那么我们获胜就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日月经天一样确定无疑了。

在结束我这番话的时候，我力劝你、我的最具有基督精神的国王缔结这一协定吧，这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用或值得赞美，而是因为在这诸多困难和令人感到麻烦的决定中将必要的或比其他决定都困难更少、痛苦更少的决定认同为最容易、最可行的决定是明智君主的义务。

奥尔良的大公如此尖刻地接过奥朗日的亲王的话茬，以致双方都迅速地就说激烈的言辞发展为破口大骂；奥尔良当着全

体内阁成员的面对他撒了谎。然而,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中、在几乎所有的军队中都有对和平的强烈欲求;因为他们全都——国王本人也不比他人逊色——渴望回到法国。因此,这种对于和平的欲求使他们没有体会到那不勒斯王国的危险,没有体会到在他们眼皮底下丢失诺瓦拉和在如此不公正的条件下离开意大利的耻辱,因为他们对凭借着继续交战而赢得荣誉是不敢肯定的。奥朗日的亲王是如此强硬地敦促法国国王作出缔结和约的决定,以致许多人怀疑他是应罗马帝国的国王的要求做这件事情,——他是非常忠于罗马帝国的国王的——他是在追求米兰大公的利益,而不是追求法国国王的利益。他对查理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智慧,一部分是因为诸位王公乐于将那些最符合他们自己要求的建议视为较为明智的建议。

因此,双方缔结了合约。米兰大公刚对遵守这一协议起誓,法国国王——他一心一意想回到法国去——就动身去了都灵。他之所以匆匆离开维切利,也是因为在他的军营中的瑞士士兵威胁说要扣留法国国王或在他的宫廷中的要员,以便确保付给他们三个月的军饷,——因为他们说路易十一总是这样做——虽然法国国王并没有对这一点作出承诺,他们也没有为查理服役那么长时间。虽然他凭借着突然的离去逃脱了这一危险,但是他们将把他们招募来的第戎的柏利(Bailli of Dijon)和其他官员抓了起来;最后,还必须以承诺和人质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为希望将他们缔结的和约确立得更加牢固一些,法国国

王从都灵派吉埃的元帅(Marshal de Gie)、加耐的总统(President de Ganay)和阿尔根童(Argenton)到米兰大公那里劝他来开会,米兰大公指出,他愿意来开会,但是害怕受骗。或是因为有这种疑心,或是因为有意提出困难以便不得罪他的盟友,或是出于要与法国国王平等的身份在会上相见的野心,他提出这次会议应在某条河上举行,在这条河上或用船或用其他材料建一座桥,在他们之间树一道坚固的木头隔板。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及西方的其他伟大的王公都曾以这种方式会见。法国国王拒绝了这一建议,指出这与他自己不相称;而且在接到了人质之后,他将巴斯奇家族的佩龙(Perron de Baschi)派往热那亚去接受热那亚人承诺给他的大型横帆船,并由他自己出资装备其他四艘大型横帆船,以为那不勒斯的诸城堡解围。现在他们得知,这些城堡并没有得到由尼斯派出的舰队的援助,因此同意如果在三十天之内他们没有解围的话,就投降。他们计划让 3000 名瑞士兵登上这些军舰并与已经撤退到里窝那的舰队会合,再与将从普罗旺斯派出的其他一些军舰会合。如果没有热那亚人的这些大舰的话,对于解救那不勒斯的这次远征来说,兵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不勒斯港已被一支巨大的舰队挤满了。除了费兰多带来的战舰之外,威尼斯人已从占领莫诺波利的舰队中派出二十艘轻型战舰和另外四艘军舰。法国国王还派阿尔根童去威尼斯请他们加入和平协定。在此之后,他和法国宫廷的所有成员都因渴望尽快回到法国而以这样一种速度踏上了回归法国的道路,以致他甚至不肯在意大利多留数日以等待热那亚人承诺送

给他的人质——因为如果他等的话，他们将毫无疑问地将这些人质送来。这样，在 1495 年 10 月底，他翻越阿尔卑斯山回到法国，其回到法国的方式更像一位战败者而不像一位征服者，尽管他打了胜仗。他将作为总督的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Gianiacopo da Trivulzio）和 500 名法国长枪骑兵留在阿斯蒂，——他声称从奥尔良的大公手里购得这座城市——几天之后，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自作主张跟随他回到法国。除了在热那亚和普罗旺斯装备军舰的命令外，除了为实现这一目的对佛罗伦萨人承诺送给他的援助和金钱进行分派之外，他在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援助那不勒斯王国。

第十三章

[法国人称为“那不勒斯的”和意大利人称为“法国的”病症。它的发源地及其扩散。]

在我们叙述了其他事情之后，报道这一事件似乎是有价值的，即：在这一时期——当是时，这就是意大利的命运，即：它的所有疾病都发源于法国人的入侵，或至少应归因于他们——一种法国人称之为“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一般称之为淋病或“法国病”的疾病首次出现了。

法国人在那不勒斯得了这种病，在他们返回法国的路上，他们将这种病传遍整个意大利。这种病或是一种新的疾病，或直到这时为止，除了在我们这一半球的遥远地区以外，它还完全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在如此长远的岁月里，它是如此可怕，以致人们一提到它，就知道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这种病或是长可怕

的疖子，——这种疖子经常使人感到剧烈的疼痛——或是使人在遍布全身的关节和神经都感到剧痛。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的大夫往往不能正确用药，而是经常用错药，这些药物使病症更为严重。不分男女老幼，许多人都死于这种病症，其他许多人或变丑致残，或孤苦无助，或几乎是连续不断地受痛苦的折磨。的确，那些在人们看来有短期康复的大多数人又会很快落入同样的痛苦之中。尽管如此，在多年之后，使这种疾病如此致命的时运的影响还是被削弱了，而且，经过长期的医学试验，人们还是知晓了正确的疗法，危害性也小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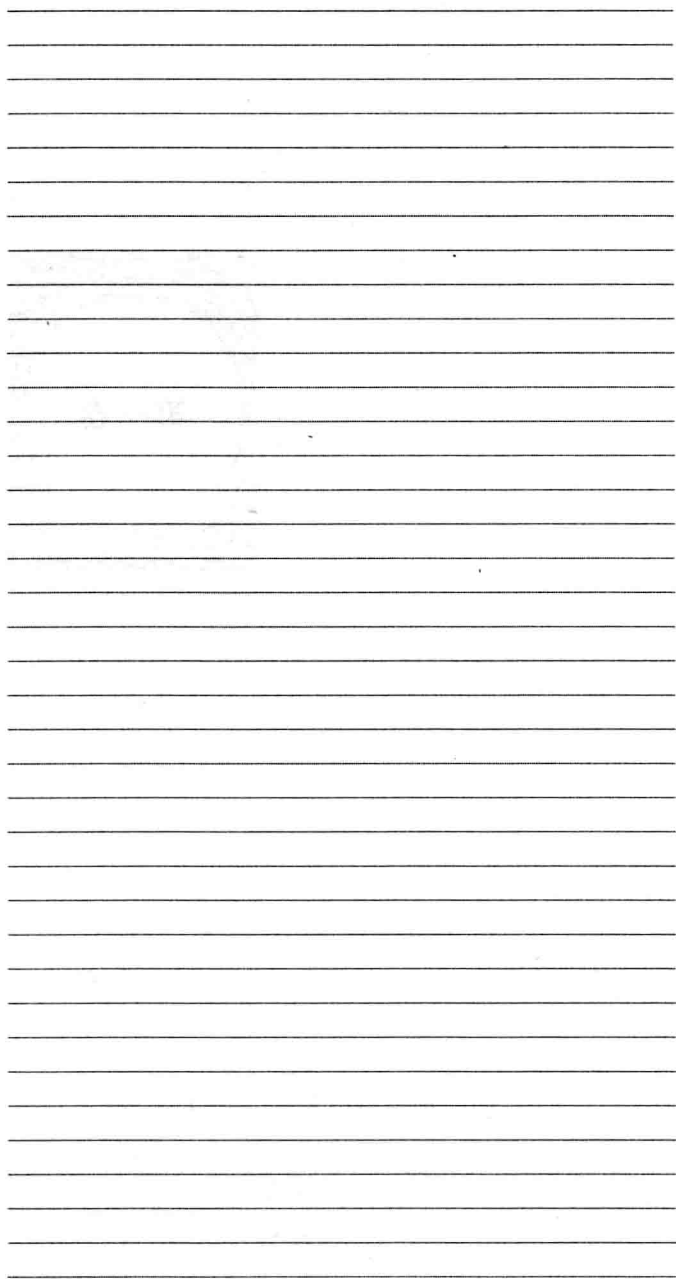
这种疾病本身还主动地产生了几种与原来的形式不同的形式。这是这样一种灾难，如果人们自己没有什么过错这种疾病就落在他们身上的话，那么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是满有理由对此发出抱怨的，因为，所有那些仔细观察这种疾病的特征的人都一致同意：除了性交传染，人们是从来不会得或很难得这种疾病的。然而我们应该正确地将法国人名誉上的这一污点祛除，因为后来人们观察到，这种疾病是被人从西班牙带到那不勒斯的，而它又不是这个国家的特性，而是被人从那些岛屿带到这个国家的，正如我们将在某些更为适当的时机叙述的那样，在那些岁月里，通过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行，我们这个半球才知道这些岛屿。^①然而，在

① 这一关于梅毒的引入的理论仍可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些岛屿上,通过大自然的慈爱,这种疾病迅速找到了特效药;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将其治愈了,他们完全凭喝一种树的汁液,这种树因它的许多非凡特性而闻名。



第三卷



第一章

[威尼斯元老院和米兰大公对将意大利从法国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普遍赞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只信守和平协定的几项条款。他命令佛罗伦萨的特使盗取与他们和查理八世缔结的条约有关的文献。斯福尔扎和威尼斯人要占领比萨的野心。里窝那城和要塞被归还给佛罗伦萨人。尽管有国王的信函,可是恩特拉格斯(Entragues)还是不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人,而且阻止他们夺取这座城市。]

法国国王的这次不太光彩的归国——虽然与其说这是虚弱或恐惧的结果,不如说是轻率鲁莽或缺少心计的结果——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不小的希望,即:意大利——它已被一个如此严重的灾难所击垮——也许会很快从法国人的蛮横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因此,到处都可听到对威尼斯元老院和米兰大公的

赞誉，——他们以明智的和勇敢的决定拿起武器，使世界的一个如此高贵的部分没有落到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如果这些强国没有让个人的贪婪蒙住双眼，没有以给他们自身造成不幸的耻辱和伤害破坏这种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外国人将多年不敢进攻意大利，——它将凭借着他们的建议和方略恢复它原来的光荣——意大利也将进入它的安全和平时代。但是，使他们不满足于他们应有的范畴的野心是意大利很快陷入新的战乱的原因，也是它没有享受到胜利成果的原因，——这一胜利成果是后来它战胜留在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军队取得的。法国国王的粗心大意和轻率鲁莽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赢得这一胜利；因为当他离开意大利时制定的解围措施失败了。因为他的舰队既没有作任何准备，佛罗伦萨人承诺的援助也没有兑现。

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并没有真心实意与查理达成和解，因为——由于他牢记着（正如是冒犯者的本性一样）他给法国国王造成的伤害——他相信他再也不会信赖他了；但是，要收复诺瓦拉和将他自己的国家从战争中解救出来的欲望导致他承诺了他无意遵守的协定。毫无疑问，威尼斯元老院也同意了以如此虚伪的面目缔结的和约，因为他们希望在不丢颜面的条件下结束巨大的战争开销，当时因诺瓦拉的缘故，佛罗伦萨共和国正承担着这笔战争开销。尽管如此，罗多维科为了不放弃和约的条款，还是非常厚颜无耻地但却是以某些理由为幌子，兑现了他无法否认的在他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他交出了人质；释放了战俘，他自己为他们付了赎金；交回在拉巴洛俘获的战舰；将佛拉

卡萨(Fracassa)从比萨撤走,因为他已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即:他为他所豢养;而且在这一和约所规定的一个月之内,将热那亚的小城堡交给亲自来接收的费拉拉的大公。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将鲁兹奥·马尔维佐(Luzio Malvezzo)和相当一部分军队留在比萨,这部分军队表面上是由热那亚人开支。他命令两艘在热那亚为费兰多装备好的大型横帆船驶向那不勒斯,其理由是,因为在缔结和约之前,他已将它们编入现役,热那亚人不会同意将它们留下来。他私下里阻止热那亚人交出他们的人质;而且,对于那不勒斯城堡的丢失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国国王如他承诺的那样装备好四艘战舰并对其他两艘战舰做出安排之后,罗多维科劝说热那亚人拒绝让法国国王的士兵登船,其借口是,除非他们首先从法国国王那里收到充分的担保,他们实在害怕他不向他们拨款,或凭借着他们的手段颠覆热那亚政府。

当法国国王通过他的特使对这些吹毛求疵的行为发出指控时,罗多维科回答说,他是曾答应提供战舰,但是对法国军队登船并没有给予理解。而且他说,他凌驾于热那亚之上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这样一些条件限制的,即:他不能强迫他们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城市和国家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理由,他请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命令热那亚人和他自己不许法国国王将任何一种军舰撤出热那亚。因此,在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人以十分焦急的心情盼望的解围的军事行动化为泡影。由佛罗伦萨人承诺提供的金钱和援助也同样变得毫无用处。因为,在于都灵达

成协定之后,被派去缔结和约的特使之一桂丹多尼奥·维斯普西(Guidantonio Vespucci)立即带着所有文献离开都灵,当米兰大公下令在亚历山大里亚将其逮捕时,他正无忧无虑地穿过米兰公国,因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没有宣布它自己是任何人的敌人,人们将他和从他身上缴获的文件一起押解到米兰。当罗多维科得知这一和约的条款和佛罗伦萨人做出的承诺之后,他和威尼斯人断定,任比萨人自行毁灭是一个错误。法国国王一离开比萨,他们就通过新的大使将他们的理由诉诸威尼斯和米兰。这两者在得到教皇和其他盟国的特使的同意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其借口是:挡住佛罗伦萨人将送往那不勒斯王国的金钱和军队,——只要他们一收复比萨和他们的其他领土,他们就将金钱和军队送往那不勒斯王国。因为他们是法国国王的盟友,所以这些佛罗伦萨人在收复这座城市并为他们自己清除这一障碍之后,会变得更为强大,并会在许多方面危害意大利的安全。

然而,要当比萨之主的贪欲激励着他们。罗多维科在很久之前就计划攻取它;现在,威尼斯人也将他们的野心转入这一方向。因为其他强国的旧同盟已经崩解,某些在过去反对它的人已受到削弱,他们现在有了使他们自己成为意大利的主人的希望。对于这一目的来说,占领比萨似乎是最为有用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它的港口的便利条件(他们认为,如果佛罗伦萨人不收复比萨本身的话,那么他们是不能长期持有这一港口的便利条件的)将他们的势力扩展到南方更远的海域,凭借着这座城市在托斯卡纳取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然而,米兰大公的援助

却是更为迅速的。在与佛罗伦萨人进行各种讨论的同时，他命令佛拉卡萨以某些私事为借口到比萨去（因为他在比萨周围的乡村有地产），而且命令热那亚人再次派入部队。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忙于以提供援助的承诺鼓励比萨人，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将一位秘书派往热那亚去招募士兵，并力劝热那亚人不要抛弃比萨人。但是，他们在向比萨派兵这件事上却行动十分缓慢，因为当法国国王还占有这座城堡的时候，尤其是当法国国王仍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付出太大的代价是不明智的。

在另一方面，当佛罗伦萨人得知他们的特使与法国国王在都灵缔结了新的和约的时候，他们就增加了他们军队的名额，以便在国王的命令一到达的时候就能迫使比萨人接纳和承认他们。虽然由于他们的特使的被捕，这些事情被延误了，但是他们还是占领了帕莱亚（Palaia）的城堡，并包围了维科·皮萨诺（Vico Pisano）。然而，他们的围攻并不成功，这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官的计划不周，——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军队在朝向比萨的方面建立他们的营地（尤其是因为比萨人已在离这座城镇很近的高地上建起了一座棱堡），所以在正对比安提纳（Bientina）方向的低处扎营，这一位置不太适于对维科发动进攻，而且也敞开了从比萨和卡斯西纳（Cascina）通向被围攻的城堡的道路——一部分原因是：威特里家族的帕格罗（Pagolo Vitelli）在从比萨人那里接受了 3000 枚金币之后率领他自己的和他兄弟的一团人进入这座城市对其加以保护，他说，他手里有

法国国王的信和圣·马洛红衣主教的兄弟、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将军的命令，——他病了，留在法国国王身后的皮埃特拉桑塔——这些信函和命令是让他保卫比萨和周围的乡村，直到接到与此相反的命令。比萨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应受到法国国王军队的保护和米兰大公的那些军队的援助，同时又受到威尼斯人的鼓舞，——虽然无论是威尼斯的元老院还是米兰大公都公开与法国国王交战——这当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在威特里的军队的帮助之下，维科·皮萨诺被轻而易举地保护了起来，而佛罗伦萨人的营地却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们的营地处在这样一个如此暴露的位置，以致受到被比萨人带入维科城的大炮的猛烈炮击。因此，在此处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指挥官就被迫灰头土脸地撤走了。尽管如此，国王的信还是到了，这些信函是以复制本的形式通过不同的路线发出的，鲍蒙特先生(M. de Beaumont)的中尉萨里安特(Saliente)立即将里窝那的城镇、港口和要塞交给佛罗伦萨人，——法国国王命令他保卫它们；被任命为专员从佛罗伦萨人手中接收都灵协定的认可书并监督赔偿的实施的李乐先生(M. de Lille)开始与恩特拉格斯家族的巴尔扎克(Balzac d' Entragues)进行磋商，——他是比萨城堡、皮埃特拉桑塔的要塞和莫特罗内(Motrone)要塞的守将——就移交的日期和方式达成一致。

然而，恩特拉格斯开始提出各种困难。他或是受到所有法国人在比萨感受到的同样的情感的影响，或是受到来自李尼(Ligny)的密令的影响，——当法国国王离开比萨的时候，他是

以李尼的名义并根据李尼的命令被授予这一指挥权的——不然的话,他就是被他对比萨的一位公民——蓝特家族的卢卡(Luca del Lante)的一个女儿的爱情所驱动。因为我们不能说他只是被对金钱的贪婪所激励,他有希望从佛罗伦萨人那里得到更多的金钱。他对国王的解释超出了其真实意义,并断言,他从一开始就得到命令,在没有得到来自李尼的密令的情况下,不得将手中的城堡和要塞移交出去。当他们在几天之内都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时,佛罗伦萨人不得不向仍在维切利的法国国王提出新的诉求,请他处理这种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的产生已如此触犯他的尊严,并对他的目的造成危害。法国国王对恩特拉格斯不服从命令一事非常气恼,严令李尼迫其遵命。他还想派一位权威人士带着这道命令和新的专利证书及奥尔良大公的劝说信去见恩特拉格斯,——他是奥尔良大公的臣民。但是,李尼的固执和爱好比法国国王的软弱的决定更为有效,发出命令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天;最后,这道命令和专利证书不是由一位权威人士送到,而是由一位普通绅士蓝西埃姆普格诺(Lanciaimpugno)送到。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Cammillo Vitelli)与他一起将他的军队——法国国王的信一到,这支军队就与佛罗伦萨人的军队合并了——连同佛罗伦萨提供的部分金钱一起领入那不勒斯王国。这次专员的派出和命令的发送并没有比第一次取得更大的成果,虽然比萨城堡的守将(恩特拉格斯)已从佛罗伦萨人那里收到2000枚金币以在法国国王的答复到来之前维持守卫这座城堡的军队的给养,卡米洛也得到3000枚金币,因为不然的话,

他就不让出示法国国王的信函。这位守将——人们相信他私下从李尼那里接到了相反的命令——在踌躇了多日之后决定,因为除了城中和周围乡村的人以外,在比萨还有 1000 人的外国军队,所以佛罗伦萨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占领与这座城堡相邻的、在佛罗伦萨城门附近的圣·马尔克镇(Borgo San Marco)的地步,——在圣·马尔克镇之前,在取得恩特拉格斯的同意的条件下,他们在早先就建了一座巨大的棱堡。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又不失去一切可能的应付法国国王的借口,他通知佛罗伦萨的专员,将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军队一起排列在佛罗伦萨的城门,而他们在没有占领圣·马尔克镇的情况下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如果比萨人不愿让他们进城的话,他将强迫他们放弃这座城门,因为这座城堡的大炮已完全控制了这座城门,所以靠着城内那些人的意志是不能保卫这座城市的。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看起来很强大,而且全军都士气旺盛,英勇无畏,所以这些佛罗伦萨人还是从他们设在圣·利美蒂奥(San Rimedio)的营地来到这座城门前,——圣·利美蒂奥在圣·马尔克镇附近——并从三面以如此强大的攻势对这座棱堡展开进攻,——事先威特里家族的帕格罗就这座棱堡的建筑和防御部署向他们报了信——以致他们很快就将守卫这座棱堡的人赶跑了。他们将混乱不堪的这群守卫者赶入圣·马尔克镇,这个乡镇只凭借一座吊桥与这座棱堡相连,他们杀伤并俘获他们中的许多人。毫无疑问,在这同一次进攻中,在没有来自城堡内的人的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通过这座城门占领比萨,——他们的一些长枪骑兵已

经穿过这座城门；因为正在溃逃的比萨人对他们的进攻毫无抵抗。但是，这位守将看到事情的发展呈现出与他的意图完全相反的趋势，就开始向这些佛罗伦萨人发炮。在这一意想不到的事件中，这几位专员和指挥官被抓了回来，因为许多士兵被炮击伤，其中有威特里家族的帕格罗，他腿部负伤。因此，他们对在这一天顶着城堡内人的反对占领比萨感到失望，鸣金收兵，撤回部队。圣·马尔克镇仍在他们手中，虽然在几天之内他们就不得不将其放弃，因为他们受到这座城堡的大炮的连续炮击，对他们造成很大伤害。他们向卡斯西纳(Cascina)撤退，等待法国国王处理他自己人的这种极端恶劣的不服从命令的行为。

第二章

[这一同盟的各大强国为佛罗伦萨人制造困难。在佩鲁贾和翁布里亚的宗派之争。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要获得进入佛罗伦萨的充分支持的徒劳无益的尝试。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 (Virginio Orsino) 开始接受法国国王的薪金。]

当他们等待法国国王的这种制裁不服从命令的行为的行动时,佛罗伦萨人在另一方向上又遇到新的危险和麻烦,这些麻烦大部分是由这一同盟的各大强国制造的。为了阻止佛罗伦萨人夺回比萨并迫使他们断绝与法国国王的联盟,这些强国敦促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在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的帮助下再次进入佛罗伦萨,——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在塔罗河之战的那一天就从法国营地逃走,回到布拉恰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劝动这两个人走这条路,因为,无论这一尝试的结果如何,它都适于

维尔吉尼奥的这一目的,即:能够凭借他人的开销将他从前的士兵和党羽纠集起来,重建他作为一位指挥官的声望;与此同时,皮埃罗——由于这是流亡者的习惯——怀有各种希望,这是因为在佛罗伦萨他的朋友、——他知道在这里许多贵族都不喜欢人民政府——他的许多依附者和追随者都向他确保了在整个佛罗伦萨领土上的他的家族的长期存在的显赫地位。人们相信这一计划发源于米兰,因为,在维尔吉尼奥从法国人那里逃出来之后,他立即去拜访米兰大公;但是这件事是在罗马确定的,在这里,代表他的兄弟罗多维科行事的威尼斯的特使和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Cardinal Ascanio)与教皇就这件事讨论了数日。这件事的希望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维尔吉尼奥从他的老兵中征集的军队以外,除了皮埃罗从他自己和他朋友那里收集到的1万枚金币以外,由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豢养的乔凡尼·奔提沃格里奥(Giovanni Bentivoglio)也将在同一时间从波洛尼亚的边界发起进攻;卡特利纳·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他的几个儿子正在为米兰大公服役——将从在佛罗伦萨边境上的伊莫拉和弗利城发动进攻。他们还有某些依靠锡耶纳人的理由,这是因为他们对佛罗伦萨人有根深蒂固的仇恨,还有继续持有蒙特普尔西亚诺(Montepulciano)的强烈欲望,——他们不敢肯定在没有得到帮助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持有这一城市。

就在几个月前,凭借着他们自己的军队和皮昂比诺的领主(Lord of Piombino)及乔凡尼·萨维罗(Giovanni Savello)的那些军队,——这些军队由他们和米兰大公联合雇佣——锡耶纳人

试图占领通过奇亚纳(Chiana)沼泽的道路,——在那一方面的某些地段,这条道路形成了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边界;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开始在瓦利亚诺桥(Ponte a Valiano)边修建一座城堡,以便对佛罗伦萨人的一座城镇展开进攻,这座城镇修建在蒙特普尔西亚诺那一面的这座桥的边上。但是这一企图所得到的结果与他们事先打算的完全相反,因为佛罗伦萨人警觉到丢失这座桥梁的危险,——这座桥梁的丢失将使他们失去进攻蒙特普尔西亚诺的手段,将使敌人能够进入科尔多纳(Cortona)和阿雷佐(Arezzo)地区和在奇亚纳另一边的由他们统辖的其他地区——向这座城镇派出一支强大的援军,并攻打由锡耶纳人开始建造的城堡;为了完全确保这条公路,他们在这座桥的附近——在奇亚纳的另一边——建起了一座能够容纳许多军队的城堡。

凭借着这种手段,他们的兵锋可远达蒙特普尔西亚诺的城阙,铁蹄可践踏在那一方向上的由锡耶纳人占领的全部领土。而且,在法国国王走过此地之后不久,他们就在蒙特普尔西亚诺附近打败了锡耶纳的军队,并俘虏了他们的指挥官乔凡尼·萨维罗。维尔吉尼奥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还希望受到佩鲁贾人的欢迎和援助。巴格里奥尼家族(the Baglioni)——他们凭借着军队的力量和他们的党羽的支持在实际上统治着这座城镇——与维尔吉尼奥有联系,因为他们都属于教皇党;与皮埃罗的父亲劳伦佐也有联系,当皮埃罗仍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他们与皮埃罗本人也有联系,他们具有密切的友好关系,并在反对敌人的斗争

中总是相互支持。而且,作为教会的臣民,——虽然更多的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事实上——人们相信在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这件事与他们的国家没有密切关系——他们会愿意顺从教皇的意愿,尤其是当他们得到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的政权的支持的时候。

因此,维尔吉尼奥和皮埃罗带着这些希望离开罗马,他们相信,佛罗伦萨人将发现很难抵抗他们,他们自身也从而发生分裂,并受到他们所有邻国以同盟的名义发动的攻击。在于特尔尼(Terni)与托蒂(Todi)及相邻地区之间停留数日之后,——在此,维尔吉尼奥为了他的镇压吉伯林党的军事行动从教皇党人中征集金钱和士兵——他们为了佩鲁贾人对瓜尔多(Gualdo)展开围攻。这是一个曾属于福利尼奥公社(commune of Foligno)的地方,但是被教皇以6000枚金币的价格卖给了佩鲁贾人,佩鲁贾人的这一购买活动与其说是被要拥有这一地区的欲望所驱使,不如说是被与其竞争的党派的争吵所驱使,当是时,由于这一购买活动,相邻的城镇都处在剧烈的骚动之中。就在几天前,欧蒂家族(the Oddi)——他们是被从佩鲁贾驱赶出的流亡者,是与巴格里奥尼家族相敌对的党派的首领,得到支持吉伯林党的事业的福利尼奥、阿西西(Assisi)及其他地区的人的支持——已经率领300名骑兵和500名步兵进入科尔西亚诺(Corciano),这是距佩鲁贾5英里的一处要塞。由于这一事件,整个国家都群情激动,因为斯波莱托(Spoleto)、卡梅利诺(Camerino)和其他教皇党人控制的城镇都是巴格里奥尼家族的支持者,所以欧蒂家

族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秘密潜入佩鲁贾,这使巴格里奥尼家族如此害怕,以致对自保完全失望,开始溃逃。尽管如此,欧蒂家族还是失去了——通过一个意外的小事——这一敌人已无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的胜利。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到达了通向大广场的入口之一,他们其中的一人——他为了以下目的带了一把斧子——要砍断横在街上的一条锁链,——在派系林立的城市,人们都在街上系上这种绳索;但是,他周围自己的人太拥挤,使他无法挥动手中的斧子;所以他大声喊道:“往后退!往后退!”以便让他们为他轮动斧子腾出空间来。后面的人拾起他的话音并重复这一呼喊,但是其他人却将其理解为赶紧逃跑的警告,所以他们全都逃跑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谁在追赶他们或他们为什么逃跑,虽然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和抵抗。他们的对手从这一混乱无序的溃逃中获得了勇气;他们又再次联合起来将溃逃中的敌人杀伤了许多,并俘获了特热瓦罗·萨维利(Troilo Savelli),——红衣主教萨维利派他来帮助欧蒂家族,他也支持和偏爱同一政党。他们一直将他们追到科尔西亚诺,并在他们的冒冒失失的前进中将它重新占领;他们还不满足于将在溃逃中的那些敌人毙杀,而且还以党徒通常互相使用的残忍手段将许多人在佩鲁贾绞死。

在相邻城镇的各党派之间,从这些骚乱和动荡中产生出许多流血事件,——在战乱时代总是很快就出现这些流血事件,这或是因为有杀死他们的敌人的欲望,或是因为怕敌人占了先机。因此佩鲁贾人出于对福利尼奥人的气恼去攻打瓜尔多;但是,因

为久攻不克,加上害怕他们自己无力拿下这座城堡,所以他们接受了维尔吉尼奥的援助,——维尔吉尼奥之所以提供援助,那是因为可以用战争的叫嚣和获得战利品的希望更容易地吸引士兵。尽管如此,当他和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敦促佩鲁贾人公开支持他们的事业、或至少给他们一些野战炮并给他们在拉格的卡斯蒂利奥内(Castiglione del Lago)的军队一块基地——这个地方与科尔多纳接壤——并给他们的军队一些食品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同意他们的任何请求,——虽然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以米兰大公的名义逼迫他们这样做,教皇也以具有极其强烈的措辞和威胁口味的信件命令他们这样做。这是因为在他们占领了科尔西亚诺之后,佛罗伦萨人以一定数量的金钱援助了他们,佛罗伦萨人还给巴格里奥尼家族的首领桂多(Guido)和李多尔佛(Ridolfo)一笔年俸,并答应给李多尔佛的儿子简帕格罗(Giampagolo)提供薪金;因此,他们已变为盟友。除此之外,佩鲁贾人反对与教皇结盟;因为他们害怕他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敌人,或利用他们的分裂将这座城市再次完全置于教会的统治之下。

当是时,奥尔斯尼家族的保罗(Paolo Orsini)——他率领从维尔吉尼奥的老团队来的60名长枪骑兵已在蒙特普尔西亚诺滞留了很长时间——已去了皮埃维城(Castello della Pieve),并根据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命令与科尔多纳人进行秘密谈判,意在让他们在维尔吉尼奥的军队到达的时候发挥作用,——虽然他们并没有原来计划的那么多人,这些人也没有原来计划的那种素质。在计划的拖延期间,已被清除的一些社会地位

较低的人叛变了；因此，他们的一部分支撑点变为泡影，其他更大的困难出现了。因为佛罗伦萨人马上起来应对这些危险，将300名长枪骑兵和2000名步兵留在比萨地区，将由马尔西亚诺家族的雷努西奥伯爵（Count Rinuccio da Marciano）指挥的200名长枪骑兵和1000名步兵派往科尔多纳附近的营地。而且，为了防止锡耶纳人的军队与维尔吉尼奥联合，——因为他们已经同意这样做了——他们将由乌尔比诺大公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桂杜巴尔多（Guidubaldo da Montefeltro Duke of Urbino）指挥的300名长枪骑兵和1,500名步兵派往在锡耶纳领土边境上的帝国的波吉奥（Poggio Imperiale），——他们最近才让这位大公为他们服役；他们还派锡耶纳的许多流亡者补充这些兵力，以便使这座城市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中。

但是，维尔吉尼奥在对瓜尔多展开各种进攻之后，——在此，他的私生子卡尔洛（Carlo）被火绳枪的一发子弹所伤——秘密接受了福利尼奥人的金钱（人们相信这是事实），在不考虑佩鲁贾人的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就解了瓜尔多的围。他将军营转移到塔维尔内乐（Tavernelle），在此之后又转移到在佩鲁贾领土内的帕尼卡勒（Panicale），再次逼迫他们宣布与佛罗伦萨人为敌。佩鲁贾人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因为他们对瓜尔多一事不满，在实际上以威胁的口气强迫他离开他们的领土。因此皮埃罗和他首先率领400名骑兵去了奥尔赛亚（Orsaia），这是一座位于科尔多纳附近的村庄，他们希望在这座城镇中会爆发某些起义，他们意想中的参加起义的人拒绝让佛罗伦萨人的军队进城，

以便不受士兵的劫掠和伤害。在看到这座城镇一切都异常平静之后,他们率领 300 名长枪骑兵和 3000 名步兵穿过奇亚纳沼泽,——这些士兵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毫无纪律、缺乏训练的,因为他们是以极少的军饷招来的。他们进入在赤安西亚诺(Chianciano)、托里塔(Torrta)和阿斯纳伦嘎(Asinalunga)之间的、蒙特普尔西亚诺附近的锡耶纳领土,在此,他们滞留了许多时日,除了进行一些抢劫和掠夺之外,没有展开任何军事行动,因为佛罗伦萨人的军队已在瓦利亚诺桥穿过奇亚纳沼泽,现在正在位于桑索维诺的山(the Monte a Sansovino)上和其他周边地区面对着他们。据他们了解,波洛尼亚方面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为奔提沃格里奥决定不为其他人的利益卷入与一个强大的、和其相邻的共和国的战争;虽然他允许美第奇家族的吉乌利亚诺(Giuliano de' Medici)向他提出各种请求和抗议,——吉乌利亚诺来波洛尼亚是为了尽力煽动他们的朋友起事,他们通常在这座城市附近的山中有一些朋友——尽管这一同盟对他施加压力,可他还是拒绝采取军事行动,他提出各种借口,将这件事情搁置一边。

然而,在这一同盟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一致,因为虽然米兰大公会为佛罗伦萨人遇到麻烦而感到高兴,——这些麻烦会使他们在比萨的攻势大为削弱,但是他却不会为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他已如此严重地得罪了他——返回佛罗伦萨而感到高兴,——虽然皮埃罗已派他的那位身为红衣主教的兄弟到米兰表示在将来他想完全依赖这位大公的权威。威尼斯人并

不想独自从事这场战争；除此之外，他们和米兰大公正集中精力为将法国人逐出那不勒斯做准备。因此，皮埃罗和维尔吉尼奥不仅失去了他们曾有的希望，而且失去了维持他们的军队所需的金钱；他们率领相当多的骑兵和步兵撤退到奇乌斯（Chiusi）领土内的位于拉波拉诺的巴格诺（Bagno a Rapolano），——这是臣属于锡耶纳人的一座城镇。在此，几天之后，命运引导维尔吉尼奥走上了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Cammillo Vitelli）和戈麦尔先生（M. de Gemel）预定的道路，——他俩从法国国王那里来，请他为法国国王服务，并把他送到那不勒斯王国，在此，法国国王在得知科罗纳家族（the Colonna）的背叛之后，希望起用他。尽管他的许多追随者反对，——他们乞求他或是加入这一同盟（这一同盟也正逼迫他这样做），或者回去为阿拉贡家族服务——可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建议。或许他希望以此更轻而易举地收复阿尔比（Albi）和塔利亚科左（Tagliacozzo）的乡村地区；或许他还记得在失去这一王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并看到他的敌人科罗纳家族对费兰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怀疑他是否能够重新回到他从前的令法国国王非常信任的、对他是非常重要的职位。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这一同盟的诸王公不满，因为他们没有履行他们对他作出的支持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承诺。因此，他为自己雇了600名长枪骑兵和其他奥尔斯诺家族的成员，但是又不得不将他的儿子卡洛作为法国国王的人质送到法国（这是对那些已使他们的忠诚变得可疑的人的报应）。在接受了他的金钱之后，他准备陪同威特里去那不勒斯。

第三章

[在那不勒斯王国法国人与阿拉贡家族之间的斗争中出现的更多的事件。法国人的命运在卡拉布里亚衰落了。查理八世在里昂吃喝玩乐消磨时光。他拒绝了威尼斯人提出的解决那不勒斯王国的问题的建议。]

在那不勒斯王国,无论在那些城堡失守之前还是在它们失守之后,在各个地区都曾发生过或继续发生着战斗,其结果却完全不同。首先,费兰多在萨尔尼的平原(Plain of Sarni)站住了脚跟,从戈洛塔(Pie di Grotta)撤退的法国人在离敌人四英里外的诺切拉驻扎下来。在此,由于两军几乎势均力敌,他们把时间都花在毫无益处的小规模战斗中,除了这件事以外,他们没有做任何重要的和具有意义的事情,即:他们凭借着一个阴险奸诈的协议,将属于费兰多的大约 700 名骑兵和步兵接入圣·塞

维里诺(San Severino)附近的吉佛内(Gifone)的城堡,随后或将其屠杀,或将其俘虏。但是,由于教皇的增援费兰多的部队及时赶到,法国人现在已面临敌众我寡的局面,不得不从诺切拉转移;费兰多占领了这座城镇及其要塞,并大肆屠杀法国人的追随者。与此同时,蒙特奔斯耶尔(Montpensier)以马匹和其他军需品供应和他一起离开新城堡(Castelnuovo)的军队;在认出了他们之后,他与其他人一起加入到他们中来,并到达阿里亚诺(Ariano),这是一个粮草供应非常充足的地方。在另一方面,由于远不如敌人强大,费兰多在蒙特福斯科利(Montefoscoli)驻扎下来,静观时变,以求一逞,不敢轻易开战,直到他从这一同盟得到更多的援助。

蒙特奔斯耶尔首先占领了圣·塞维里诺的城镇,此后又占领了它的要塞,如果他不是被金钱短缺所困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必然有更大的进展。因为没有人从法国给他送来一分钱,他又无法从那不勒斯王国得到一分钱,所以他无法向他的士兵支付军饷;由于军队为此对他非常不满,——尤其是瑞士士兵——所以他没有取得他的力量本来可允许他取得的战绩。两军花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的时间几乎是三个月。在这一时期,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和阿拉贡家族的冬·塞萨热(Don Cesare d' Aragona)一起在普利亚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与偏袒法国人的事业的贵族和人民作战。在阿布鲁齐(Abruzzi),盖拉家族的格拉兹亚诺(Graziano Guerra)——他受到支持费兰多的波波里的伯爵(Count of Popoli)和其他贵族的袭击和骚扰——以极大的勇

气保卫他自己。这位罗马总督 (Prefect of Rome)——他麾下有 200 名来自法国国王的长枪骑兵——从他自己的领地出发袭击和骚扰蒙特卡西诺 (Montecassino) 周边地区和周围的乡村。

然而,在卡拉布里亚的事件是更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在这里法国人的命运开始有些衰落了,正如奥毕尼 (Aubigny) 被一场慢性病耗得骨瘦如柴一样——这场疾病打断了他的胜利进军。虽然几乎所有卡拉布里亚人和普林齐帕里提 (Principality) 人都忠于法国国王,但是贡扎罗 (Gonzalo)——他已再次将西班牙的军队和与阿拉贡家族友好的当地居民集合在一起,在占领了那不勒斯之后,这些人的数量有所增加——已占领了几座城镇,并在那一省份激活人们对费兰多的名字的记忆。由于缺乏金钱,法国人在维持军队方面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尽管如此,当科森察城 (Cosenza) 反叛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重新将其占领,并对其大肆劫掠。然而,当他们处在这种绝境和危险中的时候,从法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来援助他们,因为法国国王已驻扎在里昂,他完全沉浸在骑马比武和享乐之中,把战争完全忘在脑后。他经常说他要处理意大利的事情,但是他的行动却没有显示出任何要这样做的迹象。阿尔根童从威尼斯报告说,威尼斯元老院回答说,他们与法国国王本来并无争执,在诺瓦拉被占领之后他们拿起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盟友——米兰大公。因此,他们认为以一个新的和平条约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历史悠久的友谊是多余的。在另一方面,他们已表示要通过第三方劝说费兰多立即给法国国王一笔金钱,并每年向他上交 50000 枚

金币的岁贡,在一段时间内,将塔兰托(Taranto)作为抵押留在他的手中。但是法国国王拒绝听所有这些意见,就好像他手头就有这一现成的实际的救济一样。然而,除了他在意大利的困难之外,在法国的边境,他也遇到一些困难;西班牙的费尔迪南德国王亲自到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并派他的军队进入朗格多克(Languedoc)进行袭击和骚扰,蹂躏掠夺当地居民,并表现出要发动进一步侵略的迹象。法国的王储——法国国王的唯一儿子最近也死了。那么,如果他有能力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抉择的话,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他更倾向于媾和的事由。

第四章

[法国国王命令比萨要塞的守将在归还要塞的问题上服从他的命令。这位守将将这座要塞交给比萨人。他们拆毁了这座要塞,转身乞求罗马帝国的国王和意大利其他各国的帮助。比萨人将他们自身置于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威尼斯元老院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并给予他们保护。米兰人称赞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聪明和智慧。通过他的努力,萨尔察纳和萨尔察内拉这两座要塞被交给了热那亚人,而没有被交给佛罗伦萨人。]

在这一年底,比萨要塞的事算是接近尾声了。因为,法国国王在听到这位守将顽固执拗、不肯遵命之后,最终将发给他并在城中的所有法国人及戈麦尔先生(M.Gemel)的措辞强烈的具有威胁口味的命令送到比萨,在此之后不久,又将这一命令发给这位守将的妹夫——波诺(Bono);这样,他可以信任的一个人向

他保证他可以凭借现在就遵守命令赎其前愆,并向他指出,如果他固执己见、拒不服从命令的话,他将招致严厉的惩罚。法国国王希望以此使他做出更好的安排,以贯彻实施他的命令。即使如此,这位守将仍然固执己见,把戈麦尔的话当成耳旁风。后者只在这里逗留了数日,因为法国国王命令他陪同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到维尔吉尼奥那里去。波诺的到来——他的到来拖延了很长时间,因为人们根据米兰大公的命令在萨尔察纳扣留了他——也不能动摇这位守将的决心。与此相反,他将波诺争取到他的一边,并与比萨人达成一项协定,在达成这项协定期间,鲁兹奥·马尔维兹(Luzio Malvezzi)代表米兰大公行事。根据这项协定,他在1496年1月1日将这座城堡交给比萨人,他本人从他们手中收取12000枚金币,并将从他们手中收取的8000枚金币分发给守城的士兵。因为比萨人本身没有办法偿付所有这些金钱,他们只有从威尼斯人那里借4000枚金币,从热那亚人那里借4000枚金币,再从米兰大公那里借4000枚金币。与此同时,米兰大公以他通常惯有的狡猾和奸诈——虽然这种狡猾和奸诈不会得到人们的坚信——假装要努力与佛罗伦萨人建立牢固的友谊和理解,并已与他们的特使就交接条件达成一致。在不经法国国王同意的情况下,无论是李尼(Ligny)还是恩特拉格斯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似乎完全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拒不服从他的命令,尤其是因为这一条约对他自己相当不利,因为比萨城——虽然恩特拉格斯坚持认为它应仍然是法国王室的臣属——显而易见仍然隶属于这一同盟;作为它没有被交还给佛

罗伦萨人的一个结果,在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人失去了在都灵协定中被承诺下来的非常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援助。与此完全相同,佛罗伦萨人——他们在当时非常谨慎地观察了所有这些事件的过程——虽然在一开始非常怀疑,但是最后却深信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违背法国国王的意愿。对于任何不知道他的心理和为人处世的特性和素质的人来说,对于任何不知道他在他自己的人民之上只具有很弱的权威的人来说,对于任何不知道人们可何等大胆地反对一个已变得可被轻视的君王的人来说,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比萨人进入这座城堡,立即将其夷为平地。在认识到他们独自没有能力保卫他们自己之后,他们同时向教皇、罗马人的国王、威尼斯人、米兰大公、热那亚人、锡耶纳人和卢卡人派出大使,乞求所有人的帮助,尤其是乞求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的帮助。对于后者来说,首要的问题是使他们愿意改变他们这座城市的统治方式,他们自己感到决不能把维护自由当作他们的首要目的,而必须把避免重新落入佛罗伦萨人的手掌这一必然趋势当作他们的首要目的。他们对米兰大公的希望值比其他任何人的希望值都要大,因为正是他在一开始煽动他们造反,因为他的领土最近,还因为当这一同盟的其他成员只在口头上鼓励他们的时候,他已给他们送来了及时的援助。但是这位大公虽然渴望接受这座城堡,可对这样做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他怕激怒其他同盟国,——在其他同盟国的内阁里,比萨事务现在正被当作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他敦促他们将这件事搁在一

边,在这之后他建议,这一表示应在圣·塞维利诺人(Sanseverini)的名义的掩盖之下做出,以便他在以后揭示出这一贡献在事实上就是给他的,——当然是在他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时候。当法国国王离开意大利之后,他感到不太需要他的同盟国了,就决定将这一贡献接受下来。但是,到这时,比萨人的实施这一计划的热情已开始冷却下来,因为他们对接受来自威尼斯元老院的帮助抱有更大的希望。其他人也已向他们说明,以多方的帮助比只将他们自己限于接受一方的帮助更易于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对以这种方式维护他们的自由抱有更大的希望。在他们获得这座城堡之后,这些考虑变得更加坚定和牢固了,他们努力从每个人那里赢得支持。意大利各国的态度都对他们的这一目的表示欢迎。

热那亚人仇恨佛罗伦萨人;锡耶纳人和卢卡人对他们又恨又怕,因此乐于给予比萨人永恒的帮助。为了更系统地提供帮助,他们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为实施这一协议确定了义务。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非常贪婪,想自己独占这座城市,不愿看到它重新回到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特使促进了他们的事业,这些王公的这样一个欲望也在局部上促进了他们的事业,即:他们都希望看到佛罗伦萨人的实力的衰减,对于他们来说,佛罗伦萨人与法国人的联盟太紧密了。因此,每个人都友好地倾听了比萨人的诉求,从罗马帝国的皇帝那里他们接受了确认他们的自由的证书;从威尼斯和米兰,他们带回了早先他们对维护他们的自由和帮助他们从法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

来的共同承诺的重复。教皇在一封信中以这一同盟的名义并在所有同盟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力劝比萨人维护他们的自由，答应他们将受到来自他们所有人的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如此，有效的援助还是来自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后者增加了他在比萨的军队的数量，前者派入了大量的军队。如果双方继续以这种方式支援比萨人，那么比萨人也无需厚此薄彼，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也会轻而易举地维持下来。但是，不久之后，这位大公——他总是不愿花费金钱，天生就喜好以鼠窃狗偷、狡猾奸诈的方法行事，此外，他感觉到他暂时还不能接管比萨的统治——开始削减对比萨人的援助，从而给了他们转向威尼斯人的机会，——威尼斯人向他们大量提供所需物资。结果，就在法国人离开这座城堡几个月之后，威尼斯元老院——在比萨人的急切恳求之下——决定将这座城市归入它的保护。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似乎鼓励他们实施这一计划，而不是反对他们实施这一计划；但是他们将这一计划对其他同盟国秘而不宣，虽然从一开始他们就敦促他们向比萨派出军队。随后，其他同盟国也宣布解除援助比萨人的承诺，因为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与威尼斯人签署了秘密协定。

这一点是绝对确凿无疑的，即：既不是要维护其他人的自由的欲望，——他们在自己国家里是如此热爱这一自由——也不是出于互相保护的考虑，——正如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高声喧叫的那样——而是要获得比萨的统治权的贪婪导致威尼斯人作出这一决定。他们对获取比萨人本身的同意并立即实现他们的欲

望确有把握,比萨人乐于选择隐藏在威尼斯人的统治的保护之下,以便永远不受佛罗伦萨人的奴役。尽管如此,这件事在元老院还是经过多次长时间争论,在此,几位德高望重、年事已高的元老的权威控制住了这一几乎所有人都具有接受比萨人的请求的欲望,——这几位元老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说,承担保卫比萨的责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座城市从陆地上看距威尼斯边境很远,从海面上看更远,他们只有通过其他人的领土和港口才能到达此地,或通过环绕意大利的长途海上航行到达此地,这种航行要穿过包围意大利的两个海。因此,没有巨大的花费,就不可能确保比萨不受佛罗伦萨人的连续进攻。获得这座城市对于威尼斯帝国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保持它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时局和这样一个决定的可能的后果。由于整个意大利天生就不相信他们的实力,这样一种增援当然使其他国家非常不满;这也容易招致人们想象不到的更大的危险。那些相信其他列强会坐视统治比萨这一巨大优势落入威尼斯帝国之手不管的人——这对所有意大利人似乎已构成一个威胁——一定是受骗上当了。虽然意大利的其他国家可能不像它们从前那样强大,他们自身的力量也不足以阻止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还有凭借外国人援助与威尼斯作对的更好的机会,现在已有人向外国人指出了入侵意大利的方式,毫无疑问,他们无论出于恐惧还是仇恨,都会立即诉求于这种援助,因为宁事外人也向自己的人民让步是人的通病。

我们如何能够相信米兰大公——他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贪

婪、期望和恐惧所支配，现在他受对这样一件事的愤怒和嫉妒的驱使，即：威尼斯人将获取他以如此狡诈的计谋为他自己准备的战利品——不会再次搅扰意大利的和平而将比萨拱手相让呢？虽然从他的话语和劝告看他不是这样想的，但是，显而易见这不是他的真心话，而是一个陷阱，他的表述是一个伪装。如果只是为了阻止比萨人诉求于他的实力的保护，那么与他联合起来一起支援比萨是谨慎和明智的；但是，如果将他们的事业当成我们自己的事业，而且使我们自己受如此这般的嫉妒、负如此之大的责任的话，这就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应该考虑到这一步骤与他们过去数月的辛苦努力是何等的矛盾，——他们现在仍然关注着这些辛苦的努力；因为促使元老院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冒着如此巨大的危险拿起武器的唯一东西是使他们自己和整个意大利摆脱野蛮人的统治的欲望。这一军事行动已旗开得胜；法国国王刚刚撤到阿尔卑斯山以北，而他的一支强大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那不勒斯王国；因此，当牢固地确立意大利的自由和安全的时刻已到来的时候，仍要播撒更加动乱不和的种子，这是何等的轻率鲁莽和可耻呀！这些麻烦可能会使法国国王重新回到意大利，或给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进入意大利的理由，因为众所周知，根据他反对他们的国家的声明，这是他最迫切的希望。

威尼斯共和国还没到不得不采纳危险的建议或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就过于急迫地抓住它们不放的地步。的确，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国家能像威尼斯共和国那样有足够的实力等待良辰吉

日和时机的成熟。匆忙而又危险的决定对于那些处在困难和不幸的境地的人、或对那些害怕时间太短,不足以实现其显身扬名的野心和贪欲的人是适当的。元老院具有强大实力,且地位尊贵崇高,其权威为其他意大利人所惧怕和嫉恨,——与其他王公相比,在威尼斯元老院的永远不变的英名之下,这种地位和权威几乎是永生的和不朽的——因此也没有理由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就匆忙做出决定,这对共和国来说则是不合适的。对于元老院所具有的智慧 and 庄重来说,考虑——因为这确实适合于明智的人——掩藏在这些希望和欲望之下的危险及这些事情的结局,而不是这些事情的开端是更为合适的。因此,他们应该拒绝轻率鲁莽的建议,像在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上那样,在比萨这件事上也要忍耐克制,从而不惊动和激怒其他人,——至少等到意大利进一步摆脱受外国列强进攻的危险和恐惧。他们的首要目的必须是不给外国人回来的理由;正如意大利不再受外国的压迫的这几个月的经历所示,它几乎已在追随着威尼斯元老院的领导前进;但是,当在意大利还有野蛮人的时候,其他国家不是惧怕和追随我们,而是威尼斯和其他国家一起被迫惧怕外国军队。

大多数人的野心压倒了这些及类似的论点,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总督阿格斯提诺·巴巴里格(Agostino Barbarigo)的劝诱压倒了这些及类似的论点,——他的权威已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它超过了前几任总督的权威,与前几任总督相比,人们对他更加尊敬,因而人们应将其称为权力,而不应将其称为权威。他以多年成功的经验持有他的职位,而且还拥有许多杰出的天赋和

美德,除此之外,他还能狡猾地吸引许多元老院的议员跟他走,这些元老院的议员以元老院的庄重和正直把他的建议当成一个政党的建议,而不是当成一个个人的建议,而且乐于与那些因具有高超智慧而享有声望的人作对,因为他们在这一共和国中具有长期的政治经验,并已取得最高的官位。巴巴里格急于要在身后留下为这一帝国增加领土面积的美名。在他统治期间,也就是在鲁斯南(Lusignan)王室的血脉灭绝的时候,塞浦路斯岛被归入威尼斯帝国这件事并没有满足他的虚荣心。因此,他急于捕捉各种机会来扩大这个国家的版图。所以他反对那些在比萨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而且以强有力的论据指出,获得比萨对于元老院是何等的有用和适宜,以这种方式抑制住佛罗伦萨人的野心是何等的重要。正是由于他们,在菲利普·马丽亚·威斯康梯(Filippo Maria Visconti)去世的时候,威尼斯人失去了夺取米兰公国的机会;由于他们准备好了大量的金钱,在与费拉拉(Ferrara)的战争中和其他事业中,他们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任何其他强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都要大。他提醒他们,这种良机的出现是何等的稀少,失去它们是何等的可耻,那些没有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将会感到何等地悔恨。

意大利的这个国家并不是其他强国可单独就能与之作对的国家,更没必要害怕他们会出于恐惧和愤怒转身诉求于法国国王。这位米兰大公——他已严重地得罪了法国国王——从不敢相信他;教皇也不会有这种想法;那不勒斯国王也不会这样做,——即使他收复了他的王国,并能容忍法国人的名字。虽然

其他强国也不欢迎他们进入比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行为并不是如此鲁莽,这一危险也不是如此迫在眉睫,还不会迫使其他强国匆忙采取那些人们只有在最后的诉求中才采用的补救方法。因为如果病情发展缓慢的话,就没有必要匆忙使用具有危险的药物,因为人们认为在预定的过程中对于使用这种药物来说还有充分的时间。如果在意大利的其他国家都处于目前这种衰弱不和的状态的时候他们出于胆怯仍然拒绝这一机会的话,那么当其他强国重新恢复它们从前的实力并感到确有把握不再受外国侵略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想更平安无事地占有比萨,那可就是白日做梦了,这种机会再等也等不来了。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就应该提醒他们牢记:一切世间的行动都要冒许多危险,但是明智的人知道最坏的情况不总是发生,因为凭借着偶然或好运,许多危险会自行消失,通过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其他许多危险也会消失。因此,胆怯不应与小心谨慎混淆在一起,正如许多人不能把不知道名词术语如何得体的人断定为不知道事物的真实性一样;而且我们不应该将那些认为所有不能确定的危险都必然发生、因此害怕所有这些危险并论证它们都必然发生的人视为是明智的人。我们确实不应将那些过分惧怕未来的人称为深谋远虑的人。这一美名和赞誉更适合于给勇敢的人,因为在知晓并考虑了所有危险之后,——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像那些轻率鲁莽的人,这些人既不知晓也不考虑这些危险——他们观察到人们是何等经常地凭借着机遇和能力使他们自身摆脱了许多困难。因此,在他们作决定的时候,他们总是以希望为向

导,而不采取怯懦畏缩的路线,他们从不把不确定的东西视为是确定的,而且他们从不像其他人那样轻易拒斥既有益又能给他们带来荣誉的机会。所以,只要牢记意大利其他国家的衰弱与不和,牢记住威尼斯共和国的强大实力和巨额财富,牢记住他们祖先的宽宏大度和光辉的榜样,他们就应该坦诚地接受比萨人的保护国这一称号,通过接受这一称号,他们将最终获得这座城市的统治权,毫无疑问,这是最有用的一个步骤,凭借着这一步骤,他们可升至统辖整个意大利的境地。

因此,威尼斯元老院以公开法令的形式将比萨作为被保护国接受下来,明确承诺保护他们的自由。米兰大公在一开始对这一决定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为,由于这一决定并没有不让他比萨驻扎他的军队,他对有人分担这一开销感到高兴;而且由于他出于贪婪,企图削减驻在比萨的士兵的员额,他认为比萨成了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担负沉重军费的一个原因对他是有利的。而且他深信,由于他的国家的实力,由于他的国家是如此接近他们,由于他们还记得他为他们解放做了什么,比萨人是如此忠于他,以致他们总是偏爱他,而不偏爱所有其他人。这些错误的计划和希望被这样一个信念所支撑,——他鼓励自己坚定这一信念,而忘了人类事物在不断变化——这一信念是:他实际上支配着命运,他公开宣称,他是命运的宠儿;在成功和兴旺时期,他已变得如此虚荣,因以下这一事实,他已变得如此骄傲自大,即: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和竭力劝谏,法国国王进入了意大利,他还宣称正是他剥夺了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在不服

从他的意志的条件下——在佛罗伦萨的权利,正是他引发了比萨人摆脱佛罗伦萨人统治的起义,正是他将他的敌人阿拉贡家族驱赶出那不勒斯王国。在此之后他又说,他已回心转意,凭借着他的建议和权威,建立起如此之多的国家的联盟来与查理作对,又使费兰多回到那不勒斯王国,法国国王在签署了与他身份不符的条约之后离开意大利。他甚至宣称,随着占领比萨城,他的计谋或权威比他自己的国王的愿望和命令还要强大有力。如果以这些规则衡量未来并判断所有人的谨慎程度和智慧的话,那么其他人都远逊于他自己,他期望总是能够指导意大利的事物,使其适应他自己的意志,并以他的聪明和机敏战胜每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或他的人民的言论和行动不可能总是掩盖这一虚妄的信念,而且喜欢所有人都接受并宣布这一信念,所以米兰日夜都有欢呼声回荡;每个人都以拉丁文或当地土语作的诗并以公开的演说和颂词赞美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杰出智慧,无论是意大利的和平还是战争都取决于他的智慧。他们将他的名字和他的绰号“摩尔人”吹上了天。因为他的肤色很黑,还因为他因狡猾而获得一定的声望,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就给了他这一绰号;只要他的统治得以延续,他就对持有这一绰号感到骄傲。

这位摩尔人的影响在佛罗伦萨的其他要塞与在比萨同样大,所以在意大利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似乎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当法国国王听到佛罗伦萨的大使发出的强有力的控诉的时候,他非常气恼。由于他们至少还得归还其他要塞,他派

他的总管韦斯特家族的罗伯特 (Robert de Veste) 带着新的命令和信函从李尼 (Ligny) 处出发。然而, 由于他的权威对其他人还不如对他本人大, 所以李尼的大胆妄为到了这种程度, 他对许多人说, 在没有法国国王的权威的情况下, 他不会发出这些命令和信函, 根据他的指令, ——这些城堡的守将本来就不愿归还这些城堡, 他的命令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各要塞的守将没必要遵守国王的命令。因此, 比耶内 (Bienne) 的私生子——他以李尼的名义掌控着萨尔察纳并受他的指挥——在他命令佛罗伦萨的军队和特派员来到这里接受这座要塞之后, 以 25000 枚金币的要价将这座要塞交给了热那亚人。萨尔察内拉的守将也如此行事, 他也得到了一笔金钱; 这位摩尔人是这一行为的唆使者并是这笔买卖的中间人。虽然他以热那亚人的名义做这件事情, 但他还派佛拉卡萨 (Fracassa) 率领 100 名骑兵和 400 名步兵去迎击佛罗伦萨人, 阻止他们收复在卢尼贾纳 (Lunigiana) 失去的所有其他领土, ——在被派来接管萨尔察纳的部队的帮助下他们已收复了卢尼贾纳的一部分领土。在此之后不久, 恩特拉格斯——他手里仍掌握着皮埃特拉桑塔 (Pietrasanta) 和莫特罗内 (Motrone) 的要塞, 利布拉法塔 (Librafatta) 也落入他的手中——掌控这一最后地区几个月之后就将它移交给比萨人, 将其他要塞以 26000 枚金币的价格卖给卢卡人, 这是严格执行了米兰大公的命令。在一开始, 他想要热那亚人接管它们, 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选择以这些要塞贿赂卢卡人, 以便让他们更愿意帮助比萨人, 并以这种施舍将他们更牢固地绑在他的战车上。

当人们在法国报道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法国国王对李尼非常生气,并将恩特拉格斯驱逐出这一王国,但是当波诺(Bono)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拿了比萨人的一些钱,并在热那亚就萨尔察纳的出售问题进行谈判——他接受了他的辩解;他还格外优遇地接待了一位来自比萨的特使,他们之所以派他来是为了向法国国王转达他们的这样一个希望,即仍愿作法国王室的忠实臣民,并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尽管如此,在此之后不久,他就被撤职了,对他的委任也被宣布为无效。李尼只受到这样一个惩处,即:作为失去国王的宠爱的标志,他失去了他曾有的可在国王的寝室中睡觉的特权,但是,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他的这一特权。恩特拉格斯独自一人仍然失宠,虽然这一时间也不是太长。这位国王的天性及其他影响和偏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个信念(它不是没有根据)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佛罗伦萨人不敢放弃他;因为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的野心是非常明显的,他感到即使佛罗伦萨人同意为了保卫意大利加入这一同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收复比萨。他们企图以警告和威胁将他们拉入这一同盟;虽然暂时他们并不企图与他们为敌,对他们派入比萨的军队还感到满意,他们将军队派入比萨是为了保证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并不使其完全失去周围的乡村地区。

第五章

[新的敌人的到来对阿拉贡家族的费兰多构成威胁。威尼斯人和其他盟国对费兰多提供了援助。在战斗中的其他事件。相互对立的力量的平衡。]

那不勒斯王国所遇到的危险使他们无暇关注任何其他事情。维尔吉尼奥在位于拉泊拉诺(Rapolano)的巴诺(Bagno)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此之后又在佩鲁贾周围集结了一支军队,在此,他逗留了一些时日,又与奥尔斯尼(Orsini)家族的其他成员踏上前往阿布鲁齐(Abruzzi)的道路,与此同时,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和帕格罗(Cammillo and Pagolo Vitelli)也率领他们的一团人马向同一方向前进。当蒙特里奥内(Montelione)的城堡拒绝给后者提供食品给养的时候,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堡;他们的前进道路贯穿其中的其他教会领地被这件事如此惊吓,以致

不顾教皇的与其意志相反的严肃命令,允许他们在各处宿营和筹粮。由于这一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人传说来自法国的新的增援部队就要从海上到达,所以在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人似乎就要得到强有力的增援;而且因为费兰多——他没有金钱,而且处于严重的困境——在没有更多援助的情况下不可能顶住这种进攻,所以他不得不为他的防御计划考虑新的战略。

在一开始,其他强国并没有将费兰多包含在他们的联盟之中,虽然在他夺回那不勒斯之后西班牙国王力劝他们接纳他为联盟的成员,但是威尼斯人从前拒绝接纳他,现在他们认为他的困难可能会为他们心中已经考虑的获取他的王国的一部分这一目的提供手段。所以费兰多在失去任何其他希望的情况下——因为他对来自西班牙的进一步的援助并没有期盼,这一同盟的其他成员国也不想在这件事上破费——与威尼斯人达成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特使以他们国王的名义为双方确保这一协议的实施——威尼斯人将把他们的指挥官曼图亚的侯爵(Marquis of Mantua)及700名长枪骑兵、500名轻骑兵和3000名步兵派入这一王国以援助费兰多,并维持已在那里的他们的舰队,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自己的防御需要,他们都能召回这些军事力量,对方要给予理解;他们要借给他15000枚金币,以解他的燃眉之急。为了确保他们付出这笔花销,费兰多将把奥特朗托(Otranto)、布林迪西(Brindisi)和特拉尼(Trani)交给他们,并让他们持有已在他们手中的莫诺波利(Monopoli)和普里纳诺(Pulignano),条件是当他们偿还了这笔债务时,他们就

将这些城堡还给他们。但是,他们为作战、驻防和建筑城防要塞所要求的花销不得超过 20 万枚金币。在亚得里亚海岸的这些港口对威尼斯是非常有用的,并大大增强了它的实力。现在这一实力开始在整个意大利扩张开来,因为这里没有人与它为敌;在接受了比萨人的保护国这一称号之后,没有人再愿意听这样一些人的劝告了,——这些人在遇到这种顺风顺水时,宁可更小心谨慎地展开他的风帆。因为,除了他们在那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Tuscany)的交易之外,他们最近已经授命法恩扎(Faenza)的领主阿斯托瑞(Astore)为他们服役,并接受了他的国家的保护国的称号,人们认为这件事足以使佛罗伦萨人、波洛尼亚城(city of Bologna)和罗马尼阿(Romagna)的所有其他地区产生惊吓。除了威尼斯人分别布置的援助之外,同盟国还提供了其他援助。教皇、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为了解救费兰多的危机将他们联合招募的其他一些长枪骑兵派到他那里。尽管如此,这位大公——虽然是在他的建议之下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中的绝大部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放弃他的不反对维切利(Vercelli)条约的借口——还是拒绝在调派军队的时候使用他的名字或以其他明显的方式使用他的名字,而且同意,为了那不勒斯的城防,每月秘密付给费兰多 1 万枚金币。

奥尔斯尼家族和威特里家族的进军结束了阿布鲁齐的麻烦,在此发生了反对法国人的公开起义。特拉莫(Teramo)和基埃蒂城(Civita di Chieti)已经起义了,他们害怕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阿奎拉(Aquila)也爆发起义。他们为法国人占有了这座城

市,并凭借着条约收复了特拉莫,洗劫了新朱利亚(Giulianuova),所以几乎整个阿布鲁齐都支持法国人的事业,结果,费兰多的事业在整个那不勒斯王国都明显衰落了。奥毕尼(Aubigny)几乎完全占领了卡拉布里亚(Calabria),虽然使他滞留在吉亚拉斯(Ghiarace)的迁延时日的疾病使贡扎罗(Gonzalo)得以在这一行省中以他的西班牙的军队和那一地区的少数贵族的军队继续进行战争。盖塔(Gaeta)和周边的许多地区都在法国人手中。罗马的总督以他自己的一团人马和他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收复了蒙特卡西诺的几座城堡,并袭击了在那一方面的拉沃罗地区(Terra di Lavoro)。蒙特奔斯耶尔——虽然由于他极度缺乏金钱而无法用兵——迫使费兰多将自己关闭在他的要塞中,费兰多也同样被缺乏金钱和许多其他必需品所困,完全寄希望于威尼斯人的援助。而这种援助的到达不可能像他要求得那么快,因为最近刚签订了协议。蒙特奔斯耶尔试图以秘密的协定占领贝内文托(Benevento),但是费兰多闻到了风声,他立即派他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

法国人向贝内文托前进,占领了费内扎诺(Fenezano)、阿皮策(Apice)和许多其他周边地区,并在通往菲诺奇奥的桥(Ponte a Finocchio)附近扎营。因为他们在那一地区缺少粮食给养,还因为对在普利亚(Puglia)饲养的绵羊征税的时间已经临近,——这是那不勒斯王国的最重要的岁入之一,其一年的数额高达8万枚金币,而且全部税额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征收完毕——为了夺取敌人的这一资源,更重要的是为了解他自己军

队的燃眉之急,蒙特奔斯耶尔向普利亚开拔,——普利亚的一部分被他占领,一部分被敌人占领。费兰多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急于想用一些计谋而不是用战斗迟滞敌人的前进,直至他的援军赶到。当是时,一支由十五艘大舰和七艘较小的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到达盖塔,这支舰队在萨沃纳(Savona)将在盖尔德斯的大公(Duke of Guelders)的领地招募的800名德国步兵接上船,并把那些瑞士士兵和加斯科涅士兵接上船,法国国王在一开始就命令这些士兵登上在热那亚被编入现役的军舰。费兰多的舰队——为了切断法国舰队的补给,这支舰队已驶离盖塔海岸——对法国舰队让了步,由于他们缺乏金钱,舰队装备低劣,没有武器弹药。因此,法国舰队安全进入港口,士兵登岸并占领了伊特里(Itri)及附近其他地区,他们在这一地区到处掠夺,获取大量赃物,他们希望在乔瓦姆巴梯斯塔·卡拉西奥罗(Giovambatista Caracciolo)的帮助下夺取塞萨(Sessa),他答应将他们秘密领入城内。然而,冬·费德里哥(Don Federigo)——他率领他的部队向塔兰托(Taranto)进发,在此之后又受费兰多的派遣去统治那不勒斯——听到了这个计划,他以突袭的方式闯入城内,俘虏了这位主教和其他一些叛党。

然而,在作为现在的主战场的普利亚,战争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由于伴有狂风暴雨的寒冷天气,两军都只占有了城镇和村庄的一些区域;双方都不是只占领了一个地方,而是占领了几个地方,因为它们都没有大到足以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住房的程度。他们把时间都用在袭击敌人、派骑兵出击以抢劫牲口家畜上了,

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要使用速度和狡猾的计谋,而不是使用军事技术。费兰多曾率领他的一部分军队驻扎在福贾(Foggia),将其他部队一部分留在特罗亚(Troia),一部分留在诺切拉(Nocera)。在此他听说在圣·塞韦罗(San Severo)——维尔吉尼奥·奥尔斯诺率领300名长枪骑兵在此驻扎——与波尔希纳(Porcina)——玛利亚诺·萨韦利(Mariano Savelli)率领100名长枪骑兵驻扎在这里——之间集中了大量的牛羊。因此,他率领600名长枪骑兵、800名轻骑兵和1500名步兵前进,于拂晓到达圣·塞韦罗并在此驻扎,他命令长枪骑兵,如果维尔吉尼奥有所行动的话,就向他们进击。他还派出轻骑兵,这些轻骑兵在广大农村地区展开,并抢了大约6万头牲畜。当玛利亚诺·萨韦利从波尔希纳出来进攻他们的时候,他们用武力迫使他撤退并使他损失了30名长枪骑兵。这一损失和耻辱促使蒙特奔斯耶尔集中他的全部兵力向福贾进发,以夺回他失去的荣誉和战利品。在路上,他遇到了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即:在诺切拉与特罗亚之间,他遭遇了800名德国步兵,这些德国士兵是由费兰多招募的,最近刚从海上到达此地。他们已经离开了特罗亚,——他们以此为他们的基地——既不是遵从这位国王的命令,又不是听从法布里兹奥·科罗纳(Fabrizio Colonna)的建议,——他也是以特罗亚为基地——而是自作主张,前往福贾与费兰多会师。他们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杀出一条血路,也不愿投降,所以都战死了,同时也给法国人造成一些损失。在此之后,蒙特奔斯耶尔向福贾前进,并将他的部队编成战斗序列。但是

费兰多只派出他的轻骑兵，所以法国人在英科罗纳塔（Incoronata）的树林里宿营。他们在此滞留了两天，深受给养缺乏之苦，又重新夺回了被抢走的大部分牲畜。在此之后，他们回到福贾。在这座城镇之前他们度过了一夜，又回到圣塞韦罗，在此期间，又损失了一部分他们重新夺回的战利品，因为在回来的路上，费兰多的轻骑兵又将这些战利品从他们手中夺走。以这种方式，牲口和家畜被一分为二，任何一方都没有从被集中起来的税收中获得大量的东西。

几天之后，这些法国人——他们因缺粮而被逐出此地——继续向坎波巴索（Campobasso）前进，这座城镇已经在法国人手中；由此出发他们占领了科格里奥尼萨（Coglionessa），它也叫格里高尼萨（Grigonisa），是一座附近的城镇，在此，瑞士士兵不听他们的军官的命令，作出非常残酷的行为，虽然整个地区都受到恐吓，但是，这也激起许多人民反抗他们。与此同时，费兰多——他一边尽其所能保卫他的财产，一边等待曼图亚的侯爵的到来——以教皇送给他的和他自己所能筹到的 16,000 枚金币的援助重新组织了他的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从海上到达盖塔的瑞士人和其他军队与蒙特奔斯耶尔会师了。曼图亚的侯爵进入了这一王国，通过圣·戈尔马诺（San Germano）来到卡普亚（Capua），一路上占领了许多地区，——一些地区是凭借着协议占领的，其他一些地区是凭借着武力占领的，虽然它们的战略地位都不太重要。在六月初，他在诺切拉与这位国王会师，——阿拉贡家族的冬·塞萨热（Don Cesare d' Aragona）将塔兰托周围

的军队带到这里。这样,几乎法国人的所有军队和费兰多的所有军队都在互相接近的位置集结完毕。法国人的步兵占有优势,而意大利的骑兵占有优势;因此,战争的结果很难预料。人们很难猜到哪一方面取胜。

第六章

[查理八世又将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意大利而且受到各方面的鼓舞。在王室内阁会议上的反复讨论和为重新远征意大利所作的准备。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恐惧和他采取的政治行动。圣·马洛的红衣主教给这一远征造成的延误。查理派往意大利的可怜的援助。]

在所有这一切都悬而未决之时，法国国王要采取行动，即派兵援救他的人。当他听说那不勒斯的诸城堡丢失并得知他的军队没有得到佛罗伦萨人答应提供的金钱和援助——因为他们的要塞没有被归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从对国事的冷漠无情中惊醒了过来，——自从他回到法国之后，他似乎就陷入这种对国事的冷漠无情——又开始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意大利的事务。为了凭借着对在他度过的危险中接受的帮助表示感谢清除所有障

碍和能够更有信心地再次依赖于神助,他急忙赶到图尔(Tours),在此之后又赶到巴黎去实现他在伏尔诺沃之战那一天所发的誓愿,即朝拜圣·丹尼斯和圣·马丁大教堂。在以同样的速度赶回里昂之后,他日益热衷于对意大利进行远征。他本人非常赞成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认为获得这样一个王国和在如此多的世纪之后成为亲自唤醒人们对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勇武和胜利的的记忆的第一位法国国王是他的巨大的光荣。他相信,在他从那不勒斯返回的路上遇到的困难是出自他自己缺乏组织经验,而不是出自意大利人的实力和勇气,在战争问题上,法国人对意大利人的评价是一钱不值。佛罗伦萨的特使、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Cardinal of San Piero in Vincoli)和特里乌尔兹奥家族的嘉尼亚考博(Gianiacopo Trivulzio)进一步鼓励了他,他们为了这一目的回到法国宫廷。维特罗佐(Vitellozo)和卡洛·奥尔斯诺(Carlo Orsino)也同样鼓励他;后来,蒙托里奥的伯爵(Conte di Montorio)也鼓励了他,——在那不勒斯王国中支持法国人的事业的一些贵族为了这一目的将他派往法国宫廷;最后,博凯尔的塞内斯查尔(Seneschal of Beaucaire)也从盖塔赶到法国,并向法国国王指出,如果毫不延迟地派出援兵的话,还是蛮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不然的话,法国人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在那一王国是不会支撑多久的。除了所有这些人以外,一些从前反对对意大利进行远征的宫廷显贵现在也支持这一事业,因为如果他们允许这一王国得而复失的话,那么法国王室将会蒙受耻辱;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它的如此之多的贵

族都在那不勒斯王国丧命的话,这对法国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西班牙国王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周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碍这些思想的发展;因为这些军事行动是声势上很可怕而事实上并不可怕的示威,这位西班牙国王的军事力量只能保卫他自己的王国,而不能进攻其他国家。因此,法国人将把大量长枪骑兵和瑞士士兵派往在西班牙边境线上的纳尔榜(Narbonne)和其他地区视为一个充分的预防措施。

法国国王将宫廷中的所有显贵都召集在一起开御前会议,会上决定,特里乌尔兹奥应以王室代表的头衔率领 800 名长枪骑兵、2000 名瑞士士兵、2000 名加斯科涅士兵尽快回到阿斯蒂(Asti);奥尔良大公(Duke of Orleans)率领更多的部队紧随其后;最后国王自己率领所有其他必要的军事力量和装备翻越阿尔卑斯山。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如果他率领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意大利的话,萨瓦大公(Duke of Savoy)和蒙费拉托(Monferrato)侯爵及萨卢佐(Saluzzo)侯爵的国家将加入他的事业,而且在与米兰大公作战时将是非常有用的。再者,除了承诺不与米兰大公作战的伯尔尼州(canton of Berne)之外,瑞士的所有州都欣然受雇于法国人。由于法国国王心气正旺,这些讨论中的观点越来越一致。在他们进入内阁之前,他请求波旁大公(Duke of Bourbon)斩钉截铁地阐明这一观点,即:他们必须以真正强大的物质资源进行这场战争;在此之后,在内阁会议上,他又气冲冲地反驳这位海军上将,——这位海军上将会有几位支持者,他不是凭借着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凭借着提出许多行动

的障碍试图打消其他人的热情。

这位国王明确说,另行他路并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以内,因为上帝的意志迫使他亲自回意大利去。在这一内阁会议上还决定,30艘军舰——在其中有一艘被称为诺曼德(Normande)的巨型三桅帆船和另一艘属于圣·约翰的骑士(Knights of St.John)的大形三桅帆船——将沿大西洋海岸南下,进入普罗旺斯的港口,在此,将装备30艘轻型战舰和三桅帆船;这支巨大的舰队将把大量的援兵、给养、弹药和金钱送往那不勒斯王国。但是,没有等到这支舰队准备完毕,一些军舰就要立即装载着兵员和给养出发。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法国国王的管家李高尔特(Rigault)必须去米兰一趟,因为米兰大公——虽然他既没有将两艘三桅帆船给法国国王,也没有允许法国国王在热那亚装备军舰,而只是还回了在拉巴洛(Rapallo)夺走的军舰,却没有还回在热那亚的港口占有的12艘轻型战舰——试图以热那亚人的不服从命令为他自己辩解,而且不断地派他的代表缠着法国国王进行各种谈判。

最近,他派来安东尼奥·马里亚·帕拉威西诺(Antonio Maria Palavicino)向法国国王声明,他准备遵守他与法国国王缔结的条约的条款,只是要求他在这一协议中答应的付给奥尔良大公5万枚金币的时限再延长一些。他没有从这些诡计的施展中得到什么利益,因为无论是从他的其他行动来看还是从被截获的他的信件和命令来看法国国王都对他了如指掌,这些信件和命令揭示出他正不断地催促罗马人的国王和西班牙的国王对

法国发动战争。尽管如此,法国国王还是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即:恐惧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因此他命令李高尔特不要过分强调米兰大公不遵守条约这件事,而是要让他知道他可以凭借着开始实现他的诺言来消除人们对他不遵守条约的记忆,这就是说要交出轻型战舰,为法国国王提供三桅帆船,并允许法国国王在热那亚装备他的军舰。他还应告诉他法国国王要入侵意大利的决定,如果在他还有机会与法国重建友谊的时候他还不回到与法国友好的立场上来的话,那么这一次入侵将对他是极为不利的,法国国王确有把握地说,他除了出于毫无根据的猜疑轻率鲁莽地拒绝这一友好的表示以外,不会出于任何其他原因拒绝这一友好的表示。

当法国准备入侵意大利的消息传到意大利的时候,它在同盟国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尤其使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深为不安,因为他就暴露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他处在一种极度的焦虑状态之中,尤其是当他听说在李高尔特离开法国宫廷以后法国国王就以极为粗暴的语言和手势将他的所有代表撵走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由于他心中反复考虑着这一危险的严重性,想着战争的灾难就要重新回到他的领土上来——如果他不是被恐惧所阻,这位大公是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法国国王的要求的,因为他知道他对他的伤害是何等之深,这些伤害使双方何等互不信任,以致就他们的分歧达成一项协议比寻找一个确保他们双方利益的手段更为容易一些。因为当除去双方同意的为对方确保的利益的时候,任何一方在对方拒绝信任他的地方也不

愿信任对方。因此,在这一必然性的逼迫下,——这一必然性迫使他采取他最不喜欢的方针——斯福尔扎试图至少尽可能地向后推延这些危险,并继续与李高尔特玩他直到那时仍在玩的诡计。他诚恳地说道,只要法国国王在阿维尼翁(Avignon)城为军舰的归还提供充分的安全保证,他就立即让热那亚人服从法国国王的命令;而且双方都应承诺,——交出人质作为担保——不做伤害对方的任何事情。这些谈判持续了数日,而且像其他谈判一样无果而终了,因为在谈判期间发生了许多争论,提出了许多困难。

然而,罗多维科还是没有白费时间。因为在谈判期间他派人到罗马人的国王那里劝他在他的帮助和威尼斯人的帮助之下进入意大利。他将特使派往威尼斯,请他们同意为防御共同的危险分担这笔开销,并向亚历山大里亚(Alessandria)送去为抵抗法国人所需的援助。威尼斯人立即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他们对罗马人的国王进入意大利并不表示欢迎,他绝对不是这一共和国的朋友,因为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被这一帝国和奥地利王室占有了。他们对这件事也不乐意,即:一支完全由罗多维科控制的军队将被引入意大利并由他们联合出资供养。尽管如此,罗多维科还是催促威尼斯人实施他的计划,因为,除了他的其他理由之外,他只在米兰公国才不信任威尼斯人的军事力量。威尼斯元老院在得知他受到严重惊吓之后,害怕他会突然与法国国王和解,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为此目的向这位皇帝派出大使。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还害怕一旦法国国王越过阿尔

卑斯山佛罗伦萨人就会对热那亚海岸发动进攻；因此，他们请乔凡尼·奔提沃格里奥（Giovanni Bentivoglio）率领同盟交给他的300名长枪骑兵从波洛尼亚的边界进攻佛罗伦萨人。他们承诺，锡耶纳人和他们自己的军队将在同时在比萨不断袭击佛罗伦萨人，如果他成功地占领了这座城镇的话，他们将为他的皮斯托亚（Pistoia）的地产提供担保。虽然奔提沃格里奥给了他们一些口惠，但并没有做这件事的意图。而且，由于非常害怕法国人的来临，他秘密派人到法国国王那里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向法国国王道歉，说这些都是为波洛尼亚（Bologna）的形势所迫，并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还承诺出于对他的尊敬绝不给佛罗伦萨人制造麻烦。

但是，无论法国国王的欲望有多么强烈，它都不足以实施已做出的决定，虽然他自己的荣誉和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危险都要求他立即拿出行动。圣·马洛的红衣主教——在他的手中既掌握着所有政府的活动又控制着财政大权——虽然并不公开对法国国王的决定持异议，但是却凭借着推迟必要的付款使所有准备工作如此拖延，以致闹得一事无成。他之所以这样做或是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允许有任何开支——在他看来，这些开支或是眼下不必要的，或是国王不喜欢的——从而也不每天都产生物资和金钱问题似乎是保住他自己的重要地位的最好手段；或是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他已接受了敌方的贿赂，接受了敌方的礼品，听信了敌方的承诺，并与教皇或米兰大公有秘密的情报往来。虽然有时法国国王的命令里充满了愤怒和严厉的词汇，但

是他的命令和劝说毫无效果，因为，由于摸透了国王的特性，圣·马洛总是以与他的行为相反的承诺使他感到满足。当计划的实施就这样被他的阴谋延误的时候，他们几乎被一个预想不到的事件完全打乱了。

在5月底，当每个人都认为他很快就要进入意大利的时候，这位国王却决定到巴黎去，他说，根据古代诸位国王的习惯，在他离开法国之前，他要以通常的仪式向圣·丹尼斯告别，在他路过图尔(Tours)时，还要向圣·马丁告别。他还说，他已决定在资金充裕的条件下才进入意大利，免得遇到去年那种资金匮乏的困难。因此他必须劝说法国的其他城市效法巴黎的榜样为他提供金钱，他不用亲自去巴黎劝说他们满足他的这一意愿，巴黎人就向他提供了大量金钱。当他赶到那里的时候，他可以催促来自诺曼底和皮卡尔迪(Picardy)的长枪骑兵赶快出发。他说他将派奥尔良大公打先锋，他自己在一个月之内返回里昂。然而，人们相信这其中真正的和主要的原因是他与为王后服务的某个宫女一起落入了情网，她最近与他的宫廷人员一起去了图尔。无论是他自己的人民的劝告还是意大利人的迫切的祈求甚至是眼泪都不能使他放弃这一决定。他们向他解释失去战机是何等的不利，尤其是当他的在那不勒斯的人民处在这样一种困境的时候，当他应该接近意大利的时候他却走的离意大利更远，如果这一消息传遍整个意大利，这将是何等不幸啊！每一个细微的事件、每一个无足轻重的谣言都会使这个事业的声誉发生变化，一旦这个事业的声誉开始衰落，就很难重新将其恢复，即

使在此之后人们付出比预想的大得多的代价和力气也无济于事。然而,他对这些警告还是毫不在意;在于里昂度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就动身前往巴黎,却没有派奥尔良大公出发,只是派特里乌尔兹奥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阿斯蒂,这样做并不是为战争作准备,而是为了确保菲利普先生(M. Philippe)对他的忠诚,他最近通过他的小侄子萨瓦大公(Duke of Savoy)之死继承了这一公国的爵位。

在法国国王离开里昂之前,除了向盖塔派出六艘装有给养的船以外,——这是为了给他的人民这样一个希望,即一支巨大的舰队很快就会跟着到来——他没有为那不勒斯王国的事做任何事情。他还通过在佛罗伦萨的商人提供了——虽然这一援助来得相当晚——需要支付给蒙特奔斯耶尔的4万枚金币;因为瑞士士兵和德国士兵提出抗议说,如果在六月底之前还没有付给他们军饷,他们就将投降敌人。奥尔良大公、圣·马洛的红衣主教和所有内阁成员都留在里昂,国王给他们的命令是加快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当国王在此地时这位红衣主教的准备工作就非常之慢,当他不在时他就更慢了。

第七章

[在那不勒斯王国的战争中的更多的事件。法国的命运再次衰落。贡扎罗在卡拉布里亚的胜利。阿特拉 (Atella) 的投降。阿拉贡家族的进一步的发展。费兰多之死与费德里哥的继位。法国远征意大利的进一步的延误。]

然而,在那不勒斯王国的事情再也等不及这些姗姗来迟的补救了。战争已进行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两军对峙,每一方都面临无数困难,因此必须尽早结束战争,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在他与威尼斯军队会师之后,费兰多已占领了佛朗哥城 (Castelfranco)。在此,他与乔凡尼·斯福尔扎、佩扎罗的领主 (Lord of Pesaro) 和贡扎伽家族的乔凡尼 (Giovanni da Gonzaga) 会师,乔凡尼是曼图亚侯爵的兄弟,两个人都是同盟的指挥官,率领 200 名长枪骑兵;因此,他的总兵力有 1200 名长枪骑兵,

1500 名轻骑兵和 4000 名步兵。与此同时,法国人在距贝内文托(Benevento)10 英里的希尔塞洛(Circello)宿营。费兰多进至距他们 4 英里的一个位置,并对蒙特福尔特的弗朗盖特(Frangete di Monteforte)展开围攻;但是,因为这个地方防御严密,他们在第一次进攻中没有将其拿下。法国人离开希尔塞洛去为弗朗盖特解围,但是他们到达此地已经太晚了,因为防守它的德国军队由于害怕第二次进攻已无条件投降了。虽然这对法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损失,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因轻率鲁莽或命运不济而坐失战机的话,他们还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因为——正如几乎每个人都一致赞成的那样——他们在那一天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打败敌军,其原因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忙于洗劫弗朗盖特,把他们长官的命令当成耳旁风,他们的长官意识到他们的营地与法国人只隔着一座山谷,所以竭尽全力将他们的人集中起来。

蒙特奔斯耶尔看到了这一良机,奥尔斯尼家族的维尔吉尼奥对此也看得一清二楚,一个下了进攻的命令,另一个以泪水恳求,他喊道,胜利已是确定无疑的了,他们应该趁着意大利的军营充满混乱和无序、他们的士兵忙于掠夺他们的战利品、毫不顾及他们长官的命令的时候立即越过山谷。但是,在蒙特奔斯耶尔之后的军队的主要军官之一培尔斯(Percy)或是出于年轻人的愚蠢,或是——正如更多的人相信的那样——出于对蒙特奔斯耶尔的声望的嫉妒,指出越过山谷和攀登山坡的不利条件,这座山坡实际上在敌人的脚下,他们所占的地形又非常有利。他公开劝阻士兵不要投入战斗,并阻止这一杰出计划的实施。人

他们还相信,在他的煽动下,瑞士士兵和德国士兵发生暴乱,要求付给他们军饷。因此,蒙特奔斯耶尔被迫撤到希尔塞洛附近,在此,翌日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当威特里家族的卡米洛作为一名士兵和指挥官在城墙下出色地执行他的任务时,头部被一块石头击中,从而毙命。由于这一场悲剧,法国人在没有占领希尔塞洛的情况下撤退到阿里亚诺(Arriano),虽然军官们仍准备在战斗中试试他们的运气,——如果还有机会的话。阿拉贡家族的军队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威尼斯人的特派员。他们知道敌军开始缺少粮草和资金,而且意识到来自法国的救援已被大大延误了;因此他们希望他们的麻烦和劣势将会日益增大,在这一王国的其他地区,法国人将会遇到更为严重的困难。在阿布鲁齐(Abruzzi),——在此,卡梅利诺的领主(Lord of Camerino)的私生子安尼巴勒(Annibale)最近才开始作为一名志愿者率领他自己出资招募的400名骑兵为费兰多服役——他已打败了比东托的侯爵(Marquis of Bitonto),正等着乌尔比诺大公(Duke of Urbino)率领300名长枪骑兵的到来,同盟最近才委任他做这支军队的首领。这位大公被这一同盟的好运和更好的条件所吸引,放弃了他与佛罗伦萨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这一雇佣关系还有一年多才到期。他放弃这一雇佣关系的借口是:因为他是教会的一个臣属,他不能不遵守教皇的命令。当古拉家族的格拉兹亚诺(Graziano di Guerra)在他去抵抗这位大公的路上时,塞拉诺的伯爵(Conte di Celano)和波波里的伯爵(Conte di Popoli)率领300名骑兵和3000名当地的步兵在塞尔

莫纳(Sermona)的平原进攻他,他将这些骑兵和步兵都赶跑了。

然而,随着在佛朗盖特的获胜机会的丢失,法国人的命运明显开始衰落。无数困难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资金极度匮乏,给养短缺,来自人民的反抗,军官之间不和,军队不服从命令,许多人从军营开了小差,——一部分是必要的,一部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欲望,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在这一王国中征收金钱,从法国也没有给他们送来任何东西,因为送往佛罗伦萨的4万枚金币的给养费来得太晚了。由于这一原因,还因为他们周围不远就是敌人,所以他们不能为筹集粮草做出必要的安排。这支军队已完全瓦解了,因为士兵的道德水平是低下的,德国和瑞士的士兵天天以骚乱闹军饷。培尔斯不断地与蒙特奔斯耶尔作对使所有决定更难于执行。粮草匮乏迫使比西尼亚诺的亲王(Prince of Bisignano)率领他的部队离开军营,去保卫他自己的国家,因为害怕他的国家受到贡扎罗的人的侵害;每天都有许多当地人的军队逃跑。因为除了从没有得到任何军饷以外,在分配战利品和口粮方面他们总是受到法国人和瑞士人的虐待。因为这些困难,尤其是因为缺乏粮食,法国军队被迫一步一步地从一个地方撤退到另一个地方,这极大地降低了他们在当地居民中的威望。虽然敌人总是尾追着他们,但是他们要想寻机再战——如蒙特奔斯耶尔和维尔吉尼奥所想的那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有利的地方宿营,以确保他们的粮道不致被切断,也没必要被迫出战。在威尼斯人的指挥官之一菲利普·罗索(Filippo Rosso)率领他的100名长枪骑兵来与他们会师的路上,

他被罗马总督的军队打败。最后,当法国人在位于阿里亚诺附近的蒙特卡尔沃利(Montecalvoli)和卡萨拉尔博尔(Casalarbore)下面宿营的时候,费兰多逼近他们,——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箭的射程,但是他仍在有利的位置宿营——将敌人消耗得几乎饿肚子,与此同时又切断了他们的水源。

因此,他们决定向普利亚前进,在此,他们希望得到充足的给养。但是,他们害怕了,在敌人如此接近的情况下,撤退中的军队很容易出现这类困难,一到夜幕降临,这类恐惧就会悄悄地瓦解军营,所以,他们走了25英里才停了下来。一日早晨,费兰多追赶他们,但是由于害怕他追不上,他在格苏阿尔多(Gesualdo)以外宿营,这座城市已经顶住14个月的由一位最著名的将领指挥的围攻,而他在一天之内就拿下了这座城市。这件事使法国人上了当,因为,由于他们已决定在韦诺萨(Venosa)停下来,——这是一个具有有利地形粮草供应又充足的地方——他们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费兰多不会如此之快地拿下格苏阿尔多——使他们在阿特拉(Atella)浪费了大量时间,——他们占领并洗劫了这座城市。

在此,费兰多抓住了他们,——他在占领了格苏阿尔多之后,继续加速前进;虽然他们打败了他的一部分军队,——这部分军队在主力之前贸然挺进,但是,他们却不能到达八英里以外的韦诺萨,只能在阿特拉滞留,意在等待时机,看能有什么地方为他们提供援助,并希望得到充足的粮草供应,其根据是,与忠于法国人的韦诺萨和许多其他地区非常接近。费兰多立即在此

扎营,意在切断他们的补给,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兵不血刃即可取胜的机会;他集中精力深挖壕沟并攻占附近地区。但是法国人的困难使他的任务变得更为容易了。自从德国士兵离开家园以后,他们只领到两个月的军饷,当他们向法国人指出的所有发给他们军饷的时限都毫无结果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逃向费兰多的军营。因此,他具有了袭击敌人和展开兵力的更强有力的手段,所以法国人要想从韦诺萨和周围其他地区搞到给养就更难了。在阿特拉,没有足够的食品以供法国人多日食用,因为这里只有少量的谷物;因为阿拉贡家族的军队摧毁了在城墙边的河上经营的一座磨坊,他们也缺少面粉。对于未来的任何希望都不能减轻他们目前的困难,因为任何地区都没有提供援助的迹象。

他们的事业的最后的毁灭是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将他们击倒的灾难。由于奥毕尼的长期疾病,——这场病已促使他的许多部下出走去加入蒙特奔斯耶尔的军队——贡扎罗已在那一省份拿下许多城镇,最后率领西班牙的军队和许多当地士兵在卡斯特罗维罗勒(Castrovillole)驻扎下来。在此他听说,梅乐托的伯爵(Count of Meleto)、圣·塞维利诺家族的阿尔贝里格(Alberigo da San Severino)和许多其他贵族率领一支几乎和他自己兵力相等的军队驻扎在莱诺(Laino),由于他们的人数在继续增多,他们计划当他们的军队更加强大的时候就来进攻他。他决定袭击他们,希望他们走出他们的防御工事,因为他们肯定占据了一个有利地形,——因为莱诺的城堡坐落在萨普里河

(River Sapri) 上, 这条河形成卡拉布里亚与普林西帕里提 (Principality) 之间的界线, 而这座城镇还在河的那一边。他们在此宿营有这座城堡的保护, 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近路来攻击他们; 与此同时, 在莱诺与卡斯特罗维罗勒之间还有属于比西尼亚诺的亲王的穆拉诺 (Murano) 和许多其他地区, 这些地区都站在他们一边。尽管如此, 贡扎罗还是根据一个不同的计划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在夜幕就要降临的时候离开卡斯特罗维罗勒, 他舍去近路, 而取远路迂回包抄, 这条远路里程要长得多, 且要翻山越岭, 行军非常困难。当他到达这座河岸的时候, 他派步兵向位于莱诺的城堡与这座城镇之间的一座桥梁前进, 由于他们有充分的安全感, 所以这座桥梁没有得到很好的防守。贡扎罗本人率领骑兵在上游两英里处涉水过河, 在拂晓之前到达这座城镇, 将毫无戒备和防范的敌人全部抓获, 他在瞬间就将他们击败, 俘虏了 11 名贵族和几乎所有军队, 因为当他们逃向城堡的时候遇到了已经占领桥梁的步兵。在取得这一令人荣耀的战绩之后, ——这是贡扎罗在那不勒斯王国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他率领 6000 人马去与围攻阿特拉的部队会师, 在此之前, 他首先收复了卡拉布里亚的其他一些地区, 并补充了他的兵力。就在几天之前, 堪第亚大公 (Duke of Candia) 的 100 名长枪骑兵到达阿特拉, 他是同盟的一名军官, 虽然他自己与他的其他人马仍留在罗马附近。

随着贡扎罗的到来, 围攻的力度加大了, 阿特拉被三面包围。一面是阿拉贡家族的军队, 另一面是威尼斯人的军队, 第三

面是西班牙的军队；所以法国人的给养全被切断了，尤其是因为威尼斯的雇佣兵在乡村分布开来，把许多从韦诺萨带人给养的法国人抓获。在城里的那些人除了偶尔并伴有大量护卫部队之外，再也不能出来搜集粮秣。最后，他们完全无法出城征粮了，因为当威特里家族的保罗（Paolo Vitelli）在一个正午率领 100 名长枪骑兵出城征粮的时候，中了曼图亚侯爵设的埋伏，损失了一些骑兵。这样，在丢失他们所有能力和设备之后，他们最终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中，即：即使有卫队的保护，他们也不能在河边饮马；而在营地之内，连人喝的水都不够。因此，在无法战胜所有这些困难并失去所有希望的条件下，当他们已顶住 32 天围攻的时候，被迫投降了；在申请到一张通行证之后，他们派培尔斯、阿尔维亚诺家族的巴尔托洛梅奥（Bartolomeo d' Alviano）和一名瑞士军官去与费兰多谈判。他们当时同意了以下这些条件：休战 30 天，在此期间，被围困的任何人不得离开阿特拉；他们每天都从阿拉贡家族那里接受给养。费兰多允许蒙特奔斯耶尔将协议的内容通知他的国王，如果在 30 天之内他还没有得到救援的话，他将放弃阿特拉和他在那不勒斯王国占领的所有其他地区，并放弃在这些地区中的所有大炮；士兵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人可自由放行，应允许他们所有人走陆路或航海回法国。奥尔斯尼家族和其他意大利军官可随意到这一王国之外的任何地方去。曾追随法国国王远征意大利的贵族和其他人只要在 15 天之内投降费兰多，就可免除任何处罚，并恢复其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领地。

当期限到了的时候,蒙特奔斯耶尔和所有法国人、许多瑞士人和奥尔斯尼家族一起被护送到斯塔比亚海的一座城堡(Castello a Mare di Stabbia)。在此发生了一些争论,争论的内容是:作为法国国王的中将和所有人的最高指挥官的蒙特奔斯耶尔是否必须归还——如费兰多所坚持的那样——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在那不勒斯王国占有的所有东西。蒙特奔斯耶尔声称,他只有义务交出并归还他的权力实际控制的东西,他的职权范围并不包括统辖在卡拉布里亚、阿布鲁齐、盖塔的城堡和许多其他地区 and 要塞的军官和守将,他们是从国王的手中接管的这些东西,而不是从他自己手中接管的这些东西。在他们就这一问题争论了几天之后,他们被护送到巴亚(Baia),在此,费兰多假装想放他们走。他将他们在这里扣留了如此之久,又将他们在巴亚与波佐利(Pozzuoli)之间分散开来,其借口是:他们要上的那些船还没有准备好,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困苦的生活他们开始得病了。蒙特奔斯耶尔与他的5000人中的许多人一起死掉了,仅有500人安全回到法国。在教皇的要求下,——他企图夺取奥尔斯尼家族的地产——奥尔斯尼家族的维尔吉尼奥和保罗被关押在乌欧沃的城堡(Castello dell' Uovo),根据教皇的命令,由维尔吉尼奥的儿子吉安吉奥尔达诺(Giangiordano)和阿尔维亚诺家族的巴尔托洛梅奥率领的他们的军队在阿布鲁齐遭到乌尔比诺大公的抢劫和分解。根据费兰多的命令,在此之前回那不勒斯的吉安吉奥尔达诺和阿尔维亚诺在路上离开了他们的军队,被投入狱中。尽管如此,阿尔维亚诺还是或凭借他自己的狡诈

或依靠费兰多的密令从狱中逃了出来，费兰多曾非常喜欢他。

在于阿特拉获胜之后，费兰多将他的军队分成几部分去收复那不勒斯王国的其他地区。他派冬·费德里哥和普罗斯佩罗·科罗纳去围攻盖塔，派法布里兹奥·科罗纳去围攻阿布鲁齐——在此，阿奎拉(Aquila)已投降阿拉贡家族。他自己夺取圣塞维里诺的要塞，并将守将和他的儿子斩首，以此作为威胁其他要塞的典范。在此之后，他接着去围攻萨莱诺(Salerno)。在此，比西尼亚诺的亲王来与他进行谈判，并代表他自己、萨莱诺的亲王、卡帕西奥伯爵(Count of Capaccio)和一些其他贵族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规定，他们仍可持有他们的地产；但是费兰多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仍要在一段时期之内占有这些要塞。在签订了这一协议之后，他们去了那不勒斯。在阿布鲁齐，守军没有进行太多的抵抗，因为率领800名骑兵在那里驻守的古拉家族的格拉兹亚诺无法保卫他自己，撤退到了盖塔。贡扎罗回到了卡拉布里亚，这里大部分仍为法国人占有。虽然奥毕尼做出一些抵抗的表示，他最终还是撤到了格罗波利(Groppoli)；在丢失了曼夫雷多尼亚(Manfredonia)和科森察(Cosenza)之后，——法国人在离开这两座城市的时候将其洗劫一空——一切希望都没了，他同意离开所有卡拉布里亚地区，贡扎罗允许他走陆路回法国。毫无疑问，这些事件中的许多事件是由法国人的疏忽大意和轻率鲁莽造成的，曼夫雷多尼亚虽然是一座在富庶地区的坚固的城镇，——在此，很容易搞到充足的给养——虽然蒙特法尔科尼家族的加布里罗(Gabriello da Montefalcone)代表法国国

王统治着这座城镇，——他将加布里罗视为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在经过短时间的围困之后就被饿得投降了。其他能够保卫他们自己的城镇或因怯懦或因不愿受围困之苦而投降了。一些其城堡给养充足的守将早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卖光了，以便在敌人一出现时就立即投降。结果，法国人在那不勒斯王国声誉扫地，——这是由安茹的让(Jean d' Anjou)留下来保卫乌欧沃的城堡的那个人的勇气为他们争得的声誉，在费兰多获胜之后，他仍多年占有它，直到用完了所有他的粮草，他才被迫投降。

实际上，在整个王国中仍需要收复的土地只有塔兰托、盖塔和一些被桑贵尼家族的卡罗(Carlo de Sanguine)持有的一些地区及圣·安吉罗峰(Monte di Sant' Angelo)了，——洛林的冬·吉乌利亚诺(Don Giuliano of Lorraine)从这座山出发不断袭击周围的乡村，并取得巨大成功。在其荣耀之巅峰的费兰多抱着要与他的祖先的伟大和光荣相比肩的希望来到索马(Somma)，这是在维苏威火山(Mt. Vesuvius)脚下的一个地方，他的妻子即王后就在这里。在此，或是因为他最近疲劳过度，或是因为某些新的疾病，他患了如此严重的症候，以致当把他抬到那不勒斯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康复的希望了，没有几天他就在此去世了，这是在他父亲阿尔丰索死后不到一年的事情。他在他身后留下的不仅是遍布他自己的王国的、而且是遍布整个意大利的对他的勇气和能力的最崇高的尊敬，这都是因为他赢得的胜利，他的心灵的崇高和在他身上展现出的王室的美德。他死而无嗣，他的叔叔冬·费德里哥继承了他的王位，这是在三年之内这一王国

所更换的第五位国王。冬·费德里哥立即从围攻盖塔的阵营中赶了回来,他的继母王太后将新城堡(Castelnuovo)交给他,虽然有许多人怀疑她可能想把这座城堡留给她的兄弟——西班牙的国王费尔迪南德。当是时,费德里哥不仅接受了那不勒斯人民的好意,而且还接受了萨莱诺的亲王、比西尼亚诺的亲王和卡帕西奥伯爵的好意,这几个人是第一批在那不勒斯宣布他为国王的人;当他登上岸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走上前去迎接他并高呼拥护他为国王的人。比起死去的那位国王来,他们更喜欢他,因为他天性温文尔雅,还因为,他们开始害怕费兰多的这一意图,——他曾坚定地确立了这一意向——即惩罚所有那些以任何方式表明他们自己是法国人的支持者的人。为了完全赢得他们的支持,费德里哥无偿归还了他们的所有要塞。

然而,所有这些可耻的失败都没有把法国国王唤醒,也没有加快他为远征意大利所作的准备工作。他无法使自己摆脱寻欢作乐的享受,在回到里昂之前,延误了四个月之久。虽然在此期间他频繁催促留在里昂的那些人加快陆地和海上的准备工作,虽然奥尔良大公已准备出发,但是,由于圣·马洛的红衣主教的惯用的诡计,军费支付得很晚,向意大利前进的速度也很慢。需要在马赛集中的舰队是以如此从容不迫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以致同盟有充足的时间首先向维尔弗朗什(Villefranche)——这是在尼斯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港口——派出一支舰队,在此之后又将这支舰队派到马赛港以外的伯麦格斯岛(Ile Pomegues),这支舰队是在热那亚由同盟联合出资集中起来的,目的是阻止法国

军舰驶向那不勒斯。人们相信,除了首要由圣·马洛的红衣主教造成的延误以外,一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潜藏的因素,那些为各种原因试图劝阻法国国王不要对意大利进行远征的人正努力以狡猾的计谋在他的心中培植这种因素。人们怀疑,他本人可能对奥尔良大公的势力的增大很嫉妒,如果取得胜利,奥尔良大公坚持要获得米兰公国;而且他感到在不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达成某些协议的情况下就离开法国是不安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已表现出某些要与他和解的欲望,并已派来大使向法国国王提出休战和其他和解的手段。许多人还劝告他等到王后生了小孩之后再出征意大利,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了,他们说,因为对于他应具有的对他的人民的爱来说,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就将自己暴露在这样一个严重的危险面前是不谨慎的,也是不合适的。当王后生下的儿子在几天之内就死了的时候,这一论点变得更为有力了。这样,一部分是由于这位国王的粗心大意和缺乏判断能力,一部分是由于其他人狡猾地提出的困难,他的准备工作延误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致他的军队完全被消灭了,那不勒斯王国也完全丢失了。如果他的在意大利的同盟国不是自己不断地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第八章

[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与马克西米廉(Maximilian)的对话和协议。马克西米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对法国人的忠诚和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的政治建议。皮埃罗·卡珀尼(Piero Capponi)之死。威尼斯人向比萨提供的更多的援助,比萨人对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日益减少的信任。]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由于害怕法国人所作的战争准备,将马克西米廉请入意大利——这使罗多维科·斯福尔扎很高兴,而威尼斯人对此并不高兴——的谈判已经开始。在他们怀有这些恐惧的时期,双方一致同意:威尼斯人和罗多维科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个月给他2万枚金币,为他招募一定数量的骑兵和步兵。当制定了这一条约之后,罗多维科在同盟的特使的陪同下来到曼佐(Manzo)——这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靠近德国边境的

地方——与罗马帝国的皇帝举行会谈。在他们终于在那里举行了会谈之后，罗多维科在同一天即返回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博尔米奥(Bormio)，这是一座属于米兰公国的城镇。翌日，马克西米廉借口出猎也来到博尔米奥。在这两天的讨论中，马克西米廉就他人侵意大利的时间和方式与罗多维科达成一致，完后返回德国加快他的准备工作。然而，与此同时，法国人的准备工作似乎停了下来，马克西米廉的入侵似乎也没有必要了；所以罗多维科计划将在一开始他为自己的安全所作的安排用于为他的野心服务。他继续催促他到意大利来，因为威尼斯人不同意承诺联合付给马克西米廉3万枚金币，——这3万枚金币是他们在他们起初承诺的6万枚金币以外又提出的要求——他自己许诺满足这一要求；最后，马克西米廉确实是在费兰多死前进入了意大利。在他离米兰很近的时候听到了这一消息，而且有点想让他的女婿、西班牙国王的唯一的儿子——胡安(Juan)继承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但是，当罗多维科劝告他不要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整个意大利不欢迎他这样做，这将给同盟国造成分裂，结果只能是有助于法国国王的图谋——他只能放弃这一计划，写信支持费德里哥继承王位。

他率领很少的部队进入意大利，说将很快把那些与他签订契约的人带入意大利。他在维杰瓦诺(Vigevano)停了下来，在此，罗多维科、圣·克罗切的红衣主教(Cardinal of Santa Croce)——他是作为教皇的特使被派到他这里来的——和同盟的其他特使共同决定，他应该进入皮埃蒙特，占领阿斯蒂，切断

法国国王与萨瓦大公和蒙费拉托侯爵(Marquis Monferrato)之间的联系。他要求后者在皮埃蒙特的某个地方与他会师,因为他们是独立于罗马帝国的国家;但是,因为他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帝国的名义上的权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实际的力量支持,所以,他们不同意与他会师,他试图成功地攻占阿斯蒂的希望也是很小的。他还要求费拉拉的大公——他把摩德纳(Modena)和勒佐(Reggio)这两座城市当作罗马帝国的封臣占有了——也来与他会师,提出要以他的女婿罗多维科的诺言作为担保。但是,这位大公拒绝与他会师,说这是不名誉的,因为作为对方的一个抵押品,他还占着热那亚的城堡。因此,罗多维科——他仍贪婪地希望得到比萨,不愿让这座他朝思暮想的城市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以构成对整个意大利的威胁——尤其希望阻止这件事发生。他催促马克西米廉到那里去,而且相信凭借着虚假论证的作用,佛罗伦萨人——他们无力抵抗他和联盟的力量——将不得不放弃他们与法国人的同盟,将允许马克西米廉调解他们与比萨人之间的分歧,——如果不是以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方式,那么至少也是以做出法律的决定方式;他认为,比萨和它的所有乡村地区都应置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手中。罗多维科希望凭着他自己的权威,让比萨人同意这一建议,如果所有其他盟国都同意的话,威尼斯人将不会反对一个在其本身看起来合理、对每个人又有利的解决方案。因为比萨从前就属于这一帝国,似乎只有马克西米廉应决定那些要求它的人的权利;一旦比萨落入马克西米廉的手中,罗多维科希望通

过他的金钱和他对马克西米廉的影响,能轻而易举地从他手中得到它。

这一计划——他在这样一个借口之下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计划,即:因为与法国人作战的恐惧现在减少了,所以马克西米廉的远征应被用来劝说佛罗伦萨人与其他同盟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国国王——对马克西米廉很有吸引力,他对远征意大利无果而终很不高兴;因为他总是需要金钱,这是由于他野心太大,还由于他组织无方,挥霍过度,所以他希望比萨成为他从佛罗伦萨人手中或其他人手中索取大量金钱的一个手段。其他同盟国也同样赞成这一计划,将它视为对意大利的安全非常有用的计划。即使是威尼斯人的特使也不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虽然他们的元老院能够洞察罗多维科的计划的用意所在,他们还是觉得他们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他的图谋的实现,他们还希望,如果马克西米廉去了那里,他可能会为比萨人取得里窝那港(port of Leghorn),这就可能使佛罗伦萨人失去了所有收复比萨的希望。

同盟国在早先就经常逼迫佛罗伦萨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他们最害怕法国人入侵这一历史时期,他们提出可承诺确保恢复他们对比萨的统治。但是因为佛罗伦萨人不相信威尼斯人和罗多维科能占有这座城市,不愿轻易下决心放弃他们与法国国王的联盟,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听这些提议。而且,他们希望凭借着法国国王的返回意大利收复皮埃特拉桑塔(Pietrasanta)和萨尔察纳(Sarzana),他们是不能希望从同盟国的手中得到这两座

城市的。再者，他们相信他的胜利将不仅给他们带来比萨，而且还会给他们带来托斯卡纳(Tuscany)的所有其他地区，虽然这一信念更多的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欲望的感觉和他们因法国国王而经历的事情，而不是基于对他的天性或习惯的评价。

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以这些希望来鼓励他们，他不断地预报大好运气的来临和在许多苦难之后共和国的力量的增长，还预报了罗马宫廷和意大利其他统治者的大灾难。虽然许多人反对他，但是大多数人民虔诚地信仰他；许多上等公民支持他，一些人是出于虔诚，一些人是出于野心，其他人是出于恐惧。这样，因为佛罗伦萨人倾向于继续与法国国王保持同盟，所以同盟国要努力迫使他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似乎不是没有道理了。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佛罗伦萨人为他们的所有邻国所憎恨，他们又不可能期望从法国国王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因为他既然已经放弃了在那不勒斯的他自己的人民，那么他就肯定把外国人的利益给忘记了。而且，在最近三年里他们造成的巨大开销加上他们岁入数额的跌落已使他们如此筋疲力尽，以致人们相信他们再也不能经受长期的艰难困苦了。

在这一年，佛罗伦萨人仍继续进行着与比萨人的战争。这里仍有各种值得注意的事件，它们之所以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许多军事行动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技能和许多事情以之进行的决定，而不是因为军队的规模和他们为之作战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了，这些战略位置本身都是不太重要的、没有什

么意义的城堡。在布提(Buti)被交给比萨人之后不久和在他们得到威尼斯人的援助之前,佛罗伦萨人的军队就占领了它的城堡。在此之后,他们围攻卡尔西(Calci),在他们拿下它之前,为了确保他们的粮草的供应,他们开始在多罗柔萨峰(Monte della Dolorosa)建立一座棱堡,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疏忽大意,他们在那里防守的部队受到比萨人的进攻并被打败。在弗朗西斯科·塞科(Francesco Secco)被派驻布提之后不久,——他率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保卫通向埃尔克乐·奔提沃格里奥(Ercole Bentivoglio)那里的补给线,埃尔克乐正率领佛罗伦萨人的步兵包围在维鲁科拉峰(Monte della Verrucola)上的一座小要塞——就突然遭到了来自比萨的军队的进攻。由于所处位置很难使用骑兵,他的损失惨重。因为这些事件,比萨人似乎更为成功,而且他们希望取得更好的结果,因为威尼斯人的援助已开始到达。当被派驻彼安提纳(Bientina)的城堡的埃尔克乐·奔提沃格里奥听说威尼斯人的一位军官吉安保罗·曼佛罗尼(Giampaolo Manfrone)率领他们的第一支分遣队已到达离彼安提纳两英里的维克·皮萨诺(Vico Pisano)的时候,他假装惊慌失措,派部队向乡村地区出击,当威尼斯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撤入这座城堡。在此之后,当他看到曼佛罗尼已变得过于大胆妄为、毫不谨慎的时候,一天,他就狡猾地将他引入埋伏圈,将他彻底打败,这一仗,曼佛罗尼损失掉他的大部分步兵和骑兵,埃尔克乐一直将他追到维克·皮萨诺的城墙下。然而,这一胜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胜利,因为当他们撤退的时候,在那一早晨与埃尔克乐会师的

弗朗西斯科·塞科被火绳枪的一发子弹所击中，当场毙命。在此之后，威尼斯人的其他军队与 800 名巴尔干轻骑兵又到达这里，吉乌斯提尼亚诺·莫罗斯诺(Giustiniano Morosino)被任命为特派员。

因为在这时比萨人比佛罗伦萨人要多，所以埃尔克乐·奔提沃格里奥——他极为熟悉周围乡村的地形，不愿让敌人危及他自己的安全，也不愿完全放弃这一地区——在蓬塔德拉(Pontadera)的城堡与埃拉河(River Era)之间占领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从这一精心挑选的位置上，他可以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他们只占领了布提的城堡，它是无条件投降的；他们将时间用在以他们的巴尔干轻骑兵抢劫农村上，他们中的 300 人跑入埃拉河谷(Val d' Era)，被埃尔克乐·奔提沃格里奥派去追赶他们的部队所击溃。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人受到锡耶纳人的进攻，——锡耶纳人利用他们在比萨地区遇到的困难，在同盟的催促下，派皮昂比诺的领主(Lord of Piombino)和乔凡尼·萨维罗(Giovanni Savello)围攻位于通向瓦里亚诺的桥(Ponte a Valiano)的棱堡。然而，当他们听说佛罗伦萨人的援军在马尔西亚诺家族的雷努西奥(Renuccio da Marciano)率领下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慌乱地撤退了，将他们的一部分大炮丢在身后。这样，佛罗伦萨人这一边平安无事了，他们又派雷努西奥率领他的部队前往比萨；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战斗以在山岗上的一些城堡为中心展开。因为这些城堡是在比萨人一边，所以战事对佛罗伦萨人十分不利。通过

秘密谈判进入萨科桥(Ponte di Sacco)的城堡的比萨人剥光了一连长枪骑兵的衣服,俘虏了马尔西亚诺家族的罗多维科(Lodovico da Marciano),——虽然由于害怕附近的佛罗伦萨人的军队,他们立即放弃了这个地方。他们更加严密地防守各个山头,这些山头对于比萨的给养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们切断了佛罗伦萨人的通过里窝那港的贸易,所以他们加固了这些城堡中的大多数的防御。它们其中之一——索亚诺(Soiano)因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不幸事件而变得著名。

佛罗伦萨人去围攻它,期望在同一天将其拿下。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已摧毁了卡斯西纳河(River Cascina)上的所有渡口,并在岸边将他们的人排成战斗序列,以阻止敌人救援这一地区。在此之后,当佛罗伦萨的特派员皮埃罗·卡珀尼(Piero Capponi)试图在阵地上支起大炮的时候,头部被从城堡里射出来的火绳枪的一颗子弹所击中,当场毙命。对于他这样一个高贵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值的结局,因为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不大,这件事也不太重要。因此,他们没有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就解除了对索亚诺的包围,尤其是当是时佛罗伦萨人必须将军队派入卢尼贾纳(Lunigiana)以解维鲁科拉要塞之围,马拉斯皮尼(Malaspini)正凭借着热那亚人的援助攻打这座要塞。他们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赶跑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比萨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除了城里的人和周围乡村的人以外,——这些人从长期的生活习惯中产生出一种好战精神——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还在这里布置了大

量骑兵和步兵；虽然威尼斯人与他们相比还是最强大的。在此之后，米兰大公的人开始减少，因为他们全都没有领到军饷；因此，威尼斯人另派去 100 名长枪骑兵，六艘装满谷物的轻型战舰，以确保守城的必要的花销，这样做也很可能是为他们赢得比萨人的友谊。这些人与米兰大公的情谊日益浅薄了，他在援助他们的事情上的吝啬和他的态度的多变使他们两方非常不快，有时他表现得对他们的事情异常感兴趣，有时他又对他们冷淡无情。他们毫不相信他的意图，以致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把奔提沃格里奥没有按照联盟的要求去进攻佛罗伦萨人这一事实归咎于他，——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没有提供他的那份应该付给他的军费，无论是出于贪婪，还是因为他希望佛罗伦萨人只受到袭击，而不是被完全压垮。由于这些行为，他自己使比萨的局面变得与他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完全相反，这些意图和目的促使他在联盟的内阁会议上提议让马克西米廉到比萨去。

第九章

[马克西米廉请佛罗伦萨人将他们与比萨人的争论提交给他来处理。威尼斯人向比萨派出新的增援部队。佛罗伦萨人对马克西米廉的答复。佛罗伦萨人的特使与米兰大公的会谈。]

当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马克西米廉向佛罗伦萨派出两名特使通知他们，为了他正在计划的讨伐异教徒的一个势如破竹的远征，他认为进入意大利以平息它的内乱是必要的。为了这一缘故他请佛罗伦萨人宣布，他们与其他同盟国站在一起共同保卫意大利；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要求，那么他们就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为了同一原因，还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他的帝国的权威，他希望佛罗伦萨人向他通报他们与比萨人的分歧。因此，他要求在他听到双方陈述他们的理由之前，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他敢肯定，比萨人会同意这一要求，因为他已给他们送去了同样的

命令。他用友好的口气说，他准备公平合理地审判这件事情。佛罗伦萨人以尊敬的语言回答了这一信息，同意他的建议，并表示他们对他的友好和仁慈有最大的信心，他们将很快派出大使向他详细解释他们的立场。

然而，这时，威尼斯人为了阻止马克西米廉或米兰大公占领比萨，在获得比萨人的同意之后，将他们的军官安尼巴勒·奔提沃格里奥(Annibale Bentivoglio)和150名长枪骑兵派到那里，在此之后不久，又将更多的巴尔干轻骑兵和1000名步兵派到那里。他们告诉这位大公，他们之所以派他们到那里，是因为他们的热爱自由城市的共和国要帮助比萨人收复他们的乡村地区，在这些军队的帮助之下，比萨人最终确实能够收复几乎所有的在山岭上的城堡。由于这种援助，由于迅速满足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些要求是很多的，一会儿是要求派兵，一会儿是要求给钱，一会儿是要求提供粮食和军火——威尼斯人已把比萨人拉得如此之近，以致比萨人将他们与米兰大公曾有的友谊和对他的信任都转移到威尼斯人身上。他们尤其要求威尼斯元老院继续保护他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欢迎马克西米廉的到来，希望凭借着在比萨的军队和那些马克西米廉将随身带来的军队，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获取里窝那。

在另一方面，佛罗伦萨人——除了他们遇到的其他麻烦之外，当时他们还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非常害怕在抵抗如此之多的王公的力量时他们自身处于孤立的境地。他们在意大利孤立无援，他们在法国的特使来信告诉他们，不能期盼法国国王

的援助,他们已最强烈地要求他援助他们,至少是以一笔金钱援助。已经消失的唯一威胁是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威胁,因为同盟决定,在这件事上不使用他的名字和影响,经验已经证明,在这一威胁之下,佛罗伦萨人只能调动一切力量保卫他们的自由。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他假装对他们的利益很热心,对威尼斯人实力的增长很不快——不断地敦促他们信赖和依靠马克西米廉,向他们指出许多危险和灾难。他说,没有把威尼斯人赶出比萨的其他办法:因为当他们走出比萨的时候,佛罗伦萨人就会立即将其收复,这对意大利的和平是基本条件,因此,西班牙的国王和所有其他盟国都会对比萨抱有野心。然而,佛罗伦萨人并不为这些空洞的、阴险狡诈的谄媚奉承所动,虽然面临许多困难和危险又不惊慌失措。他们决定不向马克西米廉宣布他们的立场,也不把他们的要求提交给他进行裁决,除非比萨人首先归还他们的领地。他们既不信任他的意图,也不信任他的权威,因为众所周知,他既没有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他自己的金钱,只能做米兰大公要做的事情;威尼斯人既没有表现出要离开比萨的倾向也没有这种需求。因此,他们继续勇敢地尽其所能为里窝那筹备粮秣,加固城防工事,并将比萨周围地区的他们所有军队集中起来。然而,为了不做出不愿达成协议表示,为了尽力赢得马克西米廉的支持,他们还是在他到达热那亚的那一天向他派出大使,对他的特使在佛罗伦萨发出的信息做出回答。

他们对这些大使做出指示,要对他进行劝说,向他说明他们

这一方不宣布他们的立场是必要的,因为出于对他的名字的尊敬,这一共和国能向他提供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应提醒他,对于他的最虔诚的平息意大利内乱的建议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立即将比萨归还佛罗伦萨人更为必要的了,因为这是他和联盟所反对的他们的所有行为的根本原因,而且因为比萨是其他国家之所以渴望统治意大利并因此试图使这一国家处于永远的动乱中的原因。这些话是指威尼斯人说的,虽然他们没有直呼其名。他们说,与帝国法律的本性相反,那些已被粗暴掠夺的人必须在他们的财产被归还给他们之前陈述他们的情况,这是与他的公平正义不相符的。最后,他们说,如果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仲裁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共和国除了和每一个国家都缔结和约以外再也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东西,而且会使他考虑的任何公告都恰如其分;而且在完全相信他的公平正义的情况下,他们将立即把承认他们的要求的文件提交给他。

这种回答并没有使马克西米廉感到满意,他要求他们应首先加入同盟;虽然他向他们承诺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内将比萨归还给他们,但是,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他们还是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其他的答案,除了当他就要起航的时候他在热那亚的码头上告诉他们,他们将在热那亚教皇特使那里得知他的意图。这位教皇特使又依次将他们推给了从托尔托纳(Tortona)回到米兰的这位大公,他曾在托尔托纳陪伴过马克西米廉;这样,这几位大使又到了那里。当来自佛罗伦萨的指令到达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已要求举行一次会见,而在佛罗伦萨,人们已

经知晓了他们完成使命的程度,所以命令他们立即回国,不再寻求任何答复。因此,当他们在指定的时间来到米兰大公面前时,他们将他们的对一个答复的要求变成了这样一个声明,即:他们正在回佛罗伦萨的途中,在离开他的国家之前,他们还是绕路来向他表示敬意,这对于他与他们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是适宜的。

这位大公——他猜想他们前来是为了向他寻求一个答复——已把联盟的所有特使和他自己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召集到跟前,以便显示(正如他经常所做的那样)他的雄辩的口才和狡猾,并以其他人的失败和沮丧取乐。然而,他们的声明使他吓了一跳,更使他感到万分惊讶,他无法掩饰他的不快,问他们从马克西米廉那里得到什么答复。他们回答说,根据他们共和国的法律,除了他们作为大使被派给的那个人以外,他们不能与任何其他王公讨论他们的使命;对他们的这些话,他有些慌乱地回答说:“如果我们给你们我们所知道的马克西米廉托我们给你们的答复,你们难道会不听吗?”他们说,没有人禁止他们听,他们也不能阻止其他人说。他又回答说:“我们将很高兴给你们这一答复,但是,除非你们向我们解释你们已向他解释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给你们这一答复的。”这些特使说,为了已经说明的原因,他们不能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无论如何是多余的,因为马克西米廉必定已把他们的建议通报给那些他委托以他的名义做出答复的人。这时,斯福尔扎无法用词汇或手势隐藏他的恼怒,挥手让这些特使和他召集起来的所有那些人走了,当他希望讥笑其他人的时候,他自己在别人看来倒变得滑稽可笑了。

第十章

[支援佛罗伦萨人的粮食在里窝那被成功运上岸。马克西米廉围攻里窝那的企图失败。马克西米廉在使帝国声威扫地之后放弃了托斯卡纳 (Tuscany) 和意大利, 回到德国。罗多维科·斯福尔扎从比萨撤军。]

与此同时, 马克西米廉率领威尼斯人在比萨之外保存的六艘轻型战舰和大量的热那亚人的军舰离开了热那亚的港口, 军舰上装有大量大炮, 但是, 只装载了少量的战斗人员, 因为在船上只有 1000 名德国步兵。他行驶到拉斯佩齐亚 (La Spezia), 在此之后, 走陆路去比萨。在此, 走陆路的 500 名骑兵和另外 1000 名德国步兵又加入了他的队伍, 他决定率领这些军队和米兰大公的那些军队及威尼斯人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去围攻里窝那, 并从陆地和海上对它展开进攻, 与此同时, 威尼斯人的军队向萨科

桥(Ponte di Sacco)进军,这样,佛罗伦萨人的军队——它本身就不是很强大——既不能进攻比萨,又不能向里窝那增援。但是,佛罗伦萨人最不害怕的就是敌人进攻里窝那,因为在那里有许多军队和大炮,粮草充足,而且从普罗旺斯出发的援兵和物资可望在任何一天到来。在此之前不久,为了以法国军队当时在意大利享有的声望加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在获得法国国王的同意之后,他们将 100 名长枪骑兵、1000 名瑞士和加斯科涅步兵交给他的军官之一阿尔比吉翁家族(M. d' Albigion)中的人;他们乘坐一定数量的军舰航海来到里窝那,佛罗伦萨人命令在船上要装有足够的粮食,以解除蔓延整个佛罗伦萨统治区域的饥荒。除了抵御马克西米廉的进攻以保卫他们自己以外,佛罗伦萨人之所以要这批粮食,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另有想法和目的,虽然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当这批粮食被运到船边的时候,阿尔比吉翁拒绝让这批粮食上船,只率领他的那一队人马和 600 名步兵上了船——他们还是受到命运的偏袒和照顾,以致他们不可能要更好更及时的给养了。

就在比萨人的一位特派员出现在里窝那的那一天——他是被马克西米廉与许多步兵和骑兵一起派出去的,目的是为了给后续部队架桥和铺平道路——在里窝那的海岸就能看到一支由五艘军舰和几艘三桅大帆船组成的来自普罗旺斯的舰队,伴随这支舰队而来的还有一艘大型诺曼底的军舰,法国国王派这艘军舰来是为给盖塔再次补充给养和兵员的。风向对这支舰队是如此有利,以致马克西米廉的舰队无法向他们展开进攻,在天公

不作美的情况下不得不驶向梅洛丽亚(Meloria)之外(这是一片有名的暗礁,因为就在附近比萨人的海军在一次海上遭遇战中被热那亚人完全摧毁)。因此,除了一艘载有粮食的三桅帆船——它与舰队的其他军舰离得太远——被敌人俘虏以外,法国人的军舰在丝毫未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了港口。这一及时的救援给了里窝那城中的人巨大的鼓舞,也给了佛罗伦萨人巨大的鼓舞,他们感到,这支援军的如此及时的到达是人不助天自助的吉兆,——这正是那些时日里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在他的对人民布道中经常说的东西,在那时其他人是极为恐怖的。

然而,罗马人的国王(the King of Romans)仍继续对里窝那展开围攻。他派500名长枪骑兵、1000名轻骑兵和4000名步兵走陆路来到里窝那城下,与此同时他乘坐轻型战舰来到比萨与里窝那之间的斯塔格诺(Stagno)的港口。他把一个方面的攻击任务派给盖亚佐的伯爵(Count of Gaiazzo),——米兰大公派这位伯爵与他一起来到此地——在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布置好他自己的阵地,——虽然在第一天很难站稳脚跟,因为里窝那城内的大炮不断向这里射击。在此之后,他开始用他的大炮轰击马格纳诺(Magnano),希望首先拿下港口,在拂晓之前将他的部队从丰塔纳(Fontana)带上来。马格纳诺城里的人已在这座城市筑垒;当他们看到敌人已在这一面进行包围的时候,他们拆除了帕拉佐托(Palazzotto)和海边的塔,认为它是保不住的,并很容易导致这座新塔楼的失陷。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从海上炮击这座城市,马克西米廉将他的舰队带到港口附近,因为法国的军舰——

虽然佛罗伦萨人乞求他们留下来——在卸下他们的军队和一部分粮食之后就回普罗旺斯去了，那艘诺曼底的军舰去了盖塔。对马格纳诺的围攻——他之所以要进行这一围攻是为了能够从海上进攻里窝那——并不成功。里窝那的城防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加固的，以致大炮都不可能对它造成什么破坏，在城里的那些人又经常出来进行骚扰。然而，开始被有利的风向产生的希望也将被有利的风向实现，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在海上刮起了飓风，使这支舰队处于这种混乱之中，以致格里马尔蒂号军舰（Grimaldi ship）——马克西米廉曾乘坐过这艘军舰——因长时间在暴风中心颠簸而在里窝那的新要塞前遇难，船上的所有人和大炮都沉入海底；两艘威尼斯战舰也在圣·加科波（San Jacopo）附近沉没。其他军舰被海风刮得四散分离，而且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以致对于目前的战役来说它们毫无用处了。正是由于马克西米廉的这一不幸，在里窝那城里的那些人才能收复早先落入敌人手中的那艘三桅帆船。

在这支舰队遇难之后，马克西米廉回到比萨，在此，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全体一致同意，他们现在已无法拿下里窝那。他们决定在别处展开围攻和发动战争。因此马克西米廉去了维克·皮萨诺（Vico Pisano），在卡斯西纳与维克之间的阿尔诺（Arno）河上架起一座桥，在西莱奇奥（Cilecchio）河上又架起了另一座桥。在此之后，正当人们认为他将过河的时候，他突然离开此地，走陆路回到米兰，除了派他的400名骑兵洗劫了博尔赫里（Borgheri）之外，没有在托斯卡纳的方向上更进一步，——这

是一座在比萨的玛瑞马 (Pisan Maremma) 的不重要的城堡。他的突然离去的借口是,他的困难正与日俱增,他的对金钱的频繁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威尼斯的特派员再也不允许他们的大多数军队走出比萨,因为他们不信任他,在他们承诺的要付给他的6万枚金币中,威尼斯人并没有付给他所承诺的那一部分的全额。因此,虽然他称赞了米兰大公,但他对威尼斯人发出了严重的抱怨。

在他途经的帕维亚 (Pavia),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虽然他告诉他们他希望回到德国去,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即每月付给他2万莱茵河流域的弗罗林 (Rhenish florins)——他同意与10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一起在整个冬天留在意大利。当他等待从威尼斯来的答复的时候,他去了罗梅里纳 (Lomellina),当是时,人们在米兰还期盼着他的到来,——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命中注定再也没有进入这一城市。在此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从罗梅里纳回到离米兰六英里的库萨格 (Cusago);在此之后,在没有通知米兰大公和在米兰的大使的情况下,他出人意料地去了科莫 (Como)。在此,当他用餐时,听说教皇特使刚到,——他已向他发话不要跟着他走。他从座椅上站起来,以如此急切的方式立即登船,以致教皇特使也只能在船上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告诉他,他必须回德国,但是会很快回来。然而,当他到达在科莫湖畔的贝拉焦 (Bellagio) 的时候,他听说威尼斯人同意了在帕维亚作出的协定,他再次表示希望回到米兰;但是,就在几天之后,他完全按照他的反复无常的特性行事,去了德

国,将他的部分骑兵和步兵留在身后。他是成功了,在向整个意大利显露出他的弱点的同时,却没有给帝国增加任何威望,在意大利,人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披坚持锐的皇帝了。

由于他的离去,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现在他已对为自己拿下比萨或从威尼斯人手中将它夺过来完全失望(这简直可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从这座城市撤走他的全部军队。他一方面以这样一个事实来安慰他的失望情绪,即:现在只有威尼斯人为与佛罗伦萨人的战争所累;另一方面他相信双方的精疲力竭迟早会为他提供某些机会。在他的军队离开之后,佛罗伦萨人在乡村地区变得比敌人更强大,并占领了所有在山岭上的城堡;所以威尼斯人不得不进一步征兵筹粮以阻碍他们的前进,将他们在比萨的兵力总数增加到 400 名长枪骑兵,700 名轻骑兵和 2000 名步兵。

第十一章

[塔兰托向威尼斯人投降。法国国王计划围攻热那亚。教皇宣布奥尔斯尼家族的土地被没收。与奥尔斯尼家族的战争和使其终结的条约。占领奥斯蒂亚(Ostia)贡扎罗凯旋归来,在罗马受到教皇的热烈欢迎。]

当是时,几乎所有的在那不勒斯王国的与法国人所进行的战争的残余都被清除干净了。其民众被饥饿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塔兰托城及其要塞向以他们的舰队围攻这座城市的威尼斯人投降。他们占了这座城市几天,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怀疑,即:他们要把这座城市据为己有,也给西班牙的信函的邮递造成一定困难,最后,在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催促下,他们将这座城市还给了费德里哥。在盖塔人们得知,那艘诺曼底的军舰在埃尔克乐港(Porto Ercole)以北受到一些热那亚军舰的进攻;在此之后,

又继续赶路,又在一场风暴中沉于大海。这样,在那座城市中的法国人——这座城市又再次受到这位新的国王的围攻,虽然传言说他们还有可吃几个月的粮草——最终判定,他们的国王不会以比援救他的许多贵族和以他的名义占有的城镇更快的速度援救他们。因此,他们通过奥毕尼——因为在卡拉布里亚的要塞,他还没有离开那不勒斯——与费德里哥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放弃盖塔的城镇和要塞,即:允许他们从海上携带着所有行装安全回到法国。

作为这一协定的一个结果,法国国王没有必要援救这一王国了。在另一方面,由于被他的失败和所受的耻辱刺伤,他决定进攻热那亚,将他的希望建立在巴提斯提诺·弗雷格索(Batistino Fregoso)的党派之上,——他是这座城市的从前的总督——建立在人们对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的追随之上,这些追随者主要在文科利(Vincoli)、他的出生地萨沃纳(Savona)和沿海其他地区。这似乎也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因为当时费斯科家族的吉安吕吉(Gianluigi dal Fiesco)与阿多尔尼(Adorni)正在纷争不和,而且所有的热那亚人都对米兰大公不满,因为他要为在出售皮埃特拉桑塔这件事上卢卡人比他们更受到偏爱负责;还因为,虽然他后来承诺他们将来把它还回来,而且还用威尼斯人的权威平息他们的怒气,但是他连续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用空话哄骗他们。害怕法国国王会干涉热那亚内政这一恐惧迫使罗多维科——在比萨的问题上,他几乎与威尼斯人疏远开来——重新建立他们的联盟,并将马克西米廉留在意大利的德国骑兵

和步兵派往热那亚。的确,如果没有出现这一紧急情况,就不会为这些军队做出任何安排。

当这些事态正在向前发展的时候,教皇相信他有了占领奥尔斯尼的国家的大好时机,当是时,这个家族的首领被拘留在那不勒斯;在宗教法庭上,他宣布维尔吉尼奥和其他人是叛逆,因为他们不听他的命令、为法国国王服务,没收他们的地产。在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于1497年初进攻他们的领土,并命令科罗纳家族在他们的领地与奥尔斯尼家族的领地接壤的地方同样对他们展开进攻。因为阿斯卡尼奥红衣主教(Cardinal Ascanio)与科罗纳家族的传统友谊和与奥尔斯尼家族的争论,他也支持这一行为,米兰大公也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希望获得奥尔斯尼家族的友谊的威尼斯人却对此感到不快;然而,因为他们没有借口阻止教皇采取这一行动,——当是时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敌人也是一个错误——他们同意联盟的指挥官乌尔比诺的大公(Duke of Urbino)加入教会的军事力量,这支军事力量以甘迪亚的大公(Duke of Gandia)为将军,以鲁纳的红衣主教(Cardinal di Luna)为教皇特使,——他来自帕维亚,完全依赖于阿斯卡尼奥。国王费德里哥也派法布里兹奥·科罗纳去帮助他。这支军队迫使勒帕纳诺(Campagnano)、安圭拉拉(Anguilara)和其他许多城堡投降,并对特立维格纳诺(Trivignano)展开围攻,这座城镇在无条件投降之前勇敢抵抗了数日。在此期间,阿尔维亚诺家族的巴托洛莫(Bartolomeo d' Alviano)从布拉恰诺(Bracciano)出击,在离罗马8英里的地方打败400名向教皇军队护送大炮的骑兵。

另一天,在乘势进至蒙特马利(Montemari)的十字路口时,他几乎抓住了巴伦西亚的红衣主教(Cardinal of Valencia),这位红衣主教从罗马出来狩猎,现在慌忙逃至安全地带。在占领了特立维格纳诺之后,这支军队向伊索拉(Isola)前进,再用大炮炸毁了一部分要塞之后,他们以缔结条约的方式获取了这一城市。最后,所有战斗都围绕布拉恰诺进行,它是奥尔斯尼进行防御的希望所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壁垒森严,且有充足的戒备和粮草,在它的前面还筑起了一座棱堡,以加强市郊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在城内,在阿尔维亚诺手下还有大量的守卫部队。他年轻,但是生性凶猛暴烈,异常敏捷,且久经沙场,军事上前途无量,这在他后来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教皇抓紧所有时间扩充他的军队,最近又从那不勒斯王国的战场抽调 800 名德国步兵补充他的军队。双方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苦战多日。城外的那些人在城市四周架起了大炮,城里的那些人又以极大的干劲和勇气修复他们的防御工事。尽管如此,在经过数日苦战之后,他们还是被迫放弃了市郊。在占领了市郊之后,教皇的军队就对这座城镇发动了猛烈进攻;尽管他们费尽气力把他们的军旗插到城墙之上,但是他们还是被击退了,并为此损失惨重;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安多尼奥·萨韦利(Antonio Savelli)负伤。在教皇军队的另一次进攻中,城市的保卫者展示出同样的勇敢和无畏,他们将敌人再次击退,这次敌人的损失更大,死伤 200 多人。阿尔维亚诺赢得了大量的赞誉,因为这次保卫战的光荣大部分都被人们归之于他。在城内,他机敏地处理所有必要的

事情,在城外,他日夜使敌军几乎总是处在惊恐的状态中。他命令一支轻骑部队从塞尔维特立(Cervetri)出发,——这座城市为奥尔斯尼所占有——去袭击围攻者的营地,他抓住敌人受到骚扰这一有利时机出击,将敌人的保卫大炮的部队击溃,又将敌人丢下的几门小炮带入布拉恰诺,当是时,他的声望更高了。然而,由于日夜受到炮轰和进攻,他们开始将希望主要寄托于有人来援救他们。

奥尔斯尼家族的卡罗(Carlo Orsini)和维特罗佐(Vitellozzo)——他凭借着教皇党与奥尔斯尼家族发生联系——从法国国王那里接受了金钱以便将他们在那不勒斯王国溃散的军队重新组织起来。他们已乘坐从普罗旺斯驶往里窝那的船回到意大利,正准备去救援布拉恰诺。卡罗去了索里亚诺(Soriano),在此,他将奥尔斯尼家族的从前的士兵、朋友和党徒征集在一起。维特罗佐在卡斯特罗城(Citta di Castello)以他自己的部队和当地的新兵做着同样的事情;当他征集了200名长枪骑兵1800名步兵和一些大炮(这些大炮是以法国的方式被装在四轮马车上)的时候,他在索里亚诺与卡罗会师。因此,教皇的军官们认为,如果他们再向他们与布拉恰诺城内的军队之间的地区前进一步,他们就有被活捉的危险;为了不放弃周围的整个乡村地区,——在此,他们已洗劫了一些城堡——他们放弃了对布拉恰诺的围攻,将重炮撤入安圭拉拉,又去与敌人交战。他们在索里亚诺与巴萨诺(Bassano)之间遭遇了,激战持续了几个小时。虽然在战斗一开始奥尔斯尼家族的弗朗西奥托

(Franciotto Orsini)被科罗纳家族所俘,但是最终教皇的军队还是被击溃了,他们的车马辎重和大炮被对方抢走,500人或被杀或被俘。在被俘的人中有乌尔比诺的大公、贡扎伽家族的吉安皮罗(Giampiero da Gonzaga)、努格拉拉的伯爵(Conte di Nugolara)和其他许多贵族。甘迪亚的大公脸上受了轻伤;教皇特使和科罗纳家族的法布里兹奥与他一起逃到了隆西格里奥尼(Ronciglione)。这次胜利主要应归功于维特罗佐,因为在这一天,他的努力极大地帮助了从卡斯特罗城出发的步兵,——他和他的兄弟从前以在最险峻山地作战的方式训练过这支军队。他以比正式长枪还长出一臂的长枪武装他们,当他率领他们与敌人的步兵作战时,他们具有这样一种优势,即他们能够刺伤敌人而不会被敌人所刺伤,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地将敌人击溃了。这次遭遇战给阿尔维亚诺带来了更大的荣誉,因为敌方的力量有800名德国步兵,自从法国国王查理入侵意大利以来,意大利步兵总是害怕德国人。

在这次战斗之后,这些胜利者就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台伯河这一边的所有领土,在此之后,命令他们的一部分部队在里同多峰(Monte Ritondo)下游渡过河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唯一安全的道路。因为这些危险,教皇又招募了更多的士兵并将贡扎罗和科罗纳家族的普罗斯佩罗从那不勒斯王国召来援助他。然而,几天之后,当威尼斯的特使代表奥尔斯尼家族竭力干预这件事情、西班牙的特使也对此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的干预是出于这样一种恐惧,即:目前的纷争可能

会在同盟内部造成更大的麻烦——双方缔结了和约。教皇对此非常乐意,因为他的天性就非常不愿花钱,奥尔斯尼家族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他们没了金钱又被所有人抛弃的话,他们知道他们最终就必须屈服于教皇的力量。简要地说,这一和约的条文是这样的:允许奥尔斯尼家族完成契约所定的他们对法国国王的义务,在这一条款中阐明,他们不能武装反抗教会。他们必须将对方在这次战争中丢失的全部领土归还给对方,付给教皇5万枚金币,一旦费德里哥释放了吉安吉奥尔达诺(Giangiordano)和奥尔斯尼家族的保罗(因为维尔吉尼奥在不久之前在乌欧沃城堡去世了,或死于发烧,或如某些人相信的那样是被毒死的),他们就必须付给教皇3万枚金币,在八个月之内再付给教皇2万枚金币,在此期间安圭拉拉和塞尔维特立必须作为他们付钱的保证交给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和圣·塞维利诺(Sanseverino)。除了乌尔比诺的大公之外,他们必须释放在索里亚诺之战中抓住的所有战俘。教皇并不坚持一定要释放他,虽然同盟的诸位特使一再催促释放他,因为他知道,除了这位大公的赎金以外,奥尔斯尼家族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得到他们同意付给他的金钱。在此之后不久,双方同意这位大公的赎金是4万枚金币;双方约定,一旦他得以释放,威特里家族的保罗(Paolo Vitelli)——当阿特拉投降时,他落入曼图亚侯爵的手中——也应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重获自由。

一旦教皇结束了与奥尔斯尼家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荣誉——他就把金钱给了由贡扎罗指挥的军

队；他将他们补充到他自己的军队中来，并派他去占领奥斯蒂亚（Ostia），这座城市仍由在文科利的圣皮埃罗的红衣主教占领。他们几乎还没有在阵地上架起大炮，奥斯蒂亚的守将就向贡扎罗无条件投降了。在占领了奥斯蒂亚之后，贡扎罗率领 100 名长枪骑兵，200 名轻骑兵和 1500 名步兵，——他们全是西班牙人——带着作为俘虏的奥斯蒂亚的守将，——虽然在不久之后他将其释放——几乎是在凯旋仪式中进入罗马。他受到很多高级教士、教皇的家人和所有红衣主教的欢迎，所有的人民和宫廷大臣都争相观看这位其美名传遍整个意大利的指挥官。在此之后，人们把他护送到坐在宗教法庭上的教皇面前。后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他，给他玫瑰勋章，——教皇每年都把这种勋章颁发给他承认其英勇刚毅的人。在此之后，他又回去与费德里哥会师，——费德里哥已对罗马行政长官的国家展开围攻，并已收复了法国国王给予这位行政长官的全部领土，在这位国王征服这一王国期间，他从佩斯卡拉的侯爵（Marquis of Pescara）的手中夺取了这些领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将这些领土给了这位行政长官。他占领了索拉（Sora）和阿尔希（Arce），但是却没有占领要塞，在凭借着签订条约占领了乌利韦托的伯爵（Conte d'Uliveto）的地产之后，——在他将他的公国卖给这位行政长官之前，他曾是索拉的大公——他正在对罗卡·古格里尔玛（Rocca Guglielma）展开围攻。尽管有所有这些好运，费德里哥还是有許多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于他的朋友，——因为贡扎罗正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占领着卡拉布里亚的一部分领土——而且还来

自于已与他和解的敌人。因为在一天晚上,当离开在那不勒斯的新城堡(Castelnuovo)的时候,比西尼亚诺的亲王(Prince of Bisignano)被某个希腊人严重打伤了,萨莱诺的亲王(Prince of Salerno)对此是如此恐惧,——因为这是根据这位国王的命令干的,旨在对他们过去的罪过进行报复——以致他立即从那不勒斯逃往萨莱诺,而毫不隐瞒他恐惧的原因。这位国王为了替他自己辩护,把这位希腊人——他曾经被关过监狱——送到这位亲王面前对他说,他之所以打伤他是因为比西尼亚诺的亲王在许多年之前代表他的妻子给他造成的伤害(这是完全真实的)。无论如何,由于深刻的和长期的仇恨,双方很难确立真正的和解(因为对报复的恐惧和欲求阻碍了这一和解),这位亲王再也不可能相信这位国王了。这给了法国人在那不勒斯王国进一步煽起动乱的希望;而且由于他们还占领着圣·安格洛峰(Monte di Sant' Angelo)和其他几座要塞,这导致他们不断地加强他们的防御。

第十二章

[查理八世与西班牙国王谈判达成一个停战协议,他派军队去进攻热那亚和米兰公国,占领了一些城镇。这一事业的失败和失败的可能的原因。法国国王与西班牙君主之间的停战协议的条款。法国人几乎丢失了最近在意大利占领的所有城镇。忙于重新征服比萨的佛罗伦萨人不情愿地接受了停战协定。]

因为法国人的军事行动,现在在伦巴第出现了一个更危险得多的局面,——法国人现在暂时摆脱了西班牙人的威胁。在他们之间出现过微小的事端和战争的迹象,但是,除了法国人迅速地占领了萨尔瑟斯城(Salses)并将其付之一炬之外,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事情;现在两位国王为达成一项协议开始进行谈判。为了使谈判更加顺利,他们宣布停战两个月。因此,查理无法更加轻而易举地处理热那亚和萨沃纳的事务;在把 1,000 名

长枪骑兵、3,000名瑞士士兵和同等数量的加斯科涅士兵派往阿斯蒂之后,他就命令他在意大利的中校特里乌尔兹奥去援助巴提斯提诺(Batistino)和文科利(Vincoli)。他还计划派奥尔良大公率领一支大军为他自己征服米兰公国。为了援助进攻热那亚的战役,他派奥塔维亚诺·弗雷格索(Ottaviano Fregoso)到佛罗伦萨人那里,请他们同时进攻卢尼贾纳(Lunigiana)和东里维埃拉(Riviera),他又命令波尔·巴提斯塔·弗雷格索(Pol Batista Fregoso)率领六艘战舰进攻西里维埃拉。

这些军事行动使米兰大公受到极大的震惊,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充分做好迎击他们的准备,也没有得到威尼斯人已向他应许的援助。如果他们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勇往直前的话,他们也许已经取得某些重要的战果了,——也许在米兰公国取得的战果比在热那亚取得的战果更要大,因为在热那亚,费斯科家族的吉安吕吉(Gianluigi dal Fiesco)通过罗多维科已与阿多尔尼(Adorni)和解,而且他们招募了大量的步兵,又与罗多维科和威尼斯人联合出资征集了一支舰队。除此之外,再加上费德里哥派来的六艘战舰。教皇——他的在同盟中的成员的作用仅限于参与它的决定、履行它的手续,而并不参与它的实际活动——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一毛不拔,既不愿为陆军出军费,也不愿为海军出军费。这一战役过程如下:巴提斯提诺和特里乌尔兹奥一起来到诺维(Novi),在此,巴提斯提诺占领了这座要塞,虽然米兰大公已从他手中夺走了城镇。得知他们到来,率领60名长枪骑兵、200名轻骑兵和500名步兵守卫这座城镇的盖亚佐伯爵害怕

失守,就撤退到塞拉瓦雷(Serravalle)。占领诺维,使流亡者的声望大增,因为除了这座城镇能够供养大量人口之外,它还挡住了从米兰通向热那亚的道路;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对于向周围地区发动进攻是非常有利的。巴提斯提诺随后占领了诺维附近的其他地区;与此同时,这位红衣主教率领 200 名长枪骑兵和 3000 名步兵占领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并向萨沃纳前进。但是,由于城内的那些人固守待援、绝不弃城,而且他听说乔凡尼·阿多尔诺(Giovanni Adorno)正率领大队步兵接近此地,所以他撤至阿尔塔雷(Altare),此地属于蒙费拉托的侯爵(Marquis of Monferrato),距萨沃纳 8 英里。

特里乌尔兹奥的行动是更重要的。虽然法国国王的指令是首先对付热那亚和萨沃纳,但是他却急于在米兰公国发动战争。他占领了博斯科(Bosco),这是亚历山大里亚周围领地中的一座重要城堡,其借口是:这样做对于开赴海岸地区的军队的安全来说和阻止米兰大公的军队从亚历山大里亚向热那亚的运动来说是必要的。尽管如此,为了不公开抗拒国王的命令,他再也没有多走一步,因此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因为在他占领了博斯科之后,周围的乡村地区处在极度混乱之中,某些人是出于恐惧,其他人是因为渴望变革,而米兰大公在这一地区只有 500 名长枪骑兵和 6000 名步兵。的确,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伽利佐·圣塞维利诺——盖亚佐伯爵也撤退到这个地方——开始害怕在没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的情况下他不能保住这座城市。罗多维科在这一逆境中如同在所有其他逆境中一样,天生就胆小如鼠,他请求

弗拉拉的大公在他自己与法国国王之间进行调停,以求缔结和约。但是,特里乌尔兹奥在博斯科与诺维之间的停顿给了罗多维科备战的时间,也给了威尼斯人——他们很快派 1500 名步兵赴热那亚以向他提供援助——时间将许多长枪骑兵和轻骑兵派往亚历山大里亚。最后,他们命令皮提戈里亚诺的伯爵(Count of Pitigliano)——自从曼图亚的侯爵不再为威尼斯人服役之后,他就是他们军队的首领——率领他的大部分部队去援助那一国家。

这样,在一开始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衰败了。巴提斯提诺在热那亚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作为采取了预防措施的一个结果,这座城市仍然保持着镇静;因此他回来与特里乌尔兹奥会师,说他的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佛罗伦萨人没有进攻东里维埃拉。在法国人的努力没有表明他们自己更有活力更为成功之前,他们并不认为卷入这场战争是明智的。文科利在仅仅占领了属于菲纳莱的侯爵(Marchese del Finale)的几处地区之后,也与特里乌尔兹奥会师,——菲纳莱的侯爵在萨沃纳保卫战中表现突出。与收集在一起的法国军队一道,他们向卡斯特拉西奥(Castellaccio)发动了几次出击,这是一座博斯科附近的要塞,米兰大公的军官们加强了它的防御工事。但是,由于同盟军队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都集结在亚历山大里亚周围,——与此同时,法国人开始缺少粮食和金钱,其他军官也不愿服从特里乌尔兹奥的指挥——他被迫将他的军队撤至阿斯蒂附近,只在身后的诺维和博斯科留下守卫部队。

人们相信这次远征之所以受阻——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分兵所致,如果在一开始他们集中全军扑向热那亚,那么他们可能更为成功。除了各派别之间感情不和与热那亚人在皮埃特拉桑塔问题上感到的愤慨之外,被米兰大公派往这里的一部分德国骑兵和步兵只在这里逗留了数日之后就突然回德国去了。也可能是那些大臣——他们在一年前阻止法国国王进入意大利和援救那不勒斯王国——又凭借着扣押军需粮草以他们的狡猾和奸诈阻挠这次远征。据说,米兰大公——他对他的臣民课以沉重的赋税——给了波旁的大公(Duke of Bourbon)和其他对法国国王具有影响的人许多金钱;这一不祥的谣言也涉及到圣·马洛的红衣主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次远征的结局就更应如此了。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一点还是肯定的,即:就要去阿斯蒂并受到法国国王一再催促的奥尔良大公确实为出征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但是,他也拖延了行程,这或是因为他对作出的安排不满意,或是因为——如许多人相信的那样——他不愿离开法国,——因为法国国王一直身体不好;如果他死而无嗣,那么这位大公就将是王位的继承人。

这位国王——他已不能给热那亚和萨沃纳的政府带来变革——竭尽全力结束与西班牙国王的谈判,这一谈判的进程被一个特殊的困难所阻断,这一困难是:法国国王——他希望从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事务中腾出手来——拒绝将意大利的事情包含在停战协定的条文中。西班牙国王——他指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他才不同意这样做——坚持它们应被包含在协定的

条文中。因为,为了更从容不迫地进行谈判缔结和约,确定一个休战期是他们双方的共同意愿,所以体面地放弃他们与意大利人的联盟对于他们来说就更为容易了。在来自双方的大使来回穿梭数次之后,西班牙人的狡猾和欺诈最终获得了胜利,——事情几乎总是如此,这次也一样。他们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臣民和仆从、也为了双方能够叫得出名字来的其他任何人签订了一个停战协议。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一停战协议3月5日生效,对于他们的被任命者来说,50天之后生效,有效期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底。双方都提出是他们的盟国和支持者的那些意大利统治者和国家的名字;此外,西班牙国王还提到了国王费德里哥和比萨人的名字。他们还进一步同意派代表去蒙彼利埃(Montpelier)为缔结和约进行谈判,其他盟国的特使也可以参与这一谈判。西班牙国王又说出了这一希望,即:他们到那时可能会找到某个机会与法国国王结成反对意大利的联盟,甚至提出了在他们之间平分那不勒斯王国的想法。虽然这一停战协定是在意大利同盟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缔结的,但它还是欢迎所有国家尤其是米兰大公参加,——他最急切地盼望战争从他的领土上消失。

但是,由于直到4月25五日他们在意大利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进攻,特里乌尔兹奥和巴提斯提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塞雷诺恩(Serenon)——率领5000人回到西里维埃拉并进攻阿尔宾伽(Albinga)。虽然在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几乎占领了整个城镇,但是在进城的时候他们打乱了序列,被一小股敌人

驱赶了出来。在此之后，他们进入菲纳莱的侯爵的领地，寄希望于意大利的军队会来援助他，这样他们就能迫使意大利的军队作战。当这一企图失败的时候，他们没有做任何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因为官佐日益不和，由于停战协定生效，军费一天比一天少。与此同时，除了诺维之外，同盟已经收复了他们丢失的所有地区；最后，他们凭借缔结条约获得了这座城市，虽然当盖亚佐的伯爵对它展开围攻时被击退。在他们占领的地区中，只有在菲纳莱的侯爵封地中的几座小城仍留在法国人的手中。在这些麻烦当中，萨瓦的大公(Duke of Savoy)——双方都以巨大的出价争取他——和蒙费拉托的侯爵——罗马人的国王已判定马其顿的康斯坦丁(Constantine of Macedonia)是他的保护人——都宣布他们自己既不站在法国国王一边，也不站在同盟国一边。

在这一年，虽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在佛罗伦萨人和比萨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除了这件事以外，即：在吉安保罗·曼佛罗尼(Giampaolo Manfrone)的率领下，比萨人以400名轻骑兵和1500名步兵去收复他们建在斯塔格诺桥(Ponte a Stagno)上的棱堡，——当马克西米廉离开里窝那的时候他们丢失了这座棱堡。雷努西奥伯爵(Conte Renuccio)听到了这一消息就率领大队骑兵取道里窝那前去救援，而比萨人并没有想到他们会遭到进攻，除非敌人取道蓬特德拉(Pontedera)。正当他们进攻这座棱堡的时候，他及时赶到了，并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击溃，捉了许多俘虏。尽管如此，由于停战协定的生效，双方还是放下了武器，虽然佛罗伦萨人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停战协议，

因为他们认为给比萨人喘息的时间对他们很不利。尽管有停战协议,出于对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恐惧——他不断地图谋坑害他们——也是出于对在比萨的威尼斯军队的恐惧,他们仍不得不花同样的费用。

第十三章

[米兰大公向联盟提议,为了使佛罗伦萨人脱离与法国人的联盟,将比萨交给他们。这一提议没有通过。佛罗伦萨的国内局势。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企图回佛罗伦萨,但是并不成功。教皇家族的邪恶与悲剧。那些参与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的阴谋的人被处决。]

这样,所到之处战争都结束了,或行将结束了,米兰大公——虽然在危险是十分严重的时候他对他所受到的威尼斯元老院的及时援助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他公开以大量的美好词汇赞美威尼斯的强大和光荣,称赞米兰的第一位大公乔凡·伽利佐(Giovan Galeazzo)的先见之明,因为他委托元老院执行他的遗嘱——不忍看到比萨(他已付出了如此之大的努力、使用了如此之多的计谋来保卫它)落入他们的手中,——因为现在这似乎已

经不可避免了。因此,为了凭借着狡诈的诡计努力获得他以武力不能获得的东西,他与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商量——他们也对威尼斯人的实力的增强表示不满——提出以下建议,即:为了使所有意大利人都不支持法国人,为了使整个民族都进入和谐的氛围,凭借着将比萨归还给佛罗伦萨人劝说他们加入联盟是必要的,除此之外,没有劝他们这样做的其他方式。当他们与其他国家疏远开来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催促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如果他确实入侵意大利,那么他们就能以他们的军队和金钱制造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在意大利的中心。威尼斯人的大使坚决反对这一提议,认为它严重伤害了联盟的共同利益,他说佛罗伦萨人对法国国王的忠诚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使授予他们这一恩惠,他们也不会信任他们,除非给予他们一定遵守他们的承诺的充分的保证;当下问题的唯一的强有力的保证是将里窝那存放在联盟的手中。这是一个狡猾的建议,因为他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同意抵押一座对他们的国家如此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有充分的机会继续提出反对意见。当结果被证明为和他的希望完全相同的时候,他又表示如此强烈的反对,以致教皇和米兰大公的代表都不敢反对他,生恐把他从他们的联盟中赶走,所以这一建议就被丢弃了。教皇和威尼斯人现在设想另一个计划,即用武力将佛罗伦萨人从与法国人的联盟中分离出来。在那时,可怜的佛罗伦萨激起了任何想进攻这座城市的人的野心,因为在公民中,关于它的政府的目前形势,有严重分歧。

在一开始,当人民政府被确立起来的时候,在确保了人民的正当自由的同时,并没有为防止共和国被群众的无经验和放肆所破坏提供安全保障。结果,共和国的管理中存在极大的混乱:具有重大价值的公民受到不应有的轻视,他们的雄心壮志受到人民的怀疑;许多不够资格的人经常插手重要的决定,最重要的问题要向其提交的最高一级的行政长官每两月一换。在此,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也有很大影响,他的追随者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协会中几乎联合成了一体;而且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著名的和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的人数又比对立面更多,所以官职和公共的荣誉就好像在他的追随者中分配而不在其他人中分配一样。因此,这座城市处在公开的分裂之中,双方在政府的议会中形成冲突;正如在出现分裂的城市普遍发生的那样,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也并不介意,即为了破坏他们的对立面的名誉,他们也妨碍了共同的利益。使这些纷争更为严重的是除了这座城市长期经受的苦难和负担的沉重花销外,那一年粮食极为短缺,这导致人们猜测饥饿的民众可能会寻求某些激烈的变革。

这种事态给了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轻而易举地达到他的目的的希望;在这一方面他也受到某些公民的鼓励。因此,在征求了圣·塞维利诺的红衣主教费德里哥(Federigo Cardinal of Sanseverino)的意见——他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和阿尔维亚诺的意见之后,在威尼斯人的秘密敦促之下,——他们希望将比萨的局势作为佛罗伦萨人的纷争的一个结果平定下来——皮埃罗计划凭借着其内部的背叛行为进入佛罗伦萨,当他听到这一

消息时,他就更急于进入佛罗伦萨了,这一消息是:新当选的最高行政长官(Gonfalonier of Justice)是内罗家族的贝尔纳尔多(Bernardo del Nero),他是一位很重要又具有很大权威的人物,是他父亲和他自己的老朋友。而且,其他一些人也被选入同一机构,他相信,由于他们从前对他的忠诚,这些人也会支持他的。教皇同意这一计划,正如他所做的那样,他希望用武力将佛罗伦萨人与法国国王分离开来,因为他已无望凭借着慷慨的出价做这件事情。米兰大公也不反对这项计划,因为由于佛罗伦萨政府的混乱状态,他并不认为能与这一城市达成任何稳定的协议或确立互信的坚实的基础,——虽然在另一方面他并不欢迎美第奇家族的皮埃罗回到佛罗伦萨,这既是因为他给他造成的伤害,也是因为他害怕皮埃罗也依赖威尼斯人。

因此,当皮埃罗收集到靠他自己和朋友们的帮助所能收集到的金钱的时候(人们相信威尼斯人给了他一小笔钱),他去了锡耶纳,阿尔维亚诺率领骑兵和步兵跟随他,他们总是夜行昼宿,走乡间小路,以便不让佛罗伦萨人知晓他们的动向。在锡耶纳,多亏雅可布(Jacopo)和潘多尔福·皮特鲁西(Pandolfo Petrucci),——他们是那个国家的主要公民,又是他和他父亲的朋友——他又秘密地得到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在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以后两天,——这一停战协议并不包括锡耶纳人——他就率领600名骑兵和400名精选的步兵向佛罗伦萨前进;他希望,如果在拂晓他出人意料地到达佛罗伦萨,他就会趁着喧闹和混乱轻而易举地攻入城门,他期望这些喧闹和混乱为他而发生。

如果命运不偏袒他的疏忽大意的对手的话,这一计划也许不会失败;因为当他在这天晚上在塔维尔内乐(Tavernelle)——这是一群在大路旁的村舍——停下来时(他想要在当夜继续前进),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延误了他的行程,使其在太阳升起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佛罗伦萨。这一延误给了那些声称是他的夙敌的人时间,——因为平民百姓和几乎所有其他公民都正在静静地等待事情的结果——他们和朋友及追随者一起拿起武器,并想方设法让行政长官将可疑的公民召集在一起,再把他们拘留在宫中,将兵力集中在向通往锡耶纳的道路敞开的城门。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威特里家族的保罗也到了这里,——他是在前一天晚上在从曼图亚回家的路上偶然到达佛罗伦萨的。因此,由于整座城市都沉着冷静,严阵以待,而且皮埃罗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对城门发动进攻,——他距这座城门只有一箭的射程——在此逗留了四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害怕会受到佛罗伦萨的军队的攻击,——他正确地推测到这些佛罗伦萨的军队是从比萨派来的——所以他撤回到锡耶纳,在被教皇党人让入托第(Todi)之后,他洗劫了几乎所有的吉柏林党徒的家庭,将这个党的五十三名主要公民屠杀掉。遵从他的榜样,在科罗纳家族的宗派的支持下,安托内罗·萨韦利(Antonello Savelli)进入特尔尼(Terni),伽特奇(Gatteschi)进入维特尔博(Viterbo),并对这两座城镇及周围乡村的教皇党人犯下了类似的暴行。教皇对制止在教皇国中的这种混乱毫无作为,因为他不愿在这类事情上花钱。而且,他天生对其他人的灾难无动于衷,只要这些事情不

干涉他的利益或乐趣,哪怕有损于他的荣誉,他也不会为之所动。

然而,他还是无法逃避家庭的不幸,这些不幸以悲惨的事件搅乱了他的家庭,——而且以淫荡行为和残酷行为搅乱了他的家庭,即使是在任何野蛮的国家,听起这些事情来都会感到可怕。从他担任教皇开始,他就计划将他的所有世俗权力授予他的长子,即甘迪亚大公(Duke of Gandia);但是,巴伦西亚的红衣主教(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他的性情完全不适于当教士——向往军旅生涯,不容他的职位被他的长兄所占,他对他也非常嫉妒,因为他比他的长兄更爱他们的妹妹玛多娜·鲁克来兹娅(Madonna Lucrezia)。因此,在色情和野心的刺激下(这是所有重大罪行的强大动力),一天夜里,当他独自一人骑马穿过罗马的时候,他将他暗杀了,并将他的尸体秘密地扔到台伯河中。据说(如果这种滔天大罪是可信的话),不仅这两兄弟争着追求玛多娜·鲁克来兹娅,而且他们的父亲也追求她。当他成为教皇的时候,他就将她作为一个低于她的地位的人从她第一个丈夫身边移开,并把她嫁给佩扎罗的领主(Lord of Pesaro)乔凡尼·斯福尔扎。在此之后,由于不能容忍她的丈夫竟是他的竞争对手,他又解除了这已经完结了的婚姻,并让做假证的人在他指定的法官面前证明乔凡尼天生性冷淡和无能,这些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中对此进一步加以确认。

甘迪亚大公的死使教皇无限哀伤,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父亲比他更热爱他的孩子。而且他还从没有受过命运的打击,因为

从童年到那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总是最为幸运的。他是如此苦恼和不安,以致在以深情和眼泪哀悼了他的不幸之后,在对直到那时为止的他自己的许多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了责备之后,他在宗教法庭上诚恳地宣布他希望在将来以完全不同的意旨和习惯为人处世,他让一些红衣主教负责帮助他对教廷的习惯和行为方式进行改革。他沿着这条路走了几天,而由于谁是他的儿子的暗杀凶手这一问题已大白于天下了,——在一开始人们认为这件事是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或奥尔斯尼家族干的——他就又放弃了他的善意,也不再流泪了,比以往更加毫无节制地回到他原来的那些思想和行为中去了,直到那时为止,他在这些肮脏思想和行为中度过了一生。

当是时,作为皮埃罗的行动的一个结果,在佛罗伦萨又出现了新的麻烦,因为在此之后不久,他与这座城市之中的人民的相互谅解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了,还因为许多贵族等级的公民被关了监狱,其他人却逃跑了。当这一阴谋被法律程序证实的时候,被判处死刑的不仅有尼古拉·里多尔菲(Niccolo Ridolfi)、劳伦佐·托尔纳波尼(Lorenzo Tornabuoni)、吉安诺佐·普西(Giannozzo Pucci)和乔凡尼·堪碧(Giovanni Cambi),——他们请皮埃罗与劳伦佐一起来佛罗伦萨,劳伦佐为实现这一目的向他提供了金钱——而且还有内罗家族的贝尔纳尔多,有人指控他知道这一阴谋而没有告发。根据佛罗伦萨的法规和大多数律师根据公共法律进行的解释,这一过错可被处以死刑,根据他的这一情况,即当皮埃罗来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是最高行政长官,这

一过错变得更为严重了。因此他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进行活动,而不能作为一个私人进行活动。当这些被判死刑的人的亲属根据人民政府一成立时制定的法律将这一判决上诉人民委员会的时候,那些为这一判决负责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害怕对他们的年龄和崇高地位的同情及他们亲属的众多人数会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降低这一判决的严肃性。他们做出这种安排,即:少数公民将决定是否通过这一上诉。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多数,他们说,这是危险的,而且可能会引起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骚乱,法律本身允许将法律搁置一边。那些坐在最高行政长官席位上的某些人被迫同意,——人们几乎是以暴力和威胁迫使他们同意的——尽管他们的亲属已经提出上诉,但在同一天夜里还是要执行死刑。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在这一问题上最为热心,没有劝阻他自己的追随者破坏几年前他提出的法律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是不名誉的,这些法律对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

第十四章

[费德里哥收复了更多的城镇。查理八世与西班牙国王之间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萨瓦大公之死。费拉拉大公将在热那亚的城堡交给罗多维科·斯福尔扎。法国国王的进一步的怀疑和疏忽大意及其对意大利事务的影响。意大利联盟再次讨论将比萨让给佛罗伦萨人的可取性。威尼斯人的反对和异议。]

在这同一年里,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德里哥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他的王国的授封,并被正式加冕为国王。他凭借着协议收复了圣·安格洛峰(Monte Sant' Angelo),罗来尼家族的冬·朱利安(Don Julien de Lorraine)曾英勇地保卫过这座山峰,他是被法国国王留在这里的;还收复了契维塔(Civita)及其他一些被桑桂尼家族的查理(Charles de Sanguine)占领的地区。停战一结束,他就将罗马的行政长官从他的王国赶走了,转过头来又对萨莱

诺亲王如此行事,最后,萨莱诺亲王在迪亚诺(Diano)的要塞被攻克,这位亲王被所有人抛弃,费德里哥给他机会让他手持通行证带着他的所有财物离开此地。他把他仍然持有的这一部分领土留给比西尼亚诺亲王(Prince of Bisignano),命令他只要一听到他安全抵达斯尼加戈里亚(Sinigaglia),就立即将这片领土交给费德里哥。

在这一年底,从蒙彼利埃转移到纳尔榜(Narbonne)的议会因西班牙国王的过分要求而中断了,在两位国王之间再次开始了谈判。同样的困难仍然存在,这些困难是:法国国王决心不再签订任何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协定,而西班牙国王认为允许他自由征服意大利是危险的,与此同时又不愿在一场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又没有什么利益的战争中与他在他自己的领土上交战。最后,在他们之间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要延续到两个月之后才能宣告废除;任何意大利的强国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一协定之中。在缔结完这一协定的时候,西班牙国王将这一消息通知了他们,他们说,在没有通知联盟的情况下他们缔结这一协定也是合理的,这正像米兰大公在缔结维切利条约时也没有通知他们一样;而且,当意大利联盟与法国缔结这一条约的时候,他们已经对法国宣战,而意大利联盟又维持这一条约达数月之久,与此同时,联盟承诺的要付给他们的金钱还没有付给他们,——虽然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放弃对那些不履行承诺的人的援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曾经反复说,如果付给他们欠他们的15万枚金币的话,——这笔钱是为迄那时为止的战争花

的——那么他们就愿意为他们将来的努力接受这笔金钱，并派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进入法国。然而，由于联盟没有回答这些要求，（他们继续）不守他们的信誉不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他们看到，为维护意大利的自由而建立起来的联盟现在被用来侵犯和压制自由，因为威尼斯人对这件事不满意，即：他们虽然已经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国的许多港口，但他们却没有理由占领比萨，因为其他国家已开始破坏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为他们自己提供一个停战的机会就似乎是合理的。然而，这一停战协定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缔结的，即：人们宁可将它视为一个警告也不愿将它视为放弃联盟的一个欲望，——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凭借着通告废除这一协定终止它。当他们看到意大利各强国改变了他们的意图并开始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就通告法国废除这一停战协定。然而，西班牙的君主无法享受和平的欢乐，因为他们的唯一的儿子，西班牙的王子胡安（Juan）死了。

与此同时，萨瓦大公菲利普也死了，留下一个幼小的儿子。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似乎倾向于投靠联盟，他们已经承诺一年给他2万枚金币。然而，他们还是如此不信任他，以致如果法国国王以武力入侵意大利的话，他们根本不对他寄予任何希望。

在同一年的年底，已将热那亚的城堡作为抵押占领了两年之久的费拉拉大公将它还给了他的女婿罗多维科，在一开始，他已要求法国国王补偿在他的担保之下他花费的金钱的一

半，——这正如在维切利条约中双方同意的那样。法国国王说，如果将这座城堡移交给他，他就付这笔钱，他说费拉拉大公理应这样做，因为米兰大公没有遵守条约的协定。当费拉拉大公回答说这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要确定米兰大公不守信誉就有必要提出一个正式的控告的时候，法国国王提出先把钱存放起来，以便在付钱之前能够检查他将这座城堡交给罗多维科是否合法。但是，威尼斯人和他的女婿提出的与此相反的紧迫要求对于埃尔克尔(Ercole)来说更为重要，他不仅受到罗多维科的要求和偏爱的影响，——在几天前他将米兰大主教的职位给了他的儿子红衣主教伊波利托(Cardinal Ippolito)——而且更加惧怕在法国人的入侵似乎越来越没希望的时候激起如此强大的邻国的敌意的危险。因此，他将他的儿子费兰多从法国宫廷召回，将这座城堡归还给罗多维科，罗多维科又将在维持这座城堡上所花的费用偿还给他，甚至将法国国王应当偿还的那部分费用也偿还给了他。威尼斯人为了表达他们的谢意，将 100 名长枪骑兵拨给他的儿子冬·费兰多(Don Ferrando)指挥。

这一几乎是毫无正当理由的归还行为——虽然这使法国国王在意大利的威信受到极大的伤害——似乎并不使他非常生气。在事实上，当埃尔克尔向他派出一位大使为他的行为辩护的时候——这位大使说，因为他的国家被威尼斯人和米兰大公所包围(他们实际上在以战争来威胁他)，他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位国王同样毫无兴趣地听了他的诉说，就好像这件事无关紧要一样；除了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办事随便、漫无目的

(这已经是他的特点)之外,似乎他仍处在他常有的困境之中。因为他还一如既往地渴望进入意大利,而且现在甚至更有理由这样做了。他与西班牙之间有停战协定;瑞士人最近进一步加强了与他的联盟,而在意大利联盟的各成员之间已出现了许多分裂的原因。尽管如此,他周围的大多数人还是以各种手段阻止他做这件事。有的人向他提出新的寻欢作乐的方式,其他人在鼓励他进行这一远征的同时说,他应该以如此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如此数目巨大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以致其准备工作要花很长时间;还有人利用各种机会和困难阻止这件事情,与此同时,圣·马洛的红衣主教还一如既往地继续拖延为进行远征提供资金。这样,不仅他们进入意大利的时间更加难以确定,而且几乎已经完成的准备工作也终止了。

佛罗伦萨人——他们不断地催促他来意大利——已经同意,一旦他发动战争,他们就将以他们的军队在另一地区发动进攻;奥毕尼将率领150名法国长枪骑兵——100名的军饷由法国国王支付,50名的军饷由他们支付——从海上到托斯卡纳为他们的军队带路。曼图亚侯爵——当他从那不勒斯王国胜利地回来的时候,他被威尼斯人耻辱地免除了指挥权,因为人们怀疑他打算为法国国王服务——现在真的正在寻求为他服务;新的萨瓦大公也进一步加强了与法国人的联盟。奔提沃格里奥也承诺当他进入意大利的时候就遵从他的命令;教皇——他并没有说是否愿意与法国结盟,虽然这一问题仍在继续讨论——已决定无论如何不再与他作对。然而,法国国王的延误和疏忽使每个

人的热情都冷却了,因为他承诺派出的军队并没有进入意大利,也没有在阿斯蒂集结,对奥毕尼的委任也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他也没有送出金钱以支付为他服役的奥尔斯尼家族和威特里家族的军饷;如果要进行一场战争的话,这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此,当威特里家族就要为威尼斯人服务的时候,佛罗伦萨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劝告法国国王了——与法国国王共同出资雇用他们一年。他对此拍手叫好,但是他从来没有认可这一安排,也没有付他的那份钱。与此相反,他派戈麦尔(Gemel)请他们借给他15万枚金币用于这次远征。最后,正如他经常所为,在将其他人的希望作为他自己的希望加以采纳之后,突然离开里昂到图尔去了,在此之后又去了安布瓦斯(Amboise),他像通常那样承诺将很快回到里昂。因此,所有那些在意大利支持他的人失去了希望,巴提斯提诺·弗雷格索(Batistino Fregoso)又与米兰大公达成和解。

米兰大公从这些事件中汲取了勇气,在比萨问题上,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与威尼斯人的敌对。他敦促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再次而且更有效地提出将这座城市归还给佛罗伦萨人的问题。为了这一目的,佛罗伦萨人——在米兰大公的煽动下——于1498年初向罗马派出一位大使,他们给他的指令是:小心谨慎地前进,以便向教皇和其他人传达,如果将比萨归还给他们,他们会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保卫意大利以抵御法国的入侵,但是,以此为限制条件,即:如果这件事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的话,那么法国国王就没有怀疑他们的理由。这些讨论在罗马持续了多

日。教皇、西班牙大使和米兰大公的那些大使以及那不勒斯国王公开敦促威尼斯的大使说,对于他们的共同安全来说,凭借着这一手段将佛罗伦萨人拉入联盟以抵御法国人的侵略是必要的,威尼斯元老院应该同意其他国家的意见;因此,凭借着摧毁纠纷的原因,在意大利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向国内引外国人。如果统一因此而受到阻碍,这会促使其他国家重新考虑;一些重大的动乱将会对所有国家造成伤害。然而,威尼斯元老院的观点就完全不同了。在为他们的贪婪提出各种借口并认识到谁为这一要求负主要责任之后,他们通过他们的大使回答说,他们对这一事实提出强烈抗议,即:这一提议并不出自对共同利益的考虑,而是出自这一同盟成员之一的邪恶意志;因为,由于佛罗伦萨人与法国人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希望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能够占领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区,所以毫无疑问,将比萨归还给他们不足以将他们与这一联盟分隔开来。与此相反,将这座城市归还给他们倒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越强大,他们对意大利安全的危害就越大。在这一归还过程中,所有国家的荣誉和良好信誉都会受到危害,但是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共和国的荣誉和良好信誉会受到危害。因为,由于同盟国全都同意确保比萨人的自由,而在此之后,任何人都不急于在共同利益上花钱,在他们既没有逃避麻烦又没有逃避花销的时候将这笔花销留给了他们,所以放弃它并自食其言对于他们来说是太不名誉了。因为,如果其他人不信守他们的诺言的话,他们也总是习惯于信守诺言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背弃诺言。威尼斯元老院对此

极为恼火(他们说),即:其他国家攻击他们,而丝毫不考虑在一开始所有人都同意了什么,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又继续做了什么,也没有考虑到人们以如此忘恩负义的态度抱怨他们的善举。在这项事业中和在如此之多的其他事业中他们所承受的难堪的沉重花销和自从同盟成立以来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危险不应受到这种回报。这些努力是如此这般的重要,以致他们能够大胆地宣称这些努力挽救了意大利,——因为他们的军队曾独自在塔罗河畔作战,他们的军队已经收复了那不勒斯王国。是谁的军队迫使诺瓦拉投降?是谁的军队迫使法国国王离开这个国家?无论何时,当他表现出要回来的迹象的时候,是谁的军队与他在皮埃蒙特对峙?不可否认,这些行为主要是被他们的要为意大利谋福利的欲望激发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处于最前沿,也不是动乱的原因,——他们觉得应该治疗这一原因。他们从没有将法国国王引入意大利,在他翻过阿尔卑斯山之后也从没有帮助过他,从来没有为节省他们自己的金钱而让共同利益受到损害。与此相反,威尼斯元老院经常迫不得已补救其他国家造成的动乱,——这些动乱对所有国家造成伤害。如果其他国家不感激或很快忘了他们的这些努力的话,那么他们就决不愿意追随其他国家的靠不住的范例并玷污他们共和国的信誉和尊严,——尤其是因为整个意大利的安全和福祉与维护比萨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

第十五章

[查理八世之死及其后果。萨沃纳罗拉的权威在佛罗伦萨的衰落。他与教皇的冲突。他的被处决。]

当这些讨论伴随着公开的争执在各同盟国之间展开的时候,一个有意外后果的事件发生了。4月7日夜,国王查理在安布瓦斯(Amboise)去世,他是死于医生所说的中风。当他正在观看一场网球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中风,这场中风是如此严重,以致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在原地死了。在他生前,他已凭借着鲁莽而不是勇气将世界置于混乱之中,而且还有再做这件事的危险。许多人相信,他的要回意大利的强烈欲望将会引导他——无论是出于他的自愿还是受嫉妒圣·马洛的红衣主教的权力的那些人的影响——去克服摆在他前进路上的障碍。因此,虽然他的入侵的可能性在意大利人看来时而更大些时而更小些,但是,根

据他的心情的变化,它一直使每一个人处在持续的担心和焦虑之中。因此,教皇——被他的要增进他的儿子的权力的野心所驱动——已经秘密地与他进行谈判;据人们后来说——无论是真是假——米兰大公为了不处于永恒的恐惧之中,也照此行事。

因为查理死而无嗣,法兰西王国的王位传给了奥尔良的路易大公(Louis Duke of Orleans),他在父系家族中比任何人都离他更近些。当法国国王去世之后,皇家卫队和所有宫廷大臣都急忙奔向他的住处布卢瓦(Blois);在此之后,这一王国的所有王公都一个接一个地来朝拜他并把他认作国王,——虽然一些人私下里抱怨说他对于继承王位来说已不合法,因为在布列塔尼战争中他已经拿起武器反抗国王。

在查理死后的那一天——这一天是圣枝主日——萨沃纳罗拉的在佛罗伦萨的权威也终结了。在此之前的某些时候,教皇为这些事斥责他,即:诽谤性地劝诫牧师和罗马教廷的行为,在佛罗伦萨造成不和,持守的天主教教义不纯;因此,罗马教皇写了几封信召他去罗马。他提出各种不去的理由,最后,就在一年前,教皇将他开除教籍。因此,他在几个月之内停止了宣道,如果他再放弃宣道更长一点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难得到赦免,因为教皇不太重视他,而且他之所以与他为敌,更多的是因为受到他的敌人的影响和逼迫,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原因。但是,萨沃纳罗拉感到,如果他保持沉默,他的影响将会衰落,或者他的目的将受到伤害,因为这些目的之所以得到宣传,主要是靠他的宣道的力量;所以,他藐视教皇的命令,再次开始公开布道。他宣

称,对他的非难是与上帝的意志相违背的,对共同利益是有害的,所以是不正义的和无效的;他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攻击教皇和他的教廷的所有成员。

这造成了严重的动乱,因为他的对手——他们对人民的影响与日俱增——反对他不服从教皇,而且抱怨说,在教皇与同盟正在讨论将比萨归还给他们这一问题的时候,他的鲁莽将会激怒教皇,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鼓励教皇的这一意图。在另一方面,他的支持者捍卫他,他们说,上帝的工作不应被世俗的关注搅扰,他们不应允许教皇在这种借口之下干涉他们共和国的事务。这一争论持续了多日。最后,教皇变得极为气恼,以更多的书信对他严词谴责,并发出要将整座城市逐出教门的威胁。因此,诸位行政长官禁止萨沃纳罗拉布道。虽然他服从了命令,他的许多修道士仍继续在一些教会内宣道。因为在教士之间的分歧不亚于世人之间的分歧,其他修会的修道士不断地而且是激烈地宣道以攻击他们。最后,他们情感的喷发变得如此强烈,以致萨沃纳罗拉的一位修道士与小兄弟会的一位修道士同意当着全体集合起来的人民的面从烈火中走过,——根据萨沃纳罗拉的修道士是否被烧死,每个人将确知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因为他在过去布道时经常说,作为他讲道的正确性的一个标志,——如果需要的话——他将在神恩的护佑下丝毫不受伤害地从火中走过。尽管如此,他对在不通知他的情况下现在就提出经受这一严峻考验的问题还是很不高兴的,而且他试图以某种技巧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但是因为事情自己已走得非常之

远,而且受到了某些公民的鼓励,——这些公民希望看到这座城市从这些纷争中解放出来——最终他们不得不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

在指定的那一天,这两位修道士由他们修会的所有成员跟随来到宫殿之前的广场,在此,不仅聚集着佛罗伦萨人,而且聚集着许多来自周围城镇的人。在此之后,小兄弟会的修道士们听说萨沃纳罗拉已命令他的修道士当进入烈火中的时候手持圣餐。他们反对这样做,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权威正被置于危险之中,如果圣饼被烧的话,它将失去它的绝大部分权威。由于萨沃纳罗拉——他在场——坚持这一决定,他们就开始争吵,并放弃了这一严峻的考验。因此他的信誉衰落到如此地步,以致第二天当出于某些原因发生暴乱的时候,他的敌人拿起武器,凭借着主要的行政长官的权威,攻占了他居住的圣·马尔克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 Marco)。他们将他与他的两名修道士一起抓入大狱。在这场动乱中,在一年前被斩首的那些人的亲属暗杀了弗朗西斯科·瓦洛里(Francesco Valori),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公民,也是萨沃纳罗拉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主要是凭借着他的权威剥夺了他们的向人民委员会上诉的权利。

在此之后,他们对萨沃纳罗拉进行拷问,——虽然这种拷打不是非常严厉——根据审问,他们公布了一个报告。这一报告不包含任何人们已经说出的污蔑他的语言,也不包含任何对他的贪婪和邪恶行为的指控,不包含任何对他与外国王公进行秘

密谈判的谴责。它只是简单地说他所预言的事情并不是神圣的启示,而是他自己的根据教义和对圣经的研读的观点;他并不为任何邪恶的目的或试图获得教会的提升的野心所驱动,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总理事会,在这个理事会上,教会人员的腐败的生活将得到改造,上帝的教会国——它已变得如此腐化堕落——将被改造得尽可能像使徒时代一样圣洁。他将实现这样一个如此伟大如此具有价值的目的的光荣看得比为他自己获得教皇职位还重要;因为前者只有凭借着最杰出的学说和美德、凭借着全体人民的高度尊敬才能实现,而教皇的职位经常可以凭借着邪术或好运获得。

作为这一报告的一个结果,——他当着许多教士的面同意了这一报告,这些教士包括他自己修会的一些成员,虽然他只用了几个词表示同意(如果他的追随者后来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话),人们又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这几个词——根据多明我会总会长和主教罗莫里诺(Bishop Romolino)的命令,——他后来成了索伦托的红衣主教(Cardinal of Sorrento),教皇指定的特派员——他与其他两位修道士一起被判以罗马教会规定的仪式剥夺神职,并移交世俗法庭审判。

于是他们被绞死并被绑在柱子上受火刑。一大群人来看他的被贬和被处决,人数就和让他从火中走过的那一天在同一地点聚集的人一样多,那一天人们希望看到他承诺出现的奇迹。他的死——他以坚贞不屈的态度从容就义,没有说一句表示自己清白无辜或犯罪的话——并没有使人们对他或他们的激情的

看法的多样性终结。许多人认为他是个骗子；在另一方面，许多人或是相信被公布的口供是伪造的，或是相信对于他的虚弱的身体来说，酷刑具有比真理更大的力量。他们以使徒之王 (Prince of Apostles) 的榜样为这一弱点辩护，他既没有坐牢，也没有受刑，更没有遭受过任何其他逼迫，但是在仅仅听了使女和仆人的问话之后，就否认他是主的门徒，而他曾亲自见证过主的许多神圣教诲和神迹。

圭恰迪尼年谱

- | | |
|-----------|----------------|
| 1483 | 3月6日生 |
| 1508-1509 | 撰写《佛罗伦萨史》 |
| 1511 | 被选为驻西班牙大使 |
| 1516 | 摩德纳的总督 |
| 1517 | 勒佐的总督 |
| 1521 | 帕尔马的总督 |
| 1524 | 罗马尼阿的总统 |
| 1526 | 教皇军队的中将 |
| 1527 | 在罗马被洗劫之后回到佛罗伦萨 |
| 1527-1528 | 开始撰写《佛罗伦萨大事记》 |
| 1536 | 开始撰写《意大利史》 |
| 1540 | 5月22日去世 |